


明史講義 孟森

蘇
油

Peiping Sept. 1934
to
June 1935.
(Junior class)

เลขที่ _____	เลขที่ _____
เลขที่ _____	เลขที่ _____
 สมัยที่ _____ ของ _____ 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 _____	
เพื่อตามประกาศของเจ้าของและผู้อื่น โปรดกรุณาเก็บคืนเมื่ออ่านเสร็จแล้ว	

MG.
K248
3

明史講義目錄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

第二章 明史體例 附明代系統表

第二編 各論

第一章 開國

第一節 太祖起事之前提 附羣雄系統表說

第二節 太祖起事至洪武建元以前

第三節 明開國以後之制度

第二章 靖難

第一節 建文親事之得失

第二節 靖難兵起之事實

第三節 靖難後殺戮之慘

第四節 靖難以後明運之隆替

明 清 史 目錄



B 391650



明 清 史 目錄

第五節、靖難兩疑案之論定

第六節 仁宣兩朝大事略述

第七節 明代講學之始

第三章 奪門

第一節 正統初政

第二節 土木之變

第三節 景泰即位後之守禦

第四節 景泰在位日之功過

第五節 奪門

第六節 成化朝政局

第七節 弘治朝政局

第八節 英孝憲三朝之學術

第四章 議禮

第一節 武宗之失道

第二節 議禮

第三節 議禮前後之影響

第四節 隆慶朝政治

第五節 正嘉隆三朝之學術

第五章 萬曆之怠荒

第一節 冲幼之期

第二節 醉夢之期

第三節 決裂之期

第四節 光宗一月之附贅

○○第六章 天崇兩朝亂亡之炯鑒

第一節 天啓初門戶之害

第二節 天啓朝之奄禍

○○第三節 崇禎致亡之癡結

第四節 專辨正袁崇煥之誣枉

明 清 史 目錄

明 清 史 目錄

〇〇第五節 崇禎朝之用人

〇第六節 流賊及建州兵事

第七章 南明之顛沛

第一節 弘光朝事

第二節 隆武朝事 附紹武建號

第三節 永曆朝事

第四節 魯監國事

明史講義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

凡中國所謂正史。必作史者得當時君主所特許行世。然古多由史家有志乎作。國家從而認之。至唐。始有君主倡始。擇人而任以修史之事。謂之敕撰。敕撰之史。不由一人主稿。雜衆手而成之。唐時所成前代之史最多。有是認一家之言。亦有雜成衆手之作。唐以後則修史之責。皆國家任之。以衆手雜成爲通例。其有因前人已成之史。又經一家重作。而精密突過原書者。惟歐陽修之新五代足當之。其餘皆敕撰之書爲定本。私家之力。固不足網羅散佚以成一代之史也。明史即敕修所成之史。在清代修成明史時。有國已將及百年。開館亦逾六十載。承平日久。時君又好古右文。慎重其事。歷三世不改。着手之始。即網羅全國知名之士。多起之於遺逸之中。而官修之外。又未嘗不兼重私家之事業。如是久久而後告成。亦可謂刻意求精矣。既成之後。當清世爲史學者。又皆以尊重朝廷之故。專就明史中優點而表揚之。觀四庫提要所云。可以概見。然學者讀書。必有實事求是之見。如趙翼之廿二史劄記。世亦以爲稱頌明史之作。其實於明史疎漏之點。亦已頗有指出。但可曲原者仍原之。若彌延儒之入奸臣傳。若劉基廖永忠等傳。兩條中所舉。史文自有舛錯之處。一一又求其所以解之。惟喬允升劉之風二傳。前後相隔止二卷。而傳中文字相同

百數十字。不能不謂爲纂修諸臣未及參訂。(註一)其實明史疎漏。並不止此。間有重複。反爲小疵。(註二)樁本之病。在隱沒事實。不足傳信。此固當時史臣所厭於上意。無可如何。亦史學家所不敢指摘者。且史既隱沒其事實矣。就史論史。亦無從發見其難於傳信之處。故即敢於指摘。而無從起指摘之意。此尤見隱沒事實之爲修史大惡也。

明史所以有須隱沒之事實。即在清代與明本身之關係。清之發祥。與明之開國。約略同時。清以肇祖爲追尊入太廟之始。今核明代實錄。在成祖永樂間。已見肇祖事蹟。至清之本土。所謂建州女真部族。其歸附於明。尙在其先。建州女真既附於明。即明一代二百數十年中。無時不與相接觸。明史中不但不許見建州女真。并凡女真皆在所諱。於是女真之服而撫字。叛而征討。累朝之恩威。諸臣之功過。所繫於女真者。一切削除之。從前談明清間史事者。但知萬曆以後。清太祖兵侵遼瀋。始有衝突可言。亦相傳謂清代官書。所述征明等語。必不正確。而明史既由清修。萬曆以後之遼東兵事敘述。乃本之清代紀載。求其不相抵觸。必不能用明代真實史料。而不知女真之服屬於明。尙遠在二百年之前。凡爲史所隱沒者。因今日討論清史。而發見明史之多所缺遺。非將明一代之本紀列傳及各志。統加整理補充。不能遂爲信史。而於明南都以後。史中又草草數語。不認明之系統。此又夫人而知其當加糾正。不待言矣。從古於易代之際。以後代修前代之史。於關係新朝之處。例不能無曲筆。然相涉之年代無多。所有文飾之語。後之讀史者。亦

自可意會其故。從未有若明與清始終相涉。一隱沒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凡明文獻諸臣。曾爲督撫鎮巡等官者。皆削其在遼之事蹟。(注三)或某人生平大見長之處在遼。則削其人不爲傳。甚有本史中一再言其人自有傳。而無傳者。(注四)在史亦爲文字之失檢。而其病根。則在隱沒而故使失實。此讀明史者應負糾正之責。尤爲重要。甚於以往各史者也。

注一 三條皆見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一。

注二 卷二百九十二忠義四。張紹登傳。附張國勛等云。紹登知應城縣。九年。賊來犯。倍訓導張國勛。鄒官饒可久。悉力禦之。國勛曰。賊不一創。城不易守。率壯士出擊。力戰一日夜。斬獲甚衆。賊去。邑侍郎王域之子權。結怨於族黨。怨家潛導賊復來攻。國勛佐紹登力守。而乞援於上官。副將鄧祖禹來救。守西南。國勛守東北。紹登往來策應。會賊射書索權。權懼。斬北關以出。賊乘間登南城。紹登還署端坐堂上。賊至。奮拳擊之。羣賊大至。乃被殺。賊棄厥屍埋堂側。國勛。黃陂歲貢生。賊既入。朝服北面拜。走捧先聖神主。拱立以待。賊遂焚文廟。投國勛於烈陷中。……

又卷二百九十四忠義六。譚吉傳。附張國勳等云。應城陷。訓導張國勳死之。國勳黃陂人。城將陷。詣文廟。抱先師木主大哭。爲賊所執。大罵支解死。妻子十餘人皆殉節。……此張國勳與張國

勤。同爲應城訓導。城陷殉節。明是一人。而名字微不同。殉時情節亦微異。果屬傳聞異辭。當併在一傳作兩說。史乃截然分作兩人。

注三 如王弼李乘趙輔彭鵬釋信諸傳。均於建州有撫治或征討之績。史均略去。間留一二語。亦不辨爲對何部落。以何因由啟釁。又如馬文升以撫安東夷。自著專書記其事。史本傳亦叙其事。而使讀者不能辨爲建州女真事實。宦官汪直及朱永傳亦然。惟伏當伽爲建州一酋之名。見於憲宗本紀及汪直傳。當是史臣自不審伏當伽之爲何部酋。故瀟出其名。

注四 如顧養謙及宦官亦失哈等。於遼事極有關。遂無傳。而王象乾張宗衡兩人。於王洽傳中叙會議款虜云。見象乾宗衡傳。然卒無傳。又於忠義張振秀傳。叙及宗衡之殉烈。云宗衡自有傳。而仍無傳。

第二章 明史體例

表凡五種，即諸王、功臣、外戚、宰輔、七卿表。

史包紀志表傳四體。各史所同。而其分目則各有同異。明史表傳二門。表凡五種。其諸王功臣外戚宰輔四種。爲前史所曾有。又有七卿表一種。則前史無之。明之官制。爲漢以後所未有。其設六部。略仿周之六官。魏以錄尚書事總攬國政。六曹尚書。祇爲尚書省或中書省之曹屬。直至元代皆因之。明始廢中書省。六部尚書。遂爲最高行政長官。又設都御史。其先稱御史大夫。承元代之御史臺而設。謂之都察院。六部

即前朝之新設院

一院之長官。品秩最高。謂之七卿。此制由明創始。故七卿表亦爲明史創例。

則后妃諸王公主文武大臣。相次而下。皆爲前史所已有。其爲專傳者。除外國西域兩目。亦沿前史外。尚有十五目。而前史已有者十二目。前史未有者三目。前史已有者。循吏，儒林，文苑，忠義，孝義，隱逸，方伎，外戚，列女，宦官，侯倖，姦臣。前史所無者。閹黨，流賊，土司。此亦應世變而增設。其故可得而言。

宦官無代不能爲患。而以明代爲極甚。歷代宦官。與士大夫爲對立。士大夫決不與宦官爲緣。明代則士大夫之大有作爲者。亦往往有宦官爲之助。而始有以自見。逮其後。爲他一奄及彼奄之黨所持。往往於正人君子。亦加以附奄之罪名。而無可辨。憲宗孝宗時之懷恩。有美名。同時權奄若梁芳汪直。士大夫爲所窘者。頗恃恩以自耻。後亦未嘗以比恩爲罪。其他若于謙之恃有與安。張居正之恃有馮保。楊漣左光斗移宮之役。特有王安。欲爲士大夫任天下事。非得一奄爲內主。不能有濟。其後馮保王安爲他所擠。而居正漣光斗。亦以交通馮保王安爲罪。當時即以居正漣光斗爲閹黨矣。史言閹黨。固非謂居正漣光斗等。然明之士大夫。不能脫宦官之手。而獨有作爲。賢者且然。其不肖者。靡然惟閹是附。蓋勢所必至矣。閹黨立爲專傳。爲明史之特例者一也。

盜賊倡亂。無根據。無窟穴。隨路襲脅。不久踞城邑者。自古多有。自漢黃巾以下。其事皆叙入平盜之將

帥傳中。無有爲盜賊立專傳者。惟唐書列黃巢傳。謂之逆臣。與安祿山等並列。巢雖未仕於唐。律以率士皆臣之義。亦所謂草莽之臣。謂之逆臣。固未可厚非。明之流賊。自唐賽兒作亂。於永樂年間爲始。其後正統間之葉宗留，鄧茂七。天順間之李添保，黃蕭養。成化間之劉千斤，李鬍子。正德間之劉六，劉七，齊彥名，趙瘋子。江西羣盜。四川羣盜。嘉靖間之曾一本。天啟間之徐鴻儒。崇禎初之劉香。亦皆見於平賊將帥傳中。不爲賊傳。其特立流賊一傳。所傳止李自成張獻忠二賊。蓋以其禍至亡明。與黃巢之亡唐相等。特爲專傳。以垂鑒戒於後世。明又無擁兵久亂之逆臣。可以連類。遂直以流賊名傳。他逆臣之禍。多起於敗將失道。而流賊之禍。則又民生日蹙。從亂如歸。其爲鑒戒。意固有不盡同者。流賊之立爲專傳。爲明史特例者二也。

西南諸蠻。自古爲中國邊障。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已煩中國征伐。至周書牧誓。有庸蜀羌茅微盧彭濮之人。武王率以伐紂。則已受中國役使矣。戰國時莊蹻王滇。漢通西南夷。唐設羈縻州。自湖廣而四川。而雲南。而貴州。而廣西。盤踞數千里。歷代以來。自相君長。中朝授以官秩。而不易其酋豪。土官土吏。久已有之。但未能區畫普遍。至元而司府州縣。額以賦役。聽我驅調。其酋長無不欲得中朝爵祿名號。以統攝其所屬之人。於是土司之制定矣。明旣因元舊。而開闢以後。亦頗以兵力建置。其官名多仍元代。曰宣慰司。曰宣撫司。曰招討司。曰安撫司。曰長官司。率以其土酋爲之。故名土司。但亦往往有府

州縣之名。錯出其間。嘉靖間。定府州縣等土官。隸吏部驗封司。宣慰招討等土官。隸兵部武選司。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領之。文武相雜。比於中土。蓋成經久之制。與前代孺糜之意有殊。但終與內地郡縣。有授任之期。有攷績之法者不同。撫馭必有恩信。征調失宜。亦易生變。故與郡縣相別敘述。共建置沿革。叛服誅賞。爲別一統治之法。土司之立爲事傳。爲明史之特例者三也。

附明代系統

史家紀載歷代帝皇。有年號。有廟號。有諡法。有陵名。述史者舉某一朝之事。任舉其一端。或稱年。或稱廟。或稱諡。或稱陵。文法不一。所當熟記。又世次之先後。各帝即位之年。享國之數。及其干支之紀歲。任舉其朝某事。一屈指而得其上下之距離。時代之關係。所謂知人論世。不可少之常識。茲就明代歷帝。以表明之。冀便記憶。

世數 廟號 諡法 年號 享國 陵名 干支 御名 即位 崩年

一 太祖 高 洪武 三十 孝陵 自戊 元璋 四十 七十

一年。 申至 明國 一歲 一歲

革除 戊寅 姓朱 以元

初。 惟 順帝

1368-1398

明
清
史

以建
文在
位之
四年
。併
作洪
武三
十五
年。
後漸
弛。

太祖
至正
有字
十二
。曰
年二
國瑞
十五

歲。
從郭
子興
舉兵
。二
十七
年四
十歲
。韓
林兒

二
太祖 嫡長 孫。

惠宗 弘光 時追 尊。

明

讓 弘光 時證 。

清

建文 革除 時廢 後 。

史

四年

無陵

自己 卯至 壬午 。

允放

已亡 乃 稱吳 元年 明 年乃 即位 位 元亦 亡 即位 之年 不詳 會 。

九

崩年 難定

承祖
嗣。

(三) 太祖
第四子
嗣。

明
清
史

又追
諡恭
文字

愍惠
中。

皇帝
至隆

。史
武時

用清
。始

所上
奉命

謚。
復稱

文
永樂。

二十
二年

長陵

自癸
未至
甲辰

棊

四十
六十
三歲
五歲

要云
。生
於洪
武十
年十
一月
己卯

一〇

長子 宣宗 (六) 嗣。 長子 仁宗 (五) 嗣。 長子 成祖 (四)

明
清
史

七年
改稱

仁宗

昭

洪熙

一年

獻陵

乙巳

高熾

四十

四十

宣宗

章

宣德

十年

景陵

自丙

瞻基

二十

三十

長子

乙卯

七歲

七歲

英宗

睿

正統

正統

裕陵

自丙

祁鎮

九歲

三十

宣宗

自丙

八歲

八歲

長子

辰至

明一

年中

嗣。

明清史

帝皆間隔

一年景泰

號。七年

惟英天順

宗北復位

狩。八年

景帝。

嗣位

七年

復辟

後改

號。

景泰

八年

八年

無陵

己巳

。天

順自

丁丑

至甲

申。

自庚

午至

邢鉉

二十

二歲

三十

歲

(七) 以宣

代宗 弘光

景

北京大學講義

文六三

F

出版組印

總校

宗次 時追
子。尊
當兄
英宗
北狩
時代
立。時
後又
經英
宗復
辟。
介在
英宗
一世

明

清

史

正月
壬午
。英
宗奪
門復
位。
二月
乙未
。廢
爲廓
王。
遷西
內。
癸丑

丙子
。以
七年
計。

明
清
史

之中
。本
難定
其世
次。
惟闕
位祿
正。
退強
勝。
返英
宗。
功在
社稷

崩。
稱郎
王薨
。是
年即
改天
順元
年。
而景
泰止
以七
年計
數。

不能奪其世次。故定爲七世。而以宗爲八世。

憲宗

純

成化

二十三年

茂陵
會要
誤作

自乙酉至丁未

見深

十八歲

四十歲

長子

英宗

(八)

八世

宗爲

以憲

而

七世

定爲

故

世次

奪其

不能

明
清
史

一五

嗣。

(九) 憲宗

長子

嗣。

(十) 孝宗

長子

嗣。

(十一) 武宗

無子

以

明 清 史

獻陵

孝宗 敬

弘治

十八年

泰陵

自戊 祐 棧

十八歲

三十 六歲

武宗 毅

正德

十六年

康陵

自丙 厚 照

十五歲

三十 一歲

世宗 肅

嘉靖

四十年

永陵

自壬 厚 熹

十五歲

六十 歲

內寅

午至

憲宗 孫由 興王 待襲 之世 子入 廟。 與武 宗爲 同輩 。

世宗 (十二) 第三

穆宗

莊

隆慶

六年

昭陵

自丁卯至壬申

載廬

三十歲

三十歲

編 續 史

一七

子嗣 穆宗(十三) 第三 子嗣

神宗 顯

萬曆^{CG}

即位 光宗 崩。 丙午 八月 崩。 丙申 七月 八年 四十 八年 四十

定陵 會要 謾作 永陵

自癸 酉至 庚申 以 八十 八年 計。

翊鈞

十歲

五十

八歲

朝

清

史

。改 即位 宗又 因熹 昌。 元泰 年改 定明 。已 宗崩 。光 亥朔 月乙 。

明年
爲天
啓。
而泰
昌之
號。
無所
附麗
。遂
以八
月以
後爲
泰昌
元年

神宗(十四) 長子 嗣。

光宗

貞

泰昌

明
清
史

而。萬曆之。止。於是。年七。月。一年。不足。即在。萬曆。四十。八年。之八。

慶陵

庚申

常洛

三十
九歲

是歲

信王 以弟 ○ 無子 察宗(十六) 嗣 長子 光宗(十五)

弘光 毅宗 ○ 時定 弘光 思宗 | 熹宗 |

清初 端 ○ 時上 弘光 烈 哲

崇禎 ○ 天啓 ○

七年 第十 年 十七 七年 ○ 個月 後五 月以

擴 ○ 貴妃 葬田 就所 清初 思陵 德陵

○ 甲申 辰至 自戊 ○ 丁卯 酉至 自辛

由檢 由校

歲 十八 歲 十六

五歲 三十 歲 二十

嗣。

時又
改。先上

威宗
烈莊

隆武
愍

時定
清初

懷
又改

宗清
遂

初先
或稱

定。
莊烈

後去
帝。

廟號
或稱

不用
愍帝

而。

卽清
加陵
順治
名。
元年

明
清
史

南明

南明

(一)

以神

宗孫

嗣嗣

王入

嗣。

明
清
史

於謚

上冠

莊烈

二字

質

隆武

時豫

謚

弘光 〇 6

一年

不足

弘光

元年

五月

初十

日辛

卯夜

。出

乙酉

半年

七月

以後

為隆

武元

年。

是為

清之

由松

二四

明
清
史

走太
平。
日丙
申。
破。
南都
清兵
追弘
光至
。黃
。黃
戰而

順治
二年

明
清
史

南明 (二) 隆武
以太 祖子 唐王 第八 世孫 嗣王 被擁

隆武 二年 八月 二十 八日 辛丑 被 執 明臣 死 田雄 挾弘 光降 二年 不足 桂王 改元 永曆 以丁 亥爲 元年 然

自乙 酉七 月至 丙戌 即 清順 治二 年至 三年 事鍵

北京大學講義
文六三
出版組印
趙拔

戴。

又戴魯王

桂王在浙

。而。仍

廣州稱隆

奉恩隆武三

武(父弟)年。

唐王不奉

。改永曆

元紹號。

武。至隆

是年武九

十二 年三

月。月。

廣州乃去

明

清

史

明

清

史

破。監國

絕食。執。

投縊。奉表

死。入桂

南明

(三)

以神

宗孫

嗣桂

王被

推戴

永曆十五年

年

十三

年三

月入

緬甸

。爲

緬所

留。

自丁

亥至

辛丑

。即

清順

治四

年至

十八

年。

由榔

第二編 各論

第一章 明國

明

清

史

明臣 迎之 不能 出。 是年 十月 戊子 朔。 猶願 明年 曆於 緬。

十二 月初 三日 戊申 爲 緬會 執獻 清軍。

conceal, avoid, dread

明 清 史

to be based
omit
110

中國自三代以後。得國最正者。惟漢與明。匹夫起事。無憑藉威柄之嫌。為民除暴。無預窺神器之意。而明之驅元。又多一光復華夏之功。故其正位號以建國家。毫無愆德。世或言其會奉翰林兒龍鳳年號。為其後來所譏言。此不考史實。而度以小人之心者也。明祖有國。當胡元盡棄法度之後。一切準古酌今。掃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數十年之國基。漸廢弛則國祚漸衰。至萬曆之末而紀綱盡壞。國事亦遂不可為。有志之人。屢議修復舊制。而君相已萬萬無此能力。然猶延數十年而後亡。能稍復其舊制者。反是代明之清。除武力別有根柢外。所必與明立異者。不過章服小節。其餘國計民生。官方吏治。不過能師其萬曆以前之規模。遂又奠二百數十年之國基。清無制作。盡守明之制作。而國祚亦與明相等。明主中國二百七十七年。清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故於明一代。當措意其制作。指意明之制作。即當先心於明祖之開國。

第一節 太祖起事之前提

明史斷代。起於洪武元年。而叙明事者。不能以洪武紀元為限。當以太祖起事之始為始。史本紀如此。陳鶴明紀。自注起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夏變明通鑑。起至正十二年。皆與本紀相應合。夫言明一代之史。除一支一節之紀述。不可勝數外。自以正史為骨幹。而變其體。則有紀事本末。有編年之紀及通鑑。紀事本末成於明史之前。其取材不限於明史。後來明史既成。清代又以勅修名義。成通鑑輯覽之明鑑。及綱目三編。明紀及明通鑑。乃敢準以下筆。清代之治明史者。終不免有應顧之時忌。此俟隨時提清。今欲知史之

爲誰反元

平民起事者極早者
方圓五。

元末之亂之故。

元之亂者不名多
因其不明禮制所致也。
元之分名朝代以有
其制度而元無之。

本義。莫重於爲法爲戒。人知明之有國。爲明驅除者羣雄。不知羣雄亦當時之國民耳。何以致國民起而稱雄。顧發奮政府。而使應時而起者。得取而代之。此非羣雄之所能自爲。乃統治國民之元帝室。迫使其民不得不稱雄。不得不羣雄中造就一最雄者。而與天下更始也。叙羣雄者以正八年起義之方國珍爲始。其實民得稱雄。已爲較有知識較有作用之健者。其人已不肯冒昧首禍。犯令於清平之世。一皂隸縛之而遂就法。蓋已知綱紀盡弛。作姦可以得志而後動也。故推元末之亂本。不能不溯元室致亂之故。

元之武力。自古所無。大地之上。由亞而歐。皆其兵力所到。至今爲泰西所震驚。乃入中國不過數十年。

遂爲極散漫極脆弱之廢物。其故維何。所謂馬上得之。馬上治之。不知禮法刑政爲何事。凡歷朝享國稍久者。必有一朝之制度。制度漸壞。國祚漸衰。有經久難壞之制度。即有歷久始衰之國祚。有周之制度。即有周之八百年。有漢之制度。即有漢之四百年。唐宋皆然。惟元無制度。其享國助在武力之上。其能箝制國民數十年而後動者。即其武力之橫絕歷代也。元之無制度。若但爲其書不傳。則亦正有元典章等傳本。豈知元即有因襲前代之文物。元之當國者正絕不行用。此當從元史中於奏疏文。求其反證。乃可得之。

元人之喪禮。

順帝至正三年。監察御史烏古孫良楨。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後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髮制。遂上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云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人商人當守綱

此如去獵得物
元末之帝
明
清
史

constant obligations of morality. 1111

元人不守綱常。
每教之方長非子
且三九教。

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人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奏入不報。又至正十五年正月辛未。大郭爾多備學教授鄭恒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嬖兒嫂。恐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元至正。已為末一年號。不過數年。灑於亡矣。而猶以夷俗自居。曰列聖未遑之典。可知開國以來。無不如是。其曰議法之吏。則固未嘗不言立法。惟法特為漢人南人設耳。元之國境廣大。民族衆多。蒙古謂之國人。中國本部謂之漢人。自餘謂之各國人。亦云色目人。色目之中。西藏亦一色目。而又以信佛之故。縱西僧為暴於國中。錄元通鑑一則為例。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正月己丑。西番僧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于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掉諸地。筆扑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魏柯等與諸王妃爭道。拉妃墮車殿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詔。言殿西僧者斷其手。冒之者截其舌。皇太子^{海牙}上言。此法昔所未有。乃止。

此時尚為元之全盛時代。混一中國。未及三十年。其了無制度如此。至元之兵力。西人至今震懼。然考之

史。元亦並無經久之兵制。一往用其饑窮爲暴。脅衆覓食之故技。侵掠萬里。既得溫飽。即伎倆無復存焉。非若歷代軍制既定。威令久而後渝者比。再錄元通鑑一則見例。

成宗元貞二年。丙申十月。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守令又因以擾良民。盜勢益熾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霆震元明善二人。持文書以去。衆莫測其所爲。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距賊營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寘於法。復誅姦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不數日。六十就擒。餘衆悉散。軍中獲賊所爲文書。具有旁近郡縣富人姓名。霆震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報於朝。博果密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爲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書。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嘗成宗時。去統一中國僅十餘年。元貞二年。距世祖之死僅二年。而蒙古在中國之兵力已如此。有事每倚

漢人。惟宰相尙爲世祖時顧命舊臣。能容漢人。漢人因亦樂爲之用。間有盜賊。旋即平之。至順帝時之羣

雄。其起因大有可言矣。明史叙羣雄。以方國珍爲始。起於至正八年。順帝即位之第十四年。其前至元三

年。順帝亦用至元紀年。與世祖同年號。亦其無法度之證。順帝即位之第五年。廣州朱光卿反。汝甯樺胡反。以後盜賊蜂起。久者亘數年

薛雄亦有朱元璋不靖。而元之所以處分此事。則蒙古既不足用。又憚漢人使不爲用。夫然後羣雄乃起。而羣雄中遂有明太一人。即明太祖也。祖其人。固知能成大事者。非輕選其一朝之忿者也。其時中國之不能不反元者。據述之如下。

至元三年廣州發起之後。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有馬者拘入官。是爲因盜賊而益歧視國民。是月。詔省院臺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部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是爲歧視國民。而絕多數人登進之路。五月庚申。詔汝寧樺胡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等。皆係漢人。漢人有官于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誅捕之法以聞。是爲以種族之嫌忌。令已仕者皆不安於職。八月癸未。弛高麗執持軍器之禁。是爲無自衛權者獨有漢人。又其前二月乙丑。汝寧獻所獲樺胡彌勒佛小旗。僞宣敕。並紫金印。量天尺。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所獻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爲邪。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侍御史許有壬曰。此曹建

請殺漢人

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反狀甚明。尙何言。其語遂塞。是又以逆億之心。料漢官或爲漢人輕滅反者罪名。則可將漢官皆坐以逆黨。而一律剷除之以爲快。是歲。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是爲宰相起意。屠戮漢人。先就人數最多之姓爲始。以姓分應殺。不應殺。設想已極不道。帝雖不從。此風聲已不可令天下聞矣。後於至正十一年。巴延已敗。托克托代爲相。六月。通鑑又書云。丞相托克托議軍事。每迴避漢人南人。方入奏事。目顧同列。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納。入言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剷捕。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誑誤。于是

紅軍起

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紅軍者。是年劉福通起。用紅巾爲號。謂之紅軍。未幾。芝麻李徐壽輝相繼起。皆用紅巾。紅軍遂遍各行省。明年郭子興起於濠。濠爲太祖所居。遂亦相從而走險矣。明史所立羣雄之傳。以方國珍爲起事之最先。其以前之旋起旋滅者不計。即其以後如芝麻李之不久爲元所滅者。亦不計。以太祖所託始之故。郭子興不但有傳。且序於羣雄之首。所爲傳者共八人。其後三人。爲擴廓帖木兒。陳友定。雖起自義兵。而能自發展。與群雄略同。然既盡忠於元。在明代修元史時嘗入之。如擴廓之義父察罕帖木兒。已入元史矣。擴廓事亦附見。但從順帝出亡後。尙有屢圖興復之兵。元史竟載去不載。友定之殉元。尙在順帝未遁之時。何以亦不與察罕爲同類。至把匝剌瓦爾密。尤爲元之宗室。據其封國。不肯降明而死。何爲與羣雄同列。元史無宗室傳。故不輯爲有系屬之傳。然有諸王表。亦未於藝南王忽哥赤之後。列至把匝剌瓦爾密。遂以最後殉國之宗王。亦不入元史。至明史乃紀之爲羣雄之列。清修明史因之。於明史中列元臣傳。清又於明史中遺張煌言李定國鄭成功等。今乃入清史稿。此與明修元史。有意漏落擴廓等。若相應和。此一異也。

附羣雄系統表說

第一史實之系統表

①方國珍 至正八年起黃巖。二十七年。入朝于吳。是年明祖居京師。受官以善終。無名號。
稱吳元年

明 清 史

劉福通

至正十一年起潁州。十五年。寃得韓林兒於武安山中。奉為主。稱帝。建國號宋。紀元龍鳳。其黨四出。掠地甚遠。他股歸附。奉宋年號者亦多。二十二年。為張士誠將呂珍所破。殺福通。明祖救宋。擊退珍。以林兒歸滁州。尚奉其號。明年。太祖乃以林兒之命。由吳國公進封吳王。二十六年。林兒死。明年太祖乃稱吳元年。又明年。遂稱明。改元洪武。太祖無所藉於林兒。惟以人心思故宋。林兒既稱宋。故用其號。

劉福通起事

芝麻李

。以紅巾為號。故稱紅軍。同時起而應之者。

紅軍

若芝麻李徐壽輝郭子興

徐壽輝

壽輝郭子興

至正十一年起蕪州。稱帝。國號天完。紀元治平。掠地亦廣。二十年。為其將陳友諒所弑。

至正十一年起徐州。本名李二。以曾出芝麻一倉救饑民。為人所推。所號召為河工夫。元末童謠。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係以此咎賈魯之治河。其實魯治河為後世法。為百年利。元之政。不足善河工之後耳。十二年。為元丞相脫脫所破。餘黨併入濠州。亦與濠同附宋而終。無名號。

。皆稱紅軍
。餘各股稱
紅軍者尙多
。史所不甚
詳。從略。

陳友諒 至正二十年。弑壽輝稱帝。改國號漢。紀元大義。二十三

年。與明祖戰敗死。其子理嗣。改元德壽。明年。降吳。
授爵歸德侯。并封友諒父承恩侯。

明玉珍 亦壽輝將。據蜀。聞友諒弑壽輝。二十二年。稱隴蜀王。

明年稱帝。國號夏。紀元天統。二十六年。玉珍死。子昇
嗣。改元開照。洪武四年降。授爵歸義侯。

郭子興

至正十二年起濠州。明祖家於濠。子興既起。明祖謀避兵不果。遂從
子興起。未幾。子興爲芝麻李餘黨來奔者彭大趙君用所制。不安於
濠。依明祖於滁州。十五年卒。無名號。子天敘。猶與明祖同領所
部。未幾戰死。洪武三年。追封子興滁陽王。

張士誠

至正十三年。起於泰州。稱誠王。國號大周。紀元天祐。十七年。降元。去號。二十三年。再稱
吳王。世以其居平江。稱東吳。而明祖先稱吳國公。居建康。謂之西吳。二十七年。徐達等破平
江。士誠自縊死。

第二 史傳之系統說

明 清 史

郭子興韓林兒兩傳為一卷。子興以大祖初起依倚。且娶其養女。即後稱高皇后者。用舊恩冠羣雄首。林兒聽命於劉福通。且起事由福通。數年後乃入軍中。僭號擁空名。史不為福通立傳。林兒以稱宋後。用宋號。為明祖所暫戴。亦用舊義次子興。

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四傳為一卷。友諒玉珍。皆由天完將。分繼天完所據土地。立國僭號。友諒先以篡弒。取江漢於天完。玉珍聞之。不服屬友諒。亦自據蜀立國。天完徐壽輝首禍。立國建號。史不為之傳。至正十七年。明祖取太平。與天完鄰。遂與友諒相戰伐。史止敘友諒玉珍為傳。張士誠起較後。方國珍起最先。皆類傳於一卷中。

擴廓帖木兒、陳友定、把匝剌瓦爾密。三傳為一卷。此與羣英雄性質不同。擴廓父事察罕帖木兒。父子以義兵起。為元平寇。受元官職。察罕已入元史。擴廓在元未亡以前。事亦附見。獨留從亡以後事不叙。遂於明史中列羣英雄傳。友定亦由義兵起。以剿寇全有福建。忠於元。其起義之年不詳。史但言至正中。應汀州府判蔡公安募討賊。陳友諒屢遣將侵閩。友定戰却之。盡復失地。以二十六年為福建平章。二十八年。明祖已稱洪武元年。明兵平福建。友定死之。事在春正月。是年八月。徐達始入大都。元帝北遁。友定始終為元臣。把匝剌瓦爾密。為元世祖第五子雲南王忽哥赤之裔。元史不立諸王傳。自忽哥赤以下即無傳。惟諸王表見雲南王忽哥赤之名。略繫其後嗣。而並不列把匝剌瓦爾密。于是元宗藩之最後

雜忠者。竟不見於元史。而入明之羣雄傳。

第二節 太祖起事至洪武建元以前

三代以下。名爲禪讓。實乃篡奪。得國惟以革命爲正大。革命之起。急於稱帝稱王者。篡奪之心理也。惟以弔民伐罪爲號召。則必不以己身之名號。駕乎爲國爲民之上。亦有雖不知革命意義。而自量其不足爭名號。惟挾其狡健。乘亂以儼一時之利者。若羣雄中之方國珍。不稱名號。而反側甚久。雖無大志。究不失自知之明。其卒以善終。即其智足自衛。至元之遺忠。由明史強列於羣雄者。自當別論。其餘則無不急於竊號以自娛。太祖依郭子興以起。子興起於濠州。與孫德崖輩四人。局處一城。未久即爲芝廡李餘黨彭大趙君用所凌占。彭趙據濠以稱王。反恃太祖得際而走依之。然即欲稱王於滁。爲太祖勸阻而勉輟。遂無聊而死。至太祖既下集慶。元集慶路。太祖攻之得沿江諸郡。始設元帥府及行中書省。自總省與府之事。以統軍民。應天。即今首郡。

之政。不過仍元代官署之名。爲治理之作用而已。元惟仇視漢人。於南人尤甚。太祖起自南方。所至禮其賢雋。得徽州後。鄧愈薦徽儒朱升。召問治道。對以「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三語。太祖善之。就此三語。即可見非常時羣雄所能了解。高築牆。則非流轉飄忽之劫盜。廣積糧。則非妨農曠土隨地因糧之饑軍。必如此而後可以治救亂。再以緩稱王爲不竊名號之表示。太祖善之。此實可信其非浮慕。有事實可證也。至正十六年三月。始下集慶。前一年。先由和州取太平。其間分徇近邑。兵事正劇。乃十

太祖與林兒

七年五月。紀書上元鞏國句容獻瑞麥。其急倡農務可知。十八年二月。太祖以軍興民失農業。乙亥。以康茂才爲營田使。此皆並世所無之事。不惟倡亂之羣雄所未暇。即元之行省。又何嘗念及此也。至稱號一事。終以仍用元代官名。無從表異於爲元之義軍。故於十六年七月稱吳國公。而先於十五年奉韓林兒之通檄。用宋年號。此非心服劉福通及林兒。爲種族之見。人心思宋。奉宋則名義較安耳。嗣後至林兒爲張士誠軍所覆滅。福通見殺。太祖以林兒歸。時已至正二十三年。陳友諒敗死。張士誠窮蹙之後。乃用林兒名義。進號吳王。猶用林兒龍鳳年號。至二十七年。乃以吳紀年。仍無年號。則在林兒已死之後也。林兒本由太祖救安豐時拔回。置之滁州。二十六年。遣廖永忠迎歸應天。至瓜步。覆其舟。林兒死。永忠本傳。言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諭諸將曰。永忠戰鄱陽時。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欲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此可知永忠自希太祖旨。而太祖竟無意於此。特林兒本毫無可擁之驥。生死不足計。不以此正永忠之罪耳。太祖自始非受林兒絲毫庇蔭。非藉林兒絲毫權勢。天下大定。若林兒不死。太祖必有以處之。如漢如夏。力屈來降。猶封以侯爵。郭子興則追封王爵。若封林兒。亦必比於滁陽。及身而止。豈慮其尙有餘焰復然邪。廖永忠之瓜步沈舟。實爲多事。然太祖若正其罪。反擬以名分歸林兒。亦可不必。但心鄙之而已。後來儒生。以太祖初用龍鳳年號爲失策。如明通鑑所論。其實亦重視空文。所見與廖永忠相類。總之不足深論也。

太祖與高祖
太祖與高祖
太祖與高祖

太祖與高祖
太祖與高祖
太祖與高祖

太祖與高祖

至其戡亂之成功。應外來之機會者半。恃自有之勝算者亦半。當微弱之時。不無以身試驗之事。遠規模稍定。即純以法度裁之。無倣倖求濟之事。此為數百年基業所由奠。非奸雄規一時之利者。所能及也。太祖當困極為僧之日。居濠之皇覺寺。紅軍已逼起於徐。禪黃。郭子興以濠應之。太祖思避兵。卜於神。謀所向。去留皆不肯。卜從亂。乃大吉。此非真聽命於神也。元之可取。明者知之。但匹夫能否取而代之。此非人謀所能料。從亂軍以救死。毫無憑藉。將依倡亂之人為憑藉。其人又非素有倚信之人。欲往從之。祇可以濟否託諸命運。故以下決疑。讀史者不當信其卜之有神。但窺其當疑而疑。便非奸人走險舉動。夫子與則平常一倡亂者耳。收容太祖。非有真知。猜疑太祖。亦無定識。幸自始即得其以養女馬公女相配。所配又即最有意識之高皇后。得向子與妻時調護。而太祖乃由子與所任軍職之名義。外出收軍。豪傑歸向。一朝開國諱元勳。大半結納於此時。人材之所由聚。大抵由元忌南人。南人尤多在草澤。特無可與共事之人而未出耳。共有致死之計。得可信重之人而效命。宜其相踵而至耳。在子與軍中。有親冒矢石之危。且曾為孫德崖軍所執而欲加害。有張姓者力止之。乃與子與所執之德崖。交換釋還。此皆微時之無賴有天幸也。

元祖賊賊乎芝麻
元祖賊賊乎芝麻
元祖賊賊乎芝麻

既得應天。領有江南數郡之地。斯時應付三方。其於中原。則純恃機會。元之兵雖盛。若得肯奉職之將。究以朝命徵調。國威震懾。絕非叛國者所易敵。脫脫以丞相督師。一半芝麻李如拾芥。再攻張士誠。

明 清 史

元 祖

四一

幾下其僞都高郵州城。以讒去。士誠乃倖免。前平芝廡李時。李餘黨遁入濠州。脫脫遣賈魯圍濠。亦幾陷。賈魯忽以暴疾卒。圍解。否則郭興一軍亦無噍類。太祖或與併蒞矣。脫脫亦已非元臣之知大體者。然尚有為國用命之心。元帝信讒竄逐之。後惟荒淫無道。邪僻用事。劉福迪紅軍四竄。其將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遍躡山西。分竄京東。毀上都宮殿。上部為元世祖始都以太平之地從此元帝無北巡之事。陷遼陽直抵高麗。白不信。大刀敖。李喜文。趨關中。陷興元。興元後稱開平。即今多倫地。入鳳翔。為察罕帖木兒所破乃入蜀。又分陷鞏夏靈武諸邊地。毛貴出山東北犯。義兵萬戶田豐亦降福通。逼陷山東諸郡。合毛貴逼畿輔。順帝至議遷都。逼徵四方兵入衛。福通自出沒河南北。取宋舊都為韓林兒都。宋之名號。行於中國者大半。元之國勢如此。自無暇復問江左。惟義兵中有察罕一軍。力遏紅軍。由陝東下。破僞宋都。又平山東。幾欲蕩定中原。駸駸南下。太祖亦已遣使通好。察罕報書而留使不遣。未幾察罕為降人田豐等所刺死。子擴廓仍統其軍。來歸前使。其時元命戶部尙書張昶。郎中馬合謀。來授太祖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太祖以察罕已死。不受命。殺馬合謀。留張昶用之。擴廓雖能繼察罕之事。而與察罕同起事者不服。又元將之稍能軍者李羅帖木兒。日夜與擴廓相攻。以故太祖終無北顧憂。逮李羅挾天子肆虐見誅。元亦不可為矣。此所謂予太祖以機會者也。

至陳友諒張士誠二敵。實為太祖翦除之資。太祖起淮西。士誠起淮東。太祖取集慶。士誠取平江。江左一

陳茂才。

陳茂才。

陳茂才。

功臣

劉基。

兩。同時分占。旁收列郡。所在接觸。友諒則在長江上游。以池太之間為兵衝。以兵力言。陳悍於張。以戰事言。張繁於陳。常情必悉力於張矣。太祖則知張為自守虜。陳銳於展拓。急攻張則陳必合而相圖。急攻陳。張不速合。後顧之憂較緩。故反誘友諒速來。友諒與太祖將康茂才有舊。茂才亦新自集慶降太祖。太祖使其以願為內應。誘友諒直趨建康。當是時友諒來侵。勢張甚。欲迎敵。則虛其偏師綴我。乘建康之空虛。順流捷下。覆我根本。諸將至有議乞降者。太祖與劉基決策。誘其深入。設伏以待於境。大破之。士誠自懼不敢動。此以籌略勝也。既乘勝略定上游列郡。而士誠又自淮東攻安豐。今時韓林兒之汴都為察罕所破。劉福通挾以退安豐。太祖慮士誠得安豐則難制。急救安豐。劉基勸阻不聽。士誠將呂珍已攻殺福通。太祖舉退珍。取林兒歸散滁州。棄安豐不守。為元將竹貞等所襲取亦聽之。友諒先據龍興。為江西要地。至是已降太祖。友諒急攻之。朱文正鄧愈等力守不下。太祖自安豐歸後救之。大戰鄱陽湖中。史載太祖危而獲濟。有劉基促太祖易舟免擊。周顛用洞元術祭風。張中預覓決勝時日諸異蹟。此皆不足深論。惟太祖於勝後謝劉基。謂不聽勸阻。從事安豐。使友諒不頓兵於洪都。太祖取龍興改名洪都。後改南昌。直取建康。則大事去矣。此則亦微有僥倖也。友諒以此役中流矢死。其太尉張定邊。自軍中挾友諒之子理。回武昌僭帝號。明年亦降。於是士誠益無能為。士誠先以其弟士德為太祖所獲。士德為略取浙西最有力之人。被擒大沮喪。太祖欲留士德招士誠。士德密通信士誠。令降元以圖建康。不食而死。士誠因去號受元官。又不能

張士誠後死。

方國珍降。

明 清 史

① ② ③ ④

人 人 四 四

守臣節。後平江既破。家屬自焚死。士誠亦自縊。其兄弟皆不屈。左諫士誠皆平。方國珍自降。於是克福建。陳友定節節仰藥死。徐達等北伐。遂入大都。元帝北遁。是年太祖始建元洪武。克大都。則洪武元年之八月庚午也。先是上年十月。既平張士誠。即議北伐。常遇春謂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都城既克。餘皆建領而下。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懸師深入。頓于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兩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彼勢孤援絕。不戰而克。既克元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於是北伐以山東為始。洪武元年二月。山東悉平。移師河南。四五月間。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阿魯溫即察罕帖木兒之父也。迭克陝虢。遂取潼關。關中諸將。李思齊張良弼輩西竄。聲援已絕。進取元都。太祖諭徐達。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以閏七月規取河北。兵不留行。拒戰甚少。是月二十七日丙寅。遂入通州。元主宵遁。八月二日庚午。師至元都齊化門。即填濠登城而入。僅執殺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不花。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等數人。封府庫。籍寶物。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侵暴。人民安堵。是為明祖代元有國之日。就明史言。以洪武紀元為始。就歷代史書系統言。則以大都克後為元亡。乃成一之明帝國也。

其開闢之兵事。雖不能詳情於元亡以前。然亦大致已定。此後成兩種事狀。(一)迅掃之餘孽。(二)永久之邊防。平漢平吳平閩。已略叙於前。元之兩廣。廣東屬江西行省。廣西又轄海北海南道。及播州安撫司。蓋以南方荒服視之也。平漢之後。已取江西湖廣兩行省。然未暇遽問兩廣。至吳元年。即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始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瑛取廣西。而取廣東則海道爲便。故於平閩之師。既取福建沿海諸郡。即移水師入廣東。事在洪武元年。即至正二十八年。二月。廣西稍有戰事。廣東則元左丞何真保境歸降。何真亦由義兵起。平諸郡亂。元遂授以江西行省之廣東左丞。有威惠。爲衆所歸。知明祖之能定中國。兵至即降。取廣東之師在後。而廣東反先平。會湖廣之師定廣西。真之力也。兩廣之平。亦在洪武元年之秋。與北伐克元都爲同時。至獨與滇僅能自守。無意於境外之事。故至洪武四年而後平夏。洪武十四五年而後平滇。此皆有征無戰。以不嗜殺之心。俾定於一而已。北方則大都下後。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方據山西。奉元帝詔圖恢復。方出兵攻大都。徐達不與迎敵。委大都於守將孫興祖華雲龍。先奉詔入山西。十一月。王保保兵由雁門緣邊向北平。明取大都。改爲北平。達軍乘虛取太原。保保還救又大敗。保保走甘肅。山西遂平。二年三月移兵入陝西。時陝西直轄甘肅境。其兵皆察罕同起義之李思齊所統。大軍以次削平。或降或斬。至是年八月。陝西悉平。惟保保入甘肅後。擁兵塞上。猶時時擾西北邊。三年正月。再命徐達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等大發兵。肅清沙漠。六月。大破保保兵。禽故元王公貴官一千八百餘人。士卒八萬四

千餘人。馬駝雜畜鉅萬計。保保挾妻子奔和林。而元主於四月丙戌。崩於應昌。子愛猷識里達臘嗣。元主爲宋少帝入元後所生之子。生於元仁宗延祐七年庚申。距宋太祖開國之年。爲第六庚申。先是相傳宋太祖因陳搏有怕聽五更頭之言。故全宮中四更末即轉六更。終宋世皆然。六更者。更鼓將盡。作繁聲以結之。謂之蝦蟆更。宋祖未悟更之爲庚。後於第五庚申而元世祖即位。越十七年而滅宋。第六庚申而順帝生。遂以亡元。仍爲漢人所得。帝北遁之次年。太行隱士葛溪權衡。作庚申外史著其事。明祖詔書中亦稱順帝爲庚申君。又詔竄王權編通鑑博論。直書瀛國外婦之子。綿延宋末六更之讖。清代考古大家皆主此說。全謝山並詳考元史中。帝之生於塞外。及文宗德德之高麗。再徙廣西。謂非明宗之子。帝即位。追封其生母邁來迪后。及以皮繩馬尾拴召虞集之事。佐證實多。非漢人思宋而託爲此言以自慰也。愛猷識里達臘早爲太子。嗣位於應昌。時李文忠追元主。克輿和。取開平。輿和開平。皆在宣府。開平爲開元主崩。疾趨應昌。元嗣主再北遁和林。用王保保自輔。文忠獲元帝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得宋元歷代冊寶等物。駝馬牛羊無算。窮追至北慶州而還。又降元兵民數萬。王保保輔元嗣主。屢擾邊。五年正月。再命徐達等北征。五月與王保保戰。敗績。死數萬人。自是明兵不復大舉出塞。八年。王保保卒。元嗣主篡奪相尋。十餘年而易其主。自二十年平海西。元左丞納哈出降。元無復治理中國遺蹟。亦遂去帝號而稱汗。終明之世。馴則封貢。暴則鈔掠。純乎猾夏之夷虜。九邊設備。解嚴之歲較稀。則所謂永久之邊防矣。凡

此皆濬除起事以來。武以戡亂之餘波。故雖延及洪武年間。仍附於開國以前之武事。以明其所謂馬上得之者如此。

第三節 明開國以後之制度

自有史以來。以元代爲最無制度。馬上得之。馬上治之。當其清明之日。亦有勤政愛民。亦有容納士大夫一二見道之語。然於長治久安之法度。了無措意之處。元以兵力顯。試觀元史兵志。止有僉軍補軍調軍遣軍之法。別無養軍練軍之法。是仍襲脅趨利之故技。其他非所問也。元以兵耀萬古。於兵之無制度沮然。其他刑罰食貨。一切苟簡。所謂無規矩而信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無六律而任師曠之聰者也。明承法紀蕩然之後。損益百代。以定有國之規。足與漢唐相配。唐所定制。宋承之不敢踰越。明所定制。清承之不敢過差。遂各得數百年。明祖開國規模。惟紀事本末立有專篇。欲錄之不勝錄也。且即盡錄之。亦尙未足見太祖制度之真相也。史載一朝之制度。各爲專志。古人言讀史要能讀志。此說是矣。然即讀志而仍未能瞭然也。今於明祖創意所成之制度。於史志以外。略舉他書。疏通證明之。見明祖整理天下之意。以一二端爲例。學者可循是以求之。

國之興亡。繫於財之豐耗。阜財者民也。耗財者軍也。此就經制之國用言。若夫無道之糜費。如土木。淫祀。私恩設官。後宮濫賞。一切不如法而人人知爲弊政者。不在議論之列。先言民事。

太祖內治

之在與彼法

明清史

卷八

四八

食貨志。太祖審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具書各歲居地。籍上戶部。帖給之民。有司其登耗以聞。及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其視戶籍之重如此。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爲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編爲冊。冊首總爲一圖。縹寡孤獨不任役者。附一甲後爲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爲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上戶部者冊面黃紙。故謂之黃冊。年終進呈。送後湖東西二庫度藏之。歲命戶科給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戶部主事四人。釐校訛舛。其後黃冊祇具文。有司徵稅編徭。則自爲一冊。曰白冊。

按此段又見范敏傳。爲彼所定之法。文字略同。惟文意當申言之。云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又云黃冊年終進呈。歲命給事御史主事等官釐校訛舛。則十年造冊。乃年年有所更改。閱十年而清造一次。非十年中不動也。其後黃冊爲具文。自指太祖以後。嘗太祖時。戶部與司府縣。均直管此冊。並郊祀薦天。黃冊以充御覽。造科道司官負釐校之責。若有發覺飛濫詭寄之弊。干連者衆。並且常在御覽之中。天子視此爲國本。薦於郊祭。其後造冊之制。由清襲用而延至於今。惟黃冊早爲具文。已浸失太祖重民之旨矣。

洪武四年九月丁丑。帝以郡縣吏每額外徵收。命有司料民田。以田多者爲糧長。專督其鄉賦稅。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八年十二月。并定糧長有雜犯死罪及流徙者。許納銅贖罪。

按明糧長之制。屢革屢復而終革。原其爲制。非永制也。始以定里長之法而革糧長。以里長代之。旋又復。景泰間革湖廣及江北各府及福建等處糧長。自都北京後。南糧運道太遠。宣德間改軍民兌運。民運止達淮安瓜洲。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糧長更無召見之路。後來非官累糧長。即糧長擾民。革之猶不盡。時時賴臣工條列其弊。以禁_之爲之補救而已。然在太祖定法。則以此爲天子自與民人親接之一端。見之史者。如孝義鄭濂傳。濂以澉長至京。帝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帝稱善。據今言。洪武時又有詔。天下民年五十以上。奉朝京師。訪民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則宴賚而遣之。自是來者日衆。二十六年。詔免天下普民來朝。則見本紀。此則來者任其自願。不用其言。亦邀宴賚。其來遂無限制。久而不得其益。乃罷之。此皆惟太祖可行之制。充太祖親民之制。不欲專就選士俊士中求言。絕非後來帝開難扣之象。而一時浮收中飽。惠澤不下之弊。早不禁而自絕矣。

元通鑑。至正二十六年二月辛巳。吳下令禁種糯稻。以塞造酒之源。

田稅

洪武元年。太祖初立國。卽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徵八兩。木棉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種桑。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此農桑絲絹所由起。九年。定布絹與米麥相折之價。

按此用食貨志文。據楊思義傳。爲思義任戶部尙書所請定。當時四方軍事正亟。而勸課之爲尤頭如此。烏有聽其荒廢。或任種有害之物之理。

足人民衣服

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務賈之家。止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田農政全書十八年。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業本必先于黜末。自什一之

塗開。奇巧之技作。于是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躬織而萬夫待衣。欲民之母貧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洪武寶訓

按阜民以節儉爲始。治世皆然。何論國難。但必非在上者以奢導民。而徒以禁令束民。所能使其耳目歸一。不自厭其質樸也。姑就紀事本末所載者證之。至正二十六年。時太祖尙稱吳王。六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因

謂侍臣詹同等有曰。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十二月。以明年爲吳元年。建廟社。立宮室。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太祖見雕琢奇麗者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聖。雕峻而亡。吾節儉是寶。民力其毋殫乎。吳

元年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癸卯。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樓武樓。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清。

後曰坤甍。六宮以次序列。皆樸素不爲飾。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太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瑤州出文石。可鑿地。太祖曰。敦崇儉樸。猶恐習於奢華。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修麗。言者慙而退。洪武元年三月乙酉。蕪州進竹簾。命卻之。諭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蕪州進竹簾。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八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于小至大者也。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詔侍臣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左右碎之。先是至正二十四年。平流後。江西行省以友諒鑄金

林道。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益壽七寶諸器何異耶。一十二月己巳。上退朝還宮。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林道。太巧者此。其餘可知。爲者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

之曰。此非不可起亭臺館榭。爲游觀之所。誠不忍重傷民力耳。昔商紂毀宮瑤室。天下怨之。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當時國富民安。爾等常有儆戒。六年十一月。潞州貢人參。上曰。人參得之甚艱。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朕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爲務。奈何以口腹累人。命卻

之。凡此皆洪武初年之事。太祖惟率先恭儉。而後立法以整齊一國。則人已以樸爲榮。以華爲辱矣。况復有法令在耶。其中如毀元宮刻漏一事。此亦中國巧藝不發達之原因。但使明祖在今日。亦必以發展科學。與世界爭長。惟機巧用之於便民衛國要政。若玩好則仍禁之。固兩不相悖。決不因物質文明。而遂自眩其耳目。若婦人女子之易誘於外物也。

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天下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爲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黃冊之制。以戶爲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爲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爲主。諸原坂墳衍下隲沃瘠沙鹵之別畢具。於是以魚鱗冊爲經。凡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爲緯。凡賦役之法定焉。其有質賣田土者。備書其稅糧科則。官爲籍記之。于是姑無產去稅存之患。

魚鱗區圖之制。爲田土之最要底冊。明祖創之。清代仍用。然在江南則有之。江蘇之江北。即不能皆具。要之此法沿自明代。今各國之所謂土地臺帳。即此法也。明於開國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舉爲之。魄力之偉大。無過於此。經界由此正。產權由此定。奸巧無所用其影射之術。此即科學之行於民政者也。當時未措意科學。而盡心民事者自與之暗合。苟不勤民。即科學發達。人自不用。此以見政治科學。即由勤政精思以得之耳。

又以中原田多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開治河南。掌其事。臨濠之田。驗其丁力。計畝給之。毋許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蕪地二畝。免租三年。每歲。中書省奏天下墾田數。少者畝以千計。多者至二十餘萬。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稅。額外墾荒者。永不起科。設司農司在三年五月。時中

書省猶未設。故志文如此。二十六年。廢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蓋廢無棄土矣。

以上兩節皆食貨志文。再證以列傳中事實。循吏方克勤傳。洪武四年。以方克勤為濟寧知府。時中原初定。詔民墾荒。闕三歲乃稅。吏徵率不俟期。民以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與民約。稅如期。區田為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為奸。野以日闢。蓋雖有詔。而奉行仍賴良吏。惟賢有司得行其志。可見詔旨未嘗不信。但吏奸宜戢耳。至二十六年而奏大效。殆仍以賢有司不易得乎。克勤。方孝孺之父也。

觀明祖之勸課農桑。作養廉儉。已足藏富於民矣。夫其軍事方面。大軍四出。取天下而統一之。華夏略定。又有出塞大舉。加以百廢待舉。建官署。設兵衛。壇廟宮殿。城垣倉庾。學校貢舉。頒爵制祿。時當開制。雖洪武中葉。兵事粗定。而需費浩繁。取於民者似不容緩。且當時專仰田賦。鹽法則藉開中以代轉運。不為裕項之所取盈。乃自吳元年年起。陸續免徵。正在軍事旁午之際。至十三年。并普免天下田租。其餘部分之蠲免。且有一免累數年者。蓋足國之要在墾土。有土此有財。豐財之要在自克其欲。移

揮霍於私欲者以供國用。則雖用軍之際。不但軍給而并時時有以惠被兵之民。此爲定天下之根本。茲彙舉明祖開國時。蠲賦之舉略如下。

免賦

元明時

至正二十五年。常遇春克潯州。漢將熊天瑞守贛。常加賦橫斂民財。及其降。有司請仍舊徵之。太祖曰。

此豈可爲額耶。命亟罷之。并免去年秋糧之未輸者。元通鑑

吳元年。國正十七年。正月乙未。諭中書省。太平應天諸郡。吾創業地。供億最勞。戊戌。下令。免太平租二

年。應天鎮江寧國廣德各一年。

五月。令。徐宿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等郡縣。及自今新附之民。皆復田租三年。

六月戊申。賜民今年田租。自五月旱。減膳素食。及是日大雨。羣臣請復膳。乃有是令。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諭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

亡。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其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

實田畝。以定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

按此出紀事本末。據明史章溢傳。處州田賦。以軍興加至十倍。至是復舊。又劉基傳。處州糧復舊。視

宋制猶畝加五合。惟青田不加。太祖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處州非浙西也。元之賦

西道廉訪司。轄杭嘉湖嚴蘇松常鎮太各屬地。食貨志。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

覈實田畝
定賦稅

定役清

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為稅額。而楊憲為司農卿。又以浙西舊賦。故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賦。視他方倍蓰。故稅有二三者。大揭蘇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志文如此。蓋至是始遺籍等往覈。其後迭有輕減。而至今猶為田賦獨重之地。太祖以喜用事。是其一失。然究是對於偏隅。其大體固能藏富於民。深合治道也。

二月乙丑。命中書省定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貧民。乃議駁田出夫。于是省臣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民足之。名曰均工夫。尋編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歸。其田多而丁少者。以個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資其用。非個人而計畝出夫者。故資米二升五合。

按此為古法。地與丁皆民所應輸於國。至清代康雍兩朝。攤丁於地。始不復計丁。而人口亦愈難統計矣。

閏七月。詔免吳江廣德太平寧國和陰水旱災租。

二年正月庚戌。詔曰。朕准右布衣。因天下亂。帥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佑。悉皆戡定。用是命將北征。齊魯之民。饋糧給軍。不憚千里。朕軫厥勞。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蘇。其更賜一

明 清 史

五五

免田租

年。頃者。大軍平燕都。下晉冀。民被兵燹。困征斂。北平燕南河東山西。今年田租亦予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帥過其地。是以未遑。今晉冀平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今年稅糧悉除之。又詔曰。應天太平鎮江宣城廣德。去歲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諸郡及無爲州今年租稅。

三年三月庚寅朔。詔免南畿河南山東北平。及浙江。江西廣信饒州。今年田租。是月戊戌。蠲徐州邳州夏稅。

是月。上以久旱祈禱齋戒。后妃躬執饗。皇太子諸王僮子齋所。六月戊午朔。上素服草屨。徒步至壇。庶幾曝日中。夜臥于地。凡三日。詔齊將士。省獄囚。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明治道者。壬戌。大雨。案久旱必雨。謂必由哀痛迫切而致之。今已爲科學家所不信。但以此表示爲民謀食之急。即不以祈禱言。但以身先天下之憂。使民信盡力農畝。國家必無妨農之意。則執耒之民。誰樂棄以從亂。縱有習於走險之餘孽。又何所施其鼓煽之技也。

四年正月戊申。免山西浙江被災田租。二月。免太平鎮江寧國田租。五月。免浙江江西秋糧。八月甲午。免中都淮陽。及秦滁無爲等州田租。十一月。免河南陝西被災田租。

是年十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坐事逮至京師。震鄱陽人。以賢良徵爲吉水知州。有惠政。擢守漢

免田租

中。歲凶多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民。約以秋成收還。民間皆來歸。鄰境民亦爭赴之。震令占宅自爲保伍。籍之得數千家。上聞其事。曰此良吏也。宜釋之以爲牧民者勸。越二年。設寶鈔局提舉。擢震任之。十一年。帝詔吏部曰。資格爲常流設耳。有才能者當不次用之。超擢者九十五人。而拜震戶部侍郎。尋進尙書。奉命定丞相御史大夫歲祿之制。出爲湖廣布政使。以老致仕。此從明通鑑及震本傳輯。明祖用人。以能勸民事者爲標準。天下自然多循吏。而亂後之民得蘇息矣。
五年六月。振山東饑。免被災州縣田租。又自五月至七月。鳳翔平涼二州兩雹傷豆麥。詔免其稅。又蘇州府崇明縣水。詔以所報恐未盡。令悉免之。八月。免通州海門縣被水田租。十月。免應天太平鎮江甯兩廣德諸郡縣田租。

地方報災。不予駁查。反恐所報未盡。令免通縣之稅。民斯勸矣。此下太祖獨賦在各地地方者不概列。以省煩複。

洪武十三年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己亥。免天下田租。

按修德以消天變。古來政論如此。果能修德。自有益於民生。卽恆以天變爲警動而爲之。仍盛德事也。漢文景之世。恆有賜民數年田租之事。明祖當天下初定。已能如此。非自處於撙節。以愛養天下。何以得之。

洪武十五年五月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萬斤。請如舊。帝曰。朕聞王者使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而民業已定。無益於國。且重擾民。杖之流嶺

南。

明祖時時以言利為非帝王之體。至杜流言利者。此古訓。亦世界通義。如各國之鑛業條例。皆規定為民人之業礦者而設也。且條例正保護業礦之民。非指礦以為國家取盈計也。自近有國家資本主義說。遇有大利。無不欲籠之於官。此其是非。在世界試驗中。當置別議。就明代言之。則萬曆間言利之細人蜂起。礦使四出。無礦而指為礦。以訛索破民之家。則與太祖開國之法意正相反。食貨志。徐達下山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其後有請開陝州銀礦者。帝曰。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臨淄丞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帝黜之。此皆洪武年間之事。不害民即所以利國。深合中國聖賢遺訓。萬曆時盡反其所為。貨

助積於宮中。民窮為盜。外患乘之。代興亡之龜鑑如此。

不許。二十九年九月。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上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八年所收稅額以定額。豈不病民。不許。

稅額按近年酌定。令必如額。尚非其病民也。而明祖且不許。萬曆間。稅監四出。無稅者起稅。無所謂

額。奄人橫行。有司稍計民命。即奏予重贖。下獄有至十餘年者。前後相較。興亡之故瞭然。

二十七年三月庚戌。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飽則忘饑。暖則忘寒。本有不虞。將何以備。比年以來。時

令。已極矣。宜早為預備。庶幾豐。然預防之計。不可不早。其廣諭民間。如有隙地。種植桑棗。益以木棉。並授以種法。而錫其

稅。歲終具以聞。

按軍興時以食為急。種糯米恐其釀酒。則禁之。及是時歲豐食足。上年二十六年。已鑿墾田至八百五十

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馳驅全國無棄土。乃於足食之外。計贖其衣被之需。及製其製造農具之木植。明

祖可謂盡心民事矣。且桑棗棉之田免稅。其餘裕又足以惠民。此制直至清末。吾鄉田畝。尚有免賦之桑

棗田。各鄉各圖。皆有此種田額若干。其實已不種桑棗。其鄉有公正之董事。以此為地方公產。否則為

豪強所擅有之無權田。蓋良法美意。日久間有廢弛。然其初時德意。不可忘也。又蘇州最稱賦重。太倉

舊本屬蘇。亦在重賦之列。清中葉以後。以地多產棉。遂撥賦役全書中棉田免稅之例。請得蠲減。此皆

沿舊時明制之惠。後來蠶絲為輸出之大宗。民間以種桑利厚。不拘桑棗地之免稅。雖仍納普通田稅。亦

顯種桑。至各縣之桑棗額田。今未知其存否矣。

是年八月乙亥。遣四子監生分行天下。督修水利。上諭工部曰。湖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潦者。因地勢修

之。復諭諸生曰。周時井田制行。有溝防溝遂之法。故雖遇旱潦。民不為災。秦廢井田。溝澗之利盡壞。

每老事可為

開源理。水利。

於是因川澤之勢。引水溉田而水利興。惟有司奉行不力。則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分行郡縣。毋妄興工。毋措克吾民。尋給道里費遣之。明年冬。河渠之役。各郡邑奏。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隄岸五千四十八處。水利既興。田疇日闢。一時稱富庶焉。

students?

此與上洪武二十年。定天下魚鱗圖冊。均遣國子生而不遣官吏。是明初以社會之事。任用學生之成績。水利為農田根本。今天下舊有之堰閘皆壞。河渠失修。旱潦之患。動輒數千里為一災區。明祖於天下初定。全國大舉為之。建設之偉。無過於此。

明初用國子監生為此兩大事。皆以全國為量。以民生為本。可知其求於士者。絕非後此溺於八股之意。

師生心知此事。不然帝怒受四罪。此示太祖注意民

又有一事。可以互証者。二十五年秋七月。嘗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恒。給由至京師。上問民間疾苦。皆對曰。職在課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為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置之遠方。榜示天下學校。以為鑒戒。此事見紀事本末開闕規模篇。而明

次言軍事。

明史兵志序。一明以武功定天下。改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於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

軍事

reform

teachers sent from capital

府。而上十二衛爲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旣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夫所謂得唐府兵遺意。後人於唐府兵之本意。初不甚了然。即於明之兵制。亦沿其流而莫能深原其本。即如唐以藩鎮爲據而亡。此在玄宗以前。烏有是事之牙蘖。唐之府兵。一變而爲騎。此不過宿衛改用募士耳。猶之明於永樂間改立三大營。景泰中又改團練營。皆不過京營之變遷。至唐變方鎮而開割據之門。明變召募而成流寇之禍。則皆純乎忘其本矣。今惟由明之衛所軍。以窺見唐之府兵。且知明與唐之初制。其養兵皆不用耗財。而兵且兼有生財之用。兵制之善。實無以復加。此可不稍詳其制度。以爲談中國兵事者。作一大參考也。

第一。先考明衛所兵。是否卽唐之府兵。

無事時。兵耕於野。新唐書兵志。「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

爲有事。今持以考。事解輒罷。兵散予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

出。事解輒罷。兵散予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

與。據此文。即知與明兵志文適合。唐兵志。「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

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大爲

軍隊之組織

軍人自己備食

火。火有長。火備六駄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鍋，鏊，鑿，篋，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鑼二。隊具火鑽一。管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礮石，大觥，甌帽，甌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又云。軍有坊置主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據此文。兵一人。至一火一隊。皆有應自備之繁糧及用具。而此外又有介冑戎具。則不在內。其尙未能明瞭者。此所備之時限。是否為每一年期所納之數。既勞其力為兵。又令自備各具與糧。自必因其所耕之田。由國家所給。即以此代租稅。為出征時之用。而平常之給養。自仰於田之收穫。不待言也。觀其軍中。置有坊主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可知軍有軍之戶口農桑。絕與無田無宅。藉餉以糊口之兵不同。至介冑戎具。出自何所。唐志皆未言明。此則證以明制。則知皆出於兵之所供。而兵之能供此費。皆由應納之賦稅。有具糧械以納者。尙有如民田所應納之租者在。此應據明制而推知者也。

明史兵志。太祖下集慶路。為吳王。罷諸翼統軍元帥。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革諸將襲元舊制。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諸官號。而覈其所部兵。五千人為指揮。千人為千戶。百人為百戶。五十人為

總旗。十人爲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連比以成軍。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誦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僞諸降卒。誦發。以罪遷隸爲兵者。其軍皆世籍。此其大較也。

定軍衛法。本紀不載。紀事本末繫之洪武元年二月。洪武聖政記則繫之元年正月。劉基傳。太祖即皇帝位。基奏定軍衛法。則可知自在元年之初。且此爲劉基所奏定。聖政記亦云然。

初定之兵數。較洪武元年所定之數略少。非少也。初定時。但未軍制。未定軍籍。故止計兵數。官長不在內。洪武元年所定。則以衛繫籍。兵與官皆附衛爲藉。世世不改。則并計人數而較增多耳。附籍之後。受地執業。有室家。長子孫。一家之內。爲軍及官者一人。其餘人丁。官之子弟爲舍人。兵之子弟爲餘丁。既爲出缺時充^補。又爲正兵及官調發時。或勸操練時。執耕稼之事。於是兵非浮浪之人。充兵非消耗之業。養兵非糜費之事矣。其受地執業之制（出於屯田。明之初制。無軍不屯。此衛所之根本制度。亦即府兵之根本制度也。

食貨志。屯田之制。曰軍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其法最善。又令諸將屯兵龍江諸處。惟康茂才績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飭將士。洪武三年。中書省請稅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徵。明年。

屯田

中書省言。河南^山東北平陝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詔且勿徵。三年後。畝收租一斗。六年。大僕丞梁楚懣帖木爾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是時遣鄧愈湯和諸將。屯陝西彰德汝寧北平永平。^德山西真定民屯鳳陽。又因海盜^北餽遼。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矣。其制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者為民。皆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諭。誅侵暴之吏。初畝稅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為本衛所官軍俸糧。

明史以屯田為田賦之一種。故入食貨志。此史館諸臣之不注意於兵事也。今詳為推考。不但知明代兵制之善。并知唐代府兵之真意。又史臣以屯田為食貨志中一事。故民屯與軍屯相雜。其言民屯乃移民墾荒。固為足食之一事。軍屯則既可不棄地利。又能使^受無養兵之費。而兵有保衛地方之實。夫責兵以衛民。曰汝職務宜然。此以名義相責。非以身家^受定利害相共也。兵為無產之人。其^受甚薄之給養。而為有產之人作保障。其勢不可必恃。來不知其所從。去不知其所向。此種雇傭無根之徒。而假之以兇器。習之以武力。謂能使見利而不起盜心。見害而不思苟免。是以勞役待兵。而又以豐贍望兵也。人受田五十畝。兵有產矣。一家占為此籍。兵與地方相共矣。既無從出沒為非。更不能忽視身家所在之地。國必有

屯田
民屯
軍屯

統軍士月鹽

兵。兵必有制。明兵制之善。史臣不能發揮之。此亦書生之不解世務也。

當洪武之世。極力興舉屯政。然不急於升科。以堅其企業之意。至三十五年乃定科則。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革除以後之紀年矣。軍田一分即五十畝。納正糧十二石。每畝合二斗四升。是為其受產之負擔。

貯屯倉聽本軍自支。所支者兵之月糧。又為其受役之報酬。考明之兵餉。食貨志俸餉類。「天下衛所軍士月糧。洪武中。令京外衛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斗。不旗一石二斗。軍一石。城守者如

數給。屯田者半之。民匠充軍者八斗。牧馬千戶所一石。民丁編軍操練者一石。江陰橫海水軍稍班碇手一石五斗。陣亡病故軍給喪費一石。在營病故者半之。籍沒免死充軍者。謂之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

二口以下六斗。無家口者四餉。又給軍士月鹽。有家口者二斤。無者一斤。在外衛所軍士以鈔準。據此則一年支糧十二石。為軍餉原則。馬軍水軍較有例外加增。但是少數。惟軍為屯軍。則利在田業。餉

額減半。據軍屯分配成數。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其三七與二八。並非指定七成或八成之軍。永為農民。只是全軍中輸流抽出三成或二成。專任軍役。如是則恆有七八成之

兵。可在農畝。即恆有七八成之兵。只需半餉。夫七八成半餉之兵。是即等於三四成額軍不需給餉也。以三四成餘賸之額餉。給二三成城守之額兵。實餘額餉一二成。為官長及馬兵水兵等之加額。及上級官

之俸給。皆有餘裕。而軍械亦括於其中。據唐府兵之制而互証之。可以瞭然。惟邊地屯種之軍。成數

Naturalis...
monopolize

清史

5

六六

較少。設種秫不足。運購尤艱。明初更立中鹽一法。風謐餉相輔而行。鹽既開中。又與商屯。既給軍。又墾荒。孔子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真謀國之至計也。

今商人入米於倉
而以鹽換之。

食貨志。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秦相嶺。路遠費煩。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引一小引。小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儲充。帝從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招商中鹽。以為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四年。定中鹽例。輸米臨濠。開封。陳橋。襄陽。安陸。荊州。歸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陳州。北通州。諸倉。計道里近遠。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之。編置勘合及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商納糧畢。書所納糧及應支鹽數。赴各轉運提舉司。照數支鹽。轉運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所如數給與。鬻鹽有定所。刊諸銅版。犯私鹽者罪至死。僞造引者如2。鹽與引離。即以私鹽論。

私鹽者罪至死。

詳按下文

是

按史志文微有含混。明初中鹽。當移令商運官糧赴邊遠之地。糧入倉後。給商鹽引。赴產鹽所在之官署。仍納鹽之場價。領鹽赴銷鹽之地。照官定岸價出售。商人習於轉輸。以運糧之勞費。易得鹽引為報酬。領鹽又加運鹽之勞費。運至銷鹽之岸。官為定價。使商有可圖之利。又計銷鹽之地。民欲得鹽。所

定鹽價

*on the
the market
Dumoulin's*

必需之費。可勝負者。而定其價。期不病食鹽之民。而有利於運鹽之商。即更有利於待餉之兵。至國家所課鹽利。仍在官定場價之中。並不因商之開中。而有加損。所謂一舉而數善備也。惟洪武四年之則例。所定如是。故一小引二百斤之鹽。至少需中米一石。道里近者。至需五石之多。是可知其純以運費計算。非以米價計算也。至云。「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之。」其中有「米直高下」一項。則是令商納米矣。此後來改則例之所定。故志文又云。「宣德三年。戶部尚書夏原吉。以北京官吏軍匠。糧餉不支。條上預備策。言中鹽舊則太重。商賈少至。請更定之。乃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納米。」明一代米價無甚變動。至其末造。俸餉折價。尚以銀一兩作米二石。洪武至宣德初。中鹽之米。額數多寡大異。蓋則例屢改。納米之法亦不同。史漏未叙明也。其後至弘治時。廢中鹽之法。令商以銀納課。邊儲遂定。說見下。

食貨志屯田下云。「明初。募鹽於各邊開中。謂之商屯。迨弘治中。葉洪變法。而開中始壞。諸淮商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地為墟。米石直銀五兩。而邊儲枵然矣。」洪本傳。洪居戶部六年。直亮有執。能為國家惜財用。每廷議用兵。輒持不可。惟變開中之制。令淮商以銀代粟。鹽課驟增至百萬。悉輸之運司。邊儲由此蕭然矣。

軍守邊餉
以鹽代粟
開中。

中鹽之法。軍守邊。民供餉。以鹽居其中。為之樞紐。故曰開中。其始但令商司運。既而改則例直令納

明 清

*on the
in a medium
get change*

at first

六七

商屯：商人住邊屯
曰而地糧輒邊易引。

明 清 史

六八

廣南中制為明
二三故

粟。蓋又與商屯之法。指邊之曠地。軍所墾不盡者。令商得與屯。所墾之粟。即以輸邊。身引以贖鹽。商更無遠道運糧之費。而有領地營藝之利。國家則又多一闢土足食之助力。又所謂一舉而數善備也。開中法廢。商不需屯。淮南固棄墾而歸淮。西北商之業淮鹽者。亦徙家於淮。以專務納課販鹽。鹽遂與邊儲無涉。而多集課銀。徒供暴君汚吏之揮霍。邊備既虛。轉餉一事。勞擾天下。而仍不濟急。民窮財盡。鉅而走險之禍。遂以亡明。此其目光。但見一時見金之充積。而不知即使得金不浪用。仍以濟邊。妨屯棄地。購粟運遠。已萬萬不償所失。况一得見金。徒長奢費。不復急顧邊儲。非至邊軍窘急。不籌救濟。而奢費既開。更無復歸節約之日。謂亡明之因。即種於此。無不可也。

中鹽之制。本起於宋。宋不重視。以為有得有失。明中鹽之為善法。正在商屯。誠實業鹽之商。信國家之法令。鹽墾兼營。不趨歧徑。當時近淮之豪民。窳惡變法。不任餉邊之勞。而欲占行鹽之利。以增課之說動葉洪。洪以鄉情而中其說。明史不詳其原委。今更以明通考補說明之。

續通考。弘治五年八月。令兩淮等鹽引。俱召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咸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著為令也。至是戶部尚書葉洪。淮安人。洪本條。山陽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洪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洪然之。內閣徐溥。洪同年最厚。洪遂請召商納銀運司。願解太倉。分給各

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米值加倍。明初中雖每小引。未詳納米若干。宜德初以爲重。而改爲至多二斗五升。時米值每石不過銀五錢。納銀至三四錢。可得米七八斗矣。故曰國初米值加倍也。而商無遠運之苦。一時太倉之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華鉅鹽筭議曰。洪武永樂時。內地大賈。爭赴九邊。墾田積粟。以便開中。朝中幕支。價平息倍。商樂轉輸。邊免飛輓。士飽馬騰。緩急有備。策至良也。歲引初無定額。皆資主客兵餉。從邊庾受券。不令輕納鹽鹺司也。自司農棄淇爲淮南地。此淮南豈不安。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輕請增額。準改折色。徑於運司上納。於是每引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謂非商。無見鹽。淮南在淮有場產鹽。在邊許本

場買補。西北商即客商。胥內徒便轉販。而邊計大壞。今正引雖仍赴邊中。餘課悉如洪議矣。正引仍赴邊中者。則有屯產粟。故有見鹽。原額二斗五升之值。

仍解邊也。餘課悉如洪議者。增納之銀。均由運司解戶部太倉也。屯除而邊缺。要價大增。而解以從前之價。如邊計何。

由以上兩端。見明初之民事軍事制度。純以土地與財政相權。有生財。無耗財。凡以養兵而病國者。宜深

察之。糧運考。明初制。在外兵馬。盡是屯兵。首傳兵糧。若出於是。帝嘗曰。吾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故京師屯田。有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者。

誠

史家之言制度。具在各志。今專提民事軍事之與財政相通者。鄭重言之。實以民生之與國計。爲維繫不亡之根本。此外就各志言制度。歷數之如下。

志第一 天文 志第二 五行

明 清 史

明之制度

第三、曆

以上兩志。不關制度。其學科亦各有專門。當別為研究。不入此講義

元收帝

用大統曆。亦元舊曆。

置四司天監。

以回回曆供大統曆。

曆法在明代。實仍元舊。而開參用陽曆之端。太祖始為吳王。於元正二十七年。改稱吳元年。十一月乙未冬至。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等。上戊申大統曆。戊申為明年洪武元年。大統曆為明一代曆書之名。

其法實仍元之授時曆。但改題大統為曆名。以為一代之制而已。洪武元年。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回回司天監。本元舊有。元曆志。世祖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此為回回曆行於中國之時。時元未併宋。在中國祇行於北方。此曆當是用回回法之陰陽合曆。元史謂萬年曆已不傳。無以明其詳狀。但回回曆以彼國之年為紀元之始。建國之日為元旦。其紀元在唐武德五年。其第一元且為陰曆六月三日。明自置回回司天監。後於洪武三年。與司天監均改為欽天監。三十一年。又罷回回欽天監。以其曆法隸本監。分為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曆。蓋回回與曆。各占一科耳。正

德以後。始覺用授時曆法連推日食皆不合。議改而未成。惟以回回曆供大統曆參考。萬曆末。天主教徒利瑪竇等始來中國。受其學者始議修曆。直至崇禎末始定新曆法為大統曆法。未施行而明亡。遂為清之時憲曆所取用矣。

高曆時天主教入中

國。其時帶來三教

瑪竇等始來中國。

受其學者始議修曆。直至崇禎末始定新曆法為大統曆法。未施行而明亡。遂為清之時憲曆所取用矣。

第四 地理

明之幅員。遠遜於元。元除屬地龐大無倫不計外。其轄於中書省及行省者。尚非明之所能盡有。元之爲省十二。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一。其中書省及遼東行省。明已不全。其嶺北行省。征東行省。明蓋無之。明全國俗稱兩京十三省。北京南京兩轄境。皆稱直隸。餘分十三區。各設布政司。即兩直隸與十三布政司也。其建置沿革。事屬專門。不入此講義。

第五 禮

禮之爲用。制節謹度。納民軌物。凡有國者所同。孔子所謂與奢寧儉。此爲爲國以禮之本意。前於民事中已見大略。其餘俟禮學專門研究。至帝制時之郊廟壇壝。朝覲山陵。多非當務之急。官民階級。今亦難爲區別。至爲庶民定制。志文雖不多。亦在禮學專門範圍。

第六 樂 第七 儀衛 第八 輿服

以上三志。樂屬專門。儀衛輿服乃帝制時代之物。因帝制時代而繁複。今當併入禮制而言。亦俟專門肄之。

第九 選舉

明選舉之法有四。末流專重科目。幾乎止有科舉取士。銓選任官兩事。蓋爲（一）學校。（二）科目。（三）薦舉。（四）銓選。

選舉

立學校

明 清 史

七二

太祖重學校。以國子生任民事。

學校之制。至明而始普及。其為經制之普及。古時祇有國學。郡縣學守令得人則興。夫官輒罷。或因尊師而設黉院。皆人存政舉之事。洪武元年七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天下府州縣開設學校。上嘉納之。

紀事本末。周宗史無傳。惟與宗孝謀皇帝傳。洪武元年正月。立為皇太子。帶刀舍人周宗。上嘉納。蓋其人專以教育為是念。每上書皆及此事。而天下府州縣設學。尤開前古所未有。雖荷嘉納。亦不開軍用其人。特以帶刀舍人言。可見開國人才之多也。

為天下遍設學校之始。太祖特重學校。往往任國學生為民事。奔走全國。說已見前。綏通放又載。洪武十六年。九月。命給事中及國子生各衛舍人。分行天下。清理軍籍。則清軍事亦使國子生分任之。又不僅民事而已。志言「洪武二十六年。盡擢監生劉政龍鐸等六十四人。為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於如此。其為四方大吏者。蓋無算也。李擴等自文華武英擢御史。擴尋改給事中。乘齊相府錄事。蓋嘉謀之選。亦出於太學。其常調者乃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初以北方喪亂之餘。入解

遺國子生分教各郡

雖有科舉。但太

子生可學校以學

知學。遺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後乃推及他省。擇其壯歲能文者為教諭等官。太祖雖間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廣。一府縣學生則以貢入太學。志又言「貢生入監。初由生員選擇。既命各學歲貢一人。故謂之歲貢。其例亦屢更。洪武二十一年。定府州縣學以二三年為差。二十五年。定府學歲貢二人。州學二歲三人。縣學歲一人。」此皆舉洪武年事。見

太祖於學校。定為造就人才之正路。各布政司以僉事為提學官。提學官在任。三歲兩試。每試錄取生員。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應科舉者亦必出

學校與科舉合一

自學校。是爲學校與科舉合一。此終明之世皆然。惟國子監生之不足取重於世。則太祖置學校之本意失矣。

洪武三年始設科舉

科目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書五經命題。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據志所言。代古人語氣。而用排偶者。謂之八股。其他通謂之制義。則制義不盡用八股體。但倣宋經義。則其本指耳。洪武三年始設科舉。所取之士。寵遇甚厚。乃未幾謂所取多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遂令有司察舉賢才。而罷科舉不用。至十五年復設。十七年始定科舉之式。蓋太祖時初未以科舉爲取士一定之法。其日後爲永制者。乃太祖以後之遷流也。本由唐宋歷代所行。明代專用經義爲試文之體。實由重視宋儒之講學。欲得如朱陸大儒之師法。以矯古科目專尚詞賦之弊。在太祖猶爲可行可止。常與學校薦舉相參。決不專任科目也。然自專重科目之後。并學校之課程。亦集中於八股。提學所以試士者。皆以八股文爲殿最。則科目固不足盡得士之用。學校更失其造士之本原。此決非明祖所及料。惟遍設學校。實始於明。若後世學校之制。參用明祖之意。教以實用之學。使學校不爲虛設。而取士則仍憑考試。不以學校之積分爲準。則學問與登進。判爲兩事。正與今國家重視考試之旨相合。而學校中求得一機械式之文憑。無所用之矣。至明科舉制中。舉人進士翰林之名目。鄉會試之年分。典試同考之派遣。釐正文體。防杜關節。一切事實。在科舉廢後。已非必需之知識。專門求之。以訂史實。此行

薦舉

有餘力之事也。

太祖由薦舉而得賢人

薦舉一途。在漢爲得士惟一之路。漢以後亦用之。而參以門第之見。所謂九品中正。設有專官。當時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此鄉舉里選之積重也。唐之行科舉。正以矯其流弊。在唐尙未盡脫門第求才之習。然終以科舉制之加密。而孤寒登進之路日寬。至宋則爲純粹之考試矣。明承宋後。太祖盡復薦舉之法。姑克金陵。即辟儒士范祖幹、陳樞、克濟洲。召儒士許玩、胡翰等。日講經史治道。克處州。徵著儒宋濂、劉基、蔣盈、陳琛、至建康。創禮賢館處之。此皆在太祖起事草創之年。所從薦舉之得人已如此。元至正二十四年。太祖即吳王位。猶稱龍鳳十年。始建百官。即敕中書省。令州縣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間及兼通書律者。旣而嚴選舉之禁。有濫舉者逮治之。是爲薦舉定爲制度之始。吳元年。遣起居注吳林、魏觀等。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洪武元年。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其年冬。又遣文元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各賜白金而遣之。三年。開科舉。然是年仍諭廷臣曰。本部總領天下之務。非學問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慮有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至六年則又罷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禮送京師。不次擢用。而各省貢士。亦由太學以進。於是罷科舉者十年。至十七年始復行科舉。而薦舉之法。並行不廢。時中外大

求賢才

四榜科舉十年

科舉

求年老人為文
華殿大學士。

儒士為四輔官

明經為大理少卿

小臣工。皆得推舉。下至倉庫司局諸雜流。亦令舉文學才幹之士。其被薦而至者。又令轉薦。以故山林巖

穴。草茅窮居。無不獲自達於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勝數。昔儒飽餉，余諒，全思誠，張長年輩。

年九十餘，徵至京。即命為文華殿大學士。儒士王本，杜燾，趙民望，吳源，特置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

職官志。洪武十三年正月。陟丞相胡惟庸。達器中書省。九月。置四輔官。以儒士王本等為之。置四輔時告太廟。以王本，杜燾，

吳源，為春官。杜燾，趙民望，吳源，為夏官。兼太子賓客。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一月內分司上中下三旬。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尋亦

罷。十五年。敕宋制。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二十八年。勅建寧

府。國家罷丞相。設府都院寺。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其毋得謀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當是時。以翰

林春坊詳看諸司奏劾。兼司平賊。大學士侍左右。備顧問。賢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翁。

起家為尚書。儒士張子源。張宗德。為侍郎。普儒劉培，關賢。為副都御史。明經張文通，阮仲志為僉都

御史。人材赫從道。為大理少卿。孝廉李德為府尹。儒士吳顯為祭酒。賢良樊世英，徐景昇，李延中。儒

士張璉，王廉。為布政使。孝弟李好誠。華士舉。賢良蔣安素，薛正言，張瑞。文學朱亮為參政。儒士鄭

孔讓，王德常，黃桐生。賢良余應舉，馬衛，許安，范孟宗，何德忠，孫仲賢，王福，王清。聰明張大亨，

金思存。為參議。凡其顯擢者如此。其以漸而躋貴仕者又無算也。嘗諭禮部。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

徵至京師。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於六部反布按兩司用之。

蓋是時仕進無他途。故往往多驟貴者。而吏部奏薦舉當除官者。多至三千七百餘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

百餘人。又傳富戶眷民。皆得進見。奏對稱旨。甄予美官。而倉稔僧郭傳。由宋護薦。擢為翰林應奉。此

皆可得而考者也。泊科舉復設。兩途並用。亦未嘗畸重輕。建文永樂間。猶有內授翰林。外授藩司者。而楊士奇以處士。陳濟以布衣。選命爲太祖實錄總裁官。其不拘資格又如此。自後科舉日重。薦舉日益輕。能文之士。率由場屋進。以爲榮。有司雖數奉求賢之詔。而人才既衰。第膺故事而已。志文所述略如上。人主無用賢之誠。亦無求賢之誠。特殊之材。遂無以自見。非俯首就場屋試。不能進身。則八股遂爲五百年選士之特制矣。

銓選之法。在太祖時不甚重。天下未定。求賢求才。惟恐不及。惟必得賢且才者而後用之。既用之後。發覺其非賢或恃才作弊者。誅戮不少貸。法在必行。無情可徇。史志以銓選爲選舉之一端。直是後來逐漸設立。太祖時破除資格。略無銓選成法可言。志言「洪武間。定南北更調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後官制漸定。自學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

此爲太祖時一種選法。不過迴避本籍而已。始以南北相避。繼則僅避本省。不限南北。學官則并不避本省。

志又言。初太祖嘗御奉天門選官。且諭毋拘資格。選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監司最多。進士監生及薦舉者。參錯互用。給事御史。亦初授陞選各半。
no matter in respect of time; not

此爲太祖時又一種選法。以別拘資格爲前提。內而侍郎。外而監司。俱可由選人徑得之。其選人則出自

進士監生及薦舉三種。進士即科舉所得。監生即學校所造成。若今之畢業生。薦舉則凡官皆為舉人者。惟濫舉則連坐。給事為諫官。分六科。謂之科臣。御史為言官。分各道。謂之道臣。諫官得封駁詔勅。直規君上之失。言官得參論中外。不避貴近之尊。此等清貴之職。亦使初授之選人居半。定為選額。又

irrespective of

不比侍郎監司之不為額定矣。

明初用人之不拘資格。至於如此。其所以不開倖門。反能整肅官方者。當時士大夫。並不因得官之易。而敢於奔競。止有招之不來之患。是何也。一有不稱職。輒遭誅戮。自揣未可僥倖。即避之恐後。此當於全史中理會之。備列如下。

祖刑法對士大夫甚嚴。

太祖定律。遵用唐律。為一代之制。然於律外又特定大誥。洪武十八年。第一次定大誥。其目十條。

求而不仕則罪

第十條曰。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其罪皆至抄劄。次年復作續編三編。刑法志。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貴溪儒士夏伯啓叔姪。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玉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其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所由設也。夫士夫至求不仕而斷指。明祖又誅之而籍其家。且因此勒之大誥。定為專條。後有似夏姚王諸人者。皆誅死籍沒。蓋既被薦舉。即不許遁免。可知

時無奔競之風矣。

其夫祖殺者甚多。

太祖時。士大夫初以聲績著。而後不免因事誅死者。就列傳所載。其人已夥。尊釋之可成一宗類案。其

明 清 史

Janon

因忠言而被殺

明 清 史

諫帝而被戮 七八

以功臣與兵有威望。遺忌而致死者。尚不在其列。亦每有發為忠言。觸怒而被戮者。如李仕魯以關佛。命武士搏之。立死階下。陳汝輝亦以此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葉伯巨以言諸王分封太侈死獄中。

王朴以與帝辨是非不肯屈。戮死。如此之類亦多。一人叛而殺萬人

洪武中有大獄四。胡惟庸以宰相謀叛。誅之宜也。而連引至數萬人。藍玉持功驕縱。已不當與謀。反同

論。死者又數萬人。此猶曰貴臣牽連取忌。別有用意。其餘兩案。一為郭桓案。以懲貪墨。死者亦數萬

人。既而知審刑官希指牽引。又論審刑官極刑。又有空印案。迹近作弊。坐死者又極衆。此兩案皆為懲

貪杜弊而起。死者如此之慘。皆令士夫懼為君用之故。再分列之如下。

(一) 空印案。此案本紀未載。惟刑法志言。十五年空印事發。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覈錢糧軍

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即改。以為常。及是帝疑有姦。大怒。論諸長吏死。佐武榜

百成邊。甯海人鄭士利上書訟其冤。復杖戍之。

志以此事為洪武十五年。非也。方徵傳。以論空印事。既沈陽縣丞。其

至京卒。則其貶謫在十三年之前。其奏已言去年。則又在其前。又方孝孺遜志齋集。先府君行狀。孝孺父克勤以洪武八年被誅。論年釋

職。又以空印事被逮。九年九月。卒於京師。則是九年事也。又鄭士利傳。士利上書訟空印之冤。乃因星變求言。星變乃九年事。求言在

九年九月。實為鄭士利傳。兄士元。剛直有才學。由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僉事。荆襄卒乘亂掠婦女。吏不

取案在九年之職。敢問。士元立言於將領。還所掠。安陸有冤獄。御史臺已讞上。士元奏其冤。得白。會改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覺。凡主印者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戍遠方。士元亦坐是繫獄。時帝方盛怒。以為欺罔。丞相御史

莫敢諫。

丞相之官。亦廢於十三年。案發在
有丞相之日。亦可證非十五年。

士利歎曰。上不知。以空印爲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苟有不

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爲天子殺無罪者

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土元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

空印事尤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

書策。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

數難驟決。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

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

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辭。朝

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爲陛下惜之。書成。閉門逆旅泣數日。兄子問曰。叔何

所苦。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生數百人。我何所恨。遂入奏。帝覽書大怒。下

丞相御史雜問。究使者。士利笑曰。願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爲我謀。獄具。

與土元皆輸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據士利言殺我生數百人。則坐死之主印長官數百人。其佐貳

又數倍之。則亦必有受杖戍邊者數千人矣。

(二) 郭桓案。刑法志。「其推原中外貪墨所起。以大曹爲罪魁。郭桓爲誅首。郭桓者。戶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趙全德等。與桓爲姦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繫死者數萬人。覆賊所寄借。徧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時咸歸謗。御史全敏。丁廷舉。或以爲言。帝乃手詔列桓等罪。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言朕詔有司除姦。顧反生姦擾吾民。今後存如此者。遇赦不宥。」本紀。「洪武十八年三月己丑。戶部侍郎郭桓。坐盜官糧誅。」七卿表是年二月。以罪誅者。有禮部尙書趙瑄。刑部尙書王惠迪。工部侍郎麥至德。蓋皆坐郭桓案而死者。麥至德亦以代尙書。而見七卿表。其餘六部侍郎以下。據志言多死者。其名不可考矣。此亦明初懲貪之一大獄。

(三) 太祖之治汚吏。其奉法無私之略例。本紀。「三十年六月己酉。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公主傳。「安慶公主。鞏國主母妹。鞏國主傳。孝慈皇后生。則安慶亦馬后所生之公主。洪武十四年。下嫁歐陽倫。倫頗不法。洪武

末。茶禁方嚴。數遣私人販茶出境。所至釋鑿。雖大吏不敢問。有家奴周保者尤橫。輒呼有司科民車至數十輛。遇河橋巡檢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堪。以聞。帝大怒。賜倫死。保等皆伏誅。」明通鑑。「勅詔番互市。始設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番人納馬易茶。並嚴禁私茶出境。時掄奉使至川陝。輒載巴茶出境貿易。所在不勝其擾。陝西布政司檄所屬起軍載茶渡河。家人周保索軍至五十兩。蘭縣河橋司

巡檢被捶不堪。訴于朝。上大怒。遂坐法。竝保等誅之。茶貨沒入官。以河橋吏能不避權貴。賜敕褒嘉。又胡大海傳。初太祖克婺州。禁釀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時大海方征越。都事王愷請勿誅。以安大海心。太祖曰。竊可儆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克婺州在元至正十八年。大敵未滅其一。正倚賴武人之時。而犯令必行。不容寬假如此。至於馬后。患難相依。德性相服。生平恩意極篤。愛婦犯法。誅不逾時。並賞及舉發者。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之一字。爲治國之根本。必如是而後破格用人。不開俸門。其後漸不能握此威柄。則以選政授權吏部。但慎簡一吏部尙書。選法自清。又其後吏部雖得人。仍不勝有力者無窮之請託。則以拈鬮杜之。以批簽却之。遂爲較公平之選法。而用才之意荒矣。然而宦官富妾。每取中旨授官。多不由吏部。此則末世之所謂破格。足以召亂亡而已矣。

志第十 職官

明官制初仍元舊。雖多所更張。而以中書爲政本。尙是魏晉以來之傳統。魏晉以權臣當國。取前代而代之。未取代以前。便於獨握政權。故以錄尙書事之名。總攬國政。王肅說尙書納于大麓。破麓爲錄。以附會當時篡奪之制。但重臣柄國。亦未嘗不合古義。古雖六官並列。實以冢宰爲總樞。此則明代所取法也。明與併設中書省。設左右丞相。爲省長官。洪武十三年正月。誅丞相胡惟庸。遂罷省。當未罷省時。六部

爲中書省隸屬。丞相正一品。平章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參知政事從二品。其下乃爲尙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罷省乃陞六部秩。尙書正二品。侍郎正三品。始猶設四輔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未幾即罷。十五年置大學士。秩正五品。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政歸六部。仿古六官之意。吏部爲取人任官之官。責任尤重。二十八年。勅諭羣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尙院部尙寺卿。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爲詳善。以後嗣君。不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當是時。以翰林春坊看詳諸司奏啓。兼司平。是爲千餘年來政本之地。一大改革。卿史臺古與省對立。明初改臺爲都察院。與部並立。是爲七卿。外官之制。明初下集慶時。承元之舊。亦設行中書省。自領江南行中書省。時在正統十六年。至正十八年克婺州。置中書分省。後復略定地方。即置行省。其官惟無丞相。自平章政事以下。略同中書省。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行省。俱爲布政使司。凡行省原有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均罷。改參知政事爲布政使。十五年。增置雲南布政司。明全國區域。爲兩直隸十三布政司。蓋自永樂以後遂都北平。北平爲北京。遂以北京所屬府州縣均北直隸。永樂十三年。又添設貴州布政司。遂成兩直隸十三布政司。俗稱兩京十三省。初置司與六部均重。布政司入爲尙書侍郎。副都御史每出爲布政使。正統以後乃無之。

每布政司所轄。舉世循元舊。猶稱爲省。省之長官。爲都布按三司。都司卽都指揮使司。布卽布政使司。按則按察使司也。元肅政廉訪使。其初原稱提刑按察司。各轄一道。各行省共分二十二道。皆隸於御史。

臺。直隸內臺者八道稱內道。隸江南行御史臺者十道。隸陝西行御史臺者四道。明初下集慶置提刑按察司。以王習古王德爲僉事。時置設官而矣。元年末設使。置各道按察司。設按察使。十四年。置各道分司。時。十五年。又置

天下府州縣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爲試僉事。人按二縣。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

廉問糾舉。今各府州縣城。多有察院舊址。或里巷以察院爲名者。各處志書載額額留支錢糧。尙有察院門子等名色。十六年。盡罷試僉事。設定副使及僉事。多寡從其分

道之數。二十九年。定分四十一道。此爲後來分道之始。時分天下爲十道。乃最大之分區制。卽爲最高之外官。元廉訪使亦分道。卽按察使之職。明以道爲按察分司。後又以布政使之參政參議亦分道。遂均稱道臣。清初尙因之。清中葉直以道爲監司。不屬兩司佐貳矣。而按察使爲各省之長官。與都布並稱三司。

志第十一 食貨

食貨志爲一代理財之政。國之命脈在是。前已言之。太祖時慎重用財。率天下以儉之道。略已見前。其後來之變遷荒謬。別見後各篇。

志第十二 河渠

河自北宋時由北決而南。爲大患數百年。至元末。賈魯始定匯淮入海。明初亦常有小決。爲河患之常。太祖時未有大舉。運河以帝都在南。太祖時亦無所注意。惟以水利興農。洪武中修整之蹟。具詳志文。最偉之舉。在二十七年分遣國子生及人材。徧詣天下督修水利。已具前。

志第十三 兵 志第十四 刑

明 清 史

以上兩志。兵之精義已具前。太祖用刑頗酷。說亦見前。惟所刑皆官吏。而非虐民。擬為承大亂之後。得刑亂重典之意。雖非盛德事。而於國本無傷。亦且深有整飭之效也。

志第十四 藝文

此非制度。可不必入本講義。但須知明藝文志。乃專載明一代之著述。其於前代典籍存佚。不敢斷定。目錄家於此志。功用較微。

第四節 洪武年中諸大事

resign mean

又官制

(一) 命相與廢相。太祖自下集慶後。自領江南行省平章。與元帥府元帥。時猶以一官自處。元至正二十四年。太祖為吳王。始定官制。仿元制設中書省。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吳元年。至正二十官制尙左。改善長為左。達為右。達方連年統兵。平漢平吳取中原。實不與省務。洪武元年。改相國為丞相。直至四年。皆由善長獨相。四年正月。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為右丞相。徐達以左丞相仍統軍。旋為大將軍西征。廣洋獨相。至六年。左遷廣東參政。而胡惟庸代之。惟庸獨相。至十年九月轉左。仍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至十二年十二月。以御史中丞言劉基為惟庸毒死。帝問廣洋。對曰無有。帝怒其朋欺。貶廣庸。尋賜死。十三年正月。惟庸以謀反發覺。遂罷中書省。定制不置丞相。明之有相。惟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四人任之。其理省事者。實止善長廣洋惟庸三人。善長自太祖略地滁陽

廢丞相

善長功臣名
一。

時迎謁。與語大悅。留掌書記。俱攻潞州。既下即任參謀。預機務。主饋餉。太祖威名日振。諸將來歸者。爲太祖察其材。而布太祖欺誑。並調謔其醜態。郭子興中流言。疑太祖。欲奪善長自輔。善長固謝弗往。太祖師行所克取郡邑。善長預書榜禁戢士卒。民不知兵。軍機進退。賞罰章程。有所招納。則爲書詞。自將征討。則命居守。定權鹽權茶諸法。制錢法。開鐵冶。定魚稅。饒益國用。而民不困。又裁定律令。奏定官制。帥禮官定朝野禮儀制度。又監修元史。編祖訓錄。大明集禮。祭祀封建爵賞。事無巨細。隆。復以公主歸其子。洪武十年。與李文忠並命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大事。十三年。胡惟庸伏誅。善長以與相厚。他坐黨死者衆。而善長以功大免。又十年。卒誅之。廣洋依違無大建白。惟庸始以才當帝意。曲謹市寵。獨相數年。大爲姦利。徐達劉基均以爲言。會基病。帝遣惟庸以醫往。遂以毒中之。與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從子佑。善長耆年。竟以惟庸謀反牽染死。遂結十餘年中書柄政之局。洪武間四大獄。逆坐動至數萬人。惟庸獄最早發。延十餘年。其獄始竟。不可不稍詳之。

洪武初。帝有厭李善長意。欲易相。史劄基傳。初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基言善長勤奮。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東小木爲之。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明通鑑考異。以此文爲史有誤。憲被誅在三年七月。善長罷相在四年正月。帝欲相憲。當在其前。谷氏明紀事本末。以爲憲基論相。在二年十月。基行狀叙帝責善長。基

論相。皆在憲素善基。其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積轍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後憲廣洋惟庸皆敗。

基傳又云。明年。洪武_{四年}。賜歸老於鄉。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剛嫉惡。與物多忤。至是還隱山中。惟飲酒奕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爲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扉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其韜迹如此。然究爲惟庸所中。初。基言颺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爲鹽盜藪。方氏所由亂。請設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會茗洋逃軍反。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挾前憾。使吏_請基。謂談洋有王氣。基圖爲墓。民弗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帝雖不罪基。然頗爲所動。遂奪基祿。基懼入謝。乃留京不敢歸。未幾惟庸相。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八年三月。帝親製文賜之。遣使護歸。抵家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璉曰。夫爲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聯絡。我欲爲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時。惟庸以醫來。飲其

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其後中丞涂節。首惟庸逆謀。并謂其毒基致死云。

子連。字孟孫。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監丞。試監察御史。出爲江西。

參政。太祖嘗欲大用之。爲惟庸黨所脅。固非死。

按誠意之歸隱類述。非飾爲名高也。亦非矯情也。蓋懼禍耳。歷朝詩集測誠意小傳云。「公負命世之才。丁胡元之季。沈淪下僚。籌策歸。哀時憤世。幾欲草野自屏。然其在幕府。與石抹艱危共事。遇知己效馳驅。作爲歌詩。魁壘頓挫。使讀者憤張興起。如欲奮臂出其間者。遭逢聖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爵爲宗臣。斯可謂得志大行矣。乃其爲詩。悲窮歎老。咨嗟幽憂。昔年飛揚礮石之氣。澌然無有存者。豈古之大人志士。義心苦調。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測量其淺深者乎。嗚呼。其可感也。」本此眼光。讀公遺著。可知大人志士。惟在亂世爲有意氣發舒。得志大行。則皆憂危之日。其不知憂危者。必爲胡惟庸藍玉之流。知憂危者。則公及漢之張良是也。而公猶且不盡免禍。讀史誠可感矣。然以國家全體而論。當開創之後。而無檢制元勳宿將之力。人人挾其馬上之烈以自豪。權貴縱橫。民生凋弊。其國亦不可久也。功臣遭戮。千古歎漢明兩祖之少恩。其實亦漢明開國之功。所以能速就耳。公史本傳又言。「基虬髯貌。修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帝察其至誠。任以心膂。每召基。輒屏人密語移時。基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定。人莫能測。暇則敷陳王道。帝每恭己以聽。常呼爲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數以孔子之道導予。」

願惟喉語秘莫能詳。而世所傳為神奇。多陰陽風角之說。非其至也。公於陰陽風角之說。史以為非其至。其實可云達人嗜奇之一蔽。談洋王氣之讖。正以公有術數之長。而動帝聽。公之料事奇中。自由正大之學問。所養成之識力。於陰陽風角何預。使果有秘術。何以談洋奏請設官。不能預防其計。惟庸醫來下毒。不能先燭其姦。臨死使其子上天文書。毋使後人復習。誠悔之耳。

胡惟庸

世系

主簿。進知縣。遷吉安通判。擢湖廣僉事。太祖用計拔和州。奉郭守與被授元帥府奏差。尋轉宣使。除常關總其事。事在至正二十五年。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已代汪廣洋為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廣洋左遷廣東行省參政。帝難其人。久不置相。惟庸獨專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進左丞相。復

以廣洋為右丞相。自揚憲誅。帝以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已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馬玩好。不可勝數。大將軍徐達深疾其奸。從容言於帝。惟庸遂誘

達開者禍壽以圖達。為禍壽所發。御史中丞劉基亦嘗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執醫視。遂以毒中之。基死。益無所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兒女妻其從子佑。學士吳伯宗劾惟庸。幾得危禍。自是勢益熾。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出水數尺。諫者爭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

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矣。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帝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殊甚。使皆效爾所爲。民雖盡鬻子女。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代州洪武二年降爲縣。八年二月復升爲州。平涼侯費聚。奉命撫蘇州軍民。日嗜酒色。帝怒。責往西北招降蒙古。無功。又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齷齪。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嘗過惟庸家飲。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爲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益惶懼。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軍馬。又嘗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驥。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所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陰說善長。善長已老。不能強拒。初不許。已而依違其間。惟庸益以爲事可就。乃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嗣君。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十二年九月。占城來貢。惟庸等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敕責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於禮部。部臣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竊詰主者。未幾賜廣洋死。廣洋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屬。咸當坐罪。明年正月。涂節遂上變告惟庸。御史中丞高嵩。時謫爲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

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逆窳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宿弁及節。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爲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緘。善長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發。捕績下吏。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會善長與家奴盧仲謙。首善長與惟庸往來狀。而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勝宗費聚趙雄三侯。與惟庸共謀不軌。帝發怒。肅清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乃爲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年未靖云。

胡獄坐死之功臣封侯者至二十餘人。洪武功臣各本傳中可輯也。其以名德特宥者。宋濂傳。「長孫慎。坐胡惟庸黨。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孝義鄭濂傳。「胡惟庸以罪誅。有訴鄭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爭欲行。濂弟湜竟往。時濂在京師。迎謂曰。吾居長。當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二人爭入獄。太祖召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爲逆耶。宥之。立擢湜爲左參議。」宋濂爲太子師。先後十餘年。太子敬禮之。言必稱師父。以濂學術。實爲開儒臣之首。而浦江鄭氏。爲三百年義門。宋史元史皆有傳。僅乃得免。惟庸誅後十年。而李善長見法時。復有牽染。靖甯侯葉昇之以胡黨伏誅。更在洪武二十五年。所謂坐誅者三萬餘人。其名何可勝考。此爲明初第一大獄。

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卯。詔書編之祖訓。略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

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多賢相。然其中多小人。專權亂政。今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請者。寘之重典。太祖以置相爲秦以來事。古三公論道不任職。六官任職而無總攬之柄。政事由君上親裁。此法自亦不謬。以帝非怠政之君。而中書省爲萬幾之所集。作姦者有專擅而無分掣。遂成惟庸之禍。故因噎廢食如此。蓋帝好便給任事之才。不欲用以道自重之士。若劉基即終不能深倚。其故可知。至小人積惡之久。非謀逆無掩蓋之法。天下初定。戎馬之士。反側易生。廢相以後。嗣君能稍勤政。必無姦雄專弄之權。此太祖之特識也。然勤政正未易言。太阿倒持。終不可免。權相之外。又有權奄。事固有出於所防之外者矣。

明法之嚴峻

(一) 嚴峻

不濫及平民

(二) 峻法與守法。明初用刑之峻。若大誥三編。若胡惟庸藍玉郭桓空印等四案。戮勳貴官吏特嚴。大誥於所定大明律之外。指定條目。處以極刑。其目有十。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入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爲奸。曰空引偷軍。曰黔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賈囚。曰囊中土夫不爲君用。罪至抄劄。書成。頒之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獄囚有能讀大誥者。罪減等。一時天下有誦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皆賜鈔幣遣還。未幾。復定續編三編。時懲元季貪冒。徇私滅公。立法務爲峻峻。于賊吏尤重繩之。其序言。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寘之重典。凡

史監盜案

三語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其三編稍寬容。然所列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給事。

四案中三案前已略具。藍玉一案。亦明初大獄。茲補述之。史監玉傳。玉定遠人。開平王常遇春第弟。

初隸遇春帳下。臨敵勇敢。所向皆捷。遇春數稱於太祖。由管軍鎮撫。積功至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四年。從傅友德伐蜀。五年。從徐達北征。七年。帥兵拔興和。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禽其酋。

明年。封永昌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十四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從顯川侯傅友德征雲南。滇地悉平。益祿五百石。冊其女為蜀王妃。二十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馮勝征納哈出。納哈出降。還至

亦迷河。悉降其餘衆。會馮勝有罪收大將軍印。命玉行總兵官事。尋即軍中拜玉為大將軍。移屯薊州。時順帝孫脫古思帖木兒嗣立。擾塞上。二十一年三月。命玉帥師十五萬征之。出大寧。至慶州。謀

知元主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進薄其營。敵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敵無所

覺。猝至前。大驚迎戰。敗之。殺太尉蠻子等。降其衆。元主與太子天保奴數十騎遁去。玉以精騎追之

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餘人。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屬三千

人。男女七萬七千餘人。並寶璽符敕金牌銀印諸物。馬駝牛羊十五萬餘。焚其甲仗蓄積無算。奏捷京

師。帝大喜。賜敕褒勞。比之衛青李靖。又破哈刺章營。獲人畜六萬。師還。進涼國公。明年。命睿修

北京大學講義 文六三 五 亂版組印 植校

四川城池。二十三年。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命玉討平之。又平都勻安撫司。散毛諸洞。益廢五百石。詔還朔。二十四年。命玉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以追逃寇那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土酋哈魯等遁去。倉建昌指揮使月魯帖木兒叛。詔移兵討之。至則都指揮羅能已大破其衆。月魯走柏興州。玉遣百戶毛海誘縛其父子。送京師誅之。而盡降其衆。因請增置屯衛報可。復請籍民爲兵。討朶甘百夷。詔不許。遂班師。
to withdraw troops after victory

以上節玉傳所叙玉之功績。當其北伐已建殊勳。敕書褒勞。而封國改梁爲涼。賜券而竊其過。見下在玉爲武人不修行檢。不能怨上之寡恩。謀平湖廣諸土司。益祿而卽詔還鄉。明示以功成身退之義。玉若稍有學養。正急流勇退時。可以無多求矣。乃以西南多事。復起用之。既有功。後欲延長兵事。請討朶甘百夷。朶甘地爲青海。百夷則緬甸所析之麓川平緬等司。詔不許而班師。亦其時朶甘未有不順。百夷亦早經懲創。初不爲患也。帝之不欲輕啟邊釁。識高於玉。而玉之不必復以軍事自豪。亦可知矣。乃復憤憤爭功。在英主之朝。宜其取禍。然至誅夷滅族。坐黨者萬五千人。則亦太過。非君臣相處之常理矣。

玉傳又云。玉長身頰面。饒勇略。有大將才。中山開平既沒。數總大軍。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寢驕蹇自恣。多蓄莊奴假子。乘勢暴橫。嘗佔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王怒逐御史。北征還。北扣喜峯關。關吏

欽定四庫全書

不時納。縱兵毀闕入。帝聞之不樂。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慚。自經死。帝切責玉。初帝欲封玉梁國公。以過改爲涼。仍鑄其過於券。玉猶不悛。特宴語傲慢。在軍擅黜陟將校。建禁止自專。帝數譴讓。西征還。命爲太子太傅。玉不樂居宋顯兩公下。宋國公馮勝。顯曰。我不堪太師耶。比奏事多不聽。益快快。二十六年二月。錦衣衛指揮蔣瓚告玉謀反。下吏鞠訊。獄辭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鈔軸總侯朱壽。東莞伯何榮。何昂子及吏部尙書詹徽。戶部侍郎樹友文等。謀爲變。將伺帝出藉田舉事。獄具。族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不可勝數。手詔布告天下。條列爰書。爲逆臣錄。至九月。乃下詔曰。藍賊爲亂。謀泄。族誅者萬五千人。自今胡黨。概赦不問。胡謂丞相惟庸也。於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凡列名逆臣錄者。一公十三侯二伯。

史家叙此事。云下吏鞠訊。獄辭云云。獄具悉誅之。其意謂獄吏所具之文如是。其爲事實與否。未可定也。明通鑑則據明代私家紀載言。初玉征納克楚。即納歸。哈田言於皇太子曰。臣觀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蓋玉爲常遇春妻弟。而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太子殊無意。而語噴噴聞於燕王。遂銜之。及太子薨。燕王來朝。頗言諸公侯縱恣不法。將有尾大不掉憂。上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數月而禍作。太子堯在二十五年四月丙子。乃四月二十五日。燕王等來朝。在正月壬寅。乃正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年二月乙酉誅藍玉。即三月初十日。越四日已丑。即藍玉臣錄。其間經告發鞠訊。當更審時。王之禍作。不得即在二月。至八月。本紀又言燕王等來朝。上年太子堯後。不齊燕王復來朝。燕王處北平。頗任邊事。亦決不能正月來朝。至四月皇太子死而未去。又未嘗以太子死一歲間再朝。即所言未必盡信。

嚴法不濫及于民。

案通鑑書紀功臣。不必在太子死後耶。此等紀載。皆足為功臣不平之現狀。明通起又云。陸王之獄。詹徽從皇太孫繼其事。王不服。徵叱令還吐實。毋極連人。王太時徵即臣歸。遂迎坐。此語出名山藏臣林記。亦嘗不平於當時之事者所為。明是詹徽附其交同傳。但言性耿烈。李善長之死。徵有力焉。藍天下獄。語連徵。及子尚質奉絛。並坐誅。臣王微。徵之風采。亦為齊魏所。非徒因時所。四禁同官。明是徵供。以此並坐。并及其子。亦非情理。故未敢以為信也。

太祖之好用峻法。於約束勳貴官吏極嚴。實未嘗濫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是以謹於守法而致成諸案。

如永壽侯朱亮祖父子俱鞭死。史道同傳。「為番禺知縣。番禺故號煩劇。而軍衛尤橫。數鞭辱縣中佐吏。前令率不能堪。同執法嚴。非理者一切抗弗從。民賴以少安。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亮祖以洪武十

二年。出鎮廣

本傳。數以威禮撼同。同不為動。土豪數十輩。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輒巧詆以罪。同極其怒。道衛

諸豪爭賄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從容言之。同厲聲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

也。他日。亮祖被械脫之。借他事答同。富民羅氏者。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怙勢為奸。同復按治。亮

祖又奪之去。同積不平。條其事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誦傲無禮狀。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誅同。會同

奏亦至。帝悟。以為同職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鯁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

。後使者甫到。則同已死矣。亮祖傳。亮祖誣奏同。同死。帝尋悟。明年九月。召亮祖至。與其子

麻軍衛指揮使暹。俱鞭死。御製輓誌。仍以侯禮葬。此等事。皆抑官威以伸民枉。惟失在太快。當亮

祖一奏同無禮。即遣使誅同。不先一問虛實。而其時縣令得自上奏。則權貴不能無所忌憚。若亮祖之武

夫不學。不足深責。但使所誣者不死。亮祖亦未至以鞭死償命。但優獎澆直之縣令。深斥恣勢之上官足

矣。然有此等事樹之風聲。勳臣不無相警。史家類記其事。有臨淄縣令歐陽銘。抗黨遇春。銘傳附道同傳。「遇春師過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擊。一市盡誅。銘管而遣之。卒訴令爲將軍。遇春詰之。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殿且死。卒不當管耶。銘雖愚。何至晉將軍。將軍大賢。何至私一卒撓國法。遇春意解。爲責軍士以謝。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常將軍者。毋犯也。「開平中山。固非朱亮祖比。然明初縣令。多能爲民保障。觸忤貴官。未嘗非特朝廷之能執法也。合之胡大海子以犯禁酒令而被手刃。駙馬歐陽倫以私販累有司供役而伏誅。足以見例矣。太祖之馭吏。復就史中揭一事言之。楊靖傳附嚴德珉事云。「吳人嚴德珉。由御史擢右僉都御史。以疾求歸。帝怒蹙其面。謫戍南丹。遇赦放還。布衣徒步。自齒齊民。宣德中猶存。嘗以事爲御史所遠。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臺勾當公事。曉三尺法。御史問何官。答言洪武中臺長。所謂嚴德珉是也。御史大驚。揖起之。次日往謁。則擔囊徒矣。有敬授與飲。見其面黥。戴敵冠。問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時國法甚嚴。仕者希保首領。此敵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稱聖恩聖恩云。「讀此可以想見峻法之爲用矣。民權不張之國。不能使官吏畏法。則既蒙民膏。復以威福肆於民上。假國寵以殃民。即國家養千萬虎狼以食人耳。故非有真實民權。足以鈐束官吏。不能怨英君諛辟之持法以懾其志也。刑亂國。用重典。正此之謂。豈謂對民衆而用法外之刑哉。

(三) 納諫與拒諫。紀事本末敘明祖開國規模。大約明祖能識大計。不待人言。早有定見。謫言者適與之合。有翁然水乳之合。此類事極多。明史列傳。類敘頗有法。如陳遇等傳。以純儒高識。導以不嗜殺人。薄歛任賢。爲帝所敬禮。言無不用而不敢強以官。薦遇者秦從龍。帝止聞從龍名。從龍居鎮江。帝遣徐達攻鎮江。即屬亟訪從龍。達訪得之。帝即遣從子文正。甥李文忠。奉金綺造廡敦聘。從龍來薦遇。又發聘書。引伊呂諸葛爲喻。尊遇至此。遇來遂留參密議。從龍亦事無大小。悉與其謀。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二人始終敬禮。其所敷陳。無文字可見。但知爲不嗜殺人及薄歛任賢等大指而已。蓋亦非敢以嚴酷之度。一律待天下之賢。從龍死在太祖未即位以前。常與世子親至其家。尊禮無匹。遇死於洪武十七年。太祖屢欲官之而不受。卒成其高。又何嘗敢以囊中士夫不爲君用之罪相坐。蓋其有益於太祖者。在救民水火一切根本之計。其品駕乎劉基宋濂等之上。惟劉基宋濂葉琛章溢諸人。則原本儒術。而文武幹濟。亦有實見之專功。宋濂始終以文儒侍上及教太子。未與軍事。然劉基之傾倒於濂。在元代即視爲天下之才。惟濂與己。蓋當時之第一流。實爲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儒者。視事功乃其末節。太祖皆得而用之。開一代之太平者。其所取之人材固不同矣。史傳自一百三十五至一百三十七。數卷中皆見太祖之能容人善。崇信儒臣。絕非馬上治天下之氣度。至以縉覈精密之才。佐定法令。足以圖治。其後或不得善終。則皆偏重於才。而德不足以稱之。若陳修楊思義等傳。附見多人。如

開濟即以奸狡棄市。此亦可以見太祖之尊賢用才。輕重自有分際也。

以上所謂納其言而不待以諫名者。至其以諫自名。太祖之能納。亦自英爽不落常套。姑舉一事爲例。史周觀政歐陽詔傳。觀政以薦授九江教授。擢監察御史。儻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慍而入。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者。

按此是何等氣象。明之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奉天門即太和門。以御史監奉天門。立法之意。自是令其防止邪僻。觀政竟百奉職。可見當時肯任官者。其抱負已不凡。帝竟納之已奇。納之而聽御史請。親出門邊面謝其過。此豈百世帝王所有。豈但帝王。抑豈稍有權勢者所肯爲。清代自高宗以來。御朝不登正殿。有終身未至太和殿者。宮禁深遠。一御史叫呼於門前。傳命交刑部或諫戮之。則聲息可達。若既聽其言。而又從宮中親出以謝過。今試觀三殿之後。復隔乾清宮門。帝起居或竟在乾清宮。其出宮已甚遠。若近代帝王起居。更遠在離宮別館。乾清且爲蹤跡罕到之地。以太祖所爲視之。真不在意計中矣。

又歐陽詔傳。薦授監察御史。有詔命兩御史侍班。詔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言。詔趨跪

納諫

拒諫

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詞。急捧手加額呼曰。陛下不可。帝察語朴誠。從之。

以上爲帝納諫之一例。若其任性濇戮諫臣。則亦有之。如葉伯巨傳。伯巨以訓導應星變求言詔。爲明初一大文字。全文載本傳。所言深以分封譎王。土地太侈。恐爲將來尾大不掉之禍。書上。帝大怒曰。小子問吾骨肉。速速來。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獄。死獄中。迨燕王以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爲有先見。又李仕魯陳汝輝傳。帝自踐祚後。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蔚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汝輝相繼爭之。帝不聽。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怪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摔擗之。立死階下。汝輝亦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仕魯與汝輝死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爲多不法。有詔清理釋道二教云。又王朴傳。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彊。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之曰。汝其改乎。朴對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

以上可見帝之納諫奇。拒諫亦奇。其臣之敢諫死諫尤奇。士大夫遇不世出之主。責難之心。不望其君為堯舜不止。至以言觸禍。乃若分內事也。以道事君。固非專以保全性命為第一義矣。風氣養成。明一代雖有極黯之君。忠臣義士極慘之禍。而效忠者無世無之。氣節高於清世遠甚。蓋帝之好善實有真意。士之賢者。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一為意氣所激而撥禍。非所顧慮。較之智取術馭。務抑天下士人之氣。使盡成軟熟之風者。養士之道有殊矣。

(四) 除弊與流弊。明代之弊。無過於信用宦官。宦官傳序。太祖既定江左。鑒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頒祖訓。乃定為十有二監。及各司局。稍稱備員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庭。嘗鑄鐵牌置宮中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紀事本末。英宗正統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太監王振益無所憚。洪武中。太祖鑒前代宦敕諸司不得與文移往來。有老宦之失。置鐵牌。高三尺。上鑿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尙存。其後去之。

閱供事久。一日從容語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還鄉。嘗用杜安道為御用監。安道外臣也。以鑄工侍帝數十年。帷幄計議皆與知。性縝密不泄。過諸大臣前。一揖不啓口而退。太祖愛之。然無他寵異。後遷出為光祿寺卿。有趙成者。洪武八年。以內侍使河州市馬。其後以市馬出者。又有司禮監慶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竊。

史職官志宦官。太祖嘗謂侍臣曰。朕親周禮。奄寺不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因用階亂。此曹止可供酒

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惡者常千百。若用爲耳目。即耳目蔽。用爲心腹。即心腹病。馭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有內侍事帝最久。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終其身不召。因定制。內侍毋許識字。洪武十七年。鑄鐵牌。文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然二十五年。命薛慶童往河州。敕諭茶馬。中宮奉使行事。已自此始。

明通鑑。洪武元年四月丙辰。禁宦官預政典兵。上謂侍臣曰。史傳所書漢唐宦官之禍。亦人主寵愛。自致之耳。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輩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而已。若使宦官不預政。不典兵。雖欲爲亂。其可得乎。此由紀事本末。而稍簡其文。又四年閏二月。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自監正令五品以下至從七品有

差。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防之極嚴。犯法者必斥去之。霜履堅冰之意也。此純出紀事本末。

明之奄禍。古所未有。然太祖之防奄。則較前代爲甚。史以趙成薛慶童之奉使市馬。爲內臣銜命之始。似亦以作備微歸其咎。此緣後來爲禍之烈。不得不深求之耳。觀太祖以杜安道爲御用監。則宮中給使。本不必定用奄人。惜當時未有人能提廢奄之議。不若清一代之士大夫。尙有陶模其人。竟請革除奄制也。古用肉刑。受廢刑者守宮。乃爲刑人開利用之路。故亦謂之宮刑。後世既廢肉刑。即應并廢奄宦。遷延不改。

其患遂至滔天。明歷世患。祗要不得謂由太祖之作俑。其變邇自見後。

其次爲錦衣衛鎮撫司獄。史刑法志。錦衣衛獄者。世所稱詔獄也。古者獄訟。掌於司寇而已。漢武帝始置詔獄二十六所。司馬彪續漢書。武帝置詔獄二十六所。中郎官監二十六所。歷代因革不常。五代唐明宗設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乃天子自將之名。至漢有侍衛司獄。凡大事皆決焉。明錦衣衛獄近之。幽繫慘酷。害無甚於此者。太祖時。天下重罪逮

至京者。收繫獄中。數更大獄。多所斷治。所誅殺爲多。後悉焚衛刑具。以囚送刑部審理。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法司。又職官志。錦衣衛。洪武十五年。罷儀鸞司。改置錦

衣衛。秩從三品。其屬有御椅等七員。皆正六品。設經歷司。掌文移出入。鎮撫司。掌本衛刑名兼理軍匠。十七年改錦衣衛指揮使爲正三品。二十年。以治錦衣衛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繫囚。送刑部審

錄。詔內外獄咸歸三法司。罷錦衣獄。

此錦衣衛設詔獄一事。不能不謂太祖實倡其始。設自十五年。至二十年而罷。二十六年。又申明禁內外獄毋

上錦衣衛。此在太祖已爲不遠而復矣。其後復設於永樂中。以一鎮撫爲未足。又分北鎮撫司專掌刑獄。更以衛獄爲未足。又倚宦官立東廠。後更有西廠。校尉與緹騎。更迭旁午。荼毒忠正。慘不忍言。蓋拾太祖已廢之迹也。

又其次爲廷杖。刑法志。太祖常與侍臣論待大臣禮。太史令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

明史通鑑序子，宗列皇氏，四子，今人有考。

靖難之名。為成祖篡國時所自命。成祖名棣。原封燕王。為太祖第四子。母瑛妃。太祖立嗣。以嫡以長。自為吳王。即立長子標為世子。既登帝位。即立為皇太子。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薨。諡曰懿文太子。是年九月。立太子第二子允炆為皇太孫。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辛卯。太孫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建文元年七月癸酉。燕王棣舉兵反。稱其師曰靖難。累戰至四年六月乙丑。都城陷。帝遁去。棣入即帝位。盡反建文朝政。并年號而去之。謂其時曰革除。於是太祖開國之法度。頗有變易。分別紀之。以見成祖於篡弒之惡外。在明一代之功過。為何若。至仁宣兩朝。承成祖之業。未有蹉失。合為一時代述之。

建文朝事之得失

建文朝事之得失

建文一朝之政治。其真實紀錄。已為永樂時毀滅無遺。設有絲毫不可示人之失德。必為其時詆毀之口實。攻之不遺餘力矣。然觀成祖所以毀建文。不過以削奪宗藩一事。為舉兵之名。既篡大位。於建文朝事。一切革除。初不問其當否。其臨朝公言建文時政之不善者。惟有變亂官制云爾。削奪宗藩。未始非帝之失策。更改官制。亦多非當務之急。然皆無罪狀可言。成祖以為罪則罪之。既篡以後。誰與抗辨。然帝之善政美德。史中竟尚有存留。蓋雖欲毀滅之而事實有不能也。

帝為與宗孝康皇帝子。與宗懿文太子標。帝即位後，追尊為帝。靖難後。復廢為懿文太子。與宗本傳。

建文朝事之得失

孝友仁慈。調護諸王。免於脅過。蓋出天性。明通鑑於藍玉之獄。文末叙云。「初玉征納克楚即納哈歸。言於皇太子。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太子殊無意。而語噴噴聞於燕王。不數月而玉禍作。」此亦見太子大度。而燕王之不能爲少壯固。由來久矣。

尹守衡史籍。藍玉傳論云。「世傳藍玉初欲結知燕王。北征還至北平。獻王名馬。王不受。玉獻謝。歸見太子。太子妃。開平王女也。因說太子曰。殿下試觀皇上。於諸子中最愛者爲誰。太子曰。鷹鳩之愛。焉有軒輊。玉頓首曰。臣望燕王英武。得人心。威名日盛。皇上所鍾愛。又聞術者言。燕地有天子氣。臣幸托肺腑。願殿下自愛。嗟夫。幸太子孝友。不入其言耳。不然。建威之難。當先自玉發之。」
太子。殿下。望帝。陛下。

此爲明鑑之所本。但尹氏爲明臣。尊成祖。此作罪狀藍玉語。
太子多盛德。具見本傳。帝立爲太孫。蓋以太子第二子而其兄幼穉。以倫序當立也。太祖實錄。在建文時修成者。亦已革除作廢。成祖又將建文年間政治文字焚毀。使後人即欲搜考而不可得。焚毀事見王良傳。所焚必不止一次。此可推見。

王良傳。良字敬止。吉水人。建文二年進士。對策第一。貌癯。易以胡靖。卽胡廣也。良次之。又次李賁。三人皆同里。竝授修撰。如洪武中故事。設文史館居之。預修太祖實錄。及類要。時政記。諸書。一時大著作。皆綜理之。數上書言時務。燕兵薄京城。良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

矣。解縉吳溥與良靖比舍居。城陷前夕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奮激慷慨。良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駒尚幼。歎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畢。隔牆聞靖呼。外喧甚。謹視豚。溥顧與駒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須臾良舍哭。欲就死矣。縉馳謁。成祖甚喜。明日薦靖。召至。叩頭謝。貫亦迎附。後成祖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縉等徧閱。事涉兵農錢穀者留之。諸言語干犯及一切。皆焚毀。因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實未嘗有也。成祖曰。爾以無爲美耶。食其祿。任其事。當國家危急。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獨惡夫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者耳。後貫遷中允。坐累死獄中。臨卒嘆曰。吾愧王敬止矣。

忠孝節義仁政

然惠帝本紀所載。侍謚文疾及居喪之孝。請於太祖。改定洪武律七十三條之仁。甫即位。詔興州營州開平諸衛軍。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衛所軍。丁者放爲民。是年十二月。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釋黔軍及囚徒還鄉里。此等皆不易得之仁政。尤重大者。二年二月。均江浙田賦。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賦獨重。而蘇松官田。悉準私稅。用懲一時。豈可爲定則。今悉與減免。畝毋踰一斗。蘇松人仍得官戶部。此爲善補太祖之過。深得帝王平均全國人民之意。成祖亦以壞祖制罪建文。而悉復之。遂令蘇松之民。至今受其禍。此善政之不能磨滅者也。

若其美德。史盡沒之。以無實錄可據。今由列傳中搜輯數事。可見帝之爲君氣象。

尹昌隆傳。帝初即位。視朝晏。昌隆疏諫曰。高皇帝雞鳴而起。味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陛下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日上數刻。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廢職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傳之四裔。非社稷福也。帝曰。昌隆言切直。禮部其宣示天下。使知朕過。

明紀明通鑑於此事。皆云帝有疾視朝晏。昌隆疏諫。左右請以疾諭之。帝曰。直諫難得。何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知朕過。所謂有疾。未知確否。如果拒諫。即非疾亦可言疾。既納諫。即真疾亦不必言疾。清嘉慶初。編修洪亮吉上書請代奏。亦言視朝稍晏等語。嚴旨立斬。臨刑改戍伊犁。旋赦還。遂亦稱盛德。視此又何如也。

史竊。革除元年。禮部左侍郎陳性善上書言事。上悉允行。羣臣酌議。復有不便者更之。性善入朝。叩頭言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僭陳上聽。許臣必行。今又更之。所謂爲法自戾。無以信於天下矣。高皇帝臨御三十一年。未嘗聽人一言。犯顏者戮無赦。陛下受言而不終。反不如高皇帝不受之爲愈矣。上曰。皇祖天稟神智。羣臣莫及。然每人言有理。則亦從之。非復諫也。朕性愚昧。關於治理。視天下愚夫愚婦。尙能勝予。敢不受諫。卿言爲法自戾。深中朕過。非卿忠讜。朕何以得聞過失。賞絹百匹。以旌直臣。

史陳性善傳。一日帝退朝。獨留性善。賜坐問治天下要道。手書以進。性善盡所言。悉從之。已爲有司所格。性善進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承顧問。既僭塵聖聽。許臣必行。未幾輟改。事同反汗。何以信

天下。帝爲動容。以此証史竊之說。其事爲必有。且互見帝之虛衷。惟史竊有高皇帝未嘗聽人一言之語。恐無是理。蓋語氣輕重間失之耳。

帝仁慈樂善。實爲守文令主。但英斷不足。所用齊泰黃子澄。固非任當日艱鉅之材。卽所敬信之方孝孺。亦不免迂闊之請。主張削藩。輒爲禍始。然方以古官制。古宮殿門名。日夜講求。自命制作。其所以應變之道。多不中竅要。後人特以齊黃及方。皆能死事。正學先生被禍尤酷。百世崇拜其大節。然於事實之得失。則不可不知也。

削藩一事。古有明監。正學先生以學問名世。何竟不能以古爲鑑。避害覆轍。漢初強宗。與明初同。賈誼痛哭而談。未見用於文帝。至景帝時。晷錯建議削藩。遂有吳楚七國之變。以師武臣力。僅而克之。天下已被塗炭。且禍本未拔。至武帝時。用主父偃推恩之策。諸王之國。不削自削。至強藩盡而又無以制異姓之姦。王莽篡漢。諸侯王無一能與抗者。此爲別一義。果不主削藩。自當權有無強宗之利害。旣主削藩。則賈誼之說。主父偃之謀。不可廢也。且當時明明有上此策者。帝甫即位。當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號之日。高巍已言之。帝固不省。齊黃亦不爲意。時方孝孺已至。帝方倚以致太平。倘助巍之說。必可見聽。亦竟不然。此不能不謂帝之闇。亦諸臣之疎也。

高巍傳。惠帝即位。上疏乞歸田里。未幾。遼州知州王欽。應詔辟巍。巍因赴吏部上書論時政。用事者方

議削諸王。獨巍與御史韓郁。先後請加恩。略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朝廷綱紀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今蓋師其意。勿行益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諸王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餽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上領之。領之者。不置可否耳。觀其削奪日亟。則帝與用事諸臣。成見已定。良言不能入也。巍言在洪武三十一年十月。削藩事甫動。亟用其言。朝廷與諸王。尙未盡成隙。既隆其禮。又推以分封之恩。違言何自而起。乃數月之間。削奪四起。又不敢遽動燕藩。反放遣其三子歸國。以釋其稱兵顧忌之私。此亦謬矣。韓郁疏專言削奪之非。與巍意不同。不錄。

燕師既起。命將北征。瀕行戒之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甚。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以故燕兵敗時。成祖以身爲殿。遇急則以身爲諸叛將之盾。官軍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論者以此爲帝之仁柔取敗。此尙不足責。仁人之言。於理爲長。不當以成敗論。獨惜其既不欲傷恩。何不并善處於未削奪之先。而使削奪之事亦無所用之也。後燕既篡。帝之諸弟。無一得免。少子文圭甫二歲。幽之鳳陽。至三世以後。熈宗朝方出之。年五十七。尙不能辨牛馬。

此則所謂一門之內。自極兵威。成祖實行之矣。南史原作六門之內。通鑿注。臺城六門。太司馬。萬春。東華。西華。太陽。承明。六門也。

第二節 靖難兵起之事實

大復時燕王之功
成祖以洪武三年封燕王。十三年之國。二十三年。同晉王討乃兒不花。晉王怯不敢進。王倍道趨遼都山。獲其全部而還。太祖大喜。是後屢帥諸將出征。並令王節制沿邊土馬。王威名大振。

太祖本紀。三十一年五月戊午。都督楊政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禦開平。俱聽燕王節制。

綱目三編以為太祖實錄。已經永樂間改修兩次。所書為燕王張大之詞。蓋不足信。當是楊文從燕王。郭

英從遼王。各受節制。非謂并遼王亦聽燕王節制也。此皆嫌惡燕王之說。其實即經節制沿邊諸軍。豈遂

為太祖許其篡立。此等處不足深辨。要之養其積威。故能驅所部為逆。又能備制討逆之軍。所由來者

漸矣。

三十一閏五月。太祖崩。皇太孫即位。遺詔。諸王臨國中。毋得至京師。王自北平入奔喪。聞詔乃

止。

紀事本末。「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皇太子薨。皇太孫生而額顛稍偏。性穎聰。善讀書。良竊。君生額顛偏。太祖

世之曰牛邊兒。意不釋。而是時元祖生子雄姿。後六太祖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命

年雄姿蚤世。於是君為長。而諷其聰穎。太祖始稍異之。燕王。語乃佳。鄒曉蓮國記。太祖命帝賦新月。應聲云。誰將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龍不敢吞。太祖接餘久之。野

take order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史以為鑿文太子作。為不及草國之議。而曉則以為建文作。考是編祖和東維子詩。集此詩為雜作。則諸書皆附會也。太祖常有易儲。劉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太祖乃止。史劉三吾傳。但云。太子薨。上御東閣門。召對羣臣。慟哭。三吾進曰。皇孫世嫡。承統禮也。太祖之立由此。明通鑑謂諸書所說太祖欲立燕王。皆成祖改修之。太祖實錄如此。王鴻緒史稿尙從之。正史不然。書法謹嚴矣。

齊泰傳。皇太孫素重泰。及即位。命與黃子潛同參國政。尋進尙書。時道詔諸王臨國中。毋奔喪。王國史聽朝廷節制。太祖本紀道詔中。名此句未載。諸王謂泰矯皇詔。問骨肉。皆不悅。

初高皇后崩。洪武十五年。太祖選高僧侍諸王。為誦經薦福。左善世宗泐舉道衍。燕王與語甚合。請以從。紀事本末。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為侍。道衍笑不容。燕王與語甚合。請以從。大正從臣得侍。奉一白紙與太子。蓋自冠王。其文是也。燕王遂乞道衍得之。

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惠帝立。削奪諸王。周湘代齊眠。相繼得罪。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瑛及卜者金忠。於是成祖意益決。

袁瑛傳。姓有異稟。好學能詩。嘗遊海外洛伽山。瑛。遇異僧別古崖。授以相人術。先仰視數日。目盡眩。布亦黑豆暗室中辨之。又懸五色縷懸外。映月別其色。皆無訛。然後相人。其法以夜中燃兩炬視人形狀氣色。而參以所生年月。百無一謬。洪武中。遇姚廣孝於嵩山寺。謂之曰。公劉秉忠之裔也。幸

道衍助成祖舉兵。

明 清 史

道衍

袁瑛

自愛。後廣孝薦於燕王。召至北平。王雜衛士類己者九人。擐弓矢飲肆中。洪一見即前跪曰。殿下何輕身至此。九人者笑其謬。洪言益切。王乃起去。召洪宮中諦視。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鬚過臍。即登大寶矣。已見藩邸諸校率。皆許以公侯將帥。王慮語洩。遣之還。及即位。召拜太常寺丞。所居鄆城西。遶舍種柳。自號柳莊居士。有柳莊集。

金忠占功舉平
大子。此人由道
術傍所薦。

金忠傳。忠鄆人。少讀書。善易卜。兄成通州亡。忠補成。貧不能行。相者哀其資之。既至。編卒伍。賈卜北平市。多中。市人傳以為神。僧道衍稱於成祖。成祖將起兵。託疾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自是出入燕府中。常以所占勸舉大事。成祖深信之。燕兵起。自署官屬。授忠王府紀善。守通州。南兵數攻城不克。已召置左右。有疑輒問。術益驗。且時進謀畫。遂拜右長史。贊戎務。為謀臣矣。

按成祖之成大業。史多誇其為術士所推許。此即行險僥倖者所為。非有他功德可得天下。直由命相致之耳。

靖難之師。起於削藩。削藩之議。由來已久。

史稱。「太祖時政治嚴嚴。中外萬幾。太孫每奉裁決。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獨諸王皆挾叔父之尊。多不遜服。太孫常以為憂。先是。太祖封諸王。遼寧燕谷代晉秦慶肅。九國皆邊虜。歲令訓將練

大孫(惠帝)以前
藩流於太祖。其
意不懷。以禮
制之。不可則
兵伐之。以為
起兵。滅惠帝之
困。

兵。有事皆得提兵專制。便防禦。因語太孫曰。朕以禦虜付諸王。可令邊塵不動。胎汝以安。太孫曰。虜不靖。諸王禦之。諸王不靖。孰禦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何如。太孫曰。以德懷之。以禮制之。不可則削其地。又不可則變置其人。又其甚。則舉兵伐之。太祖曰。是也。無以易此矣。此說太祖亦以為是。誠能行之。削藩前尚有事在。以德懷。以禮制。建文朝無暇為也。用高巍之說。則庶幾矣。

黃子澄與考秀
帝討諸王。所
為國王。湘王
王。考王。

黃子澄傳。惠帝為玉太孫時。嘗坐東角門。謂子澄曰。子澄本以修養。諸王尊屬擁兵多不法。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幾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莫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是其言。比即位。命子澄兼翰林學士。與齊泰同參國政。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曰。不敢忘。退而與秦謀。秦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開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謀定。明日入白

帝痛豫不肯滅
燕王。於是
得撤而考兵滅
惠帝。

帝。會有言周王儲不法者。遂命李景隆帥兵襲執之。詞連湘代諸府。於是廢權及岷王。廢為庶人。幽代王桂於大同。囚齊王溥於京師。湘王柏自焚死。下燕議周王罪。燕王上書申救。帝覽書惻然。謂事宜且止。子澄與秦爭之。未決。出相語曰。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又入言曰。今所慮者獨燕王耳。宜因其稱病製之。帝翁豫曰。朕即位未久。連黜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於天下。子澄對曰。先人者

明 清 史

113

制人。毋為人制。帝曰。燕王智勇善用兵。雖病恐難猝圖。勿止。此傳文中。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窮燕手足也三語。為成祖改實錄而不免漏筆。諸王傳已稱馬后生太子及秦晉燕周四王。今子澄云云。明明太子與秦晉二王。不與燕周同母也。成祖以奪嫡之故。冒為嫡出。而沒其所生之母。後更發見墳妃神主。而後得其實。說詳下。

子澄主用兵。以漢平七國亂為喻。漢惟得周亞夫而將之。子澄乃薦李景隆可大任。即何以敢與七國事並論也。此齊黃之失也。湘王柏本傳。有文武材。未著罪狀。懼無以自明而自焚。亦太慘。既畏強藩。又授以口實。帝之當斷不斷。不失為仁者之過。任事者謀之不臧。則無以自解。周王被執。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至八月。帝欲釋之。秦與子澄爭久之。乃廢為庶人。徙濠化。又逮齊代岷諸王。明年四月。湘王自焚。齊王代王廢為庶人。六月。岷王廢為庶人。徙漳州。七月。逮燕府官屬。而燕王反矣。

洪武三十三年七月
燕王反。

燕王預備兵

成祖之決策稱兵。早從道衍輩怨怒。即未削藩。亦必謀逆。姚廣孝傳。成祖意決。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邸故元宮也。深遷。道衍練兵後苑中。穴地作重屋。緣以厚垣。密登領瓶瓶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

帝使人探燕
密事。

帝與齊黃圖燕。亦思所以弱之。即位之年。冬十一月。工部侍郎張昂為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察燕陰事。建文元年三月。都督宋忠除凱歌。帥兵三萬。屯開平臨清山海關。調北平永清二

燕王伴狂稱病

張貴附貴去函

王侯 give us life

張貴叛王生王燕王

燕王張備反

攻奪九門

2001 in the 1900s only

衛軍於彰德順德。四月。太祖小祥。先是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瞻入臨。至是王憂懼稱病篤。乞三子歸。齊泰欲遂收之。子澄曰。不若遣歸。示彼不疑。乃可襲而取也。竟遣還。王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

天贊我矣。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逮繫至京皆戮之。有詔責燕王。王加伴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貴入問疾。王盛夏圍爐搖

顛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長史葛誠密告楊慎曰。燕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正月。王遣誠入奏事。帝密問燕王

內應。至則燕王察會燕王使護衛百戶鄧庸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具言王將舉兵狀。奏即發符往逮燕府官

屬。密令謝貴張景圖燕。使約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為內應。以張信為燕王舊所信任。密敕之使執燕王。信

叛附燕以情告。王下拜曰。生我一家者也。召道衍謀。令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及

遣官屬詔至。秋七月。謝貴張景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王稱疾愈。御東殿。伏壯士左右。

及端禮門內。召貴吳付所逮者。貴吳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貴吳入。王曳杖坐。賜宴行酒。

忽怒誓曰。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為天子親屬。且夕莫必其命。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為

乎。護衛軍前擒貴吳。掠盧振葛誠等下殿。皆斬之。命張玉等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盡克。乃下令安集

軍民。三日。城中大定。都指揮彭二戰死。余瑛走居庸關。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教授余逢辰死之。參政

郭資。副使墨麟。僉事呂震等。降於燕。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癸酉。燕王

明 情 史

2001 五

Hsieh
lazy, careless

帝始伐燕

明 清 史

一六

督師。以誅齊秦黃子登為名。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屬。以張瑄朱能邱福為都指揮僉事。
 瑄先以張瑄等疏草密報燕府之按察司吏李友直。為布政司參議。上書稱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
 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待命。書奏。議討燕。齊秦曰。明其為賊。敵
 乃可克。遂削燕王屬籍。以伐燕布告天下。時太祖功臣。存者已少。乃拜長興侯耿弼為大將軍。駙馬都
 尉李堅。都督常忠。為副將軍。帥諸將分道並進。時燕王既於七月初五日。癸酉。舉事。是夜攻奪九門。
 次日甲戌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張玉請先定薊州。免後顧憂。丙子。陷薊州。馬宣被禽。罵
 不絕口死。己卯。陷居庸關。榆真退棧來依宋忠。甲申。陷懷來。宋忠逾堙被執死。將校被俘不降死者百
 餘人。其力鬪陣歿者有都指揮彭聚孫秦。

宋忠傳。一時北平將士在忠部下者。忠告以家屬並為燕屠滅。盡努力復讐報國恩。燕王偵知之。紀事本末
 指稱有喜色。急令其家人張故旂幟為前鋒。呼父兄子弟相問勞。將士咸喜曰。我家固無恙。宋總兵欺我。遂無
 翻志。此北平將士。即忠前赴開平時。所謂燕府護衛精銳。隸麾下以弱燕者。家在北平。即不以誑語
 為此輩所輕。猶恐燕撫其家屬。以相招致。忠乃以意造言。欲却制其人為己用。宜燕王聞之而喜矣。齊
 黃以忠一軍壓燕之北。責任甚重。所謂燕之護衛。以朝命燕不敢違。祇可分燕之力。乃欲用以制燕之
 死命。又無他方略。徒以誑語冀欺之。是反助燕以倒戈內應之勢耳。齊黃命將如此。舉北平城守之文武

長官。不能勝一燕府。舉爲圖燕所布之軍將。不能牽綴北平之後。以待朝廷討伐之師。而是時軍事一任齊黃。其敗事已可見矣。諸城守將。降燕者固有之。然效死之士亦甚衆。有此士氣。奈不能用何。

燕王勝得地甚

蔚州既陷。遂化密雲繼降燕。餓來陷。永平又降。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討論周官法度。軍事皆取決於秦子澄。元年二月。更定官制。內外大小諸司及綴細階。悉仿周禮更定。二耿炳文師出。帝誠將士。毋使有殺叔父名。八月壬戌。及燕兵戰於滹沱河北。敗績。帝再擇將。子澄薦李景隆可大任。遂以景隆代炳文。賜斧鉞俾專征伐。召炳文回。炳文老將。張玉規之曰。軍無紀律。無能爲。代以景隆。燕王聞之曰。李九江舊

朝命與楊文耿。帥遼東之師圍永平。王救永平。且撤蘆溝橋之防。以誘景隆來攻北平。既解永平之圍。又直趨大甯。劫廢王與其妃妾世子皆南下。收其所屬精銳。尤以梁顏三衛勇善騎射。且不知中國順逆名分。惟爲利所驅。敢與朝廷軍士死鬥。既免北平之後顧。又盡收戰士助逆。暫委北平由道衍等輔世子守

堅城。以綴景隆。建大甯師還。與守兵夾擊。大敗景隆。

翟能傳。燕師起。從李景隆北征。攻北平。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攻張掖門。垂克。景隆忌之。令侯大軍同進。於是燕人夜汲沃城。方大塞。元年十月。冰凝不可登。景隆卒致大敗。此景隆罪狀之一

景隆道還德州。燕王出兵揚言攻大同。誘景隆赴救。圍蔚州。指揮王忠李遠降燕。進攻大同。俟景隆已出

燕王救才

名分。惟爲利所驅。敢與朝廷軍士死鬥。既免北平之後顧。又盡收戰士助逆。暫委北平由道衍等輔世子守堅城。以綴景隆。建大甯師還。與守兵夾擊。大敗景隆。

翟能傳。燕師起。從李景隆北征。攻北平。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攻張掖門。垂克。景隆忌之。令侯大軍同進。於是燕人夜汲沃城。方大塞。元年十月。冰凝不可登。景隆卒致大敗。此景隆罪狀之一

景隆道還德州。燕王出兵揚言攻大同。誘景隆赴救。圍蔚州。指揮王忠李遠降燕。進攻大同。俟景隆已出

李景隆之敗

紫荆關。即由居庸入邊。南軍不耐寒。凍餒死者甚衆。墮指者十二三。棄鎧仗於道。不可勝記。時已二年正月。四月。景隆復進兵。與燕戰於白溝河。平安、瞿能等力戰。斬燕將陳亨。亨故大甯降將。瞿能追燕王幾獲之。僅免。旋乘風反攻。殺翟能父子於陣。景隆軍又大敗。自德州奔濟南。燕軍遂入德州。收府庫。獲糧百餘萬。山東參政鐵鉉。脅餉赴景隆軍。會師潰。沿路收潰亡守濟南。景隆奔就之。燕師追及。景隆六十萬衆尙存十餘萬。燕師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燕師圍濟南。鐵鉉力捍禦不下。朝廷匿鉉爲山東布政使。而召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爲大將軍。帝赦景隆不誅。子澄痛哭爭請誅景隆。副都御史練子甯執而數之朝。以哭請。卒不問。旅復任用之。忌盛庸。且間於帝。不得盡其用。聖能傳附中牟楊本。從景隆討燕有功。景隆忌之。不以聞。尋刻

景隆裝師好國。遂以孤軍獨出。被爲繫北平獄。後殺。

盛庸代李景隆

王度傳。建文時。爲山東道監察御史。王師屢敗。度奏請募兵。小河之捷。奉命勞軍徐州。還。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燕王稱帝。坐方黨謫戍賀縣。又坐語不遜。族。度有智計。盛庸之代景隆。度密陳便宜。是以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用事。忌庸等功。譏間之。度亦見疏。論者以其用有未盡惜之。

燕王打法南

燕王圍濟南三月。不下。決水灌城。鉉約降。迎王入。及門。下鐵板。傷王馬首。未中。仍爲逸去。王怒以礮擊城。鉉背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鉉復募壯士突擊破燕。王乃撤圍還。盛庸乘勢復德州。

燕敗

燕再出師

兵勢大振。擢鉉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軍事。封庸歷城侯。九月。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十月。燕兵襲滄州。克之。循河而南。至東昌。遇庸與鉉等戰。大敗燕師。陣斬張玉。玉為燕將最悍。後所謂靖難第一功臣者也。燕王數危甚。諸將奉帝詔。莫敢加刃。王知之。每奔北。獨以一騎殿後。追者不敢追。是謂東昌之捷。燕軍再却還。三年二月。燕再出師。三月朔。次淖沱河。辛巳。與盛庸遇於夾河。陣斬燕將譚淵。及其指揮董中等。庸軍亦失都指揮莊得等驍將數人。

成祖本紀。三月辛巳。與盛庸遇於夾河。譚淵戰死。未能張武殊死鬥。庸軍少却。會日暮各歛兵入營。王以十餘騎逼庸營呼宿。及明起視。已在圍中。乃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以天子有詔。無使負殺叔父名。倉卒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此為史本紀明戰之事。各書皆言成祖遇敗。則特帝有詔不相害。往往獨身為殿以免。蓋非虛也。惠帝既崇叔父於交戰之時。何不先善全於削藩之始。以王師而卒敗於叛藩。其失機固非一端也。

燕王敗盛庸

帝崩

又載

是日戰互相勝負。東北風忽起。塵埃漲天。沙礫擊而。燕兵在北。乘風縱擊。庸大敗走德州。吳傑平安自真定引軍與庸會。聞敗引還。王誘與戰。復敗之。於是帝罷齊泰黃子澄。諷外以解說於燕。而實使之募兵。燕王亦上書。求并撤吳傑盛庸平安之衆。而後修兵就燕藩。方孝孺請且與報書往復。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稿北平。五月。燕師駐大名。盛庸吳傑平安等分兵扼燕餉道。燕王

魏王使李遠南
下焚糧。

再上書。帝欲罷庸等兵。孝孺阻之。乃囚燕使。王亦遣降將李遠帥輕騎南下。焚王師糧。薨德州饋餉。皆道徐沛。六月。遠令士卒易甲冑。雜南軍中。插柳枝於背為識。過濟甯毀城。而至沛縣。南軍之不覺。凡糧餉悉在盡焚之。軍資器械。俱燼。運軍散走。京師大震。德州遂缺糧。遠還。盛庸遣兵邀之。復為遠伏兵所敗。

中原千里。朝廷設官治理之地。燕師輕行其間。焚糧而返。如入無入之道。此明年燕王所以不轉戰於山東。直越境遂逼京師也。齊黃庸除。孝孺書生。帝仁柔非燕王比。此時而疎忽如此。復有李景隆輩作姦於內。帝於稍能戰之將不之信。號令有不能行。前所令攻襲北平之師。先後錯落。絕無期會。其敗宜也。

意帝之將
平安敗。

七月。平安自真定乘虛攻北平。燕世子固守告急。是時方孝孺以門人林嘉猷。嘗入燕邸。知高煦謀傾世子狀。言於上。為書與世子問之。高煦在軍中。已知朝廷有去書。於王前言世子反。王大怒。則世子已遣使送朝使及所致書至。未啓封也。王乃曰。幾殺吾子。王遣將劉江援北平。而盛庸又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掠保定下邑。駐易州水西寨。據寨以窺北平。燕王在大名。曰保定失則北平危。乃班師。九月。平安為劉江所敗。王圍水西寨。十日克之。乃還北平。十一日。遼東守將楊文始引兵圍永平。略薊州遷化諸郡縣。燕遣劉江往援。楊文敗走。是時王稱兵已三年。親冒矢石。為士卒先。常乘勝逐北。亦屢瀕

于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復爲朝廷守。三出三返。所據僅北平保定承平三郡而已。

以天下之全力。奉天子之命。討一叛藩。至是始以真定之兵自南入。太同之兵自西入。遼東之兵自東入。而期會參差。各被擊輒敗退。中樞無能主兵事者也。

會詔有司繫治中官奉使之不法者。先後奔燕。具言京師可取狀。王乃慨然思臨江一決。不復返顧。道衍力贊之。明年正月。乃直爲批亢搥虛之計。

朝廷宦官逃入燕軍。

宦官傳。「建文帝嗣位。御內官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及燕師逼江北。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據此則宦官入燕軍。乃燕師臨江時事。本紀則在三年之冬。以理度之。當從宦官傳。此時非內臣漏虛實時也。朝廷虛實。燕自知之。六月已遣李遠直下徐沛焚糧。中原無備。固已大著。以後

舉動之散漫。豈能逃燕王之目。建文之政。若不輕弄兵。或能用將之賢者。其舉動無不優於列帝。馭宦官嚴而爲宦官洩其虛實。豈足咎其嚴馭。正惟守備虛而不實。足啓戎心。宦官不洩。燕豈無偵探乎。

又敗平安之鐵鉞。金帛平安。天各求和。燕王不聽。

四年正月。燕王由館陶渡河。徇徐州。平安軍來躡。擊敗之。又敗鐵鉞軍。四月再與平安戰。先敗後勝。遂禽平安。置淮安不顧。直趨揚州。天子遣慶成郡主至軍中。許割地以和。不聽。六月。江防都督陳瑛以舟師叛附於燕。遂自瓜州渡。盛庸以海艘迎戰敗績。既下鎮江。遂次龍潭。天子復遣大臣議割地。諸王繼

求和。不聽。

至。皆不聽。至金川門。谷王穗、景隆等開門迎降。都城遂陷。下令大索齊泰廣子、澄、方、孝孺等五十餘人。

李景隆降燕。都城陷。明 清 史

Capital seized.

post on brand

明 清 忠孝帝之父

降位為原名 一三二

燕王即位為成祖。五年號為永樂。後舊制。

勝其姓名曰奸臣。己巳。即皇帝位。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園。仍稱懿文太子。大誅奸黨。夷其族。詔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明年為永樂元年。建文中更改成法。一復舊制。

第三節 靖難後殺戮之慘

成祖

成祖即位。殺戮為建文報讐。非討而誅之不可也。故使事定之後。即既然大赦。許諸忠為能報國。悉不與究。未必有大患也。即不能然。殺其人亦可成其志。而實則杜諸忠之或有號召。猶之可也。誅其族屬。并及童幼。已難言矣。又辱其妻女。給配教坊。洗衣局。象奴。及習匠。功臣家。此於彼之帝位。有何損益。又其所戮諸人。若方孝孺之徧戮其朋友門生。謂之十族。其九族以內之親。則皆盡矣。又若景清之既磔既族。又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皆人類所不忍見聞者。因欲縱其暴。故用姦佞。以為人所不忍為。斬刈既盡。又誅其人。今舉以上數事於左。欲考其詳。有明史列傳一四一至一四三共三卷。並其旁見各傳。如廖

殺方孝孺

方孝孺傳。六月乙丑。金川門啓。燕兵入。自焚。是日。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聞之。至是欲使草詔。召

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

十族為何？

↓十族之說。本傳不載。史館諸人。務為成祖開脫。朱彝尊且以尙書九族。孔安國及馬鄭。解為自高祖下

至玄孫。不及異姓。輕於秦法之三族。謂十族之說非實。明通鑑考異云。三編質實引遜國臣傳云。孝孺投筆哭罵。上怒斥曰。汝焉能避死。朕當滅汝十族。後繫獄。籍其宗支。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鄭原吉等。示且脅之。執不從。上怒甚。乃收朋友門生廖鏞等為十族。誅之。然後詔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人。外親之外親族。盡數抄沒。發充軍坐死者復千餘人。臣林外紀云。成祖曰。吾固能族人。孝孺曰。族至三。亦矣。成祖曰。吾能四。乃大收其朋友門生。凡刑七日。紀事本末云。文皇大聲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舊史例議。以廖鏞等逮論。在孝孺死後。朱彝尊以孔安國及馬

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願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云云時年四十六。其門人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其弟銘。檢遺骸葬

聚寶門外山上。廖永忠傳。劉銘收葬甫畢。亦見收論死。孝孺有兄孝聞。力學篤行。先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就

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仁宗即位。諭禮部。建文諸臣

已蒙顯戮。家屬籍在官者。悉宥為民。還其田土。其外親戍邊者。留一人戍所。餘放還。萬曆十三年三

月。釋坐孝孺誦戍者後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凡千三百餘人。而孝孺絕無後。

九族之說

鄉解九族。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不及異姓。則反輕於秦之三族。謂十族之說非實。按夏侯歐陽解。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馬鄭見與釋文。孔即偽成祖並非經生。一時激怒。不同謹禮。何傳。夏侯歐陽見疏所引。

同方孝儒死者有 87 人。

暇辨九族之當從何家言乎。且成祖誅夷之慘。一時坐黨禍死者。據朱彝尊明詩綜詩話言。長陵靖難。受禍者莫慘於正學先生。坐方黨死者相傳八百七十三人。其次黃太常。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二百八十人。若胡大理之死。胡郡志稱其族棄市者二百十七人。坐累死者數千人。茅大芳妻斃於獄。有與狗吃之旨。載奉天刑賞錄云云。然則當日或加三爲四。或加九爲十。傳聞異詞不足辨。而一時門生朋友。

濫及無辜。則亦不能爲之諱也。

景清被藏刀入朝欲殺成祖。被捕。誅之。

景清傳。建文初。爲北平參議。燕王與語。言論明晰。大稱賞。再遷御史大夫。燕師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素預密謀。且約孝孺等同殉國。至是詣闕自歸。成祖命仍其官。委蛇班行者久之。一日早朝。清衣緋懷刃入。先是日者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成祖故疑清。及朝。清獨著緋。命搜之。得所藏刀。詰責。清奮起曰。欲爲故主報讎耳。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古云罪不及孥。成祖讎一人。乃抄筭及其鄉里。此亦與籍高翔之產。既分給他人。而又加其產之稅。曰令世世罵翔。其意相同。殆欲景清之鄉里皆懷清耶。高翔傳。建文時戮力兵事。成祖聞其名。與閩同召。初閩。亦與齊黃舉晝夜謀事。京師陷。召閩不屈。與子做處戍邊。四歲女郡奴。入功。欲用之。翔喪服入。臣家。稍長監大寢。日以惡灰汚面。洪熙初。赦還鄉。貧甚誓不嫁。見者皆遺以錢帛。曰此忠臣女也。

見。語不遜，族之。發其先塚。親黨悉成邊。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翊也。

姦臣陳瑛傳。爲山東按察使。建文元年。調北平。僉事湯宗告瑛受燕王金錢。通密謀。逮謫廣西。燕王稱帝。召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天性殘忍。受帝寵任。益務深刻。專以搯擊爲能。甫莅事。即言陛下應天順人。萬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順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黃觀。少卿廖昇。修撰王叔英。紀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縣顏伯璋等。其心與叛逆無異。請追戮之。帝曰。朕誅奸臣。不過齊黃鈔輩。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有而用之。況汝所言。有不預此數者。勿問。後瑛聞方孝孺等獄詞。遂箚觀叔英等家。給配其妻女。或屬外親。莫不連染。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爲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又云。帝以冀得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風旨。傾誣排陷者無算。一時臣工多效其所爲。如紀綱、馬麟、丁珏，秦政學，趙緯，李芳，皆以傾險聞。

瑛傳歸惡於瑛。若言成祖猶不欲若是。而瑛迫而爲之者。此亦過則歸臣之意。若非帝之本指。瑛何所利而若是。再證以佞倖紀綱傳。綱以典詔獄。值瑛滅建文朝忠臣數十族。覘帝旨而深文誣詆。帝以爲忠。親之若肺腑。至無所不爲。卒以謀不軌乃磔於市。蓋其先縱之爲暴。不如此不快。亦可知矣。

仁宗本紀。「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是年七月辛卯。成祖崩。八月丁巳。仁宗卽皇帝位。朔。詔禮部。建文諸臣家屬。在教坊司。

錦衣衛。洗衣局。及習匠。功臣家爲奴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言事譎成者亦如之。諸忠臣傳中。多不詳言其家屬之給配。而諸書則臆列之。正史於本紀見此詔。可知其事甚確。夫諸忠既戮。而必辱其妻女。使人教坊。及嫁最賤之人。使失其身。又非嚴刑峻法之所及矣。

第四節 靖難以後明運之隆替

此當分對外對內兩方觀之。又仁宣兩朝。蒙業而治。爲明代極盛之時。承成祖之所得而其功未墜。沿成祖之所失而其弊亦未形。即併入此一節敘述之。

(一)對外。成祖以馬上得天下。既篡大位。遂移其武力以事國外。一定安南。五征漠北。安南尙係命將行師。漠北則皆親歷行陣。假使建文承襲祖業。必不能有此武功。此明一代之侈言國威者。無不歸功於永樂之世也。今攝其要略敘於左。

成祖武功：
克安南。

安南自古本中國地。古稱交阯。山海經有交脛國。其時不過謂南方有此人種。非有封建而使之立一國也。南荒不入版圖之地而已。至秦統一中國。徧設郡縣。安南遂爲秦之象郡。漢初爲南越趙佗所屬。武帝平南越。置交阯九真日南九真三郡。唐爲安南都護府。屬嶺南道。始有安南之名。然已爲羈縻地。與腹內郡縣有別。歷五代至宋。皆爲七酋世有。而臣服於中國。宋初封爲交趾郡王。待遇更高。南宋孝宗時封安南國王。蓋爲稱國之始。歷元至明。洪武元年。以開國遣使宣諭。二年來貢請封。時安南王爲陳氏

。名日燿。明往封之使至。日燿已卒。當嗣者再奏請封。既而國中竄弒相尋。數傳之後。至建文元年。其國相黎季犛弒數主。卒取陳氏而代之。并稱帝改元。永樂元年。奉表稱己爲陳氏之甥。國人樂推。擁理國事。明就封之。而其舊臣裴伯耆。來奏季犛父子弒逆。并由老摠官獄司送其前王裔陳天平至。四年。命送天平歸國。季犛迎候於境上。誘至險隘處地名芹站。襲殺天平。并明送使薛嵩。護送之軍將黃中等敗還。乃大發兵討之。總兵官征夷將軍朱能道卒。即命副將軍張輔代之。大破黎氏。盡擒其父子。時在五年五月。既克安南。訪陳氏後。國人言己爲黎賊殺盡。乃夷爲郡縣。設都布按三司。分全國爲十五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濱州。又安。順化。分轄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縣。又直隸州五。曰太原。宣化。嘉興。歸化。廣威。分轄二十九縣。要害之地。咸設衛所。府與直隸州之名。各書互有出入。蓋初設以後。互有升降。所據先後不同。此從明史安南傳。得地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象馬牛米粟船艘軍器各巨萬。六月癸卯。命張輔訪交趾人才。禮遣赴京。除黎氏一切苛政。放免刑人。居官者仍舊。與新除者參治。又詔訪山林隱逸。明經博學。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下及書算兵法。技藝術數。悉以禮敦送。至京錄用。先後奏舉九千餘人。既設布按二司。又命行部尚書黃福並掌布按二司事。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四百七十二。逾年。安南復有反者。人思陳氏。頗相煽動。黃福請益兵。黔國公亦晁往。

敗績。再命張輔往。誅叛首簡定。輔在安南自永樂六年至八年。召還。餘賊未平。留沐晟鎮之。安南陳季擴仍與官軍累戰。互有勝負。朝廷招降季擴等。各授以文武官職。不赴任。掠如故。九年正月。命張輔再出師。迭破賊。直至十二年八月。陳季擴伏誅。安南始平。輔留鎮安南。以前轉餉久在安南之大理寺卿陳洽。加兵部尚書。贊理軍務。輔三擒僞王。福有威惠。交人懷之。十五年冬。輔召還。十六年。黎利復反。時代輔鎮安南者爲李彬。而以中官馬麒監其軍。責賁物於安南。安南人苦之。叛者四起。以黎利爲最劇。麒又掣官吏辦賊之附。頗有良吏遇害者。麒又誣黃福有異志。成祖雖不以罪福。而以久勞召福還。代以陳洽。洪熙宣德間。官軍累失利。將帥不睦。各擁兵自衛。洽爭之不得。宣德元年十一月。官軍大敗。洽奮馬突陣死。宣宗先嘗議棄安南。仍使自爲一國。廷臣或贊或否。至是復議之。乃使黃福訪求陳氏後。黎利復連敗官軍。又遣人奉表稱陳氏有後名嵩。乞加封。上問羣臣。張輔以爲不可許。塞義夏原吉亦言不宜驟成功。而楊士奇楊榮主罷兵息民。遂復安南國。

克元之故人。

元帝於洪武三年。歿於應昌。明史書崩。諡之曰順帝。其實元尙以帝制自居。國中自有諡號。明修元史不載。清修明史亦未補著耳。日下舊聞考據朝鮮史。稱元帝北奔後。謂之北元。其有大事。亦頒詔高麗。時尙未改稱朝鮮。順帝之諡曰惠宗。其子愛猷識里達臘嗣。改元宣光。是年克應昌。元嗣主遁歸和林。獲其子買的里八剌。封爲崇禮侯以招元嗣主。時王保保方擁衆謀恢復。招之不得。數用兵亦不能深入。北兵亦

屢未攻。七年秋。太祖以嗣主未有子。遣崇禮北歸以諭之。亦無效。十一年嗣主卒。國人證曰昭宗。賈的里八刺改名脫古思帖木兒嗣立。

永樂六年。成祖以成祖以爲蒙古可汗本雅失里。有云。高皇帝于元氏子孫。加意撫恤。來歸者。輒令北還。如遺脫古思帖木兒爲可汗。此南北人所共知也。云云。故知爲賈的里八刺。

改元天元。仍時擾塞上。二十年克海西。納哈出降。二十一年。北伐。開脫古思在近塞捕魚兒海。即

即歷昌。

襲之。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官屬甚衆。脫古思僭長子天保奴遁還和林。未至爲其下也速迭兒所弑。并

殺天保奴。此後諡號遂不傳於世。又五傳皆被弑。但知最後之世。名坤帖木兒。爲部人鬼力赤所篡。乃

去帝號稱可汗。去國號稱韃靼。至永樂六年。韃靼知院阿魯台。以鬼力赤非元裔。殺之。通元後本雅

失里。立爲可汗。成祖諡本雅失里書。自元運既訖。順帝後。成祖以書諭令降。不從。七年復遣使往。被殺。凡六傳。至坤帖木兒。未開一人善終者。

乃命洪國公邱福等征之。大敗。五將軍皆沒。明年。帝親征。時本雅失里與阿魯台。君臣已各自爲部。

連戰均敗之。師還。阿魯台遂來貢。越二年。本雅失里爲瓦剌蒙古別部在河套者。馬哈木所殺。立答里巴爲汗。

阿魯台請內附。乞爲故主復仇。帝封阿魯台爲和甯王。十二年。帝征瓦剌。大敗其衆。馬哈木遁。自是

阿魯台去瓦剌之遠。數年生聚。畜牧蕃盛。漸驕蹇時來窺塞。二十年春。大入興和。即張家詔親征。

阿魯台遁。焚其輜重。收其牲畜而還。歸途并討兀良哈。以其助逆。捕斬甚衆。兀良哈降。明年。復親

征阿魯台。出塞後聞阿魯台爲瓦剌所敗。部落潰散。遂班師。明年二十二年。阿魯台犯大同開平。復議

親征。四月發京師。阿魯台遁。深入不見敵。窮搜無所得。各軍以糧不繼引還。是爲五度陰山矣。六月

甲子班師。七月辛卯。崩于榆木川。其後。宣宗宣德三年。復親征兀良哈。斬獲凱旋。至英宗正統十四年。王振復挾帝親征瓦剌也失。遂有土木之變。

成祖对于五王
(即女見弟以大
祖所封者)

成祖勞於軍旅如此。然明之邊患。太祖之防邊深意。則由成祖壞之。當時惟以元後爲大敵。視東北諸部蔑如也。最大之失。因欲篡奪。而懼國內之軍不盡爲用。既劫帝王。乃起大寧所屬兀良哈三衛夷。餌之以利。使爲己盡力。遂轉戰得大位。即棄大寧以界三衛。而開平與和勢孤。久之俱不能不棄。太祖時分封諸子。使以全力開闢東北者。凡有六王。燕王在北平。谷王在宣府。寧王在大寧。遼王在廣寧。韓王在開原。瀋王在瀋陽。成祖以燕瀋起兵。以後惟恐強瀋在邊。兵力難制。盡徙五王於內地。以北平爲京師而已壞之。韓瀋本尙未之國。韓改平涼。瀋改潞州。甯爲靖難兵所劫而南。遼谷皆以燕叛自歸京師。谷王後以開金川門納燕師。成祖德之。遼王則以爲貳己。待遇頗有厚薄。但各徙封。遼由建文時已徙荊州。遂仍之。谷改長沙。寧改南昌。東北無防。邊境內縮。宣府大同亦失勢。乃欲盡力招降女直。多設衛所。冀與兀良哈三衛并爲一區。而別設奴兒干都司以控制之。又用中官亦失哈主其事。亦失哈之勞師遠出。明史又以其爲經略女直。爲情事所諱言。遂不見於史。至情未由。吉林將軍委員探黑龍江北路。乃於伯力之永寧寺。發現亦失哈兩次碑記。頗載覓盡奴兒干都司之事。日本人以爲大好史實。證明明代東北疆域之廣。絕非如清世紀載所云。並疑亦失哈尙是元之內監。頗修其功績。其實不然。亦失哈蓋海西女直人。成祖用以招致女

直。遂歷次帥師以往。直至宣德正統年間。爲老於東事之人。遂久爲遼東鎮守太監。土木變時。尙鎮遼東。其設都司之事。久已無成。兵出海西。頗爲女直所襲殺。宣德之末。乃決罷其遠征。於開原之三萬衛。寄一奴兒干都司空名。久之名實皆去。兀良哈永爲異域。東北無重鎮。建州既強。遂移明祚。亦失哈事蹟。略見於宦官王振傳中。英宗北狩以後。女直蠢動。亦失哈共同類。朝廷慮其爲變。乃召還京。距元亡已八十餘年。亦失哈尙以遼東鎮守太監被召。其所以屢至極邊者。自是明廷之威力。所以無成。正緣宦官無遠識。明列帝不能用賢將帥圖此事。其時總遼東兵者。巫凱曹義。相繼數十年。尙爲名將。而開邊之事。偏任宦官。遂終罷棄進取之策。日本人疑爲元代宦者。及震其遠略。皆以意度之之說。明實錄可考其詳。即明史亦尙有王振傳可據也。安南之事。亦敗於中官馬騏之監軍。奄人典兵之禍。皆成祖所以詔後嗣者矣。

太祖而立三史治
經三朝未改。
太祖時重賞重罰。
花官不賢。未問。
親民如此。天下平安。
項之吏。略已見前。永樂以降。所用公卿。其歷外任時。率多循良之績。其事以愛民勤政著者。若周漸
者矣。

○(二)對內。成祖之不察明業。在能遵太祖整飭吏治之意。自永樂以來。歷洪熙宣德三朝。皆未之改。故能團結民心。後世雖有禍敗。根本不遽搖撼。當太祖時。重賞重罰。一開守冷有不賢。立予逮問。至則察其實。若以守官被謗。立予陞擢。反蹟顯秩。故親民之官。不患公道之不彰。不以權貴爲憚。天下多強

等一傳二十餘人。皆有異政。此尙不在循吏傳中。蓋又爲循良之特殊者。至循吏一傳。有目者三十人。附

傳者至多。吳履傳附二十五人。高斗南傳附十三人。以上皆太祖時。史誠祖傳附四人。謝子襄傳附二人。貝彘彝傳附五人。以上皆永樂時。李信圭傳附二十人。皆洪熙宣德至正統時。皆秩滿以民意奏留者。此類官亦有作偽。宣宗時發覺兩人。罪之。自後部民奏留。必下所司覈實。李驥傳附五人。歷洪永洪宣時。同以宣德五年爲奉特赦之郡守。趙豫傳附七人。歷永樂至正統時。范希正傳附七人。皆宣德正統時。蓋全傳百二十人。宣德以前六十餘年間得百人以上。正統至嘉靖百三十餘年間。得十餘人。隆萬五十餘年間僅兩人。天崇兩朝則無一人。吏治之日降可知矣。宣德以前。尙多不入循吏傳之循吏。正統以後。公卿有吏績者亦極少。嘉靖以後。則更不足言。正統初。三楊當國。多循宣德之舊政。故其以前之待賢長吏。直以國脈民生相倚任。選擇郡守。由廷臣公舉。賜特勅遣行。後世之任命督撫。無此隆重也。治有善狀。秩滿九年。陞秩加俸。而使再任。久者任一地至三十餘年。其聯一任至十八年。聯兩任至二十七年者尤多。尤奇者。永樂中。高斗南知雲南新興州。衰老乞歸。薦子吏科給事中恂自代。成祖許之。知州得舉後任。且即其子。子又已爲諫官。不必得知州。而薦之竟尙帝允。盛世士大夫之風。豈後人所能想見。久任責成。政治一定之軌。世愈衰而愈不可見。以賄用人者。利其數易以取盈。以請託用人者。不得不數易以應當道。情賄所用之人。原不足使之久任。但不久任亦不過使虎狼更迭爲暴。此監司方面之責。實朝廷之意。爲之也。大僚不能慎選有司。而使之久任以成化。在明初有道之主。固有以處之矣。萬曆間亦有愛民之官。

神即位。厥後於官之助。遂信任之。此然內政之敗壞。其弊亦自成祖而起。蓋篡弑之爲大惡。欲濟其惡。必有倒行逆施之事。靖難兵起。久而無明朝信用宦官之始成。因建文馭宦官極嚴。而叛而私以虛實報燕。遂敢於不顧中原。直趨京邑。篡弑既成。挾太祖之餘烈以

號召天下。莫敢不服。以此德奄。一意重用。盡壞太祖成憲。不認稅之歛民。往往挺身與閹人相抗。爲民請命。閹以撓備撓稅入告。無不朝請夕逮。一繫獄至數十年。宰相臺諫。論諫之章數十上。永不予報。至其爲奄所迫。未入獄而已發憤自盡者禁樂也。此其人不得以善政入循吏傳。乃反見於諸兇奄陳增梁永高淮陳奉等傳中。令讀史毛戴髮豎。歎息痛恨而已。視洪永洪貴之朝。如在天上。此成祖內政之美。而家法貽之數朝者也。

祖元年派才與宦官對進四羅。

明史宦官傳序。建文帝嗣位。御內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及燕師逼江北。內臣多逃入其軍。滿朝廷虛實。文皇以爲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永樂元年。內官監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三年。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八年。都督譚青營。有內官王安等。又命馬靖鎮甘肅。馬麒鎮交趾。十八年。置東廠刺事。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初。太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後宣宗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爲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數傳之後。勢成積重。始於王振。卒於魏忠賢。考其禍敗。其去漢唐幾何哉。

此爲宦官之始。

明 清 史

什五而中分之。網又多蓄亡命。造刀甲弓弩萬計。端午帝射柳。網屬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譟。以覘衆意。瑛如其言。無敢射者。網喜曰。是無能難我矣。遂謀不軌。十四年七月。內侍營網者發其罪。命給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狀。即日磔網於市。家屬無少長皆戍邊。列狀頒示天下。

成祖不過以己由篡得國。將以威脅天下。遂假小人以非常之威。其不法爲後來錦衣衛官。尙有不逮。而詔獄既設。遂以意殺人。不由法司問擬。法律爲虛設。此皆成祖之作俑也。

第五節 靖難兩疑案之論定

燕王入都解。宮中成祖入金川門。建文宮中火起。永樂間修實錄。以爲帝已焚死。明代無人信之。所傳建文行遁之書。不知火起。帝不知死。凡幾。而清修明史時。史館中忽以建文焚死爲定論。王鴻緒史稿創此說。而史本紀較作疑辭。若當時館中分兩派。主修建文後紀者爲邵遠平。多數不謂然。乃以其稿私印行世。用錢謙益李清之說。駁正致身錄之僞作。乃朱彝尊。世以爲主建文焚死者爲彝尊。其實彝尊特糾致身錄之僞。其撰建文本紀。獨加以疑辭。不與史稿同意。今姑置明代野史所言不論。就即史及明實錄等文證之。

史建文紀。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屍於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此紀據曝書亭集。彝尊自言爲所撰之稿。當火起至火中出帝屍。乃一瞬間事。既出帝與后之屍矣。明明已

知其所終。何以又云不知所終。且反先言不知所終。而後言出屍於火乎。是明明謂帝已不知所終。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屍在也。其所以作此狡猾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無野竄幸存之理。爲絕天下繫望崇禎太子之計。即太子復出。亦執定其爲僞託。以處光棍之法處之也。此秉筆者之不得已也。

至進史稿之王鴻緒。則不作疑詞。且全書之首。冠以史例議一冊。專論建文必已焚死者居其半。非但證其焚死。且若深有愆於建文。論其遜國之名。亦爲有忝。虐殺宗藩。自遭衆棄。勢窮力竭。而後一死了之。何足言遜。鴻緒之意。力尊燕王而已。不知遜國之說。燕王所樂稱。若不言遜國。則將謂帝本不遜而由燕王篡取之乎。抑竟能謂帝以罪伏誅乎。故鴻緒希時旨太過。轉成紕繆。乃錢氏大听。作萬斯同傳。竟采此論入萬先生傳。謂先生之論如是。而後建文不出亡之論乃定。此錢氏誤以史稿出萬氏手。而以史例議爲萬氏所著也。其實史稿亦經鴻緒以意竄定。並非萬氏原文。鴻緒進史稿時。亦未言及萬氏。但直認爲己之所作。至史例議中有云。康熙五十九年。歲在庚子。亡友朱竹垞仲孫稼翁。携竹垞文稿見貽云云。此語豈萬氏所出。而可認史例議爲萬氏之說耶。此錢氏之疏也。故謂建文本紀爲斷定焚死。已非真相也。

史姚廣孝傳。十六年三月入覲。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慶壽寺。車駕臨視者再。語甚懼。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繫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爲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等。徧物色建文帝。久之不

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一如果成祖已得帝屍。何必繫溥洽以求其蹤跡。若謂溥洽造爲其說。則應以妖言罪伏誅。何必假他事以久繫之。至十六年而不決。清史館中。所倚仗言致身錄爲僞書者。乃錢謙益。而謙益則言帝出亡。爲帝削髮者即溥洽。此當別有據。清修明史時。已不免渾言之矣。茲錄錢氏謙益有學集文如左。

有學集建文年譜序。有云。文皇帝之心事。與讓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揚萬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滅於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竊有猶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午以還。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國難方新。遺種未殄。必翦滅此。而後即安。張天綱以籠之。頓八紘以掩之。捕活。遁將何所。以文皇帝之神聖。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於黔而夕於楚也。胡濙之訪張邈遯。捨人而求諸仙。迂其詞以寬之也。鄭和之下西洋。捨近而求諸遠。廣其途以安之也。藥燈之詛祝。荆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黃。以祭國榻前一語。改參葬而典僧錄。其釋然於溥洽。昭於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終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與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處華夏。服事其聖子神孫。尚論其心事。則懵如也。日月常鮮。瓊瑛如積。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昧終古。此則可爲痛哭者也。何言乎讓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師。禍深喋血。讓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憑仗祖德。依倚民懷。散亡可以收合。蠻夷可以煽動。衛世子之焚

。衛太子之詣闕。誰能來之。讓皇帝明知天命之不可干也。明知太位之不可再也。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傾動也。以神州赤縣為孤竹之封。以休髮壞衣為採桑之遁。奄邈遐荒。自此退耕於野。頭陀乞食。豈曰餬口四方。由是而內治外攘。隴沙鞅漠。高皇帝之基業安。祖宗之統緒安。三百年之天地人鬼罔不大安。寤非讓皇帝之所詒乎。讓皇帝之至德。媿諸泰伯。其難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言。言之不盡矣。

潞

以下官世傳諸錄之作偽非實。而作世文年譜之祖士話。亦不過辨此諸錄。欲得三百年未死之人。心。非爭竹帛之名等語。文案不具錄。蓋世文之出亡為真。而諸錄則偽。誰益之分辨瞭然也。

史胡濙傳。永樂元年。遷戶科給事中。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領御製諸書。并訪仙張邈還。徧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安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鄉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一宦官鄭和傳亦載此事。夫果成祖已確認火中之有帝屍。何以海內海外。分途遍訪。歷二十餘年。然後得一確息而釋疑乎。濙來見時。已寢而起。急不能待明日。四鼓乃出。奏對甚久。則必有建文確蹤。並其無意於復國之真意。有以大自於成祖。而後不復蹤跡。明年成祖亦崩。此皆史文之明在者。可以無疑也。

近日故宮發見乾隆四十二年重修明史本紀刻本。以前但於乾隆朝東華錄中。見四十二年五月丁丑諭旨。一

所有明史本紀。並着英廉，程景伊，梁國治，和坤，劉墉等。將原本逐一攷覈添修。並承見添修之本。豈料宮中竟有其書。建文紀未云。一棟遣中使出后屍於火。詭云帝屍。越八月壬申。用學士王景言。備禮葬之。是正史早已改定。特未明詔頒行。改正原刻之殿本。今始傳世耳。然又因以發見四庫本之明本紀。早用添修本。緣四庫係寫本。當時刻本未成。遂未行世。四庫本人不易見。即有能讀中秘書者。亦留心於外間所無之書。無人料明史之有異同。遂疑誤至今。以為官修正史。於明建文竟定為焚死。其實四庫定本早已改定。蓋至乾隆時朱三太子案相隔已遠。無庸避忌。乾隆初告成之明史。尙是康熙間所修。故有此曲筆耳。此已論定疑案之一也。太祖在

建文太子同母。

建文太子。以長子得立。既死則應立嫡孫。故建文之嗣。為一定之理。燕王既

已為嫡長。倫序無以易之矣。此事當見於太祖實錄中。預將諸王之生。明著其母。故永樂中將建文所修太祖實錄。改修兩次。即係闖入此等文字。後修永樂實錄。則直云。僞皇后生五子。長懿文太子。次燕王。次晉恭王。次周定王。明史稿例議云。玉牒諸書並同。當明時。諸家頗有異議。但為實

錄玉牒所歷。通人多不敢置信。至修明史時亦仍之。成祖本紀云。母孝慈高皇后。與興宗孝康皇帝。即懿文太子。同。然於列傳乃漏出兩證。證成祖之非嫡出。

成祖本紀云成祖。為高皇后所生。豈真皇帝之位。豈有得國之道。惟在列傳中而說。成祖非嫡去。

明 清 史

即成祖

太祖實錄
成祖本紀
高皇后

非馮氏子

明 清 史 同母之弟

周王之母為誰？ 一四〇

注力子澄係曰庶祖非
與懿文太子同母。

黃子澄傳。「子澄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弱燕羽翼也。」此可證明燕王自與周王同母。並不與懿文太子同母。周王祇為燕王之羽翼。於建文帝較疎也。

周王之母非皇太后。

又太祖成穆孫貴妃傳。位衆妃上。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無子。命周王權行慈母服三年。東宮諸王皆期。敕儒臣作孝慈錄。庶子為生母服三年。衆子為庶母期。自妃始。此事證明周王本是庶子。故可認他庶母為慈母。而為之服三年。周王既與燕王同母。即燕王亦庶出也。

周王與庶子母
庶子也。

潘樞國史攷異云。「南京太常寺志所載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右一位碩妃。生成祖文皇帝。」潘氏引此志。尙未親見神主。故史例議又力闢其妄。清末乃有李愔之三垣筆記刊版。蓋以前謂為禁書。祇有李氏子孫所藏鈔本。後禁網漸弛。然仍刪節印行。至近年則更有足本出矣。三垣筆記中言北都破後。弘光復都南京。乃發舊太廟。殯妃神主具在。均如南太常志所云。由此始悟明北京太廟。一帝止有一后。繼后及列尊生母皆不配享。殆即成祖遷都定此制。以便抹殺生母。不留痕跡。夫因欲胃應嗣之名。而至沒其所生之母。皆成祖之貪位而忍心害理者。以前為疑案。明史中紀傳自相矛盾。自三垣筆記出而証明南太常志之文。此已論定疑案之二也。

以下為後

第六節 仁宣兩朝大事略述

明之仁宣。論者比之周有成康。漢有文景。為嗣主守文。太平極盛之世。兩朝之治。可併計作一時代。

嫡子 庶子

成祖時仁宗
勅守世子。

即燕世子高燾也

成祖立三子為儲

一仁宗掌國。不足一年。(二)仁宗之得位。頗賴宣宗。仁之善政。皆宣所能法。仁宗於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丁巳十五日即位。改明年為洪熙元年。即於元年五月辛巳十二崩。仁宗於太祖洪武二十八年。冊為燕世子。成祖舉兵。世子守北平。拒李景隆五十萬來攻之衆。使成祖得於其間。襲大寧。劫寧王。挾三衛之衆。以成靖難之武力。然其弟高煦高燾。俱慧黠有寵於成祖。高煦尤從軍有功。白溝東昌之戰。危急時高煦皆預其事。建文四年。燕兵已至江上。復為盛庸所敗。成祖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北騎至。成祖撫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於是煦殊死戰。庸軍小却。而陳瑄以舟師降。遂渡江。叛逆之人。父子間亦以權位為市。高煦之蓄意奪嫡。成祖實誘導之。篡國既成。議建儲。洪國公邱福。駙馬王甯等。時時稱高煦功高。成祖以世子為太祖所立。高煦又多過失。不果。永樂二年。卒立仁宗為太子。

史解縉傳。儲位未定。邱福言漢王功高。立太子時並封高煦為漢王。縉宜立。帝密問縉。縉稱皇太子仁孝。俸蓋大臣之辭。非邱總語。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宣宗也。帝頷之。太子遂定。

仁宗之立。即由宣宗之不凡。為成祖所深屬望。故得立。而解縉則以是為高煦所譖。屢貶竄而不得保。身為紀綱所殺。家屬且籍沒徙邊矣。

宣宗

宣宗生之前夕。成祖夢太祖授以大圭。宣宗性於建曰傳之子孫。永世其昌。既彌月。成祖見之曰。兒英氣溢面。符吾夢矣。既立太子。高煦與弟高燾。日夜伺隙譏構。始建文時。方孝孺以書抵北平問世子。宣寺黃

高煦與高燾
與太子不和明

清 史

設法以推之。惟不成功。

高煦欲害太子

明

清

史

一四二

儼為高燧黨。譖報成祖。世子與朝廷通。成祖大怒。而世子不啓。遣使馳上軍中。成祖發書乃歎曰。幾殺吾子。九年。又立宣宗為太孫。北征時。太子輒監國。

表示宣宗与
仁宗甚和。

高煦傳。成祖嘗命同仁宗調孝陵。仁宗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蹉跌。後人知警。時宣宗為皇太孫。在後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失色。

十年。北征還。以太子遣使後期。且書奏失辭。悉徵宮僚黃淮等下獄。仁宗紀叙此事在十年。紀事本末作十二年。證之黃淮楊士奇等傳。皆作十二年。仁宗紀誤也。今故宮所刊重修明本紀。仍未改正。成祖紀明之書十二年閏月閏九甲辰。以太子遣使迎駕緩。徵侍讀黃淮。侍講楊士奇。正字金問。及洗馬楊溥內善下獄。未幾。釋士奇復職。黃淮傳。淮及楊溥金問。皆坐繫十年。仁宗即位復官。

高煦

十五年。高煦以罪徙樂安。封之南。而高煦不肯去。

高煦傳。封漢王。國雲南。高煦曰。我何罪。斥萬里。不肯行。力請並其子歸南京。成祖不得已聽之。請得天策衛為護衛。輒以唐太宗自比。已復乘間請益兩護衛。職官志。王府設衛指揮使司。設官如京衛。又洪武五年。置親王府衛指揮使司。每王府設三護衛。衛設左右前後中五所。所千戶二。所為益恣。高煦長七尺餘。輕趨善騎射。兩腋若龍鱗者數片。既負其雄武。又每從北征。在成祖左右。時謀孽東宮事。譖解縉至死。黃淮等皆繫獄。十三年五月。改封青州。又不欲行。成祖始

封青州。又不去。

成祖疑高煦。

高煦不得已而去。

高煦不守法而橫行，殺徠野驢。

成祖怒，徙之樂安。

黃儼欲害太子。

殺黃儼。

高燧傳。

王瑜告太子，帝殺上變。

助之，太子殺之。

成祖崩於榆木川。

高煦出崩。

賜救曰：既受藩封，豈可常居京邸。前以雲南遠憚行，今封青州。又託故欲留侍，前後殆非實

意。茲命更不可辭。紀事本末載文較全。語更明顯。蓋云：與爾青州。今又託故。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然高煦遷延故欲前還。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其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自如。私選各衛健士，募兵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使劫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治之。高煦怒，手鐵爪搥殺野驢。衆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成祖聞之怒。十四年十月還南京。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切責之。梶冠服。囚繫西華門內。將廢爲庶人。仁宗涕泣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諸人。明年三月。徙封樂安州。趣即日行。高煦至樂安。怨望。冀謀益急。仁宗數以書戒。不悛。

明年。十六黃儼等復詣太子擅赦罪人。宮僚多坐死者。侍郎胡濙奉命察之。密疏太子誠敬孝謹七事以聞。成祖意乃釋。其後黃儼等謀立高燧。事覺伏誅。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自是太子始安。

高燧傳。二十一年五月。帝不豫。護衛指揮孟質等。結欽天監官王射威。及內侍楊慶養子。造僞詔。謀進毒於帝。俟晏駕。詔從中下。廢太子。立趙王。總旗王瑜姻家高以正者。爲質等畫謀。謀定告瑜。瑜上變。帝曰：豈應有此。立捕質。得所爲僞詔。質等皆伏誅。陞瑜遼海衛千戶。帝顧高燧曰：爾爲之耶。

高燧大懼不能言。太子力爲之解曰：此下人所爲。高燧必不與知。自是益欽戢。

成祖崩於榆木川。高煦子瞻折在北京。潛遣人以朝廷事報高煦。一晝夜使六七次。高煦亦日遣數十人入京。伺有變。仁宗知之。既即位。遇高煦益厚。倍加歲祿。賞資萬計。高煦乃上瞻折前後規報朝事。先是瞻

叛。在宮中。伺侍

之。更重。

仁宗崩。高煦又復反。不成。

折母為高煦所殺。怨父。屢發父過惡。高煦亦以此陷之。帝以示瞻折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種子不足誅。遣往鳳陽守陵。仁宗崩。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於路。倉卒不果。高煦旋奏利國安民四事。宣宗曰。永樂中。皇祖嘗諭皇攷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今所言果誠。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

高煦之反。帝賜書。車表自大不敬。

從也。命有司施行。仍復拜謝之。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高煦遣枚青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輔繫青以聞。御史樂安人李濟。亦乘其家變姓名來京上變。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高煦陳兵見泰。南面坐不拜。敕令泰跪。大言靖難之戰。非我死力。燕之為燕未可知。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故事。我豈能鬱鬱無動作。速報上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泰歸不敢言。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所見。帝怒。二心。曰事定治汝。高煦疏言朝廷罪過。指斥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語敕封贈。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又案誅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為奸佞。帝議遣陽武侯將兵討之。楊榮力言不

帝(宣宗)欲討之。

可。曰。獨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願原吉。原吉曰。臣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國等而泣。知其無能為。兵貴神速。一鼓平之。先聲有奪人之心。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親征。令大索樂安奸

世宗攻高煦。

諜。敕遣黃謙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芮勤守居庸關。留重臣親王守南北京。餘扈行。辛未。八月。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百神。遂發京師。陽武侯薛敵為先鋒。庚辰。十九。祿馳奏已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蓐食兼行。辛巳。二十。駐蹕樂安城北。賊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箭。此則令聲震如

高煦投降。

薛班師。

廢高煦庶人

又誅黨六百餘人。

殺高煦與諸子。

雷。城中人股慄。上不許急攻。先敕諭高煦。不報。至是復諭之。又以敕擊矢射城中。諭黨逆者以禍福。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狼狽遣人奏。明且出歸罪。是夜盡焚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通夕城中火光燭天。壬午二十日出降。其黨王斌等止之願一戰。高煦給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衣白席蓆出見。頓首請正典刑。上命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脅從者。改樂安曰武定州。乙酉二十班師。中官頸繫高煦父子。錦衣衛校監王斌等歸北京。戶部尚書陳山於路迎駕。言宜乘勝向彰德襲執趙王。楊榮贊之。蹇義夏原吉不敢執。惟楊士奇言趙王同反事無實。上親叔止二人。當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楊溥與士奇合。白上事乃止。錮高煦於西內。廢為庶人。誅王斌等。及發覺天津青州滄州山西諸都督指揮約舉城應者。凡誅六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示羣臣。以璽書封羣臣言章示趙王。趙王獻護衛表謝恩。伐趙之議始息。四年。竇王權請赦高煦。不許。一日。帝往西內。熟視高煦鎖繫狀。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踏地。上大怒。命力士舁三百斤銅缸覆之。煦多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皆死。

史高煦傳末。但云高煦及諸子相繼皆死。其死狀史不載。紀事本末及史竊等書皆載勾上踏地。為銅缸所覆。燃炭鎔而之死。史以為煦自應處死。不足致詳。當時刑人之法。本不盡由正軌。官吏之處豪惡。往往立斃以立威取快。世亦無非之者。則此事固無足異也。

宣宗皇帝

得而復業

官宦之禍

安南之平歷

親征之。惟平此種內亂最有效。高煦所恃。尊屬至親。同時將帥。多共在行間。既情熟。又礙于帝子之積威。倘少主畏黃深宮。在外互相煽誘。偶裨亦心力不齊。雖使用命。無論大將或有二心矣。赫然親行。人心大震。臨之以名分。威之以天下之全力。即軍實亦萬非一隅之比。逆勢瓦解。束手就縛。希冀苟存生命而已。二十餘年間事耳。建文初。齊黃諸公。有此識力。何至成靖難之禍。然高煦亦父作子。直以靖難之舉。可為世業也者。骨肉相殘。固亦逆取之報矣。

仁宣兩朝之善政。無過於作養循良。與民休息。前已言其略矣。安南之得而復業。成祖已成之功。論者有兩說。一。獲義夏原。皆主不棄。喜邊功者和之。楊士奇楊榮主決棄。喜安靜者稱之。此固各有是非。然其病根。為成祖以來。皆愛用官宦。以擾此新闢之土。不予以同享內地良吏長養之利。而任一太監馬騏。括取財物。以失民心。誣譏長官。使賢者不安其位而去。是宣宗時之棄安南。不過完成其事實耳。永樂中已棄之。洪熙時又重棄之。故不必執安南以言安南。但言三朝之縱容官宦。即知棄不棄無可爭論。其地愈遠。朝廷愈欲用掩人為耳目。不棄亦徒損將士。屢國帑。疲中國以召禍而已。

安南傳。永樂十四年。張輔召還。明年。命豐城侯李彬代鎮。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探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騷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竝起為亂。陸那阮貞。順州黎核。阮強。與土官數州縣一時並反。人名地名。彬皆遣將討滅之。而反者不止。又蜂起十餘處。人名地名。俄樂巡檢黎利即在其中。詳傳原文。

馬騏驎。安南防軍。
騏驎為官。好。
期。人民受若之甚。

明代愛官。官位甚。
其禍害甚大。

署官爵。殺長吏。稱王。稱太師平章。有稱年號者。詳原文。皆以不堪馬騏驎而反。十八年。命榮昌伯為左參將助勦。降救賁彬。彬皇惡則賊悉破。惟黎利不能得。安南之不可收拾蓋由此。成祖能督責軍帥。而不能知禍由中人。軍帥亦惟皇惡追則。而不敢言中人之召禍。以安南為新服之地。撫循之使同化。猶懼不易。乃以貪其珍寶而使往採辦。所使又為外廷不敢指摘之中人。紀事本末言「李彬代張輔鎮交趾。中官馬騏為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個。騏鑿而殘。交人苦之。」是採辦亦即為監軍。太監之為鎮守。前此猶不為久任。久任之鎮守。蓋自馬騏始矣。明通鑑明紀。昔吉馬其山鎮。在永樂八年。則以是年。成祖以無人敢言內官而終其世不知騏惡。仁宗方為太子。耳目較易清明。當永樂間。黃福以尙書兼安南布按二使。深得安南人心。馬騏怙寵虐民。禍數裁抑之。騏誣福有異志。帝察其妄不問。夫既察其妄矣。不問福。即當問騏。均以不問了之。則中官雖妄亦無罪也。仁宗既即位。召騏還。亦召福還。而交人無所倚以自安。黎利遂不可制。當此反側方面。而必易此賢長官。謂非仍惑於馬騏之誣。不能解其故矣。騏還未幾。於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又矯旨下內閣書敕。復往交趾辦金珠。內閣復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騏在交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造。然亦不誅騏也。紀事本末通鑑因以荼毒軍民而召還不問。已可異。矯旨下內閣書敕。帝自言無此事而又不問。則明一代之奄禍。未必未代之開君樂成之。仁宣英主。其愛奄縱奄。早出於情理之外矣。

仁宣之不用奄人。蓋文與
至臨朝而盡撤。直至天啓間魏忠賢而始漸復。蓋明之不用宦官。以建文嘉靖兩朝為最有誠意。太祖則
知防之。且立法以嚴制之。自餘皆為奄所蔽者也。殊不知仁宣兩朝之設鎮守。乃更設及各布政使司。是
不獨軍事有監。民事亦有監也。史不清叙其事。惟職官志宦官職掌後。有云。「永樂八年。敕王安等監
都督譚青等軍。馬蹕巡視甘肅。此監軍巡視之始。及洪熙元年。以鄕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遂相沿
不改。敕王安鎮守甘肅。而各省鎮皆設鎮守矣。」據此則省與鎮在仁宗皆設鎮守。明通鑑。「宣德十年
二月庚寅。宣宗崩於十年正月三日乙亥。罷十三布政使鎮守中官。惟南京守備。諸邊鎮守。及徐州臨清收糧。
淮浙巡監者如故。」據此十三布政使皆有鎮守。宣宗崩後乃罷。終明之世。幸未復設。而在仁宣時。腹
地鎮守中官。亦未盡公然為惡。無大節目可紀。既罷不復設。史遂略之。僅散見其文。職官志言其設。
明通鑑言其罷。合之知仁宣兩朝。尚有一全國軍民之政。皆受監於奄之事。若使宣宗崩後不罷。不知王
振劉瑾等用事。遍天下成何景象。英宗初政。成於太皇太后。任用三楊。此為明代一大關鍵。太皇太后
即仁宗張后。后之賢有造於三朝。既崩而後王振肆惡。此不可不紀之又一事也。明通鑑此節。本綱目三編。亦
最要之紀錄。本紀不載。失之。

仁宣之用奄。合各書證之。應為史補一失特筆。蓋奄人出鎮。讀明史者皆知為各邊之監軍。創自永樂。至臨朝而盡撤。直至天啓間魏忠賢而始漸復。蓋明之不用宦官。以建文嘉靖兩朝為最有誠意。太祖則知防之。且立法以嚴制之。自餘皆為奄所蔽者也。殊不知仁宣兩朝之設鎮守。乃更設及各布政使司。是不獨軍事有監。民事亦有監也。史不清叙其事。惟職官志宦官職掌後。有云。「永樂八年。敕王安等監都督譚青等軍。馬蹕巡視甘肅。此監軍巡視之始。及洪熙元年。以鄕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遂相沿不改。敕王安鎮守甘肅。而各省鎮皆設鎮守矣。」據此則省與鎮在仁宗皆設鎮守。明通鑑。「宣德十年二月庚寅。宣宗崩於十年正月三日乙亥。罷十三布政使鎮守中官。惟南京守備。諸邊鎮守。及徐州臨清收糧。淮浙巡監者如故。」據此十三布政使皆有鎮守。宣宗崩後乃罷。終明之世。幸未復設。而在仁宣時。腹地鎮守中官。亦未盡公然為惡。無大節目可紀。既罷不復設。史遂略之。僅散見其文。職官志言其設。明通鑑言其罷。合之知仁宣兩朝。尚有一全國軍民之政。皆受監於奄之事。若使宣宗崩後不罷。不知王振劉瑾等用事。遍天下成何景象。英宗初政。成於太皇太后。任用三楊。此為明代一大關鍵。太皇太后即仁宗張后。后之賢有造於三朝。既崩而後王振肆惡。此不可不紀之又一事也。明通鑑此節。本綱目三編。亦最要之紀錄。本紀不載。失之。

宣宗御批

宣宗御批

宣宗御批

宣宗御批

宣宗御批

宣宗御批

宣宗御批

宣宗御批

宣宗御批

宣宗御批

宣宗御批

Character.

仁宗之本意

不備錄。願縱容內監。則如上所述矣。設內書堂。教宦官得為秉筆。事在宣德元年七月。每日奏御文書。自御筆親批數本外。皆秉筆內官遵照閣中票擬字樣。用硃筆批行。遂與外庭交結往來矣。太祖定制。內侍干與政治者斬。既奏御文書。必經秉筆之手。則無政不與矣。宣宗英明。尙有親批數本。後來嗣主之怠荒。即人主不與政。惟有秉筆太監與政矣。歷代奄禍。豈非皆自宣宗造之。當即位初。詔求直言。有湖廣參政黃澤。上書言十事。其言遠嬰佞。即反覆以宦官典兵干政為戒。帝嘉嘆而不能用。旋即設內書堂。可知嘉嘆之為好名浮慕。宣德六年十二月。誅中官袁琦。逮其黨十餘人皆棄市。先自縊之馬俊。亦僂尸梟示。命都察院榜琦等罪。示天下。然明年正月。即賜司禮太監金瑛范洪免死詔。詞極褒美。既罪琦等。以此示賞罰之公。于是中官之寵任者如故。免死詔乃與元勳之鐵券相同。又開隆重刑餘之時例。明一代之於宦官。真有固結不解之緣。安能為成祖以來解也。

至納諫之美。史於仁宣絕不勝紀。然其心以為忌而勉強容納者。且不必論。仁宗之於李時勉。宣宗之於陳祚。則拒諫之烈亦奇。李時勉傳。「洪熙元年。復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脇折者三。曳出幾死。明日。改交趾道御史。命日虛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錦衣衛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在獄。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大漸。謂夏原吉曰。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宣宗即位已逾年。或言時勉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使者縛以

宣宗之本意

來。朕親鞠。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即縛斬西市。母入見。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帝遙見罵曰。爾小臣觸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閣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尊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官侍讀。比王指揮詣獄還。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矣。「此仁宗之本色發露時也。陳祚傳」。出按江西。時天下承平。帝頗事遊戲玩好。靡馳疏勸勤聖學。其略曰。帝王之學。先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舉。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加德業。而邪佞之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疎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見疏大怒曰。豈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上無書不讀也。帝意稍解。下祚獄。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別禁繫者五年。其父竟瘐死。其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折西內皇城修離宮。逮入面詰之。循抗辨不屈。

宣宗仁宗有時勉。諫者被殺不亦下獄。英宗立。祚與循皆得釋復官。此宣宗之本色發露時也。仁宗聞直而撲折其人胸骨。臨死尚以美。其心甚為大恨。宣宗因大學衍義之書名。疑為魏其未讀大學。至逮其家屬。隔別繫獄。終其世不釋。至瘐死其父。雖極暴之君。不是過矣。然兩朝之致太平。則非虛語。惟盡心民事之效耳。民為邦本。使民得所。即為極修。國運長。數百年。

治。雖有開昧之嗣君。萬惡之奄宦。窮荒極謬。猶數百年而後亡。讀史者以此為龜鑑。無得罪於百姓。即為國之根本已得。其餘主德之出入。皆非損及國脈之故也。

第七節 明代講學之始

中國宗教自周以來。凡國家必有與立。各國皆以宗教為範圍人心之具。任為科學家所輕視。而根本不遽搖動。近有極端排斥宗

花汰錄。以孔子為教之國家。試驗日淺。究無反動與否。未敢斷也。中國太古無徵。自周以來。教在六經。傳授六經者為孔

代表。六經分二派。一派為科學。義理知平宗教。世之信也。兩派相輔而行。及其衰也。兩派互相非毀。考據家病義理為空疎。義理

考據。一派為義理。家薄考據為玩物喪志。非滯兩朝士大夫。大抵尊重儒學。尤尊宋儒之義理。至清中葉始偏重漢學。及清末而

二派互相非毀。叶齊義理。遂卒行兩國利學排斥宗教之習尚。明則始終未有此變。故氣節操守。終明之世不衰。政教分合

之故。讀史者不可忽也。元代初宋諸儒始為官。初外漢諸姓如嚴家。唐李回。宋姓曰他。他。稱其

元接宋儒而明。元時聖視漢人。漢人南人之為學。即為風氣。亦不樂與蒙古色目為伍。南方為宋故都。儒學特盛。元色目次之

元接宋儒。太祖意。一代學者。承其流風。至入明猶有范祖幹。謝應芳。汪克寬。梁寅。趙防。陳讓。諸儒。皆為心性之學。次之。

而措之別行。明史儒林傳具載事實。當太祖時。儒者用世。若劉基。宋濂等。皆粹然儒者。學以孔孟為歸。

太祖尤樂聞儒術之言。明史列傳二十三陳遇等傳。二十四陶安等傳。二十五劉三吾等傳。其人純駁不同。

太祖以橋（音）爲（音）。以孔子爲代表。以儒學治國。始曰政教合一。

成祖亦導儒。

宣宗
正學之風 始於宣宗

要其所陳。皆不越孔門規範。太祖建國金陵。宮殿落成。不用前代畫壁等美觀之法。令遍書大學衍義。以供出入省覽。范祖幹被召。即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是書。太祖令割陳其義。祖幹謂帝王之心。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日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禮貌。當是時。太祖少不學之人。而天資獨高。能追上理。一以孔氏之遺書。身體力行。爲天下先。可云政教合一之日。迨成祖則好尚已不如是歸一。猶知選用儒臣。輔導太子太孫。純謹之風。在士林未甚凋喪。仁宗享國日淺。宣宗自命文字甚高。然不解吾儒篤實之學。陳所以大學衍義。勸令儒臣講說。無得間斷。帝大怒。謂暨儒薄朕未讀大學。因鑿祚合家。終其世不赦。致其父死獄中。試較太祖時之壁上過書。願時時省覽之意。令人嘆不學者獨尊正學。雜學者竟以務習理學爲羞己。政與教不得不分。正學既爲君心所悅服。而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猶知受教於純儒。使孔孟之道。未墜於地。則不能不推講學之功矣。明帝王之不知正學。自宣宗始。而講學之風。亦始宣德時。明儒紹宋儒之學。世家皆言自月川先生曹正夫始。正夫名端。以舉人中會試乙科。爲霍州學正。卒於宣德九年。其後即有薛文清公瑄。其名績已多在英宗之世。今於宣宗以前。述月川學派。以明理學在明代之所自始。

儒林曹端傳。五歲見河圖洛書。即盡地以質之。及長專心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爲要。讀

明儒言大極

宋儒太極圖。通書。西銘。效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足處。兩軀皆穿。嘗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性即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

一。傳又言端作川月交映圖疑。
太極。學者稱川先生。

曾端

按宋儒言太極。朱陸間已有違言。明儒言太極者甚多。往往爲人訕笑。據月川之說。以性理爲太極。即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靜存之說。即所謂靜中觀喜怒哀樂也。人之性情不得其正。皆緣喜怒哀樂。發不中節。儒者之心理學。乃從喜怒哀樂未發時。先下功夫。人未有喜怒哀樂之先。性本得中。長保此中。不使一遇可喜可怒可哀可樂。而與之俱偏。然後可以應事接物。我有應完之性分。凡事凡物。不足移我性中之定理。此是儒家真本領。言之太涉玄妙。反招訕笑。則亦儒者託體太高。致入神秘之域。使人不可解說耳。川月交映圖擬太極。卽是靜中所涵喜怒哀樂未發之景象。

史竊道學曹端傳。知府郭晟造馮。問政。端曰。其公廉乎。古人有言。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晟拜手受教。本傳亦載此事。而語較簡。其語極有味。故取其詳者。上官問政。得其答語。拜手受教。講學之風成。士大夫能折節向道。此教與政分而人知受教。所以維世道人心而不遜敬也。

明通鑑叙端事。有樵者捨金斂。以還其主。人以爲異。樵曰。弟不欲愧曹先生耳。有高文質者。往觀

劇。中道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此則教化被于途人。非真以身教。不能得之。

第三章 奪門

英宗即位。年少。明至英宗之世。童蒙踐祚。太皇太后最賢。撫帝聽政。任用舊臣。初年純守仁宣遺範。而不縱宦寺。別有本居節。後英宗幼。未幾慈宮崩御。奄豎擅權。毒流結紳。身陷北虜。賴有弟監國。守禦得宜。嗚挾帝而無所利。卒奉駕還都修好。不可謂非景帝之功在社稷矣。但以爭嗣易儲。兄弟啓釁。貪功之流。擁英宗復辟。反殺景泰。景泰帝得還。上景帝廟號。是謂奪門之案。傅子憲宗。皆為奄所惑。政令駁雜。綱紀日替。賴有孝宗。挽以恭儉。使英宗身去天下。

德。故以英憲孝三朝。合為奪門一案之時代。以述其政治之變遷焉。

第一節 正統初政

英宗即位。明列帝享年多不永。宣宗崩時。未滿四十。英宗嗣位時僅九歲。賴輔政者皆仁宣舊臣。尤賴太皇太后賢明。尊帝以委任舊人。一遵仁宣之政。發號施令。蔚然可觀。正統初年。在史為明代全盛之日。其實帝有童心。始終惑於奄人王振。特太皇太后在日。帝尚有所畏懼。振亦未敢放恣耳。故即位以來之善政。不但不改前朝。且有為宣宗補過之處。宣德十年正月即位。是月即罷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其餘減稅鈔復洪武舊額。罷金銀硃砂銅鐵坑冶。免其課。三月。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詔死罪必三覆奏。八月。減

王振。字常格。河
東人。

光祿寺膳夫四千七百餘人。九月。詔四方毋進祥瑞。釋陳祚郭循于獄。復其官。皆宣宗時已略有缺失。而一一爲之補救者。其以王振掌司禮監。則亦在宣德十年九月。英宗嗣位。王振蓋宦官中狡黠最初之一人。史宦官傳。但言其爲蔚州人。少選入內書堂。侍英宗東宮。爲局郎。又云帝常以先生呼之。考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王振。山西大同人。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之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身。令入宮中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後獨王振官至太監。世莫知其由教職也。王振之出身教職。俞曲園筆記曾舉爲異聞。今考通鑑輯覽及綱目三編並明書。皆言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使爲之。又設尙寶監。掌御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然則永樂時使教官入宮充教習。紀載甚明。蓋皆本實錄。惟周咨錄乃明言其淨身始入。而王振即其中之一人。是以英宗稱以先生。當由宦官宮妾。習稱有素。宣德元年之內書堂。改刑部主事劉翀爲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爲常。則自設內書堂以後。教內侍者爲外廷之翰林院官。非復淨身之輩。而正統初所教之小內使尙未深通文墨。獨有王振爲已讀書而後爲奄者。故得獨出其所長。以弄神主於股掌之上也。

仁宣舊臣。正統初資望重者五人。紀事本末。太皇太后嘗御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

仁宗時士大夫五人者，尙書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頃。宣大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之說。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暨諸大臣贊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綱目三編系此事於正統二年正月。後人以此時不誅振爲惜。而責五臣不能成張后之美。

正統初責在三楊。舊臣雖有五人。張輔武人。胡濙亦才不逮三楊。且其時政在內閣。故正統初政。責在三楊。楊士奇尤爲國所倚重。史稱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推轂塞士。所薦遂有初未識而者。而于謙周忱况鍾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爲世名流。然自英宗踐阼。王振實早已挾帝用事。非特士奇莫能糾正。即太皇太后亦未嘗不牽率其間。自宣德十年。振即掌司禮監。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闕

武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有紀廣者。嘗以衛卒守斥庸。得事振。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趨擢都督僉事。自此招權納賂。諸大臣自士奇以下。皆依違莫能制。史又言太后嘗遣振至閣問事。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愠。三日不出。太后問故。榮以實對。太后怒鞭振。仍令至士奇所謝罪。且曰。再爾。必殺無赦。此當是振始爲司禮監時。正統元年三月。太皇太后以士奇等請。始開經筵。爲前此數朝未有之重典。明通鑑言時振方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謂今之月講。不過虛應故事。粉飾太平。而

大臣死公王振

君臣之情不通。睽隔齟齬。此可憂也。即日抗章致仕去。紀事本末。「四年十月。福建按察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丞故楊溥鄉里。僉事又土奇鄉里也。溥怨謨論死。土奇欲坐謨因公殺人。爭議不決。請裁太后。振曰。二人皆挾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應對品降調。太后從之。降謨同知。振言既售。自是漸撫朝事。此不過謂張后之前。振亦仍得干國事耳。其實自元年以來。國事何一不為振所隱預。元年十二月。下兵部尙書王驥獄。則以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己。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振教帝召驥而責之曰。卿等欺朕年幼耶。遂執驥及右侍郎鄧綰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智劾張輔回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御史給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指。屢撫大臣過。自公侯駙馬伯。及尙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劾。或下獄。或荷校。至譴謫殆無虛歲。大臣下獄荷校。史所載既而太后復多病。益不及多問外事。五年三月。建北京宮殿。六年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成。宴百官。故事。中官不與外廷宴。是日。帝遣使問王先生何為。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耶。使復命。帝覺然。命開東華中門。召振至。百官候拜于門外。振始悅。振之對帝如此。百官可知。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振益無忌憚。遂去宮門所鑄太祖禁內臣預政鐵碑。三楊中榮於五年先卒。土奇薨。以子稷為言官所糾。堅臥不出。溥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委靡。於是大權悉歸振。振傳言。「作大第皇城東。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與麓川之師。西南騷動。侍講劉球。因雷震上言。元年五月。雷震奉天陳得失。語刺振。振下殿。勅修省求直言。

球獄。使指揮馬順文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素不禮振。振撫他事陷瑄幾死。時勉至荷校國子監門。御史李鐸過振不跪。誦成鐵嶺衛。駙馬都尉石孫贊其家奄。振惡賤已同類。下瑄獄。怒霸州知州張需。禁飭牧馬。杖卒逮之。並坐需舉主王鐸。又校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璿於長安門。所忤恨輒加罪。內侍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書暴振罪狀。事發礙於市。不覆奏。帝方傾心嚮振。嘗以先生呼之。賜振救極褒美。振權日益積重。公侯助戚呼曰翁父。畏禍者爭附振免死。賂賕湊集。工部郎中王祐。以善諂擢本部侍郎。紀事本末。翰親美而無貶。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兵部尚書徐瞻等。多至屈膝。其從子山林。至歷都督指揮。私黨馬順郭敬陳有唐童等。並肆行無忌。久之搆憂瓦拉。振遂敗。以下入下節 土木之變。

自正統初至十四年。王振挾帝至土木。被瓦刺也先所擄。其間政事。前七年上有太皇太后。下有三楊。號稱平治。而振實已操權於其間。至後七年。則天下明認權在王振。帝雖日益長大。而倚賴振如父師。迨至蒙塵幸返。復辟以後。猶伸討前日誅戮振黨之人。刻木為振形。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賜祠曰精忠。而振門下曹吉祥。復以奪門功。有寵顯政。此亦見英宗之執迷不悟矣。顧明之根本。初不以此而甚被摧敗。則以祖宗立法之深厚。於民生二字。雖至闇之君。至兇之奄。不敢膜視。士大夫稍受荼毒。實無關全國元氣。以故君擄而國不搖。人民無離畔之意。敵國外患。反為廓清奄餒之一助。其後於明之全盛無損也。此

可以知民爲邦本之說。理不可移。其時之民。尙信明帝室是庇以安。孔子所謂必不得已。去兵去食。惟信不可去。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斯言足於明英宗之世。得一證明也。恤民之政。在正統七年以前。屢見紀傳者弗論。八年以後。尙仍之不改。綱目三編於五年秋七月。書遣刑部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荒政。據實錄云。「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爲務。每四方水旱。振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石。閭閻安樂。雖災不爲害。遣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尙仍之不改云」。此明見之史文者。蓋累朝家法。已成天經地義。官吏可以摧殘。惟人民不可擾。且當時國無濫費。蓄積甚厚。兇奄求貨。其道甚寬。以後累世權豪奄宦。剝削不盡。迭見以後數篇。至萬曆之末。始直接逼取民膏。至民實無以聊生。而後大盜起於內。強敵迫於外。二百餘年鞏固之業。一朝而覆。民生之所繫如是。蓋民不信明之尙能庇我。即於覆亡無所惜耳。

第二節 土木之變

明史瓦剌傳。瓦剌。蒙古部落。在韃靼西。元亡。其強臣猛可帖木兒據之。死。累分爲三。其渠曰馬哈沐。曰太平。曰把秃孛羅。永樂六年。遣使來朝貢馬請封。明年夏。封馬哈木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寧王。太平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賢義王。把秃孛羅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安樂王。後馬哈木死。子脫歡請襲爵。十六年。封爲順寧王。宣德九年。脫歡襲殺阿魯台。正統初。脫歡內殺其賢義安樂兩王。盡有其衆。欲

自稱可汗。泰不可。乃立元後脫脫不花。以先所併阿魯台之衆歸之。自爲丞相。四年脫脫死。子也先嗣。稱大師淮王。於是北部皆服屬也先。脫脫不花具空名。不復相制。每入貢。主臣竝使。朝廷亦兩敕答之。此瓦剌也先已往之略歷。

綱目三編。正統十四年七月。衛拉特五刺。清代改譯爲衛拉特。今尙稱衛拉特旗。分道入寇。自正統初以來。衛拉特遣使入貢。王

振以藻飾太平爲名。賞資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已而額森也先滿魯兒。譯作額森。以二千入貢馬。號三千。

振怒其詐。令禮部計口給餼。虛報者皆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二。額森恚怒。遂誘挾諸部分道大舉入

寇。此據實錄所叙。致瓦剌倭托克托布哈不花。於王振召宴。原委較明。以烏梁海即九寇遼東。阿喇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別將寇甘肅。

額森自擁衆從大同入。至貓兒莊。參將吳濬迎戰敗死。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瑄。都督同知石亨。與額森戰

于陽和口。爲監軍太監郭敬所撓。瑛免戰歿。亨單騎奔還。敬伏草中得免。額森傳。郭敬監軍。諸將悉爲所制。軍盡覆。諸邊守將

俱逃匿。郭敬爲王振私人。見上節引王振傳。此爲瓦剌入寇已聞之敗報。

又云。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尙書歸瑄。侍郎于謙。力言大帥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尙書王

直。率百官力諫。亦不納。遂下詔令腐王居守。腐王。即郕王。帝歸師車駕即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

諸公侯伯尙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徙行。倉卒就道。紀事本末。命軍中常夜驚。過居庸關。羣臣請駐蹕。不允。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留。振虓怒。成國公朱勇朱能等白事。皆膝

邊外之寇入

9110735

不走紫荆關
而改道宣府
故為他先所捕。

行聽命。尚書王佐、郎楚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緯示儆。

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繫社稷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

從。至陽和。宋與朱克見伏屍滿野。乘益危懼。八月戊申朔。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敬在

敗時。既草中幸免。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荆關。道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蹙其鄰禾。復改道宣府。

紀事本末。一振班師。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車駕入。宜從紫荆關。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蔚

州人。蔚州。明屬大同府。故振亦稱大同人。清改屬宣化府。因欲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此所叙起人誤

會。似謂振之不從紫荆關。因欲激駕幸蔚州。既又恐損禾稼。復轉而東。又擬轉由紫荆關矣。按紫荆關

在易州。由大同東南行。經蔚州。入紫荆關。即至順天府界。若由此路。安得為也。先所邀。史韃鞬傳

亦同三編。惟云改道宣府。軍士紆迴奔走。壬戌。八月等次土木。英宗紀。庚戌師還。是為八月初三。丁巳次宣府

次土木。被圍。千度師還。帝北狩。較略粗似詳確。足明當日師行日期。僞虜所及。全由王振之罪。若由紫荆關。

旬日已到京師矣。

又云。高禁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為殿。不報。又詣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

死。禁曰。我為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斥左右挾出之。及發宣府。額森兵襲軍後。額森所請突

入紫荆關。及發宣府。額森率驍軍後。即唐恭順侯吳克忠及其弟都督克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略盡。成國公朱

申請將敗歿之日矣。次日。帝獨行次土木。

明 清 史

英宗被虜。
王振之死。

勇。永順伯薛綬。帥師四萬往援。次鷄兒嶺遇伏。全軍俱覆。辛酉次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卽駐營土木。地無水草。敵已合圍。掘井深二丈餘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爲敵所壞。人馬饑渴。束手不得動。敵分道自麻峪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議和。帝詔曹鼐草勅許之。敵佯退。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敵以勁騎四面蹂躪入。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蹈籍死。屍蔽塞川野。諸宦暨宿衛士。矢被體如蝟。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旣入敵營。敵以校尉袁彬來侍。額森擁帝至宣府。傳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廣甯伯劉安。都督僉事郭登。侍郎沈固。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出謁。伏地慟哭。以金二萬餘。及宋瑛朱冕。內臣郭敬。家資進帝。帝以賜額森等。是時敵營城西。登謀遣壯士劫營迎駕。不果。額森遂擁帝北行。

帝入敵營之明日。命袁彬作書。遣千戶梁貴。齎以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守臣送至京師。以

是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太后遣使止貴金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括宮中物佐之。詣額森營。請還車駕。

羣臣聞之。聚哭于朝。議戰守。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情洶洶。侍講徐理理大言曰。曉之星象。稽

之天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

理後改名有貞。靈巖子謙。見下塞門節。史本傳言。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諳究。本年秋。營感入南斗。理私語友人劉得曰。鷄不還矣。亟命妻子南遷。和平。

本去且云。程妻重獲。有雉色。程怒曰。留不愈者。不欲作中國婦耶。乃行。理之前知如此。然天命已去。惟南遷可舒難之說。竟不傳。且都城亦未被。妻去不。亦未至遂不爲中國婦。程怒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古有是占。而理信之。實何足爲信。明天文志。正統十四年。七月己卯朔。發感留守斗。此即徐臺所占。而其前洪武十五年九月乙丑。發感留南斗。十九年四月己亥。留斗。尙書胡濙不可。七月辛巳。犯斗。八月丁亥。犯斗。二十三年正月甲戌。入斗。終洪武之世。所見者如此。當時又何嘗以此爲怪怪乎。曰文皇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不拔之計也。侍郎于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南渡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學士陳循是謙言。力贊之。太監興安亦厲聲曰。若去。陵寢將誰與守。金英因北理出之。太后以問太監李永昌。對曰。陵寢宮闕在茲。倉廩府庫百官萬姓在茲。辭_中切。太后悟。議遂定。中外始有固志。越三日。太后遣額森使不得報。命鄜王總百官。大小事俱啓王始行。

第三節 景泰即位後之守禦

英宗紀。正統十四年八月乙丑。皇太后命鄜王監國。

帝以壬戌北狩。紀又言甲子。京師聞敗。羣臣聚哭於朝。侍講徐理請南遷。兵部侍郎于謙不可。是即議定固守之日。前言帝入敵營之明日。即癸亥日。八月。帝書示懷來守臣索金帛。守臣送京師。是夜三鼓入西長安門。明日朝堂聚哭。即甲子日。太后皇后以金寶文綺詣地先嘗迎駕。自與聚哭同時。越三日不得報。乃命鄜王總百官。與此所謂乙丑十_七即命監國者微異。或監國尙非總百官耶。紀又言己巳。二十_二皇太后命立皇子見深爲皇太子。

紀事本末上北狩。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諭曰。皇帝率六軍親征。已命郕王臨百官。此謂帝親征時命臨王郕王居

守然庶務久曠。今特敕郕王總其事。羣臣其悉啓王聽令。此即命爲監國。惟未查明其日。辛未。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

太子。時年二歲。命郕王輔之。詔天下曰。邇者寇賊肆虐。毒害生靈。皇帝懼憂宗社。不遑輿處。躬率

六師問罪。師徒不戒。被留王庭。神器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選賢與長。立見深爲皇太子。正位

東宮。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萬姓。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一則所謂太后命總百官。與立太子

同日。詔天下文具在。自必可信。紀書立太子在己巳。是甲子敗報聞。乙丑先命監國。而兩宮之金帛。

亦於乙丑遣使資之北行。越三日不得報。即越丙寅丁卯戊辰三日。至己巳遂立太子而命郕王總百官以爲

之輔也。詔文明白。傳位自在太子。總百官以輔政。自在郕王。後來即位猶曰以長君絕廢之望。至易儲

則景帝之私。案改初議。所以肇奪門之禍。不可諱矣。清帝御批輯覽。并責郕王不當即帝位。此又屬帝

王之私心。若也先不開明已有君。視蒙塵之帝若贅。豈肯差之使返。最上俟帝反即歸政。次則不易儲以

終令帝統屬英宗之後。人心亦無所不平。且孰不念危城守禦之績。特從紀事本末具錄詔文。所以立奪門

之案也。

綱目三編。

三編此文。前接紀及子謙王孫各列傳。詳略有法。故用其文。

郕王攝朝。御午門左門。右都御史陳鑑等慟哭請族誅王振。振黨馬順叱羣臣退。給事中王粹並順髮嚼其肉。罵曰。汝倚振作威。今尙敢爾耶。與衆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

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直前挾土止。請王宣諭百官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謙袍袖爲之盡

裂。尋執王山至。令縛赴市磔之。紀事本末謂山及弟林皆從死於兵。所斬乃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他珍玩無算。已而郭敬自大同逃歸。亦籍其家。下獄錮之。方于謙之止王諭罪也。既定。退出左掖門。吏部尙書王直最篤老。執謙手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于是朝廷益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上言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亟分道募兵。令工部繕器甲。修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內。文臣如軒輊者。宜用爲巡撫。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者。宜用爲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王深納焉。徵兩京河南山東江北軍入衛。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會應天巡撫周忱在京。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灰燼。于謙以爲然。王乃令京官及軍。有能運通州糧至京者。官以脚直給之。都御史陳鏊總其事。

通州運糧事。三編叙法稍不明。蓋官與軍各預支俸米。惟不能留存在通。必運至京。運者仍加給米爲脚直。于謙傳。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闕支。以廩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又其動議由周忱。亦見忱傳。

凡此見應急之策。亦自有兩利之道。若但知資敵可慮。竟付焚如。豈不於國受大損。後來屢有用此法者。不可忘諸賢藥劑之功也。

九月。廷臣合辭請皇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羣臣以太后旨告王。王驚譏再三。避歸鄜邸。羣臣復固請。于謙曰。臣等誠愛國家。非爲私計。會都指揮岳謙使衛喇特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癸未即位。以明年爲景泰元年。遙尊帝爲太上皇帝。十月。也先奉上皇至大同。奄喜崙初從上皇北狩。遂附也先爲間諜。盡以中凶虛實告之。教也先奉上皇至邊。脅諸將開關。召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也先以爲然。乃詭言奉上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遣人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也先知有備。不敢攻。登馳蠟書入奏。京師戒嚴。

登傳言。朱勇等軍覆。倉猝議旋師。登告學士曹鼐張益曰。車駕宜入紫荆關。王振不從。遂及於敗。當時大同軍出多戰死。城門盡閉。人心洶洶。登慷慨奮勵。修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爲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共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又云。登初至大同。士卒可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及是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屹然成巨鎮。登去。大同人思之。若登者。可爲能盡職矣。而清代御批輯覽。深斥登之拒君。此誠所謂御批。知惜其身而可棄其國。又以登能守大同。而不能使白羊紫荊二關不失。致也先直犯京師。以見其不納君之罪。夫登守大同。若各關守將皆如登。也先何致闖入。大同無兼制各關之責。何以歸罪於登一人。如果大同納也先兵。挾天子以令內地各文武。自登爲倡。皆

相率入於虜矣。

壬子。十月詔諸王遣兵入衛。乙卯。

初命于謙提督諸營將士。皆受節制。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先斬以

徇。然發奏聞。乃議戰守之策。石亨請盡閉諸門。堅壁以老之。謙曰。賊張甚。又示之弱。是愈張也。乃

分遣諸將兵二十餘萬。列陣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等。陣于德勝門以當賊衝。悉閉諸城門。絕士

卒反顧。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

命。也先自大同至陽和。進陷白羊口。守將遁。守備通政使謝澤扼山口。兵潰叱賊被殺。丙辰。初也先抵

紫荆關。喜甯導之夾攻關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指揮韓清戰死。關遂陷。長驅而東。丁巳。初詔宣府遼東

總兵官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也先自紫荆關奉上皇過易州。至良鄉。父老進茶果羊酒。進次盧溝

。國官進果。上皇作書三。一奉皇太后。一致帝。一諭文武羣臣。

此三書必受也先之命。誘脅官府。以導虜入京者。英宗既被擄。受虜指使。不獲自由。亦無足怪。惟如郭

登傳。言登拒也先奉英宗欲入大同時。英宗遣人詔登曰。朕與登有姻。河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

城。不知其他。英宗銜之。太祖女永嘉公主。嫁郭瑛。瑛爲英子。登又英孫。故云有姻。後英宗復辟。登幾不免。以言官劾。論斬。登死。降都督僉事。立功甘肅。則英宗本意。亦竟以守

土相拒爲不然矣。清代御批。亦深以喪君有君之說爲非。此真君主之偏見也。

戊午。初也先兵薄都城。列陣至西直門。上皇止德勝門外。是日。都督高禮毛福壽。敗敵彰義門北。殺數

百人。奪還所掠千餘口。己未。十一寇擁上皇登土城。喜甯又賊也。先邀大臣迎駕。帝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爲太常少卿。出城朝見。喜甯又賊也。先以二人官小。邀于謙石亨胡濙王直出見。索金帛萬萬計。復榮不得見上皇而還。廷臣欲議和。遣人至軍中問謙。謙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已而也先遣騎窺德勝門。謙亨設伏空舍。令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伏兵出。范廣發火器擊之。也先弟李羅。平章毛那孩。中礮死。敵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鏗斬其前鋒數人。逐之。敵益兵圍鐘。鏗力戰不解。會石亨分兵至。敵引退。欲還土城。居民皆升屋呼號。爭投磚石擊敵。響聲動地。會僉都御史王珪督毛福壽高禮援至。寇乃引去。也先初輕中國。既至胡。邀請既不應。戰又輒不利。其別部攻居庸者五萬。會天大寒。提督守備居庸關兵部員外郎羅通。汲水灌城。寇堅不得近。七日。敵遁走。通追擊之。三戰三捷。斬獲無算。也先大沮。又開勤王師且至。壬戌。十五夜拔營由良鄉而西。大掠所過州縣。仍擁上皇北去。帝以謙亨功大。封亨武清侯。加謙少保。總督軍務。謙辭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固辭不允。甲子。十七也先擁上皇出紫荆關。丁卯。二十敵止諸藩及各鎮王兵。也先入寇。脫脫不花在後。未入關。聞敗而遁。時瓦剌君臣鼎立。也先專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汗。兵較少。阿拉知院兵又少。三人外親內疏。其內利多歸也先。而害則均受。至是脫脫不花遣使入貢。帝從胡王優直等議。厚賞賜以間之。十六十一月壬辰。上皇至瓦剌老營。惟袁彬哈銘從。自出紫荆關。連日雨雪。

上皇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轡。哈銘隨之。哈銘。蒙國人。幼從其父爲通事。至是亦侍上。上宣諭也先。管使銘。也先輩有陳請。亦銘爲轉達。既至虜營。也先來見。宰羊拔刀。割肉爲敬。尋值上皇聖節。進蟒衣貂裘。設筵宴。嘗謂上皇曰。中朝若遣使來。皇帝歸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則可。欲中國遣使。徒勞往返。喜審聞而怒曰。欲急歸者彬也。必殺之。

英宗在北。史言「初入敵營。也先有異志。雷震死也先所乘馬。而帝寢帳復有異彩。乃止。及上皇至老營。所居毳帳每夜有赤光。繞其上若龍蟠。也先大驚異。尋欲以妹進。上皇卻之。愈敬服。自是五七日必進宴。稽首行君臣禮。」凡此等語。皆中國自文飾之詞。其中惟卻也先妹。爲所敬服。或是實事。

十二月。喜審勸也先西犯寧夏。掠苑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京。袁彬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徒取凍餓。且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上皇亟止審計。審愈欲殺彬。屢譖之也先。上皇力解乃止。

景泰元年閏正月。甲寅。初九也先寇寧夏。用喜審計。庚午。二十

五日

寇大同。至沙窩。郭登召諸將問計。或

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馬疲憊。賊以鐵騎來逼。即欲自全得乎。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奮勇擊之。諸將繼進。呼聲震山谷。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又敗之栲栳山。斬賊首甚衆。奪所掠男女一百十六人。馬九十八匹。牛驢驘六百二十一頭。器械四百

有奇。自土木敗後。邊將無敢與寇戰。是役。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益振。捷聞封定襄伯。後寇數至。登屢擊卻之。以上爲綱目三編據實錄。所叙較詳。登本傳則稍略。韃靼傳言。景泰元年。也先復奉上皇至木同。郭登不納。仍謀欲奪上皇。也先覺之引去。凡此皆上皇之所以獲歸。靡以乞和中國。賴朝貢爲謀利之地。戰不能勝。必出於和。不還上皇何待。凡勇於卻虜者。卽忠於返上皇者也。清御批亦知和不可議。又以拒君爲非。郭登之於上皇。力奪則可。爲虜所誘。以迎駕爲導虜則不可。此與于謙輩意合。所以卒能有成也。君主偏見。其論直自相矛盾而已。

六月壬辰。叛奄喜甯伏誅。先是。寧數導誘也先擾邊。上皇患之。言于也先。使甯及總旗高黎等。還京索禮物。而命袁彬以密書付登。俾報宣府。設計擒甯。寧抵獨石。宣府守將設伏野狐嶺。令登給甯至其地。伏盡起。登直前抱持之。遂擒甯送京師。羣臣雜治磔于市。上皇聞甯誅。喜曰。自此邊境稍寧。吾甯歸有日矣。喜甯亦王振私人。從上皇北行。上皇竟能設計除之。不以暱振者暱甯。此其一隙之明。所以猶得返國。返國後又念振不已。終爲下愚而已矣。是年四月。浙江鎮守中官李德上言。諸臣擅殺馬順。同於犯國。賊臣不宜用。下廷議。于謙以不足問。上曰。誅亂臣。所以安衆志。卿等忠義。朕已知之。勿以德言介意。此爲明通鑑文。其詳見王竑傳。廷臣請族王振。邸王使出待命。衆伏地哭請。馬順廷此諸臣。竑時爲戶科給事中。首捧順髮。且溷其面。衆共擊之斃。王深重竑。且召言官。慰諭甚至矣。至是奄黨已發此

議。雖不從而亦終不抑奄餒。不待天順復辟而始翻族振之獄也。喜甯其奄之不幸者矣。

景泰元年三月間。瓦剌迭寇朔州甯夏慶陽。官軍禦敵。互有殺傷。民被殺掠甚衆。大同參將許貴奏。進北
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議和。于謙曰。前遣季鐸岳謙往。而也先隨入寇。季*書以上年九月。奉 繼遣王復趙

榮。不見上皇而還。上見况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困。不從

則速變。勢亦不得和。貴居邊疆重地。惟怯若此。何以敵愾。移檄切責。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虜寇邊不

得志。勢必求和。虜求和而上皇自返。若和議起自中國。則坐聽要脅而已。明廷一意用于謙。廟算先定。

較之甯宋。惟主和而微欽卒不能返。景帝非真欲上皇返者。而不知襲宋高宗之故智。以和議誤軍事。此則

明宗社之幸。而亦景帝之域府不深也。若于謙則誠社稷之臣矣。

是月。郭登敗敵于大同。四月。總兵官朱謙力戰退敵于宣府。是時敵銳而驕。以塞府大同可旦夕下。而謙

與登屢卻之。他近邊屢殺。不免殺掠。而皆非虜敢深入之地。會喜寧已誅。也先失其間諜。所部多死傷。而脫脫不花汗。阿拉知院。

自遣使議和後。皆撤所部歸。于是也先亦欲息兵。又恥自屈。乃先令阿拉知院。遣參政完者脫歡等率懷來

議和。邊將以聞。帝用陳循言。賚使令還。而以勅諭阿拉。未行。也先忽擁上皇至大同。遣使書文書。以

講和爲言。而自率衆至城下。郭登仍欲謀奪上皇。敵覺。遂擁上皇去。登以使及書奏。帝厚賚使。令與完

者脫歡偕還。

敕諭阿拉文略曰。我朝與爾瓦剌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太上皇帝。興師問罪。也先又輒留。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嗣承天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讐。朕念也先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授賞。乃也先詭詐反覆。今阿拉又使至。朕欲從爾。但聞也先仍聚衆塞上。意在脅挾。義不可從。即阿拉必欲和好。待瓦剌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

王直率羣臣上言。也先求成于我。請還乘輿。此轉禍爲福之機。望陛下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僞而撫納之。奉太上皇以歸。少慰祖宗之心。帝曰。卿等言良然。但前後使者五輩往。終不得要領。今復遣使。設彼假送駕爲名。來犯京師。豈不爲蒼生患。賊詐難信。其更議之。已而阿拉使復至。胡濙等復以爲言。於是帝御文華門。召廷臣。諭以宜絕狀。直又對曰。必遣使。無貽後悔。帝不悅曰。朕非貪天位。嘗時見推貸出卿等。尙書于謙從容曰。天位已定。甯復有他。願理當速奉迎。于謙一彼果懷詐。我有詞矣。上乃願謙改容曰。從汝從汝。議遂決。時禮科給事中李實慨然請行。以實爲禮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爲少卿。及指揮馬顯等。令齎覆書諭瓦剌君臣。時在景泰元年六月。以二十七日己亥。實等奉使。至七月初七日己酉。實等至瓦剌營。也先既見。讀覆書畢。乃導謁上皇。時上皇仍居伯顏帖木兒營。惟袁彬哈銘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因問太后皇上。又問二三大臣。汝然曰。處此逾年。始見卿等。實等願以上皇前寵王振太過。以致蒙塵。請還京引咎自責。上皇意不懌。實本傳。實使時失上皇意。後以居鄯塞橫。斥爲民。

實等既行。脫脫不花及也先所遣使皮兒馬黑麻等。復至趣和。詔禮之。賜之宴。使者言于館伴曰。昨知院使來。朝廷使人偕往。今吾等乃汗及太師所命。若不報使。事何不濟。胡濙等奏其語。廷議請簡四人往。帝命俟實還議之。及使者將返。王直等固請報使。庚申。七月十八日。遣右都御史楊善。及工部侍郎趙榮爲正使。以^都指揮同知王息。錦衣衛千戶湯允勛。副之。齎金銀書幣以往。濬等言上皇在瓦剌久。御用服食。宜付^者善等隨行。不報。未幾實還。述也先語云。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廷議請更遣大臣。帝曰。楊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臣也先。即令善迎歸足矣。

景帝之於上皇。始終無迎駕之說致也先。其不欲上皇之歸。自是本意。但其阻上皇之歸。乃縱令諸將奮勇禦虜。而不與虜和。使虜失貢市之利。則愈阻駕返而虜之送駕愈急矣。宋高宗之不迎兩宮。乃日日言迎駕。日日言求和。殺猛將以媚敵。輸厚幣以餌敵。敵以爲一失兩宮。中國未必帖服如是。此其冒屈已迎駕之名。而行其戀位忘親之計。蹙國土。墮國威。均無所惜。故景泰之較宋高宗。其功罪不可以道里計也。英宗被擄而明猶全盛。景帝之不負祖業。不涉陰險。實明宗社之福矣。

太監興安傳。一也先遣使議和。請迎上皇。廷議報使。帝不釋。令安出呼羣臣曰。公等欲報使。孰可者。孰^無文天祥富弼。詞色俱厲。尙書王直面折之。安語塞。及遣李實往。敕書不及迎上皇。實驚走白內閣。迺安。安復詭曰。若奉黃紙詔行耳。他何預。此李實初使時本有迎駕敕也。實未返而楊善繼往。

仍非迎駕專使。迨實返而議遣迎使。帝終不從。但令善口述奉迎。即由善迎回足矣云云。愈不欲迎駕而駕返愈速。竟以楊善口語而得之。善傳又言。『也先曰。敕書何以無奉迎語。善曰。此欲成太師令名。使自爲之。若載之敕書。是太師迫於朝命。非太師誠心也。也先大喜。』此又見迎駕之終無敕語。史以此歸功於善之辭令。辭令特實力之外表耳。不有主戰之君相。虜豈口舌所能挫。此古今論交涉之標準也。

竟

王直等諸臣多言宜遣奉迎專使。帝不得已。乃從羣臣。仍遣實往報。既而曰。俟善歸議之。卒不遣。已。

已。七月善至瓦剌。

時瓦剌即在饜兒之地。故往來甚速。善與也先問對。備詳善本傳中。

次日即見也先。竟許善請。

善傳又言知院伯顏駁本耳。勦也先留使臣。而遣使與上皇復位。也先懼

失倍。不可。云云。也先果守信如此耶。蓋一委諸而中國即不奉迎耳。

又次日。也先引善謁見上皇。又二日八月初二日癸酉。上皇即發自瓦剌。此

皆景帝紀所書之日。蓋使至瓦剌。四日而以上皇歸。迎駕爲莫大之事。四日爲至短之期。口語無敕爲至輕簡之舉動。一時或稱楊善之能不辱命。或稱也先之前倨後恭。而於景帝。則惟見食位拒見之失。不知其能任將相。力戰自強。功在列祖列宗。以後之國祚。倍於以前而又過之。誰之功也。

明史瓦剌傳。『也先設宴饒上皇行。也先席地彈琵琶。妻妾奉酒。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善承旨坐。即起。周旋其間。也先願善曰有禮。伯顏等亦各設饌畢。也先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其下。各獻器用飲食物。上皇行。也先與部衆皆送。約半日程。也先伯顏乃下

馬伏地慟哭曰。皇帝行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乃去。乃遣其頭目七十人送至京。是爲上皇返蹕。終景泰守禦之效。

第四節 景泰在位日之功過

正統十四年九月。帝即位。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請罷內官監軍。不從。已而山東布政使裴綸言。山東既有巡撫。又設內官鎮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爲擾民。請下廷議。凡內地已有巡撫者。鎮守內官悉召還京。疏入。責綸陳狀。綸服罪乃已。時臨洮府同知田陽。聽選知縣單宇。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徐鎮。俱上言請召還監軍鎮守中官。詔以爲祖宗舊制不可更。皆不納。其後南京軍匠餘丁華敏上書言官守十害。文具敘本傳。事下禮部。寢不行。

以上出綱目三編。三編多據實錄。史惟單宇段堅華敏有傳。景帝不以王振爲鑒。祖護中官。動以祖制爲口實。知永樂之縱容奄宦。爲明累世之毒。景帝固中人之資。不足言大振作也。

景泰間用事之奄。獨一與安爲著。安於迎駕事。體帝意願事阻抑。然帝亦屈於衆議。卒迎上皇歸。安獨敬信于謙。宦官傳。安有廉操。且知于謙賢。力護之。或言帝任謙太過。安曰。爲國分憂。如于公者。簞有二人。則景帝所用之奄。幸而非甚禍國耳。安佞佛。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詔停之。景泰二年。興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萬餘人。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

帝不省。三年六月。又建大隆福寺。時安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

王振收造慶壽寺為大典

隆寺。賀節極銀。

限帝之貧位薄兒。自造奪門之禍。固帝之失德。但由國民言之。亦可曰帝之家事。且無殘害之行。較之成

祖之處建文及其嗣。仁暴懸殊。然至易儲事作。人心頗不直帝。而一時意氣相激。恩怨相攻。議論甚不

一。今為分析具列如下。

上皇之將歸也。詔議迎上皇禮。禮部尚書胡濙具議以上。傳旨以一輿二馬迎于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郎

給事中劉福言禮太薄。帝曰。昨得上皇書。具言迎駕禮宜從簡省。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會千戶魏

遂榮為書投高殿。而匿其名。言奉迎宜厚。主上嘗避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皇故事。殺袖之入

朝。與王直胡濙等共觀之。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濙欲以聞。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已奏之。有詔

索書。濙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禮。正可做行。帝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乃遣太常少卿許

彬至宣府。翰林侍讀商輅至居庸。迎上皇。時帝索遂榮書所從得甚急。遂榮自縛詣闕言之。下詔獄坐遣。

久之得釋。

丙戌。八月。上皇至京師。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遞授受意。推遜良久。帝遂送上皇

至南宮。百官隨入。行朝見禮。赦天下。十一月。辛亥。禮部尚書胡濙。請命百官賀上皇萬壽節。十二

中葉字回末

381 葉宗

葉宗

月丙申。復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皆不許。

楊善博。善奉上皇還。舉朝競奇善功。而景帝以非初造旨。薄其賞。遷左都御史。仍莅鴻臚事。善傾險小人。先庭事王

振。後又與石亨曹吉相結。爲序班時傳事。與監吉士卒僕同繫獄。久之相釋。時方窮治方李福黨。僕言案有方李福集。未及縱。善從倍。善奏之。僕以是誅。而善得復官。既冠復辟功。子謙王文之親陳循之黨。善亦有力。本傳言其檢校爲士論所爽。則景帝之不重用善。亦未爲甚過。

上皇歸後。脫脫不花及也先懼使致貢。上皇所亦別有獻。帝意欲絕瓦刺。不復使使。也先以爲請。尙書王

直金濂胡參等。皆言絕之恐啓釁。帝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釁爾。爰入寇時豈無使耶。因勅也先曰。前

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也。太師使。朕皆優禮厚給之。願

亦須少人。賞賚乃得從厚。至二年五月。脫脫不花使又至。送還所掠招撫使高能等。請通好。直等復相繼

言之。帝曰。使臣不遣。朕志素定。乃享其使而以書報之。

史叙此亦以爲景帝之薄上皇。王直等之請。皆有此意。其實上皇已還。不比宋還時以不遣使爲拒駕。帝

始終不爲北虜所狎。不得爲非。是年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四年。他先自立爲汗。五年。他先爲阿拉所

殺。韃靼部長孛來復殺阿拉。立脫脫不花子麻兒可兒。號小王子。自是也先諸子分散。瓦刺遷衰。而孛

來與其屬毛里孩等。雄視部中。韃靼復振。蓋終景泰之世。也先亦以強梁而自亡。帝之馭虜。無所謂啓

釁。若以薄虜爲薄上皇。此即無聊之情感矣。

三年十二月。也先遣使來賀正旦。王直等請遣使答之。詔兵部議。于謙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聞。帝從謙言。既而洗馬劉定之言北庭遣使。宜勅羣臣公議。不當但委兵部。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爲請。猶巫醫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不以藥爲言。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也。詔下羣臣更議。給事中路壁。以遣使有五不可。帝以璧議爲是。使卒不遣。

景帝即位。久欲以己子見濟代太子。而難于發言。遲回久之。太監王誠舒良爲帝謀。先賜陳循高穀白金各百兩。江淵王一箴蕭鐵商輅半之。用以緘其口。然猶未發也。會廣西土酋黃瓖。以私怨戕其弟思明土知府瑯。并滅其家。巡撫李棠以聞。下有司治其事。捕瑯父子入獄。瓖急。使其黨千戶袁洪。至京師行賂。有教其迎合帝意者。乃上疏請易太子。其疏曰。太祖百戰以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寇。駕陷北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三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卽循遜讓之美。欲全天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於他人。寄空名於大寶。階除之下。變爲寇讐。肘腋之間。自相殘廢。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帝曰。萬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卽下廷臣議。且令釋瓖罪。

景泰三年五月甲午。初更封太子爲沂王。立見濟爲太子。帝既下廷議。禮部尙書胡濙集羣臣會議。相顧莫

敢發言。惟都給事中李儒林。御史陳英。以為不可。尙書王直亦有難色。太監與安厲聲曰。此事不容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於是浚等上言。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防奏是。制曰可。禮部具儀擇日以聞。遂簡置東宮官。至是日。立太子。詔曰。天祐下民作之君。實遺安于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固本于萬年。此一聘。據吏部侍郎阿文選自請所作。而閣臣。既出傳郎還尙書。以附和時局。至不得其死。死。文選始與況瑄等俱奉特敕爲知府。以吏治稱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天子。賞諸親王公主及邊鎮文武內外羣臣有差。又加賜循等諸閣臣黃金各五十兩。東宮公孤官皆兼支二俸。而孤罪竟得釋。且赦其子。

是日。并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爲皇后。帝以汪后不贊周易太子。后以見濟杭氏所生。遂讓位。又封上皇

子二人爲王。見清榮王。見淳許王。明年二月。以士會黃元爲前軍都督府同知。復辟後孫自毅。發棺十一月辛

未。十三皇太子見濟卒。謚懷獻。復辟後降稱懷獻世子。憲宗於正統十四年立爲太子。時止三歲。至景泰三年。後爲沂王

其年別較英宗之太子爲長也。

懷獻太子既卒。禮部郎中章綸。與御史鍾同偕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會定州獲北謀。言也。先使偵京師。將以秋初大舉深入。同聞之上疏抗論時政。遂及復儲事。中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爲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沂王是時甫七歲。其伏望廓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錫吉具儀。建復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疏入帝覽。下所稱頌固亦是套語。

司議。審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請納其言。因引罪求罷。帝憫留之。越數日。章綸亦疏言復

儲。并陳修德弼其事。其大者謂內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又言孝弟者百行之

本。願陛下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

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陛下奉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陛下與上

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

望。或節旦。一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以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更請復汪后于中宮。正天下之母儀。

還沂王于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帝得疏。遂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及同。下

詔獄。榜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死無一語。會大風揚沙。天地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

方同下獄。禮部郎孟珉者。亦疏言復儲事。帝不罪。而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珉獻議易儲。不

過逃死計。公等遞成之。今同等又下獄。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

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為有膽。當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按章綸之疏。於帝兄弟父子夫婦之間。

無所不涉。帝固恆流。無超人之度。其激而發怒。有以也。觀他人亦言之而不盡得罪。則綸之以激致禍。

不畏遂以疎間親之義。亦固以得罪為甘心矣。獄中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則明與上皇以難堪。尤為帝

之顯失。三年七月。殺內使王瑄。以御用監加派侍上皇十兩。上皇賜派金繡袋及破金刀。派與瑄。鎗衣指瑄處。見之。醉瑄酒

。竊以上變。言派傳上皇命。以發刀藉瑄胸復位。帝震怒。下派瑄獄。窮者全真為忠黨。言此大兇兆。死不足謝。忠體

價。母狂以養免。商裕及中官王綬言于帝曰。忠病風無足惜。不宜聽忘言傷大倫。帝愈少解。乃并下忠獄。坐以他罪。誦唐西立功。劉漢于獄。陳瑋死。漢瑋亦死。復辟後追贈漢。命儒臣立碑記之。所謂交通南宮。前此固已成類矣。

五年七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疏言臣曩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羣臣朝謁東廡。今上皇在
南宮。願陛下時朝見。或講論家法。或商榷治道。歲時令節。命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
天下之本。上皇諸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齎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瞭然知陛下有
公天下之意。疏入不報。六年八月。莊以事至京。詣東角門朝見。帝憶前疏。大怒。命杖八十。謫定羌驛
丞。天順初召還。成化初。皆刑部左侍郎卒。贈命書。謫發莊。左右言事皆由鍾同倡。實罪魁。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同及章綸各百。同竟死。
綸死而復甦。繫如故。

明史廖莊傳。「英宗在南宮。左右為離間。及懷獻太子薨。羣小恐沂王復立。讒搆愈甚。故鍾同章綸與
莊相繼方言。皆得罪。然帝頗感悟。六年七月辛巳。刑科給事中徐正。請問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臨
御歲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帝驚愕大
怒。立叱出之。欲正其罪。慮衆。乃命謫遠任。而帝怒未解。已復得其淫穢事。謫戍鐵嶺衛。蓋帝雖
怒同等所言過激。美小人之言亦未遽聽也。迨英宗復辟。于謙王汝以謀立外藩誅死。其事遂不白云。」
謙等謀立外藩之誣。事見後。此云不白。則謂景帝之選置沂王。選育親王子。明為帝所怒讒。而反與謙
等同受誣也。景帝城府不深。私其子則有之。剷除舊儲以絕人望。則絕無其意。英宗受羣小之間。報怨

已甚。其罪豈薄於景帝。御批恆責景帝之不臣。此則君主之偏見也。

廖莊言厚待上皇諸子。以待皇嗣之生。是可知懷顧卒後。景帝原無他子。故未別立。皇后杭氏。亦於七年二月崩。明年正月帝不豫。壬午。十七英宗奪門復辟。丙戌。二十改元天順。史於紀年。多以景泰爲止年。八年即以天順紀元矣。

第五節 奪門

景泰八年。即天順正月。丙寅元旦。罷朝賀。帝先以七年十二月癸亥。二十有疾。故罷朝賀。丁丑。十二帝與疾宿南郊齋宮。召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軏。左都御史楊善。及太監曹吉

辭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

本紀。十四日巳卯。羣臣請建太子。不應。時安因百官問疾示意。乃議請立東宮。陳文欲竊上意。竊離。乃改請建元良之。建字爲據。疏進。詔偶有疾。十七日當早朝。所

請不。軏吉祥等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徐元玉善奇策。盡與圖之。元玉。徐有貞字。

有貞原名璽。字元玉。土木敗信開時。倡議南遷。爲衆所非。既而求用。亨軏遂夜至南內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最帝見其名輒愛之。乃改名有貞。復得以治內自效。時宣制都御史。

意。且必得審報乃可。亨軏去。十六日夜。亨軏與吉祥復會有貞所。軏曰報得矣。計安出。有貞乃升屋

步乾象。頤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時有邊吏報警。有貞言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大內。計定倉皇出。

是日。王重初。曾諸大臣。請復立新王。推商鞅主。略謂陛下宣宗。會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啓。有貞以三鼓即至。立立皇皇帝子孫。成以日暮未奏。而宮門之變起。見于直傳。

朝房。亨軏等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同守禦官軍入。天色晦冥。軏等惶惑。南偵趣行。軏頤曰。事濟否。有

後位

真太言曰必濟。遣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紀事本末。薄宮門額不可啓。扣之不應。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員弁乘取巨
等入見。上皇於燭下。上皇問故。乘俯伏合聲請登位。乃體兵士進聲。皆驚戰莫能舉。有貞率諸人助挽以行。
 忽天色明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各以職官姓名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我太上皇也。
 遂入。梁掖升奉天殿。勸座尚在殿階。衆推之使中。遂升座鳴鐘鼓。啓諸門。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聞殿
 上呼噪。方驚愕。須臾。有貞出號于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勳
 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子謙及大學士王文子
 獄。改元大赦。以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是日爲正月十七日壬午。至二十二日丁亥。殺于謙王文。籍其家。
 其罪名爲意欲迎外藩。入繼大統。先是有貞亨等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中變。乃詭辭激亨。言于謙王文已
 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等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遂決。及是謙文已下獄。有貞
 與亨等嗾言官劾之。即以所詭言之罪。命鞠於廷。文抗辯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
 兵脈可驗也。辭氣俱壯。謙笑曰。序等意耳。辯得生耶。都御史蕭維禎。遂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坐謙
 逆律。當責極刑。奏上。帝猶豫本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薛瑄力
 言于帝。乃減一等改斬。葉謙等于市。籍其家。家屬戍邊。有致諭吾豫言。謙罪當族。所薦舉文武大臣並
 應誅。部議持之而止。千戶白琦又請榜示謙等罪示天下。一詩帝旨取寵者。牽以謙爲口實云。謙性忠孝。

才略開敏。自遭竄變。忘身憂國。敵先後入犯。皆不得逞。保全社稷。皆謙功也。為有貞及章輩所嫉。遂及于難。朝野冤之。其籍也。家無餘資。惟正室繅鑰甚固。啓視。則皆上所賜幘衣劍器諸物也。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

奪門一案。所誅所賞。是非不足言。但一反藉之局。英宗即位日。既命徐有貞入閣。明日加兵部尚書。

代子 尋論奪門功。封石亨忠國公。張軏太僕。軏兄。魏文安伯。魏軏皆河間王玉子。定興王輔之弟。楊善興濟伯。曹吉祥嗣子欽

都督同知。吉祥欲以反伏。二十四日己丑。復論奪門功。封孫鑄懷寧伯。董興海寧伯。擢欽天監正揚序禮部右

侍郎。一時官舍旂軍晉級者凡三千餘人。其誅于謙王文。則又詔讀成陳循江淵俞士悅于鐵嶺。斥商賂蕭鑾

等為民。皆徐有貞主之。石亨張軏曹吉祥輩。復追論前御史王竑擊殺馬順等。詔除名編管江夏。居牛歲。帝于宮中得竑

破。顧左右曰。盜所奏多為朕也。命遷河州。尋遣官送歸田里。赦有司善視之。遂為河州籍。二十七日壬辰。從白琦請。榜于謙黨人示天下。

二月乙未朔。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尋貶所生母皇太后吳氏復為宣廟賢妃。廢后汪氏仍為郕王妃。削孝肅皇后抗氏諡號。改懷獻太子為懷獻世子。皆稱皇太后制行之。時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不許。

十七日癸丑。郕王薨。諡曰戾。毀所營壽陵。葬金山。與妖孺諸公主墳相屬。帝欲以汪妃殉。以李賢言乃

止。以妃唐氏等殉葬。尋沂王復儲位。雅知汪妃前諫易儲事。請於帝。遷居舊王府。得盡携宮中所有而

出。與周太后相得甚歡。歲時入宮叙家人禮。周太后。沂王生母。一日。英宗問太監劉桓曰。記有玉玲瓏繫

英宗即位後所尊。

願。今安在。桓言當在汪后所。英宗命索之。妃投諸井。對使者曰無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消受此數片玉耶。後有言妃出所携鉅萬計。英宗命檢取之。立盡。三月己巳。初六復立沂王見深爲皇太子。

四月。襄王瞻增來朝。景帝未立時。王上書請立皇長子。令郕王監國。募勇智士迎車駕。踰年上還京。居南內。王又上書景帝。請宜朝夕問安。奉羣臣朔望朝見。及帝復辟。石亨等誣于謙王文。以迎立襄王爲

詞。帝頗疑王。久之從宮中得王所上二書。復檢襄國金符。仍在太后閣中。乃賜書召王。此二書于金藤。至是王入朝。禮待優隆。而于謙之冤不雪。徐有貞尋又以與石亨曹吉祥相軋。謫戍金齒。

金齒土司在潯江。即怒江。後屬上。明時緬甸國中國十月丁酉。初賜王振祭葬。立祠。初振旣族誅。有言其爲敵用者。帝大怒。詔振死難朕所親

見。追賈言者。皆貶竄。帝追念不已。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十

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昭武伯。吉祥以司禮監總督大營。養子欽。從子鉉鐸鏞。皆官都督。至是欽進

封。三年十月。親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時石亨與從子彪不法事露。帝以奪門字問李賢。

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卽非順。彼時亦幸成功。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

惜。不審置陛下何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陞賈。以何爲功。老臣耆舊。何至殺戮降

黜。招機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今爲此輩損削過半矣。帝深然之。乃有此詔。諸冒功得官者。

自首更正。黜四千餘人。朝署爲清。

石亨之敗也。從子彪自陝西召還。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各千戶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大怒。下彪詔獄。令門達鞫之。得其縫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并逮其黨治之。亨大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不許。法司再鞫彪。言彪初爲大同遊擊。以代王增祿爲己功。王至腕謝。自是數欺彪。出歌妓行酒。彪凌侮親王。罪亦當死。因交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講論天文。妄說休咎。宜置重典。帝命領彪於獄。罷亨閒住。絕朝參。帝初緣亨復位。德之。亨無日不入見。即不召。必假事以進。一日。亨引二人侍于文華殿。帝問何人。亨曰。此千戶盧旺彥敬。臣有機密事必與謀。如迎請復位。其功實多。乃擢二人爲指揮使。自是干請無虛日。弟姪冒功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奪門籍得官者四千餘人。亨每見出。必張大其言。在亨門下者。得亨語即揚於衆。以爲聲勢。朝臣奔走恐後。以賞之多寡爲授職美惡。入之先後爲得官遲早。時有米三千龍八百之謠。謂郎中朱銓龍文輩。俱以賄被擢也。旣以宿怨殘害忠良。大獄數興。廷臣側目。大權悉歸於亨。亨預政事。所請或不從。蹇然見于辭色。久之帝不能堪。以語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因勅左順門非宜召毋納總兵官。亨燕見遂稀。所請亦漸有不從者。亨猶不悟。恣橫如故。初帝命所司爲亨營第。旣成。壯麗踰制。帝登翔鳳樓見之。問誰所居。吳瑾侍側。謬對曰。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誰僭踰若此。帝領之。錦衣指揮還泉。本亨所擢。密受帝旨。往往伺亨所爲以報。而亨竟不知。從子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

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亨封忠國公。彭封定遠侯。所著材官猛士。不下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又謀鎮大同。爲天

下精兵處。權傾人主。羣疑其有異志。遂及於禍。遼泉奏。謂亨怨望逾甚。與從孫後等。日造妖言。且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跡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沒其家資。未幾亨瘐死。彪及後並戮於市。

紀事本末。遼泉上言石亨怨望。與其從孫石俊。史作石俊。各書皆作俊。惟通鑑輯覽亦作俊。謀不軌。上以章示羣臣。遂下錦衣獄。

初亨見上稍疎斥。懷怨望。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得至。一日退朝歸私第。語盧旺彥敬曰。吾所居官。皆爾等所欲爲者。旺敬不知所謂。對曰。旺敬以公得至此。他何敢言。亨曰。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旺敬股慄莫敢對。會醫人童先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勅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荊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矣。遂請以盧旺守襄河。及李來寇延綏。上命亨往禦之。先又力勸亨。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先曰。時難得而易失。亨不聽。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會彪敗。上猶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而亨之謀漸急。事益露。其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

按石亨繼鄧武夫。非大姦慝。其始假以威福。乃英宗之樂近小人。以亨之不足大用。何待後來始著。其舉動無一不劣。有何難辨而假借之。英宗自欲假手此輩。以快所讎。觀於于謙繼帝世不予雪。而害謙者則已次第戮之。故知非羣小能害謙。自出英宗意爾。

戮于謙則蔓延謙黨。戮石亨時亦然。史韓雍傳。錦衣指揮劉敬。坐飯亭直房。用朋黨律論死。雍言律重朋黨。謂阿比亂朝政也。以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夕趨門不坐。獨坐敬何也。敬遂得免。舉此一事。可見其牽染者必多。政刑之不得其當久矣。門達還果。史皆入佞倖傳。與成祖時之紀綱同。以小人攻小人。皆當時朝事之玷。

五年七月。庚子。初二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欽敗死。吉祥伏誅。先是六月丙子。初李來寇河西。官

軍敗績。壬午。十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鑑充總兵官。帥京營軍禦之。擇庚子昧爽出師。其前

一夜。以朝將陞辭。與恭順侯吳瑾俱宿朝房。而欽所結之達官馬亮來上變。當正統間。吉祥屢出監軍。輒

選達官善騎射者隸帳下。師還畜於家。故家多藏甲。

于謙傳。初永樂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衆。成祖以增雄從行功。以榮顯等三衛地界兀良哈。自知失策。因欲廣招東北降夷。願留者亦與以官。徐祿與宅。留居京師。前後至者無數。別設奴兒干都司。以故遣使密出。招得之夷。

願歸者爲之設營授官。願留者亦與以官。徐祿與宅。留居京師。前後至者無數。別設奴兒干都司。以故遣使密出。招得之夷。女貞之設百數十衛。其中建州設三衛。遂爲異日之滿洲。皆肇端於其時。

用兵。每有征行。輒選其精騎。厚資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內患以息。又李賢傳。于謙嘗分遣降人南

征。陳汝言曹石之黨。代于謙。爲兵部尚書者。希宦官指。盡召之還。賢力言不可。帝曰。吾亦悔之。今已就道。後當聽其

願去者。據此兩傳。知天順時在京達官之來歷。達官不知順逆。祇貪利祿。以故成祖靖難。用三衛爲

軍鋒。曹奄陰畜死士。亦以達官爲奇貨。陳汝言所希宦官之指。自即謂曹吉祥。李賢於正統初即深論此

事。賢傳。正統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師者數萬。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實支僅一石。降人反實支十七石

五斗。是一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宜漸出之外。省冗費。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據此則于謙始定散

遣降人之法。謙被害而降人又召回。賢雖力言不可。帝言悔之而又已就道爲姑息之計。遂爲曹欽犯關

之資。史不詳言。合觀之可見也。

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達官亦恐吉祥敗而已隨退黜也。皆願

盡力結爲死黨。千戶馮益。景泰間。請徙上皇於沂州。復辟後。以吉祥請得不誅。因客欽所。欽問曰。古

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物。字其人也。欽大喜。欽有家人百戶曹福來者。得罪逃去。奏行捕治。

欽乃別遣家人尋獲。至家私掠死。爲言官所劾。帝令指揮還果按之。且降勅徧諭羣臣。毋自專干憲典。欽

驚曰。前降赦。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石亨事發。言官皆于朝班劾之。有進于彪者。帝聞之大怒。乃勅文武大臣無故

不得相往來。給事中御史及錦衣官。不得與文武大臣交通。逆者依太祖鐵榜例指彈。反謀遂決。使其黨欽天監太常寺少卿湯序。擇是月庚子昧爽。欽擁兵入廢帝。而吉祥以禁兵應之。謀

定。欽召諸達官夜飲。時懷寧伯孫鏗奉詔西征。將陞辭。是夜與恭順侯吳瑾俱宿朝房。達官馬亮恐事敗。

逸出走告瑾。瑾繯告鏜。從長安右門隙投疏入。曰急變。即達御前。遲則用軍法斬。鏜與瑾俱拙于書。惟曰曹欽反曹欽反。帝得奏。急繫吉祥于內。而敕皇城四門。京城九門。閉勿啓。欽以高逸。知事泄。中夜馳往魏某家。覲梟。斫傷奎賢于市朝房。以梟頭示賢曰。梟激我也。福草奉纒已罪。亡何。又執尙書王翱。賢乃獻劄所索紙。性草疏。乃縱免。欽又殺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遂率衆攻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拆河塢驅石塞諸門。賊往來叫呼門外。鏜遣二子急召西征軍。大呼曰。有獄賊反。獲者得重賞。西征軍奔集。至二千人。鏜曰。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反。能殺賊者以賞。遂擊欽。欽走攻東安門。瑾將五六騎覬賊。猝與遇。力戰死。欽復縱火。門燬。門內聚薪益之。火大熾。賊不得入。天漸曙。欽黨稍散。鏜勸兵逐欽。欽子帆斫欽中膊。欽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拒戰。會大雨如注。鏜督諸軍奮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帝出吉祥。與欽尸同磔于市。湯序馮益及烟黨皆伏誅。馬亮以告反授都督。淮孫欽設爲侯。李賢王翱進太子少保。封吳瑾涼國公。設武壯。贈竄深少保。諡莊愍。將士陣賞有差。以擒賊詔示天下。大赦。

奪門案至此。前之功人，多爲叛逆。而所殺以爲名之于謙。公道已大彰。然終英宗之世不與平反也。謙傳。謙既死。而亨黨陳汝言代爲兵部尙書。未一年敗。賊累巨萬。帝召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餘費。汝言抑何多也。亨俯首不能對。俄有邊警。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

英宗崩

成化朝之敗政

成化失敗之一

謙在。嘗不令寇至此。帝為默然。是年。有貞為亨所中。成金齒。又數年。亨亦下獄死。吉祥謀反伏誅。謙事白。成化初。晁教歸。子。誰上疏訟冤。得復官賜祭。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弘治二年。用給事中孫霽言。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祠於其墓。曰旌功。有司歲時致祭。萬曆中。改諡忠肅。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絕。

陷謙諸人。惟徐有貞尙有小才。石亨曹吉祥之流。若君主稍有常識。豈遂假以大權。至迭起禍變。享吉祥何足道。英宗始終為庸稚之君而已。

第六節 成化朝政局

天順八年正月乙卯。初二英宗不豫。己未。初六皇太子攝事於文華殿。己巳。十六大漸。庚午。十七崩。乙亥。二十憲宗即位。以明年為成化元年。七月。立皇后吳氏。八月。廢之。后立甫逾月。以萬貴妃已擅寵。后摘其過杖之。帝怒。廢居別宮。帝年甫十八。萬貴妃年已三十五。寵冠後宮。帝終身眷之。成化一朝。佞倖競進。皆憑萬氏以進。帝於寶壽寺。倚任時無所不至。旋復厭之。即棄之如脫屣。嬖倖特宮中為真援。與萬曆間之鄒貴妃略同。蓋宵小猶非能專挾天子以行事也。

天順八年二月。始以內批授官。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

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以千數。明代至是始以官爵爲人主私物。

聖皇在及其影

失政之二

十月。始置皇莊。以沒入曹吉祥地爲宮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與民爭利。弗聽。自是戚畹及中貴家。多奪民地爲莊田矣。按明太祖寬留田土。以供養軍蓄馬之用。期不擾民。自憲宗寵田產以自私。上行下效。悉歸豪強。始而就間曠以爲侵占。間曠既盡。後起之豪強無盡。以漸而盛及民生。其端蓋造於此。

失政之三

于是番僧扎實巴乞靜海地爲常住田。嘉善公主求文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千餘頃。皆予之。成化四年三月。戶科給事中邱弘等上言。國初北直隸山東地方。土曠人稀。太祖太宗屢頒明詔。許民耕種。永不料稅。乃權豪怙勢。專利病民。率指爲閒田。乞奏至數十百頃。夫地曠百頃。古者百家恆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百家恆產哉。乞收前命還給下民。仍勅該部痛革往弊。帝然之。詔自今乞請皆不許。扎實巴等所乞。還之於民。未幾。周壽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餘頃。帝不得已許之。自是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壽弟長甯伯彧。求武強武邑地六百餘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疏諫。不復省。

按成化間失政甚多。然奏乞閒田。事關永久民間舒蹙之故。所謂閒田。在太祖太宗寬留以厚民生。歷仁宣暨英宗。未之有改。成化間惟以皇室莊田爲倡。大動豪強貪慾之私。又可見祖宗積蓄之厚。先從近畿

豪強遍布之地爲始。各州縣皆有羅掘。自後更及南畿。以及各處軍衛留備屯之地。一切以閒田名之。祖宗所寬留者積久而盡。無論豪強代興。日益無已。即邊境有事。無以應額外之供。不得不悉索以資民供。民窮而爲盜。盜起而民益窮。因果相生。遂成萬曆天啓之局。當憲宗時。民尙祇覺恩澤之稀。未感煎熬之迫。後世言成弘之治。尙慨想以爲太平。其實則前數代之遺澤。一朝不易枯竭耳。

再以史傳證之。陳鑑傳。正統七年。王朔調遼東。鑑復出鎮。歲滿當代。以陝人乞留。詔仍舊任。時倉儲充盈。有軍衛者足支十年。無者直可支百年。鑑以陳腐委棄可惜。請每歲春夏時。給官軍爲月餉。不復折鈔。從之。凡此皆見正統以前。天下積儲之厚。祖制未改。在朝多法家弼。明之君。自英宗爲無道之始。明之民。則未嘗感覺困苦。壞祖宗藏富於民之意。自憲宗始。顧祖宗所藏至厚。不至一時盡。故其大敗決裂。猶在百年以後也。

成化前與凡事 利

更舉史傳證之。李賢傳。嘗言內帑餘財。不以恤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前後頻請發帑。賑貸恤邊。不可勝計。賢大用於景泰天順之間。至成化四年而卒。爲一代賢相。其所主張如是。而景帝英宗能任之。可知天順以前。人主無與民爭利之心也。賢以奪情爲難倫所糾。不能無憾。與後之張居正爲同病。然其爲國家計久遠。用才能。則皆功不可沒也。

成化初對建州始有兵事。建州爲清之舊受衛職。明史凡遇建州事。皆削不登。此爲今日以後。應爲明史補

正之一大端。別詳滿洲開國史。但以兵事論。則事役非鉅。尙不及西南麓川藤峽諸役。在講義原無足述之分量。惟荆襄平盜事。具見明中葉士大夫之能爲國。撮叙如下。

成化時荆襄之
平定

成化元年四月。荆襄盜劉千斤反。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號爲劉千斤。荆襄上游爲鄖陽。古麇庸二國地。元至正間。流賊聚此作亂。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鄧愈以兵剿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叢密。中有草木。可采掘以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罔稟約束。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長。漢中守臣以聞。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爲饑寒迫耳。奈何即用兵。命御史孫輯。誦戍數人。徐陽聽撫。而大奸潛伏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逆之衆。宜選良吏撫恤。漸圖散遣。詞甚諄切。不報。三省長吏多諉非己境。因循不治。至是劉通糾黨石龍。號石和尚。及劉長子苗龍苗虎等。聚衆數萬爲亂。僞稱漢王。建元德勝。僞署將軍元帥。寇襄鄧境。指揮陳昇等死者二十四人。時以副都御史王恕出爲撫治。而未受征討之命。賊橫掠不受撫。恕聞於朝。乃命撫寧伯朱永爲總兵官。尙書白圭提督軍務。發軍會恕及湖廣總兵李震進討。至兩漳破賊。永以疾留鎮。圭主軍務。奏四路會剿之策。至二年五月。迭戰勝。斬劉通子聰。僞都司苗虎。乘勝復破其巢。牛擒通獻俘京師。及苗龍等四十餘人。皆磔於市。而石和尚劉長子逸去。會永病愈。帥師搜餘賊。六月。石和尚聚衆千餘。轉掠四川大昌縣。殺夔

朱政

州通判王禎。圭分兵蹙之。賊被圍食盡。十月。長子縛石和尚以降。并獲通妻連氏。遂班師。賊少息。不數年復熾。

有以養民之地。而以禁民毋入爲弭亂之策。此明開國時之失策也。六七十年之後。而再有饑民屯聚之患。英宗之不輕用兵是也。不選良吏撫恤解散則非也。至成化初而不能不用兵。兵力所加。即告蕩平。其時將帥猶得力。然賊卒仍其故地。不以良吏闢作生聚之鄉。亦猶是鄧愈平寇時見解。而并弛其屯聚之禁。故未幾而復熾也。

六年十月。劉千斤餘黨李鬍子等復聚柴房。初白圭平荆襄盜。而流民屯結如故。李鬍子名頌。始與石和尚等同嘯聚。會歲大旱。入山者九十萬人。李與其黨王彪小王洪等。往來南漳內鄉渭南間。倡流民爲亂。僞稱太平王。署其黨爲總兵先鋒等。又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屢勦不利。荆襄諸郡騷然。十一月。命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忠四年討平開城叛忠先分軍列要害。多設旗幟鉦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寇潛四散其巢石城。來歸者四十餘萬。王彪來覘軍。出不意擒之。忠又請調永順保靖兵。合二十五萬衆。分八道逼之。流民歸者又數萬。遂擊賊擒李鬍子小王洪等。忠移軍竹山。捕餘孽。復招流民五十萬。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戶選一丁。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其下令逐流民也。有司一切驅逼。不前即殺之。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成者卅行多疫死。給事中梁瑋。因星變求言。劾忠妄穢。白圭亦

言流民既成業者。宜隨所在著籍。又駁忠所上功次互異。帝皆不聽。進忠左都御史。廢子殺錦衣千戶。諸將錄功有差。忠上疏言。臣先後招撫流民九十二萬餘人。賊黨遁入深山。又招諭解散。自歸者五十萬人。俘獲百人。皆首惡耳。今言皆良家子。則前此屢奏猖獗難禦者伊誰也。賊黨罪固當死。因不忍濫誅。故令丁壯誦發遣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千人。爭鬪劫殺。若此者。可以久居不遣乎。臣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蓋張虛聲枕之。非實事也。且圭固嘗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遣。先時中外議者。謂荆襄之患。何日得寧。今幸平靖。而流言沸騰。以臣爲口實。帝溫詔答之。

紀事本末。議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既樹平荆襄碑。或亦呼爲鹽淚碑。以嘲忠云。鹽淚碑爲荆襄故事。本爲人思平靖。今以形容項忠殺之。人揭忠之過。忠則自列其功。一時遂無定論。其實功過皆有之。以終始而論。忠亦無善處流民之法。忠之所謂功。則至多能比之鄧愈而已。

十二年五月。命左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荆襄流民。初項忠既平荆襄。陳善後十事。不過增設營堡巡司。多方偵守。以厲入山之禁。不數年。禁漸弛。流民復聚。朝廷以爲憂。祭酒周洪謨嘗著流民圖說。謂當增置府縣。聽附籍爲編氓。可實襄鄧戶口。俾數百年無患。都御史李賓以聞。帝善之。遂命傑出撫。

以上文見原傑傳。而周洪謨傳不載此事。紀事本末略詳洪謨之說。其說略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見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西

命原傑撫治
荆襄流民

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甯謚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業。則流民皆齊民矣。

傑徧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願附籍。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平時頑梗者。驅還其鄉。而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郢縣。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中。道路四達。去襄陽五百餘里。山林阻深。將吏鮮至。猝有盜賊。府難遙制。乃拓其城。置郢陽府。以縣附之。且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而析竹山置竹谿。析郢置郢西。析漢中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隸新府。又於西安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陽。各隸其舊府。制既定。薦知鄧州吳遠爲郢陽知府。諸縣皆擇鄰境良吏爲之。流入得所。四境又安。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道宏自代。詔即擢道宏大理少卿。撫治郢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郢陽之有撫治。自此始。尋以道宏爲右僉都御史。開府陽。著爲令。傑召爲南京兵部尙書。勞苦成疾。南還竟卒於驛舍。荆襄之民間之。無不流涕者。

吾國古時往往有封禁之地。最爲閉塞之見解。利棄於地。小之聚姦民。大之召外寇。荆襄規畫。久而後定。足爲明代一大事。故詳之。郢陽撫治。以都御史開府。體同巡撫。終明世有之。清初尙然。至康熙

初裁，旋吳三桂之亂。葛延川楚奏隴。鄭陽復設撫治。康熙十九年終裁。嘉慶初。又有川楚教匪之舉。事平。以達州為綏定府。略如明之設置耶陽。此亦荆襄上游。明時未竟之緒也。

成化之失政

廢皇后

憲宗惑於萬貴妃。在帝室則幾傾皇嗣。而奄人當道。中旨授官。方士妖僧。濫恩無紀。皆以能結妃歡為進身之階。成化中葉以往。朝政濁亂。然明運不遽傾覆。且後人述明時之太平。尚不能遣成化之世。則以得辨百姓之禍尙少耳。結其失政如下。
憲宗后吳氏。立自天順八年七月。以萬貴妃故被廢。帝下勅謂先帝為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於別宮待期。太監牛玉。輒以選退吳氏。於太后前復選册立。以此為罪。廢居別宮。后父俊先授都督同知。亦下獄戍邊。而牛玉止謫孝陵種菜。南京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等。合疏言玉罪重罰輕。帝怒徽等。皆貶邊州判官。則知玉易后之罪。非事實也。

萬貴妃以四歲選入掖庭。為孫太后宮女。

孫太后為宣宗后。萬貴妃於天順八年為三十五歲。則四歲入宮。尚在宣宗之世。當孫太后。乃後來追稱也。

及長。侍憲宗於東

宮。憲宗年十六即位。

萬宗紀。成化二十三年崩。年四十一。則即位年當十八。此出萬貴妃傳。史記亦同。當是此傳之誤。

妃已三十有五。機警善迎帝意。遂讒廢皇后

吳氏。六宮希得進御。帝每遊幸。妃戎服前驅。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帝遣中使祀諸山川。遂封貴妃。皇子未期薨。妃亦自是不復娠矣。當是時。帝未有子。中外以為憂。言者每請溥恩澤以廣繼嗣。帝曰。內事也。朕自主之。妃益驕。中官用事者。一忤意立見斥逐。掖庭御幸有身。飲藥傷墜者無數。孝宗

之生。頂寸許無髮。或曰藥所中也。紀淑妃之死。實妃爲之。佞倖錢能單動汪直梁芳輩與輩。皆假貢獻苛
斂民財。傾竭府庫。以結貴妃歡。奇技淫巧。禱祠宮觀。靡費無算。久之。帝後宮生子漸多。芳等懼太子
年長。他日立將治己罪。同尊妃勸帝易儲。會泰山震。占者謂應在東宮。帝心懼。事乃寢。二十三年春。
暴疾薨。竟

妃諸罪狀。類皆帝所謂內事。惟爲奄宦佞倖之所憑依。則蠶政尤甚。然尙見帝不受制於羣小。特以妃爲
之內主。故一旦意所不懽。棄之如遺。固不至如天啓朝客魏之禍耳。

萬貴妃父貴。諸城人。爲邑掾史。坐事謫居籍州。以貴妃故。官錦衣衛指揮使。頗謹飭。貴子喜亦爲指揮
使。與弟通達等並驕橫。成化十年。貴卒。十四年。進喜都指揮同知。通指揮使。達指揮僉事。通少貧賤
業賈。既驟貴。益貪黷無厭。造奇巧邀利。中官韋興梁芳等復爲左右。每進一物。輒出內庫償。罄金錢絡
驛不絕。通妻王。出入宮掖。大學士萬安。附通爲同宗。婢僕朝夕至王所。謁起居。妖人李孜省輩。皆緣
喜進。朝野苦之。

汪直作西廠
有錄。
成化十二年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直故大藤峽豬種。初給事萬貴妃宮。遷御馬監太監。時妖人李子龍。
以符術結大監革舍。私入大內。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訪外事。以直便黠。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
密出伺察。人莫之知。明年正月設西廠。以直領之。西廠者。永樂中始置東廠。令宦官訪緝逆謀大奸。與

西廠之權比東廠大。汪直之權力大。

錦衣衛均權勢。至是又別設西廠刺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任錦衣百戶韋瑛為心腹。屢與大獄。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鬪習雞狗。輒寘重法。直每出。隨從甚衆。公卿值者皆避道。兵部尚書項忠不避。追辱之。權欲出陳廠上。凡西廠逮捕朝臣。不俟奏請。氣餒靈灼。

西廠東廠即皇宮偵探

錦衣衛之制。仿古司隸校尉。執金吾等官。職掌都城內外地方各事。以鞫鞫之下。人衆稠密。不免宵小混雜。故有糾事員役。以靖姦慝。近世各國都市。皆有警察偵探。在前清則謂之步軍統領衙門。古今中外。大略相類。原不得為弊政。明以詔獄屬錦衣衛鎮撫司。遂奪法司之權。以意生殺。而法律為虛設。蓋弊在詔獄。尚不在緝事也。至設東廠而以宦官領緝事。是即所謂皇家偵探。其勢無可抵抗。誣陷裁職。莫能與辨。其所謂有罪。即交錦衣衛治之。於是詔獄超法律之外。東廠緝事又絕裁抑之門。成化中以一東廠為未足。更益以西廠而緹騎倍之。校尉所至。徧南北邊腹各地。又絕非都城地方巡徼之事任。此所以為明代獨有之弊政也。然細按之。皆凌蔑貴顯有力之家。平民非其所屑措意。即尚未至得罪百姓耳。

商鞅反对汪直

五月。大學士商鞅。率同官劾直罪。且言陛下委聽斷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羣小。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摘奸禁亂為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近自直用事以來。人心疑畏。卿大夫不安于位。商賈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業。若不急去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愠曰。用一內鑿。何遽危天下。誰

廢西廠

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置吉至閣詰責。輒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輪等同心一意。為天下除害。無有先後。恩等以實覆奏。傳旨慰勞。翌日。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命直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衛。中外大悅。懷恩厚吉。為明宦官之最賢者。亦方欲制直不使逞。故暫得此效。

西廠雖暫罷。帝眷直不衰。令密出外刺事。吏部尚書尹旻等附直。項忠劾直。以旻為六卿之長。請首署名。旻即馳報直。六月。忠以直誣搆黜為民。御史戴縉頌直功。謂大臣羣臣皆無裨於政。獨有太監汪直。摘發允協公論。足以警衆服人。疏入。遂復開西廠。大學士商輅引疾。帝聽其歸。于時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士大夫皆俯首事直。直勢愈恣。

汪直執勢尚大 復西廠。

時西廠既復。東廠亦正橫甚。東廠官校因發雲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掌通政使工部尚書張文質。錦衣衛遂執下獄。帝不知也。左通政何琮等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錦衣衛官以擅繫大臣。停俸三月。與衛為一體。大臣繫獄而帝不知。知之則處分僅及衛官。所處分僅止停俸三月。其時士大夫所被待遇可知矣。

戴縉以頌直功。累進右僉都御史。不二年。以中旨擢副都御史。又進都御史。掌院事。于時御史王億等競

效縉所爲。相率媚直。謂西廠摘伏發奸。不惟可行之今日。實足爲萬世法。依阿洪憲。臺中綱紀掃地。後直寵衰。縉乃謀出爲南京工部尙書。直敗黜爲民。直以十四年六月。復出行遼東邊。直年少喜兵。欲以邊功自固。乃有此行。率飛騎日馳數百里。所過箠撻官吏。各邊都御史皆服褰韃迎謁。供張甚盛。左右從者悉大通賄賂。遠近爲之騷駭。

汪直行遼東邊

此事見汪直傳。其所謂行遼東邊。正以巡撫陳鉞。掩殺建州夷人以冒功。激發啓釁。朝議遣重臣撫安。已命兵部侍郎馬文升往。建州聽撫。直思懷其功。固請行邊。陳鉞先賂直左右。令所過居民跪迎道左。比至。鉞出迓于郊。望塵蒲伏。盛供張以娛直。直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于直。直內慚。改升又與抗禮。不善事其左右。鉞又日夜譖文升于直。直遂庇鉞激變罪。轉罪文升。明年五月。下文丹錦衣衛獄。謫戍重慶衛。鉞更諷直請大發兵樹邊功。討建州夷伏當伽。其冬。以撫箠侯朱永充總兵官。直監軍。鉞贊軍務。帥師出遼東塞。遇建州貢使六十人。掩殺之。更發募斬鬮體。以張級數。捷聞。封永保國公。增直歲祿。鉞亦論功晉右都御史。尋代楊鼎爲戶部尙書。此事見明史。惟不載建州字。考明實錄及明各家紀載。此皆開清代先世種族中事。清修明史。一律刪除。此事因無建州字。漏未刪去。其詳別見滿洲開國史。

直因陳鉞樹邊功於遼東。十五年又奉命行大同宣府邊。厨傳供張。褻韃迎謁。並如遼東。左右索賂。各傾

西廠

帝以給之。邊儲爲之一空。直先以所善汪越爲兵部尚書。又用越言。詐稱亦思馬因犯邊。詔永同越西討。直爲監軍。亦思馬因實無意犯邊。方移帳威寧海子。越乘其不意。偕直往襲。虜驚避。遂殺其老弱。報首功四百三十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十。越封威寧伯。增直歲祿。於是人指王越陳鉞爲二錢。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於帝前。爲辭者謾罵狀。人言鶴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監也。又爲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旁人問之。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笑稍悟。會東廠尚銘獲賊得賞。直忌。且怒銘不告。銘懼。乃廉得其所洩禁中秘語奏之。盡發汪越交通不法事。十七年秋。命直偕越往宣政禦敵。敵退。直請班師不許。徙鎮大同。盡召將吏還。獨留直。直不得還。言官交章論直苛擾。請罷西廠。而大同巡撫郭鉞。復言直與總兵許甯不和。恐悞邊事。帝乃調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又以言官言。降直奉御。褫逐其黨王越戴紹吳綬等。陳鉞已致仕不問。盧瑛後坐他事誅。然直竟良死。帝亦無所謂政刑。意所不屬即棄之。固猶未至爲奄所制耳。西廠廢。尚銘遂專東廠事。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賣官鬻爵。無所不至。帝尋覺之。謫充南京淨軍。籍其家。羸送內府。數日不盡。

憲宗朝內侍復有梁芳。與障陳比。而詬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悅妃意。其黨錢能韋春王敬等。爭假採辦名。出監大鎮。帝以妃故不問。妖人李孜省。僧繼曉。皆由芳進。共爲姦利。取中旨授官累數千人。名僇奉

寵倖

官。陝西巡撫鄭時論芳被黜。陝民哭送之。帝聞頗悔。斥俸奉官十人。繫六人獄。詔自後傳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刑部員外郎林俊。以劾芳及繼曉下獄。久之。帝視內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謂芳及韋與曰。糜費由汝二人。與不敢對。芳曰。建頭靈宮。及諸祠廟。爲陛下祈萬年福耳。帝不懌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與汝計矣。芳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會泰山累震。占者言應在東宮。帝懼乃止。

成化間奄人之外。更有倖倖。以李致省僧繼曉爲首。致省初爲江西布政司吏。執法受贓。既歷京致得冠帶。而職事發。當概爲民。匿不歸。時帝好方術。致省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錄得幸。成化十

五年四月。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言。祖宗官人之制。必考素行。太常職司祭祀。厥選尤重。奈何用穢穢罪人。瀆事天地宗廟。給事中李俊亦以爲言。帝不得已爲改上林苑監副。然寵幸日甚。賜以印章二。

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微。許密封奏請。致省因與梁芳表裏爲奸。干亂政事。十七年。擢右通政。寄俸

本司。仍掌監事。初帝踐位甫臨月。即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爲文思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至百十人。

時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澤者數千。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珙。及奸僧繼曉輩皆尊顯。與致省

相倚爲奸。致省旋遷左通政。言官交劾。暫貶秩仍遷之。二十一年。星變求言。大臣言官皆極論傳奉官之

弊。首及致省常恩等。帝頗感悟。貶致省上林監丞。令吏部錄宥濫者名。斥罷五百餘人。中外大悅。致省

恨廷臣甚。構逐數人。益以左道持帝意。十月。再復爲左通政。益作威福。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

憲宗崩

致仕卿貳綠以復進之西西人極多。密封推薦。縉紳進退。多出其口。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彭華。皆附麗之。華以江西人結政省。用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與尹旻相惡。樞旻及其子侍講龍。龍下獄除名。旻致仕。旻籍山東。山東京僚坐旻黨降調者多人。是爲明季門戶成習之始。政省所排擠。若江西巡撫闕珪。洗馬羅璋。兵部尚書馬文升。順天府丞楊守隨。皆被譴。朝野側目。已復擢禮部右侍郎。是時以秘術于中官陳乞者無數。大學士萬安亦獻房中術以固寵。終憲宗之世。方士濫恩不絕。

繼曉江夏僧。以秘術因梁芳進。授僧錄司左覺義。進右善世。命爲通元廣善國師。其母朱氏。娼家女也。繼曉自陳乞旌。詔不必勘覈。遽旌其門。日誘帝爲佛事。建大永昌寺於西市。逼徙民居數百家。費國帑數十萬。員外郎凌俊請靳芳繼曉以謝天下。幾得重譴。憲宗朝。西番僧封法王及大智慧佛。大慈悲佛。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不可勝計。皆錫誥命。服食器用擬王者。出入乘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錦衣玉食幾千人。取荒塚頂骨爲數珠。髑髏爲法盃。給事中魏元等切諫。不納。帝初即位。即以道士孫玉庭爲真人。其後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國師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帶玉珪銀章。繼曉尤好黠竊權。所奏請立從。二十一年星變求言。貶李孜省。罷傳奉官五百餘人時。亦革繼曉國師爲民。而帝忌諸言者。給事中盧瑄等。密諭尹旻出之。且書瑄等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於是言者相繼貶斥。而方士等復首。有寵愈甚。諸番僧亦如故。二十三年八月帝崩。孝宗即位後。乃盡黜成化時僧道雜流傳奉。

得官之衆。繼曉至弘治元年十一月伏誅。

凡此皆成化時朝政之穢濁。而國無大亂。史獨其時爲太平。惟其不擾民生之故。

第七節 弘治朝政局

孝宗即位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己丑。二十憲宗崩。九月壬寅。初六孝宗即位。以明年爲弘治元年。丁未。十一斥諸佞

倖。侍郎李孜省。太監梁芳。外戚萬喜。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等。以言官劾諸人不法事論死。上以宅憂。

謫芳南京少監。喜指揮使。孜省常恩玉芝等。戍陝西邊。芳等遇赦復逮下獄。孜省不勝拷掠死。常恩玉芝

等仍徙邊。芳廢死。十月丁卯朔。汰傅奉官。罷右通政任傑。侍郎劉綱。指揮僉事王榮等二千餘人。論罪

戍斥。罷遣禪師真人等二百四十餘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並追詰勅印仗。遣歸本土。丁亥。

二十萬安罷。帝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者。未署曰臣安進。帝令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爲耶。

一曰。愧汗伏地。不能出聲。會庶吉士鄒智。御史文貴姜洪等。交章列安罪狀。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

哀。無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懼歸第。乞休去。時年七十餘。在道猶望三台星。冀復

用。居一年卒。安在政府二十年。以附萬貴妃同姓。及善進房中術媚上。遇試期必其門生典試。子孫甥壻

多登第。安死無幾。子孫相繼死。安遂絕。

自明太祖廢宰相不設。至正統初三楊秉政。內閣大學士已成真宰相。成化初李賢爲賢相。自後彭時商輅。

明經筵

皆不失爲輔臣。汪直用事。遂退正人。萬安劉吉彭華尹直輩入閣。無不依附權要。至孝宗立。首逐萬安。用徐溥。繼罷尹直。用劉健。起用王恕爲吏部尙書。內召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彭華先已致仕。禮部左侍郎邱濟進大學衍義補。帝知其善。濟亦於四年入閣。劉吉亦旋致仕。一時正人多在列矣。惟劉吉尙爲首輔。吉知帝方求治。於溥健所建白。亦贊其成。而奏請則以首輔居前。頗掠新政之美。於其私意所不嫌。則沮抑排搆。屢與大獄。逐正人。至五年而帝欲封后弟伯爵。吉謂無以處太后家子弟。乃遣中官至其家諷令致仕。則帝之進賢退不肖。猶少英斷。且未能處以至公。固未能如宣德以前用人行政氣象。

弘治元年三月。始用吏部侍郎楊守陳言。遵祖制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大經筵正統初所定。月之二日舉行。一月三次。其實成禮而已。明初經筵。原無定日。小經筵正符進講初意。除開講日外。皆常服進講。謂之日講。朝會除元旦節日等大朝行禮外。餘爲常朝。早朝受四方奏事。午後事簡。君臣之間。得從容陳論。永樂間謂之晚朝。景泰初定午朝儀。皆以別於早朝也。守陳言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經筵。當擇博雅端介之臣。以次進講。必於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講之明而無疑。乃行之篤而無弊。凡前朝典籍。祖宗謨訓。百官章奏。皆當時文華後殿。退朝披覽。日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輒問。一日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

舉崖略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觀。俾條列地方事。面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陞辭赴任者。隨所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他具疏進者。召閣臣議可否以行。而于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于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則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如或經筵常朝。祇循故事。百官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答。臣恐積習未革。後患滋深。疏入。帝深嘉納。遂于月之丙子。十二開經筵。此是每月二日之大經筵翼日丁丑。命儒臣日講。越六日壬午。視午朝。

日再朝以聽政。又無日不講經史治道。以資法戒。接士大夫之時多。對宦官宮妾之時少。荒怠之主。必不能行。果能行之。敗事鮮矣。孝宗能嘉納此言。可謂有志圖治。

是月。起用言事譴降諸臣。凡憲宗時得罪於奄人佞倖而遷謫者皆起。惟尙有爲劉吉所撓問者。四月。厘正祀典。憲宗時。用方士僧道言。多所崇祀。煩瀆不啻。糜費不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請厘正。禮臣周洪謨條議革諸淫祀。洪謨非謬謂玄武七宿。不當信道妄武當山終練之說。城隍非人鬼。不當有五月十一日誕辰之祭。東嶽泰山。亦非經封內。且今祭如壇。則朝陽門外東嶽廟之祭。宜爲禋祀。帝以崇祀既久。不恭從也。

四年春。以陝西方用兵。罷織造絨氈中官。五年二月。以陝西巡按御史張文言。減織造絨之半。又明制。蘇杭等府。各有織染局。歲計有定數。英宗天順四年。遣中官往蘇松杭嘉湖五府。于常額外。增造綵緞七千匹。增造坐派自此始。弘治四年八月。以水災停南畿浙江額外織造。召督造官還。既而帝納諸大臣言。併

召還中官之監蘇杭織造者。中官鄧瑤固請。帝又許之。而以工部尙書會鑑言。減歲造三之一。事在十六年十月。見會鑑傳。七年五月。終以劉大夏言織造中官當罷。悉召還。令鎮巡官領之。

凡此見孝宗不難於節用以恤民。而難於却奄之請。然猶卒以大臣之語而撤奄。則恭儉尙有天資也。後來變本加厲。決非能長保孝宗之德意。要此自見弘治朝保存明代盛時元氣之美。

明之一代立法創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舉。洪永間定制。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英憲以後。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條例由此日繁。八年。以鴻臚少卿李鑑請。命刑部尙書彭韶制定問刑條例。十三年。給事中楊廉復言。高皇帝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革其繁瑣。臣以爲非深于經者。不足議律。非深於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革去一切近代冗雜之例。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帝嘉納之。尙書白昂會九卿定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條。與律並行。詔頒之。中外。帝所任刑官。前後如何喬新彭韶。及昂與閔珪。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翕然稱頌。至廷杖詔獄等慘酷事。終弘治之世無聞。據刑法志。弘治元年。員外郎張倫請廢東廠。不報。然孝宗仁厚。廠衛無敢橫。司廠者雖辟楊鵬。奉職而已。錦衣衛使。在弘治中亦有可稱者二人。初年爲朱驥。明史無驥傳。驥爲子諱之。因諱獲諱。後傳言驥自有傳。而卒無之。此亦明史之前後失照也。明史刑法志謂驥持法平。詔獄下所司。獨用小杖。憲宗嘗命中使詰責。不爲改。史稿驥傳。遇重獄。驥有驗傳。

苟可生者。必爲之解。迄明世。論典獄之使。率以驥稱首。弘治三年卒官。同時又有牟斌。刑法志。牟斌者。弘治中指揮也。李夢陽論張延齡兄弟不法事。下獄。傳輕比。得不死。牟斌。明史稿與朱驥合傳。後入正德朝。不容於中官。奪職死。是知廢東廠非帝所能。而終帝之世。廠衛皆循職不爲惡。且歷朝爲中人鷹犬之錦衣衛。於弘治朝卽累有賢指揮使可稱。亦見上好仁則下好義。經訓自不易也。

弘治一朝。多用正士。然初年則首輔劉吉未退。頗受沮撓。至宦官則僅免肆惡。帝於奏請裁抑之臣。率不能用。或且罪之。其間用事者有一季廣。宦官傳。廣以符籙禱祀盡帝。因爲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四方爭納賄賂。又擅奪畿內民田。專鹽利鉅萬。起大第。引玉泉山水灌之。給事葉紳。御史張縉等。

交章論劾。帝不問。十一年。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今北海亭成。幼公主薨。未幾。清寧宮災。日者言廣

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自殺。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卽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

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諸交結廣者。走壽寧侯張鶴齡求解。乃寢弗治。時司設監已爲廣請祠額祭葬。及是以大學士劉健等言。罷給祠額。猶賜祭。時更有守備南京太監蔣琮。以前成化間。奸民指瀕江補毋沙灘。投獻中官。中官收其利。而朔地賦責之民。帝立。詔勢家悉返投獻地。民乃懇於朝。下御史姜綰等覆勘。琮脅結右已。結劾琮罔民利。因及其侵漁諸不法事。琮與綰互訐。累勘卒爲官者所

持。其先爲守備受投獻之太監黃賜。並同時私襲後湖爲田之太監陳祖生。並奉使兩廣道南京之太監郭鏞。因大學士劉吉。共譖縮等。至下御史十人於獄。貶爲州判官。而有各奄不問。後琮以僭侈殺人掘傷皇陵氣得罪。充孝陵淨軍。則帝之不能不爲奄人所盡。可考見矣。惟其時亦多賢中官。懷恩覃吉。貽自先朝。有何鼎者。更以得罪張鶴齡兄弟。爲皇后所怒。竟由后使李廣杖殺鼎。蓋孝宗張后。不能法前代諸賢后。縱其兄弟多作過惡。請乞無度。敗壞鹽法。至廢中鹽法不行。而投獻間田。明知禁止而不能絕。張氏實蠹政之尤。此亦帝之不得賢后爲助。又不能裁制外戚。如祖宗時。皆仁而不斷之見象也。

第八節 英憲孝三朝之學術

宣宗時始開講學之風。公卿士庶。翕然信嚮。爲天下是非標準。始於月川曹氏。前已言之。英宗時則有薛瑄。瑄有學行。人稱爲薛夫子。初爲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楊士奇。吾鄉有可爲京卿者乎。士奇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宣德中。瑄授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至是士奇反欲令見。王振。楮臣之仰。振積成久矣。一旦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瑄獨屹立。振知爲瑄。先揖之。自是銜瑄。會指揮某死。振從子山欲強娶其妻。誣指揮妻毒殺其夫。處極刑。瑄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指。劾瑄故出人罪。振復諷官奏瑄受賄。下獄論死。將行刑。振蒼頭忽泣於鑿下。問故。曰聞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會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瑄繫獄待決。讀易自如。既免。景泰間以薦起。歷官大理寺卿。蘇州大

饑。貧民掠富家粟。火其居。躡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璉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英宗復辟。重璉名。拜禮部右侍郎入閣。王文子謙之獄。惟璉力爭。爲減極刑一等。得棄市。璉見石亭曹吉祥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致仕去。在閣數月耳。告歸後七年。天順八年卒。贈尙書。謚文清。璉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朱子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道其所得。學者宗之。弘治中。給事中張九功請從祀文廟。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隆慶六年。允廷臣請從祀。

薛文清雖亦爲達官。世自尊爲薛夫子。其弟子及再傳三傳弟子。以學行名節著者甚衆。皆見儒林傳。楊廉亦見儒林。明史儒林傳皆躬躬行自重之賢。不似清史儒林。專重考據。稍習說文小學。輒尊之曰儒。而其所以敦品立行者不聞也。蓋清之國史館傳體已如是。未流遂無以品行爲意者。文清歿後百餘年。卒從祀文廟。吾國昔以能從祀爲人品之至高。亦懸一人格以爲士大夫之標的而已。至挾此藩離而欲爲人類設新訓條。至今徬徨未知所向。吾輩談歷史。祇能就史實中經過者言之。

英宗朝專以講學名。而門弟子極盛者。爲吳與弼。與弼字子傳。世稱康齋先生。父溥。即靖難時王良胡廣等同居。斷定胡廣解縉不能死節者。溥亦在建文時已爲國子司業。永樂中復爲翰林修撰。康齋門人。明

吳興六朝
一子

代從祀^文廟者乃有二人。一胡居仁。一陣獻章。講學之風。斯時極盛。君相側席。頗見大賢。康齋以處士

蒙召。創意者為石亭。後來頗受指摘。尹直瓊綴錄謂康齋跋石亭族譜。自稱門下士。又為其弟所訟。或謂

地方官忌康齋。募人教其弟為之。右康齋者并辨瓊綴錄之誣。但康齋之於世論。頗未能如薛夫子之一致推

服。則可見矣。今讀其集。屢言夢見孔子朱子。縱或為結想所成。要亦無當於為學實用。雖大儒盡出其

門。明儒從祀止四人薛道。在前。胡居仁陳獻章王然世所景仰。對康齋不及對胡陳。而胡尤平實可為人師法也。守仁三人同以萬曆間從祀。胡陳皆康齋弟子。

居仁聞吳興弼講學崇仁。往從之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

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築室山

中。四方來學者滿壑。皆告之曰。學以為己。勿求人知。曰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

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務于空虛。與溺於功

利者均失。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真。一在工夫間斷。承學之士。皆佩之為篤論。居仁開修自守。布衣終

其身。人以為薛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陳獻章。字公甫。舉人未第。從吳康齋講學。

嘗自言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

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勒

也。其學浩然獨得。論者謂有鸞飛魚躍之樂。世稱白沙先生。白沙實大返禪悟。胡敬齋亦言之。後皆從祀。

則門弟子等盛。學說等行。出大儒之門者。終身服膺師說。服官皆有劣節。不負所學。亦多有已通籍而解官受業於門者。儒林傳中。不少其人。一時學風。可見人知向道。求爲正人君子者多。而英挺不欲自卑之士大夫。即不必盡及諸儒之門。亦皆思以名節自見。故奄宦貴戚。混濁於朝。趨附者固自有人。論劾蒙禍。瀕死而不悔者。在當時實極盛。即被禍至死。時論以爲榮。不似後來。清代士大夫。以帝王之是非爲是非。帝以爲罪人。無人敢道其非罪。故清議二字。獨存於明代。讀全史當細尋之。而其根源即由學風所養成也。

第四章 議禮

大禮之獄。爲嘉靖一朝。士大夫氣節之表示。議禮之所由來。以由外藩入嗣。必欲追尊其所生。廷臣持之遂拂帝意。其入嗣之故。則以武宗荒惑。以致無後。不能效法孝宗。明運已大可危。賴世宗起而振之。尙得爲中葉守文之世。晚年雖惑於奉道。放棄萬幾。一意玄修。能助其玄修者即爲忠愛。遂致姦人專國。荼毒正士。然世宗究屬英主。日久亦終除權相。貽穆宗以未壞之丞基。故以正德嘉靖隆慶三朝。爲一段落。此尙未入危亡之限也。至萬曆之世。乃當別議明之所由亡矣。

第一節 武宗之失道

弘治十八年五月庚寅。初六帝大漸。帝於四月二十九日甲申不豫。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曰。朕承統十有八日。四月小盡。甲申晦日。

孝宗

武宗即位

年。今三十六歲。遘疾殆不興。故召卿輩。健等皆慰焉。帝曰。朕自知命也。朕守祖宗法度。不敢怠荒。天下事重煩卿輩。又曰。東宮年十五矣。未選婦。可急令禮部行之。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跪榻下。帝口授遺旨。命就榻前書之。執健手曰。卿輩輔導良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卿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越日辛卯。初召太子諭以法祖用賢。午刻崩。壬寅。十八太子厚照即位。是爲武宗。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孝宗於太子。臨終以其年幼好逸樂爲言。固知武宗將來之繼嗣股肱矣。然祇此一子。孝宗二子。其一王厚燾。三歲已早正東宮。自無不立之理。既即位。即有東宮舊監劉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八人俱用事。謂之八黨。亦謂之八虎。日導帝游戲。自是怠於政事。遺詔中當與罷者。悉廢格不行。八月。京師淫雨。大學士劉健等上言。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矣。詔書所載。徒爲具文。陰陽所以不調。雨暘所以不若。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寤可不汰。文武臣曠職愆事。虛糜廩餼者。甯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寤可不罷。內承運庫累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寤可不勾校。至如放遣先朝宮人。縱內苑珍禽奇獸。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無以慰四海之望。帝雖溫詔答之。而左右宦豎日恣。增益日衆。帝出。帶刀被甲擁駕後。內府諸監局僉書。多者至百數十人。光祿日供。騷益數倍。健等極陳其弊。請勤政講學。報聞而已。十一月。命太監韋興分守湖廣。興自成化

米得罪久廢。至是黃緣出守。科道官言詔革天下鎮守內官非舊額者。墨猶未乾。乃復遣興。無以示信。尙書劉大夏等再三爭執。皆不聽。

正德元年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以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事。爲宦官所撓。傳示帝意。令閣臣調旨。健等不奉命。別擬以奏。帝不聽。健等力諫。不報。居數日。乞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又數日。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健等知志終不行。各上章乞骸骨。帝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而失利者咸切齒。四月。罷吏部尙書馬文升。以待郎焦芳代之。芳深結閹宦以干進。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尙須用度。何況縣官。諺云。無錢揀故紙。今天下多逋租屢稅。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會文升去。遂代爲尙書。至十月遂入閣。五月。兵部尙書劉大夏罷。文升大夏皆以承遺詔法傳奉官及武臣。爲帝所不悅。求去。遂許之。十月。罷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健等輔臣。皆承孝宗遺囑輔帝。時劉瑾以內官監兼督團營。日與馬永成等。進應犬歌舞角觥之戲。導帝佚遊。又勸帝令鎮守內臣。各進萬金。奏置皇莊至二百餘所。畿內大擾。給事中陶諧。御史趙佑等。交章論劾。章下閣議。健等持當從言官奏甚力。先是戶部尙書韓文。以八黨用事。每朝退與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泣何爲。比諫官疏劾諸閹。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爭。去八人易易耳。文毅然改容曰

善。縱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今夢陽草疏。既具。文讀而刪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弗肯。不可多。多恐覽弗竟。遂率諸大臣伏闕以上。略曰。伏觀近日。朝政益非。號令失當。中外皆言。太監馮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僞。淫蕩上心。擊球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陳于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嫫婁。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此輩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猶釐紛若輩。何補於事。窮觀前古。閹宦誤國。爲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綱。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祚。疏入。帝驚泣不食。乃遣司禮中官李榮王岳等至閣議。一日三反。欲安置之南京。遷欲遂誅之。以爲處之未盡。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健遷聲色俱厲。惟李東陽語少緩。王岳者。素剛直嫉邪。慨然曰。閣議是。具以健等言白帝。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健迎謂曰。事垂濟。公等第堅持。尙書許進曰。過激恐生變。健不應。有頃。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良言是。但奴僭事上久。不忍即致理。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言。韓文乃抗聲數八人罪。侍郎王、蓋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蔡直前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

蔡

明 清 史

二一七

榮頭有錢妻耶。敢壞國事。遂退。健約文及諸九卿。詰朝伏闕面爭。王岳從中應之。因誅瑾等。焦芳馳告瑾。瑾乃率永成等。夜伏帝前環泣。以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殘餒狗矣。帝色動。瑾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也。帝曰何故。瑾曰。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帝大怒。立收岳。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掌東西廠。各分據要地。及旦。諸臣入朝。將伏闕。知事已中變。於是健東陽選俱上章求去。瑾矯旨聽健還歸。而獨留東陽。岳充南京淨軍。追殺之于途。于是中外大懼。悉歸于瑾。健還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爲。使當日多出一語。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

刑法志。正德元年。殺東廠太監王岳。命邱聚代之。又設西廠。以命谷大用。皆劉瑾黨也。兩廠爭用事。遣選卒刺事四方。南康吳登顯等。戲競渡龍舟。身死家籍。遠州僻壤。見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轉相避匿。有司聞風。密行賄賂。於是無賴子乘機爲奸。天下皆重足立。而衛使石文義。亦瑾私人。廠衛之勢合矣。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廠爲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廠。自領之。京師謂之內行廠。雖東西廠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且創例。罪無輕重。皆決杖永遠戍邊。或枷項發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數日輒死。尙寶卿顧濬。副使姚祥。工部郎張璋。御史王時中輩。並不免瀕死而後謫戍。御史柴文顯汪澄。以微罪至凌遲。官吏軍民。非法死者數千。

劉李謝三相同心輔政。皆爲賢相。劉謝去位。李稍依違。遂爲同時所詬病。奄黨以盡逐閣員爲有所節。願。樂得一不甚激烈者姑留之。其後李遂久爲首相。舉之者謂其留以保全善類。善類之賴保全者誠有之。要其不與劉謝同退之初。未必遂爲將來之善類計也。故嘲之者曰伴食。曰戀棧。未嘗無理。特李卒以廉謹和厚自處。又文學爲明一代冠冕。其所著懷麓堂集。所居之西涯。皆足動後人景仰矣。

初許進輩以年資推焦芳入吏部。劉健不悅。曰老夫不久歸田。此座即焦有。恐諸公俱受其害耳。及健遷去位。芳果附劉瑾謀柄。而廷議獨推王鏊。瑾迫公論。令鏊與芳同入閣。芳裁革章奏。一阿瑾意。鏊雖持正。不能與抗。事有不可。與李東陽彌縫其間。多所補救。東陽雖爲首輔。常委蛇避禍。芳嫉其位在已上。日夕稱之於瑾。會通鑑纂要成。瑾以謄寫不謹。欲因是爲東陽罪。東陽大窘。芳爲解乃止。除謄錄官數人名。東陽東得無事。

東陽之保全祿位。至不惜求解於焦芳。以自容於劉瑾。其氣骨之不如劉謝可見。但終非爲惡者耳。通鑑纂要九十二卷。即清代御批之所本。改名爲通鑑輯覽。後又增益明代。並於纂要原書。亦有以意更定。而其上古至元。並爲一書。中包溫公通鑑及朱子綱目。并金履祥之前編。陳極之續鑑。統爲一書。實自東陽纂要發之。

給事中劉滄呂淵。請留劉健謝遷。不報。南京給事中戴銜。御史薄彥徽等。亦以爲言。并掖御俱杖於廷。

並削其籍。兵部主事王守仁。論致銜等。杖四十。謫龍場驛丞。時南京御史蔣欽。與銜等同被罪。出獄甫三日。獨具疏劾。請急誅。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請殺。且言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言尤激切。既入。復杖三十。後三日。卒于獄。

欽傳言。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上且掇奇禍。此殆先人之靈。欲吾寢此奏耳。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盍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悽愴。嘆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賊歎負國。爲先人羞。不孝孰甚。復坐。奮筆曰。死即死。此輩不可易也。聲遂止。

王守仁爲明一代偉人。講學開別派。爲大師。世所稱陽明先生。以平宸濠功封伯爵。其學說尤爲日本人崇信。

瑾恨韓文甚。日令人伺文過不得。十一月。有以僞銀輸內庫者。以爲文罪。詔降一級致任。給事中徐昂疏救。中旨責其黨護。更削文職。并除昂名。文出都。乘一騾。宿野店而去。又矯旨謫李夢陽山西布政司行。勸致仕。復撫他事下之獄。將殺之。賴康海救得免。

夢陽以文學爲一代宗。始李東陽負重望。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鄒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與景明，

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甚。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李者夢陽字獻吉。有空同集。何者景明字仲默。有大復集。王者世貞字元美。又字鳳洲。有弇州山人集。李者攀龍字子鱗。有滄溟集。李何七才子。謂之前七子。王李時。李先芳，謝榛，吳維岳，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謂之後七子。後又摺先芳維岳。而以王李爲七子之魁。是爲後七子。七子才名。風靡一世。後又有譏夢陽輩詩文者。則謂其模擬剽竊。得史遷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

康海與瑾同鄉。弘治十五年殿試第一。授修撰。瑾慕其才。欲招致之。不肯往。夢陽下獄。書片紙致海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乃謁瑾。瑾大喜。倒屣迎海。因詭詞說之。夢陽遂得釋。後又爲張敷華解於瑾。瑾敗。海坐黨落職。遂以聲伎自放。

二年三月。劉瑾憾劉健謝遷。及建言留健遷劾己者。矯詔列儉遷及尙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爲奸黨。榜示朝堂。召羣臣跪金水橋南。宣戒之。其中有任諾，王審，鞫獄時抵不與知。雖仍列五十三人之數。識者恥道其名。又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

宣德中。有各布政使之鎮守太監。其職權當同此。凡鎮守太監。于預刑名政事。本無人能禁之。是時加以特敕。則列入職掌矣。後諸誅。從兵部旨。令教牧悉如舊制。

帝惑於羣奄。二年八月。于西華門外別構院製。築宮殿。而造密室於兩廂。勾連櫛列。謂之豹房。初帝令內侍仿設塵肆。身衣估人衣。與貿易。持籌算。喧詢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調和之。推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于永巷所張酒肆也。坐當墻婦其中。帝至。雜出牽衣。蜂簇而入。醉即宿其處。楊守隨疏言之。至是既作豹房。朝夕處其中。稱之曰新宅。日召教坊樂工入新宅承應。久之。樂工懇言樂戶在外府多有。令獨居京師者承應。不均。遂敕禮部。撥取河間諸府樂戶。精技業者遣送。教坊人日以百計。于時羣小見幸者。皆集于教坊矣。

劉瑾每奏事。必伺帝爲戲弄時。帝厭之。亟揮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大小事瑾皆專決。不復白帝。翰林學士吳儼家多貲。瑾求金。啗以美官。儼峻拒。御史楊南金清鏗。瑾黨都御史劉宇惡其不阿己。管辱之。南金憤甚告疾去。宇譏於瑾。三年正月。大計外吏。瑾忽批奏尾。勸儼致任。黜南金爲民。奏出。中外駭異。瑾不學。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松江市儈張文昂。相參決。聰文昂不能文。辭率鄙冗。雋芳爲潤色之。已而瑾權威日盛。內外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都察院奏讞。誤名瑾。瑾怒甚。屠瑾率屬跪謝乃已。公侯助戚以下。莫敢均禮。每私謁。相率跪拜。其熏灼如此。

三年六月壬辰。

二十午朝退。有遺匿名書于御道。數瑾罪者。瑾矯旨召百官跪奉天門下及日暮。盡收下錦

大明門。清改為
方清門。民國
稱中法門。

衣衛獄。凡三百餘人。而主事何鉞等三人已噤死。明日。大學士李東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衆獲免。時瑾恣行凶暴。庶官以荷校死者甚衆。亦賴東陽等申救。間有釋而戍之者。八月。辛巳。十六立內廠。瑾自領之。尤酷烈。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一家犯。鄰里皆坐。或歐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矯旨悉逐京師客傭。命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葢下洶洶。又創罰米法。以困所憾尙書韓文等五十餘人。又索巡鹽官賂。不當意。責令補償商課。追論及前任者。御史彭程。孝宗時巡兩浙鹽。久物故。家止遺一孫女。罄產不足償。則并女鬻之。行道皆爲流涕。九月。逮前兵部尙書劉大夏下獄。大夏於孝宗時改廣西土司田州恩恩爲流官。因二土司岑猛岑濬相仇殺。誅濬而徙猛福建。及是猛賄瑾求復故地。瑾許之。欲坐大夏激變論死。閣臣王鏊曰。岑氏未叛。何云激變。都御史屠浦亦言劉尙書無死法。乃戍之極邊。初擬廣西。焦芳謂近大夏家。大夏湖北華容人是送之歸。乃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嘆息泣下。大夏至戍所。遇團操輒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瑾猶撫事觀米輸塞下者再。後遇赦歸。及瑾誅。復原官致仕。四年二月。又黜前大學士劉健謝遷爲民。四月。罷大學士王鏊。六月。以吏部尙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以吏部侍郎張綬爲吏部尙書。初宇介焦芳以結瑾。自宣大總督入爲左都御史。以萬金爲贊謁瑾。瑾始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得此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遂轉兵部尙書。加太子太傅。時許進爲吏部尙書。宇譏進于瑾。遂代其位。吏部文選郎張綬。爲瑾私人。權勢出宇

上。文吏贈遺又不若武弁。宇雖爲六卿長。而頗樞樞。至是瑾欲用綵代宇。乃令宇入閣。宇宴瑾閣中極驪。明日將入閣任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容再入。宇不得已。乞省墓去。綵初矯飾聲譽。爲馬文升等所愛。被劾移疾歸。焦芳力薦於瑾。瑾大敬愛。稱爲神人。綵自是一意事瑾。由郎署三遷。遽長六卿。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晡未得見。綵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閣。歡飲而出。始揖衆人。衆益畏綵。見綵如瑾禮。綵與朝臣言。呼瑾爲老者。所言瑾無不從。綵恣意變亂舊格。賄賂肆行。海內金帛寄貨。相望衢巷間。性尤漁色。其鄉人撫州知府劉介。娶姜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惶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入內牽其妾。輿載而去。又開平陽府知府張恕姜美。索之不得。令御史張禴按致其罪。擬戍。恕獻姜始得論減。其橫如此。明史立閣黨傳。罔以黨名。始於劉瑾時之焦芳張綵劉宇曹元韓福等。前此公卿或屈於奄。不過不敢相抗。若李東陽之於瑾而已。未有閣部大臣。公然爲奄效命者也。黨瑾者以張綵爲最著。其先結於瑾之焦芳劉宇。俱爲所傾。宇先罷。至五年五月焦芳亦罷。芳入閣五年。凡瑾濁亂朝政。荼毒縉紳。流毒海內。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門下。凡所可否。與瑾出一口。四方賂瑾者先賂芳。芳子黃中亦傲狠不學。廷試必欲得第一。李東陽王鏊爲置二甲首。芳不悅。言於瑾。徑授檢討。俄修編修。芳以子黃中故。時罵東陽。瑾亦以黃中才拙笑之。始張綵由芳進。比綵爲尙書。芳父子鬻爵薦人無虛日。綵頗厭之。遂有隙。盡

發芳陰事於瑾。瑾大怒。數於衆中斥責芳。芳不得已乞歸。黃中包關廕。以待贖還父歸。芳以先去。瑾後取。聽律良死。惟爲盜火。

其居。發其藏金。捐其先人墓。雜燒牛羊骨。求芳父子不獲。幸於盜手。此自奄等邀成民變。芳食其報也。

五年八月。劉瑾伏誅。瑾於八黨中尤狡猾。爲七人所推。及專政。七人有所請。瑾俱不應。咸怨之。又嘗

欲逐張永南京。永於帝前殿瑾。帝令谷大用等置酒爲解。由是二人益不合。先是四月間。安化王寘鐸。以

討瑾爲名反。朝議以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張永爲督軍。討寘鐸平之。方永西征。帝戎服送之東華門。龍

遇甚盛。瑾恚忌永。而帝方嚮之不能問。永至甯夏。一清與永結納甚密。知永與瑾隙。乘間扼腕言曰。賴

公來定反側。然此易除。國家自有內患。奈何。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

耐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問論軍事。因發瑾奸。上必聽公誅瑾。誅瑾。公益柄用。悉

矯弊政。安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

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爲公動。苟得請。即行事。毋須臾緩。永勃然起。意遂

決。既入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密白瑾反狀。瑾信術士俞日明言。謂其在孫二漢當大敗。遂謀不軌。會瑾兄弟督同知察祥死。將以八

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亂。永捷疏至。請以是日獻俘且出袖中奏。及寘鐸檄。數其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使殺其期。欲事成并放永。或聽告永。永遂先期入。

奴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賞^賞。馬永成等亦助之。乃命執瑾。夜啓東華門。繫瑾菜廠。復

分遣官校。封瑾內外私第。明日出永奏示內閣。謫瑾奉御。鳳陽閒住。帝猶未欲誅之。已親籍其家。得金

銀數百萬。珠玉寶玩無算。及套衣玉帶甲仗弓弩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于是言官請亟賜誅戮。都給事中李憲。瑾私人也。至是亦劾瑾。瑾聞之而笑。曰：憲亦劾我。鞠之日。刑部尚書劉瑾。猶噤不敢發聲。瑾大言曰：公卿多出我門。誰敢問我。皆避選。騎馬都尉蔡震曰：我固感。得門女。使人批瑾頰曰：公卿皆朝廷用。何云由汝。汝何藏甲。曰：以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獄具。磔於市。族人適黨皆伏誅。張綏獄斃。磔其屍。閣臣焦芳劉宇曹元而下。尚書畢亨朱恩等共六十餘人。皆降謫。已廷臣奏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悉釐正。如舊制。前敕守太監預刑名政事。至是乃令繳敕。西廠及內行廠亦均革。

劉瑾既誅。內監以張永爲最用事。然頗不欲效瑾所爲。帝亦自豹房起後別有所暱。不盡暱宦官。正德中葉。

皇帝失德者又一變。閣臣自瑾黨敗後。所用亦非甚不肖。時士大夫風氣未壞。循資擢用。所得亦多正人。

而帝之不可與爲善。則童昏其本資也。正德七年九月丙申。五日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國姓。帝所悅中官奴

卒。並及亡虜。輒收爲義子。賜姓朱氏。有錢甯者。不知所出。幼竊太監錢龍家爲奴。能變之。冒錢姓。

得爲錦衣百戶。曲事劉瑾。得幸於帝。賜國姓爲義子。累遷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言無不聽。

其名刺自稱皇庶子。引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永。及諸番僧。以秘戲進。請於禁內建豹房新寺。切通鑑。七年十月甲子。增

豹房。增風二百餘間。悉聲伎爲樂。復誘帝微行。帝在豹房。常醉枕甯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

甯。甯來。則知駕將出矣。太監張銳領東廠。緝事橫甚。而甯典詔獄。勢最熾。中外稱曰廠衛。

先是正德六年。畿內賊起。京軍不能制。調邊兵。有江彬者。以大同遊擊隸總兵官張俊赴調。七年賊漸平。

遣邊兵還鎮。大同宣府軍過京師。帝聞彬與賊戰。被三矢。其一著面。鏃出於耳。拔之更戰。壯之。遂

并宣府守將許泰皆留不遣。彬因錢甯得召見。貌魁碩有力。善騎射。談兵帝前。帝大悅。擢都指揮僉事。

出入豹房同臥起。嘗與帝奕不遜。千戶周凱叱之。彬陷凱榜死。左右皆畏彬。彬導帝微行。數至教坊司。

進鋪花毼幄百六十二間。制與離宮等。帝出行幸皆御之。嘗見彬驟進意不平。彬知甯不相容。欲藉邊兵自

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言官交諫。大學士李東陽疏稱十不便。皆不聽。於是調遣東宣府大同延綏四

鎮軍入京師。號外四家。縱橫都市。每圍練大內。間以角觝戲。帝戎服臨之。與彬聯騎出。鎧甲相錯。幾

不可辨。彬旋兼統四鎮軍。帝自領羣閣善射者爲一營。號中軍。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喚聲達九門。

帝時臨閱。名過錦。彬既心忌甯。欲導帝巡幸遠甯。因數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警。瞬息馳千里。

何鬱鬱居大內。爲廷臣所制。帝然之。十二年八月。急裝微服出幸昌平。至居庸關。爲御史張欽所遮。乃

還。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因度居庸。幸宣府。彬爲建鎮國府第。設四鎮軍時。已改

太平谷爲鎮國府。帝自稱鎮國。悉葺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

公至。今其地名西府。故曰。未幾。幸陽和。北入寇。諸將禦之。至應州。寇引去。斬首十六級。官軍死數百人。以捷聞京師。帝自

稱威武大將軍朱壽。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桦乃奏。或壅格至二三歲。廷臣前後切諫。不省。十三年正月。還京。數念宣府。彬復導帝往。因幸大同。聞太皇太后崩。乃還京發喪。將葬。如昌平祭告諸陵。遂幸黃花密雲。彬等掠良家女數十車以隨。有死者。下詔稱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而命彬爲威武副將軍。錄應州功。封彬平虜伯。子三人。錦衣衛指揮。其餘三鎮軍將。許泰安邊伯。彬所薦之李琮。神周。俱都督。陞賞內外官九千五百五十餘人。賞賜億萬計。彬又導帝由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幸總兵官戴欽第。納其女還。由西安歷偏頭關。抵太原。大徵女樂。納晉府樂工楊勝妻劉氏。以歸。彬與諸近幸皆毋事之。稱曰劉娘娘。初延綏總兵官馬昂罷免。有女弟善歌。能騎射。解外國語。嫁指揮畢春。有娠矣。昂因彬奪歸。進于帝。召入豹房。大寵。傳陞昂右都督。弟吳蒙竝賜蟒衣。大璫皆呼爲舅。賜第太平倉。嘗幸昂第。召其妾。昂不聽。帝怒而起。昂復結太監張忠。進其妾杜氏。遂傳陞吳都指揮。吳儀真守備。昂喜過望。又進美女四人謝恩。十四年正月。自太原還至宣府。命彬提督十二團營。及還京。復欲南幸。廷臣伏闕諫者百餘人。彬激帝怒。悉下獄。多杖死者。彬亦意沮。議得寢。而寧王宸濠亦於是時反。

武宗之昏狂無道。方古齊東昏隋煬帝之流。並無遜色。然竟外禦強虜。內平大亂。卒晏然死於豹房。雖荒淫無嗣。迎立宗藩。得一稍明事理之世宗。依然成守文之世。元氣初無虧損也。以是見明初諸帝遺澤之厚。

。最要者扶植清議。作養士氣。正德間。初以劉瑾挾帝用事。幾乎盡逐正人。逼引那佞當要地。幸而奄權未能統一。以奄圖奄。遂殄巨惡。至江彬錢寧輩之導帝淫荒。轉於朝事不甚過問。於是祖宗所貽之綱紀。仍托士大夫之手。遇無道之事。諫諍雖不納。亦不甚摧折朝士。惟於十四年帝欲南幸時。正邪相激。多有被禍。而佞人卒爲奪氣。公論益見昌明。此卽國祚未傾之徵驗也。稍詳其曲折如下。

正德十四年二月。帝降手勅諭吏部曰。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祀神祈雨。復諭工部。急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道官皆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黃鞏抗章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於劉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時員外郎陸震草疏將諫。見鞏疏。毀已稿與鞏連署以進。修撰舒芬亦邀同官崔桐等七人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陛下之出。如秦皇漢武。侈心爲樂。博浪柏谷。其禍可鑒。西北再巡。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一聞南幸詔書。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擾亂。爲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助臣禮以待陛下。循名責實。深求恃謬之端。則左右寵倖。無死所矣。尙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溥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

本以大甯爲名。靖難後徙南昌。及是時。帝遊幸不時。又無儲貳。人情危懼。日夕覲覲。與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等圖不軌。典儀閻順問行詣闕上變。嬖人錢甯賊賢注之。不問。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指使。殺儀家及典仗查武等數百人。巡撫江西副都御史孫燧。疏上其事。中道爲所邀。不得達。燧念左右悉宸濠耳目。陰察按察司副使許達李可屬大事。與之謀。托禦他盜。先城進賢。次城南康瑞州。請復饒撫二州兵備。不得復。則請敕湖東分巡兼理。九江當湖衝。請重兵備道權。兼攝南康甯州武甯瑞昌興國及湖廣通城。以便控制。又廣信橫峯諸寨。地險人悍。則請通判駐弋陽。兼督旁縣兵。又恐宸濠劫兵器。假討賊名。輩出之他所。宸濠覺燧圖己。使人賄近倖去燧。而遣燧棗梨薑芥以示意。謂早離燧笑卻之。此事見見張預傳。預旋果內召去。綱紀事本末又屬張瑄。當是時事。宸濠所蓄鄱陽湖劫賊甚衆。燧與達謀捕倭吳等三賊。走匿宸濠祖墓間。燧密疏白其狀。具言宸濠必反。章七上。皆爲所邀阻。宸濠以帝無儲貳。冀以其子入嗣承大統。故蓄謀未發。重賂錢甯。求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甯言于帝。用異色龍箋加金報賜。異色龍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箋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復脅鎮巡官及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時江彬與太監張忠欲傾錢甯滅賢。乘間言極賢盛稱甯王孝。譏陛下不孝。稱勤。譏陛下不勤耳。帝下詔逐王府人。毋留京師。宸濠益與士實養正謀。蹤迹大露。諸權好多得宸濠金錢。匿不以聞。南昌人熊浹。官給事中。草奏盡列其狀。授御史祿淮上之。疏下內閣。楊廷和請遣勳戚大臣宣諭。收其護衛。宸濠聞之。遂決計反。六月十三日。宸濠生辰。宴

諸守士官。詰且皆入謝。宸濠命甲士環之。大言孝宗誤抱民間子。祖宗不血食十四年。太后詔令我起兵討賊。衆相顧愕眙。遂遂與抗遇害。諸官不從逆者皆下獄。以士實養正爲左右丞相。他各署僞職。改元順德。集兵合郡湖羣盜。陷九江南康。將順長江東下。江左右皆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方奉命勸福建叛軍。至豐城而宸濠反。遂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傳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保。吾以計撓之。少撓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卻永將邊兵。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搗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德懇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益大疑。十餘日。調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榦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出大江。攻安慶。都督僉事楊銳。與知府張文錦。指揮崔文等。禦之江上。已收兵入城被圍。銳晝夜拒戰。守禦甚固。百計攻之。終不能克。宸濠愠憤。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哉。守仁聞賊兵盡銳東下。南昌兵少。趨樟樹鎮。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等。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

己酉十八次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庚戌。十九夜半。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二十黎明。諸軍梯縋登城。縛樵樵等。宮人多焚死。既下南昌二日。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以待。宸濠果解安慶圍。崔文出城襲擊破之。宸濠甚苦。殺舟中所械瑞州知府宋以方。以方守瑞。瑞無城郭。以方慮宸濠叛。築城繕守具。募兵三千。日夕訓練。宸濠深忌之。有徵索又不應。遂迫鎮守劾擊南昌獄。既反脅之降。不可。械以行。安慶敗歸。聞地名曰黃石磯。江西人晉則王失機也。宸濠以爲不祥。斬以方祭江。後贛平。其子崇基求遺屍不得。欲衣冠歸葬。還救南昌。遇于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倖北。賊趨利前。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乘之。璉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復戰。官軍卻。守仁斬先卻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及士質養正。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婁妃父諒。入儒林傳。守仁亦從之學。妃嘗泣諫宸濠毋反。及敗。嘆曰。紂以用婦言亡。吾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

平宸濠功出於王守仁。而帝方以南遊之興。爲諸臣強諫所敗。欲因此遂其本懷。遂傳旨稱宸濠倖逆天道。謀爲不法。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兵征剿。所下檄書。改稱軍門檄。江彬等皆隨

征。大學士楊廷和等諫，不聽。八月癸未。二十車駕發京師。丁亥。二十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進至保定。九月壬辰朔。駐蹕保定。宴于府堂。與都御史伍符爲藏闕戲。帝不悅。欲符至醉。乃大笑。方帝之南發也。劉姬疾。不從。約以玉簪召。帝過蘆溝橋。馳馬失簪。戊戌。初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行。帝乘單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載與俱。內外從臣無知者。

諸嬖倖欲令王守仁縱宸濠湖中。待上自擒之。于是命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守仁乘其未至。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上南征。上不許。初守仁上宸濠反書。因請黜奸諛。諸嬖倖已恨甚。及事平欲媚功。且懼發其罪。競謂守仁初與宸濠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守仁行抵錢唐。遇提督軍務太監張永。永故與楊一清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會帝命守仁巡撫江西。乃返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執伍文定。縛之。文定罵曰。吾爲國家平大賊。何罪。汝天子腹心。屈辱忠義。爲逆賊報讐。法當斬。忠推文定仆地。文定求解任。不報。時忠泰必欲誣守仁與宸濠通。詰責宸濠左右。皆言無有。嚴詰不已。獨嘗遣弟子冀元亨。詣宸濠論學。忠等大喜。榜元亨。加以炮烙。終不承。械送京師詔獄。比守仁至。故縱京軍犯之。或呼名嫚罵。守仁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予道。必停車慰問。

明初巡按曰：都堂以
某公為都御史也

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報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約內應籍可考也。忠泰故納宸濠賄者。氣懣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泣下思歸。張永後至。復促忠泰偕還。乃不得已班師。

帝自發京師。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至揚州。即民居為提督府。徧索處女寡婦。尊帝漁獵。十二月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勸沮。不果。十五年正月。帝令羣臣議。欲於南京行郊禮。扈行大學士梁儲蔣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五。乃改卜郊。儲因乞還乘輿。而帝殊無還意。日挾劉姬縱遊。嘗幸牛首山。至夜不返。左右忽失帝所在。大擾。久之乃定。

守仁既以宸濠付太監張永。永復械之至江西。留數旬。促忠泰同歸。忠泰見帝。百端譖毀守仁。獨永時左右之。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不赴。忠揚言帝詔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永遣急足先告守仁。召者至。守仁不退食。即與偕行。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寺。帝詎知之曰。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遂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子是帝乃以為捷。命設廣場。戎服樹大纛。環以諸軍。釋所俘宸濠等。去桎梏。伐鼓鳴

命而擒之。然後置械受俘。時已十五年閏八月初八日癸巳。距守仁俘宸濠。逾一年矣。丁酉。閏月十二日帝發南京。

先是梁儲蔣璠請還乘輿疏八九上。不省。後御前屢見妖異。儲又泣諫。乃許不日還京。會宸濠尙繫舟中。民間訛言將爲變。帝心疑欲歸。乃下詔班師。至揚州駐蹕。江彬欲奪富民居。爲威武副將軍府。知府蔣璠執不可。彬閉璠空舍。挫辱之。璠以帝所賜銅瓜。不爲憚。帝漁獲一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即昇璠責其直。璠懷其妻簪珥桂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府故有瓊花觀。詔取瓊花。璠言自徽欽北狩。此花已絕。又傳旨徵異物。璠具對非揚產。帝曰。苧白布亦非揚產耶。璠不得已。爲獻五百匹。權倖_以揚繁華。要求無所不至。徵璠民且重困。駕旋。璠扈至寶應。中官邱得用鐵鉏繫璠。數日始釋。竟扈至臨清始返。揚人感泣。迨還陝西參政。爭出貲建祠祀之。名自此大震。

嘉靖中。璠爲工部尙書。世宗極重之。以老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九月丙寅。十二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挾帝出。自是遂不豫。十月庚戌。二十至通州。召勳戚大臣議宸濠獄。用江彬言。命治交通宸濠罪。先是張永至南昌。搜宸濠簿籍。得吏部尙書陸完等交通事。至是執完。錢寧先已爲江彬所發。羈之臨清。臧賢則於甯未被羈時。爲甯所歸罪。謫戍邊。於道殺之以滅口。帝以陸完大臣。錢甯素所信任。尤恨之。皆裸體反接。揭其姓名於幟。雜俘囚中。列凱旋前部以行。濠籍所記平日隄送姓名。徧於中外。多者累數萬。少亦以千計。李士實疑其太費。濠笑曰。此爲我寄之庫耳。王守仁以簿籍連及者衆。令焚之。張永所發者。僅

棋

百之一二。帝駐通州。至十二月己丑。日六諫宸濠。並同逆之宗藩姚懋等。江彬欲治宸濠獄竣。勸帝復幸宣府。仍上言臣奉鎮國公朱濬指示方略。擒捕宸濠。及其逆黨十五人。乞速正典刑。乃下詔褒賜鎮國公。次及彬。歲加彬祿米百石。廕一子世襲錦衣千戶。將即西幸。會帝體懃甚。左右力請還朝。越三日。乃返京師。甲午。日十一車駕至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南。是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磔道東西。生者標其姓名。死者懸首於竿。皆標以白幟。數里不絕。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諸俘者踰大內自東安門出。彌望皆白。未幾帝崩。人以此爲不祥。丁酉。日十四大祀南郊。初獻。上拜。疾作嘔血。不克成禮。遂還齋宮。躡宿入御奉天殿。行慶成禮。傳旨免宴。十六年三月丙寅。日十二帝崩于豹房。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熄入嗣皇帝位。帝自十三年以來。歲首俱遊幸在外。兩在宣府。一在南京。十六年以疾甚在京。九年始微行。是年正月張燈。宸濠別獻奇巧。著柱附壁。以取新異。偶不戒。遂延燒宮殿。乾清以內皆燼。火盛時。上往豹房臨視。回顧光焰燭天。笑謂左右。此是一棚大煙火也。十年正月。有事南郊。逮暮成禮。閣臣楊廷和等疏諫皆不報。十一年正旦。御殿受賀。逮暮成禮。朝臣枵腹而待。散朝競奔赴家。前仆後顛。互相蹂踐。右將軍趙朗者竟死禁門。其他臣僚。失簪笏。毀衣裳。至以得生相慶。午門左右。吏覓其官。子呼其父。僕求其主。陪若市衢。御史程啓充以爲言。請屏宴遊。不報。武宗之無道。不可勝紀。而災賑蠲貸。猶如故事。百司多守法。凡祖制之善者。雖無朝命。士

大夫自不計禍害。以奉行之。試舉一事爲證。

張曰韜傳。字席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常州府推官。武宗南巡。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爭欲亡匿。時知府暨武進縣咸入覲。曰韜兼縮府縣印。召父老約曰。彬黨至。若輩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持瓦石待。已彬黨果累騎來。父老直前之境上曰。常州比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嗇若曹。府中惟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即欲具芻糝。亦無以辦。言已。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韜即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東郊。行部過常州。謂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曰韜登己舟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韜。誤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諸府得安。曰韜後於嘉靖初爲御史。累言事。東郊受杖死。隆慶初。贈外孫少卿。史無傳。在當時猶爲無甚表見。而能回護賢屬員以恤民隱如此。可見正人在列者尚多。士大夫之風氣未壞也。

第二節 議禮

武宗荒淫不嗣。孝宗亦無他皇子在者。乃以大臣議。迎立憲宗子興獻王祐樞長子厚熹。是爲世宗。閣臣中以梁儲往與國奉迎。當武宗不豫。江彬猶矯旨。改西官廳爲威武團營。自提督軍務。至是楊廷和請于太后。傳旨旨罷之。各邊軍俱重資散歸鎮。革京城內外皇店。縱遣豹房番僧及少林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

放還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庫。中外大悅。江彬知天下惡己。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其黨李琮勸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詭稱疾不出。陰布腹心。衷甲觀變。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言。彬稍安。乃出成服。廷和遂密與蔣冕毛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魏彬入白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即命江彬與工部尙書李鐔入祭。彬禮服入。家人不得從。祭畢。張永留彬飯。故緩之。俄而太后下詔收彬。彬覺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排門者。門者執之。拔其鬚且盡。收者至縛之。頃。神周李琮亦縛至。琮罵彬曰。奴早聽我。豈爲人擒。遂並下錦衣衛獄。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彬既敗。張忠許泰等以次下獄。

世宗未至京師。楊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爲安。及上即位。廷和草詔。自恤錄蠲租外。先朝蠹政。釐剔殆盡。所革錦衣內監旗校工役凡十餘萬。減漕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澤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僉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諸失職之徒銜之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與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五月壬申。錢箝伏誅。六月戊子。江彬伏誅。中官佞倖。悉予逮治。時京師久旱。彬誅。適大雨。惟許泰張忠得減死戍邊。時以爲除惡未盡也。

以上結武宗朝事。亦見世宗初政。以下入議禮本案。

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二十世宗以與世子自輿邸至京師。止於郊外。有議用天子禮奉迎者。禮部尙書毛澄曰。今即如此。後何以加。豈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乃具議。當如皇太子即位禮。世子顯長史袁宗卓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請如禮臣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乃由皇太后趨羣臣上箋勸進。即郊外受箋。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詔草言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以明年爲嘉靖元年。

甲辰。三十毛澄等言大行皇帝大喪。成服已畢。伏望以宗廟社稷爲重。少節哀情。于西角門視事。文武百官行奉慰禮。上曰。朕哀痛方切。未忍遽離喪次。其以二十七日視朝。具儀來聞。于是澄等具上儀注曰。本月二十七日。上服衰服西角門視事。文武百官。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行奉慰禮。二十八日以後如之。至五月十八日。違遺詔二十七日服制已滿。自十九日後。合依孝宗敬皇帝服制。上釋衰服。易素翼善冠。麻布袍。要絰。御西角門視事。俱不鳴鐘鼓。文武百官。仍素服朝參。至百日後。變服如常。制曰可。

世宗以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京。於即位即與羣臣爭禮節。不欲以臣子遭君父之喪之禮。行入嗣即位之禮。然至翌日二十三日。禮臣如常奏請。帝亦以尋常太子嗣位之喪禮自處。所云以日易月之制。乃從即位之日起算。不以武宗崩日起算。蓋若以武宗崩日計則三月丙寅至即位日四月癸卯。已越三十八日

。早已踰二十七日之服喪期矣。由即位日服二十七日。至五月十八日爲服滿釋裘。仍服百日內之服。此文惟明通鑑據實錄載之。則其時帝於嗣統即行服之意。初未有悖。後來所爭。乃純爲追尊本生父母之故。君之所爭爲孝思。臣之所執爲禮教。各有一是非。其所可供後人議論者。正見明代士氣之昌。非後來所能及爾。

丙午。二十遣使迎母妃蔣氏于安陸。戊申。二十七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時上即位甫六日。于是禮部尙書毛

澄。請于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濂王事授之曰。是足爲典據矣。澄稱善。五月戊午。初七澄會

文武羣臣上議。引漢定陶王嗣成帝。宋濮安懿王之子嗣仁宗。略言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

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

興獻王爲憲宗第四子祐祖。益王爲憲宗第六子祐楨。

主後興國。興獻王于孝宗爲弟。于陛下爲本生父。與濮安懿王

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與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

上箋于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爲萬世法。議上。上大愠。曰。父母可更易若

是邪。命再議。是月乙亥。

二十澄復會廷臣上議。

執如初。因錄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命

博考前代典禮。再議以聞。澄乃復會廷臣上議。略言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爲非禮。推尊之非。莫詳於魏

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于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此。并錄上魏明帝詔書。時廷和蔣冕毛紀復上

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

惟陛下取法二君。疏皆留中。不下。七月壬子。初三觀政進士張璉上疏。略言廷議執漢定陶王宋漢王故事。欲考孝宗。叔與獻王。夫漢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爲儲嗣。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陛下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爲人後。與獻王子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故謂陛下入繼祖統則可。謂爲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蓋統與嗣不同。非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今宜別立皇考廟于京師。以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皇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璉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詔楊廷和蔣冕毛紀。欲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爲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于是給事中朱鴻湯，史于光。御史王濬，盧瓊。交章劾璉。帝不聽。九月癸酉。二十上母妃蔣氏自安陸至通州。先是下廷臣議奉迎禮。毛澄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上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又不可。比母妃至通州。聞尊稱未定。止不肯入。上聞而泣。欲避位奉母歸藩。澄等仍執議如初。上乃自定議。由中門入。仍下廷臣前疏。更令博采輿論以聞。張璉知帝意響已。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毛澄等知不可已。乃謀於內閣。十月己卯朔。以皇太后懿旨。追尊興獻王爲興獻帝。王妃蔣氏爲興獻后。帝不得已。乃報可。并尊憲宗貴妃帝祖母邵氏爲皇太后。

興王之禮。妃不得從。世宗入繼大統。妃已老。日

告矣。苙孫爲皇帝。提是時清議皆目瓚議爲邪說。惟兵部主事霍輶。御史熊浹。附和之。未幾。浹外轉僉事。世宗身。自頂至題。

瓚出爲南京刑部主事。輶自知爲衆論所訕。引疾歸。壬午。初四。與獻后至京師。謁奉先泰慈一殿。初欲廟

見。以廷議而止。十二月己丑。十一。復傳諭與獻帝后皆加稱皇字。內閣楊廷和封還手敕。尙書毛澄抗疏力爭。又

偕九卿喬宇等合諫皆不納。嘉靖元年正月己未。十一。清甯宮後殿災。廷和等因言與聖帝后加稱。列聖神靈。

容有未安。給事中鄧繼曾亦言。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禮不興。今之火災。廢禮失言之所致也。上不得已。勉從衆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寧皇太后爲聖母。與獻

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三月丁巳。初九。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

皇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后。與獻后曰興國太后。十一月庚申。十八。壽安皇太后邵氏崩。諡曰孝惠皇太后。

別祀奉慈殿。七年七月。改。二年二月丙申。二十。葬孝惠皇太后於茂陵。先是帝欲祔葬太后於茂陵。數下

廷議。楊廷和等言祖陵不宜輒興工作。驚動神靈。帝不從。庚子。二十。禮部尙書毛澄罷。帝欲推尊所

生。管道中官識意澄。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

不遂仲。必祈公易意。因出囊金昇澄。澄奮然曰。老臣諍者。不能墮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

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及是疾甚。復力請。乃許之。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帝雅敬

澄。雖數忤旨。恩禮不衰。

孝宗既稱皇考。與獻帝后既稱本生父母。事已逾年。不復有他議矣。三年正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夢。與張璉同官。璉以議禮不合內閣意。日夜私詆朝議。而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員外郎方獻夫。亦各具疏與璉意合。因朝議詆璉爲邪說。懼不敢上。夢搢帝意。上疏請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與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并錄書獻夫二疏以聞。帝得疏心動。手詔下廷臣議。于是禮部尙書汪俊。會廷臣七十三人議。夢疏非是。議上留中。而特旨召璉夢及書于南京。俊不得已。乃集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帝亦留之十餘日。始報可。二月。罷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三月。罷禮部尙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廷和俊皆以議禮不合罷。然當時士大夫之氣骨。則大有可觀。以廷和定策迎立時之大功。及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本雅重廷和。及是左右乘間言廷和專恣無人臣禮。意遂內移。會帝遣內官提督蘇杭織造。工部及臺諫皆以江左比歲不登。請毋遣。不聽。趣內閣撰敕。廷和因極言蘇杭諸府。旱澇相繼。淮揚徐邳。田廬漂沒。幼稚計斤而鬻。母子赴水而死。詔書必不敢草。帝趣愈急。戒毋擅擾執拗。廷和力爭。言臣等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願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獨能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陛下以織造爲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食貨志。洪武時。罷天下有司織造。後置局織造。有貧賤給以薄帛。於後湖置局織造。創自化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卽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帝爲謝不審。俾飭所遣中官毋縱肆而已。不

能止也。於是廷和累疏乞休。帝遂聽之去。言官交章請留。不報。

汪俊以帝諭建室奉先殿側。祀獻帝主。上疏爭。帝嚴旨切責。趣立廟益急。俊曰。立廟大內。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令集羣臣大議。俊等復上議。請于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薦享。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帝不納。仍命違前旨再議。俊再疏乞休。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代之。書未至。令侍郎吳一鵬署部事。一鵬持議如俊言。并請下璵蓼等法司按治。帝責以欺朕冲歲。黨同執達。遂趣成之。名觀德殿。而命一鵬偕京山侯崔元等。迎主安陸。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且安陸爲獻帝啓封之疆。神靈所戀。伏乞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爲百世不遷之廟。其觀德殿中。宜別設神位香几。以愷孝思。奏入不納。一鵬乃行。

四月。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與國太后尊號曰本生皇母章聖皇太后。時疏諫者有編修鄒守益。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而修撰呂柟亦言大禮未正。御史段續陳相。請正席書桂蓼罪。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爲人後解。鴻臚寺少卿胡侍。言張璉等議禮之失。俱下獄。謫官奪俸有差。五月。罷謹身殿大學士蔣冕。冕自楊廷和罷。爲首輔。帝更逐汪俊以愷冕。而用席書代之。且召璵蓼。冕極諫。並再疏乞罷。帝令馳傳歸。以石瑄爲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瑄初已爲棧部尙書。楊廷和有所不悅。改詹事。典誥敕。以奪其權。帝和珩不附廷和。欲引以贊大禮。乃命代冕。而珩據禮力爭。大失帝意。璵蓼既

赴召。閣臣以獻帝已追尊。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復合疏言。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復召二人。比至都。衆洵洵。欲傲先朝馬順故事。斃之於廷。夢懼不敢出。瓚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家。勛大喜。約爲內助。自此勛奔檄選罷。悉爲姦利不法。時給事中張玠等。連劾瓚及獻夫書諸人。章下所司。玠彙送刑部尙書趙鑑。即列瓚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倘得僉旨。便撲殺之。以其罪重。廷議以杖時議注。帝廉知之。特命瓚爲翰林學士。獻夫爲侍講學士。切責玠鑑。

學士豐熙。修撰舒芬。楊慎。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瓚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棧。瓚夢以議禮驟貴。於是閒罷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旨。抗論廟謨矣。

七月。帝召見羣臣于左順門。示以手勅。言章聖皇太后命。去本生字。羣臣駭愕。而張瓚桂夢。復列上禮官獄罔千三事。且斥爲朋黨。于是九卿。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皆留中不下。尙書金獻民。少卿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爲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玠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者擊之。于是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給事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諸司郎官。吏部十二人。戶部三十六人。禮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屬十一人。跪伏左順門。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

帝方齋居文華殿。命中官諭之退。不聽。帝怒。遣錦衣先執爲首者豐熙，張紳，及御史余翺，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大理寺正笈德純，八人下獄。楊慎等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崑錄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親故以不與義舉爲嫌。多爲代書。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人于獄。孟春等待罪。越數日。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予杖。編修王相等有七人杖死。自是衣冠喪氣。夢璉等勢益張。九月。更定大禮。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獻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聖母。尊稱自是遂定。

儀禮評

明代尊宋儒。以程朱之言爲科律。獨於程子之濼議則反之。不惟反之。且矯枉而過其直。至不可以道里計。宋英宗欲尊所生之濮王。程子議止宜稱濮王爲皇伯父。歐陽修不以爲然。當時遂以歐公爲邪說。然英宗於所生。止求至稱本生考而止。皇字帝號。皆所謹避。雖太后有詔而英宗避不敢當。故歐公之論。謂父子之名。不可以強改。雖與程子意不合。在歐公固心安理得也。嘉靖議禮。其始楊廷和輩皆挾程子之成見。固亦覺其過拘。至謂奉迎興國太妃時。若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不可以臣母。則至稱以本生。亦可以已矣。嗣是而熱中之徒。假此爲進取之捷徑。本生不已。稱皇稱帝。更進而稱在廟之孝宗爲皇伯考。見在之太后爲皇伯母。如璉輩所持之議。不且入廟而臣皇伯考。入宮而臣皇伯母乎。若以爲稱伯母伯考而非臣之。則前此不受叔母之稱。於義亦無當矣。然猶未已也。僥倖之門既開。但能設一

說以導帝縱情以蔑禮。即富貴如摸券。其變幻又何所不至矣。

四年五月。又作世廟。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室。廷臣惡之。出爲平涼主簿。求內改。帝擢爲光祿寺署丞。復申前議。請崇祀獻皇帝于太廟。章下廷議。席書率羣臣言。天子七廟。周文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子三昭三穆之上。獻皇帝追稱帝號。未爲天子。淵妄爲臆詞。乞寢其奏。敕令再議。書等言。將置主於武宗上。則以臣先君。分不可僭。置武宗下。則以叔後姪。神終未安。在廷諸臣。于稱考稱伯。異同相半。今耐廟之舉。無人以爲可者。時張璉亦言入太廟爲禮之所不得爲。書復密疏勸止。帝意不可回。書遂請于皇城內別立一廟。前後寢如文義殿制。出入不與太廟同門。座位不與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廟廟獨尊之禮。避兩廟一體之嫌。詔可。親定名曰世廟。而世室之議乃寢。冬十二月。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先是。帝命席書輯大禮集議。以書及張璉、桂萼、方獻夫、霍韜、五人爲正取。熊浹、黃宗明、黃綰、金述、陳雲章、張少連、六人爲附取。其中又有楚王棗陽王二宗室。皆建言在嘉靖三年以前。然何淵等仍在不取之列。其他罷職授閒之夫。建言于璉萼召用後者。皆以爲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一切不錄。又有奏乞附名之聶能遷，王价二人。建言在三年二三月。應如其請。帝從之。及是書成。進書太子太保。以璉萼爲詹事。獻夫韜爲少詹事。諸與議者皆進秩。因詔大禮已定。自今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

五年九月。以世廟既成。章聖太后欲謁見。帝詢璉等。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閣臣費宏楊一清等。及禮部侍郎劉龍爭之不得。石瑋復上疏極諫。言太先尊嚴。非時享袷祭。天子亦不輕入。況后妃乎。璉等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爲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此議。帝不聽。六年二月。罷大學士費宏石瑋。時璉桂併欲與大獄。罪及楊廷和彭澤等。給事中楊言抗章論辨。帝怒其爲大臣游說。收繫言。親鞫于午門。備極五毒無撓詞。乃下五府九卿議。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承璉等指上書之錦衣百戶王邦奇。言皆虛妄。帝仍切責之。然獄亦由是解。明年。璉以前御史陳九疇誤報邊情。再株連廷和澤。削澤尙書職。廷和以有社稷功僅免。

彭澤立朝及馭邊。疎闊負氣。不爲無過。然究爲一時正人。史本傳載其爲郡守時一事。足見當時士大夫家教之美。傳云。澤弘治中爲刑部郎中。勢豪殺人。澤寘之辟。中貴爲所免。執不聽。出爲徽州知府。

澤將遣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

澤徽州人。澤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詣徵。澤驚出避。目吏負其裝。

父怒曰。吾負此數千里。汝不能負數步耶。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徑去。澤益痛砥礪。政最。人以

方前守孫遇。循吏傳。徽州知府孫遇。兵滿空還。民盡開乞留。英宗令遷移。遇。久後去官十八年。遷至河東布政使。

先是五年十二月。上林苑監丞何淵。以所上前後疏爲牘書所格。請一并增大禮集議中。于是詔內閣草敕。

命儒臣纂修全書。其先所頒行集議。且下繳進。此文明史等諸書皆不載。明通鑑據實錄摺書。爲修明倫大典之緣起。六年正月。詔開館纂脩大禮

全書。仍以閣臣費宏等及庶書爲總裁官。張璠桂夢龍之。未幾。費宏石瑤俱罷。庶書亦病卒。書將成。璠復引疾求退以要帝。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舉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羣奸側目。要路方進。讒謗繁興。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帝慰留之。七年二月書成。名曰明倫大典。帝自製序并其前。命璠爲後序。刊布天下。叙功加璠少傅。夢少保。璠于上年十月。已由翰林學士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自釋璠至入閣歷六年。夢亦于上年九月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旋又遷吏部。雲輅方獻夫等皆進官。而追論前議禮語巨罪。削楊廷和籍。蔣冕，毛紀，毛澄，汪俊，喬宇，林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爲民。

議禮一案。尙不以此爲止。與獻皇帝更以稱宗祔廟爲終極。而凡附和大禮者。皆可挾爲顛倒是非報復恩怨之用。其事不勝列舉。其中尤以李福達之獄爲甚。叙其大略。可見當時朝局。其事蓋即在嘉靖六年。正重修大禮全書之日。崑縣人李福達。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爲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復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邪進祿等爲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挾重賞往來徐溝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術于武定侯郭勛。大信幸。其讎薛良。訟于巡按御史馬錄。錄問得實。檄洛川父老雜拑之。益信。勛爲移書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助庇姦亂法。章下都察院。覆如錄奏。詔責勛對狀。助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辨。帝置不問。會給事御史部屬等數十人。交章劾勛。謂罪當連坐。尤以刑部主事唐樞爲辨晰。勛再自訴。以議禮觸衆怒爲言。帝心動。勛復乞璠夢爲

援。璉夢以廷臣攻己。亦欲借是洩憤。乃合謀騰蜚語曰。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助。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助益急。帝愈疑。命取福達等至京師。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鞫。刑部尙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改妖言律。帝猶怒。命法司俱戴罪辦事。遣官往械錄潮。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玨。僉事章綸。都指揮馬彥等。時璋玨已遷都御史。璋巡撫寧夏。玨巡撫甘肅。皆下獄。廷訊乃反前獄。抵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夢署刑部。璉署都察院。獻夫署大理寺。覆讞之。乃盡下尙書顏壽等三法司堂上官十人於獄。嚴刑推問。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詠等有書慰問。帝責詠。詠致仕去。都御史張仲賢以下。凡曾慰問錄者。亦皆下獄。夢等上言。請大奮乾斷。以彰國法。帝納其言。并下劾助諸臣獄。會訊時。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少卿余才。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再鞫。偵者告夢以聞。亦逮問。夢等遂肆榜掠。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璉夢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助。構成冤獄。因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謫戍邊衛者七人。爲民者十一人。革職閒任者十七人。其他下巡按逮問者五人。讞未定前。先已得讞者六人。錄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徒。帝必欲置重辟。獻夫曰。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服。楊一清復力爭。乃減死永戍煙瘴地。緣及子孫。遇赦不宥。薛良抵死。衆證皆戍。張寅還職。璉夢等平反有功。賜二品服俸。給三代誥命。遂緝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錄中備載各疏。獨唐樞疏最得情。刪

去不載。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擒。自言學妖術於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李午之孫。其父曰大禮。世習白蓮教。惑眾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錄中原載福達三子。名大仁大義大禮也。由是福達獄始明。而馬錄早死戍所矣。李同伏誅。是年世宗崩。穆宗即位。御史龐尙鵬據李同之獄。乞追奪助等官爵。優恤馬錄諸人。以作忠良之氣。以前得罪之卿貳大臣。尙有因事起用者。臺諫曹即。終嘉靖之世。無一人召復。隆慶初。皆復職贈官。馬錄首贈太僕少卿。嘉靖十六年。梟子生肆放。諸諷及者已釋還。惟錄不赦。

詳明史唐稱傳。所載福言李福達獄之疏。福達實名伏答。犯法戍山丹衛時。案牘中名福達。遂繫軍籍。逃還更名午。爲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丹衛。復逃以後。更姓名曰張寅。原問官山西按察使李珪。因見讎控福達之薛良。不似良善。而福達身原有龍虎形之硃砂字。今張寅之身已無之。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其實寅父子附籍。乃始於嘉靖元年。非以前所固有。又因軍籍福達爲崞縣左廂都人。崞縣左廂都戶籍無李福達李午名。惟城坊有李伏答。蓋坊與廂本無界限。其實址實在城坊。名字則書寫兩歧。遂於初牒舉其可疑。經馬錄集諸供證。判明張寅之實爲福達。而以涉及郭勛。遂爲瓊夢所假手以興大獄。於議禮案中添一冤濫慘酷之禍。錄樞原疏。以詳曲折。

疏言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譏。諂諛者潤其說。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滄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

。不宜輕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弗可聽。三也。謂李珣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寧洛證佐皆僞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鐵從之。其意何爲。繼而惠慶郡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秘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於進祿等。其原何自。鐵伏誅於前。進祿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

據此釋第一疑。是左右用軍之亂桂等。直謂即是福達。亦未可罪以謀反圖逆之。

且福達之形。最易辨

識。或取驗於頭禿。或證辨於鄉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識之矣。發於咸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於杜文柱。是其姻識之矣。質證於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鄰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之人皆識之矣。此不必疑二也。

此釋現有相似之疑。貌極相似。不能得如許人皆認爲其本身。

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所言張寅之即福達。即李午。實

有明據。不得以人廢言。况福達蹤跡譎密。黠慧過人。人咸墮其術中。非良狡獪。亦不能發彼陰私。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當疑三也。李珣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李福達無龍虎形殊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無李福達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

前此何以隱漏。倅縣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於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爲真名。求其貫址。何可得也。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况福達既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又衣冠形貌似之。此句當作又形強似衣冠中人。原文不明。故三編刪此句。明通鑑亦因之。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爲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能及。

在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既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鞠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譬。必言所譬何事。若曰薛良譬也。則一切証佐非譬也。曰韓良相戚廣譬也。即高尚節屈孔石文舉非譬也。曰魏泰劉永振譬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譬也。曰山陝人譬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譬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羣姦屏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斥爲民。

十五年十月。更定世廟爲獻皇帝廟。先是八年十月朔日食。刑部員外郎邵經邦。疏言張璉復召爲足致天變。下鎮撫司拷訊。諱成福建鎮海衛。然其疏中有用賈誼語云。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不無隱動帝意。帝勤勤禮制。爲百世計。自命足當明之世宗。後來亦果以此爲帝號。十四年二月。改廟制作九廟時。諭閣臣曰。今擬建文祖廟爲世室。則皇考世廟字當避。張孚敬張璉時已避帝嫌名。奏言世廟著明倫大典。願詔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稱太宗廟。其餘羣廟。不用宗字。用本廟號。他日遞遷。更牌額可也。從之。未幾。孚敬罷。明年。帝識禮部

尙書夏言曰。前以皇考廟比世室之義。名曰世廟。今分建宗廟。惟太宗世宗不遷。而世之一字。來世或用加宗號。今加於考廟。又不得世宗之稱。徒擁虛名。不如別議。可會議以聞。言等議未上。帝復諭曰。皇考廟名。如題曰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且見推尊之意。於是言等議。廟以謚名。既合周典。又與列聖廟號同符。請敕所司擇吉題額。宣付史館。從之。

獻皇帝廟既立。止舉時祀。不祀太廟。至十七年夏。有致仕揚州府同知豐坊。學士熙子也。熙於嘉靖三年伏闕爭大禮時。廷杖遣戍。死於戍所。坊家居貧乏。思效張桂等片言取通顯。上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爲宗。以配上天。下禮部議。尙書嚴嵩等。於配天具功德及親親二說以進。但舉漢唐宋親親已有先例。至稱宗則以爲與祔廟相反。不敢妄議。帝曰。配享皇考稱宗。不爲過情。復命集議。戶部侍郎唐胄疏爭。略言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周公制作禮樂。而文王適爲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答曾子之問。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爲孝。成王不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康王不廢文王配天而移於成王。後世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故宋儒朱熹謂後來第爲嚴父之說所惑。陛下力正大倫。答張孚敬席書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顧今日乃惑於豐坊之說乎。明堂禮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爲之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下胄錦衣獄。黜爲民。嵩乃言皇考侑饗。允合嚴父配天之周道。坊待命久之。無

所進摺。歸家悒悒以死。人咸惡其畔父。

配天議定。而稱宗祔廟。又命集議。嚴嵩等議宜加宗皇考。配帝明堂。永爲有德不遷之廟。帝以疏不言祔廟。不悅留中。作明堂或問難嵩。嵩惶恐盡改前說。條畫禮樂甚備。具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帝旣排正議。崇私親。心念太宗永無配享。無以謝廷臣。乃改稱太宗廟號曰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爲睿宗。遂奉睿宗宗主祔太廟。躋武宗上。初張璠議禮。有同年生胡鐸。亦主考與獻王。璠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己則宗。宗不己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而干治世之宗可乎。且入廟則有位。將位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至是果如其言。

第三節 議禮前後之影響

嘉靖一朝。始終以祀事爲害政之樞紐。崇奉所生。已極憎愛之私。啓人報復奔競之漸矣。帝於大祀羣祀。無所不用其創制之意。而尤於事天變爲奉道。因而信用方士。怠政養奸。以青詞任用宰相。委政順旨之邪佞。篤志玄修。更濟以獨斷自是。濫用刑辟。遂有權相柄國。殘害忠良。議禮稍竣。而嚴嵩進用。始猶有相軋之夏言。言不得其死而嵩獨專國政十四年。正人受禍不知凡幾。其影響皆由帝僻好神祇符瑞之事來也。嘉靖二年閏四月。帝始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楊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末徵爲喻。優

旨報納。然修醮如故。給事中劉最上章極諫。且劾文耗帑金狀。而帝從文言。命最自覈侵耗數。最言帑金屬內府。雖計臣不得稽覈縮。文乃欲假難行事。逃己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爲廣德州判官。廷臣論救不納。文憾不已。嗾其黨內景賢。奏最在途仍故衛。乘巨觔。取夫役。巡鹽御史黃國用復遣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詔獄。國用譴極邊雜職。最成邵武。其後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虛日。命夏言爲監禮使。願鼎臣等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之。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七年春。靈寶人言黃河清者五十里。遣太常往祭告。御史周相疏諫。帝震怒。下之獄。四月。南贛巡撫汪鋈奏所部有甘露降。爲帝仁孝之感。帝喜。遂告郊廟。于是告祥瑞者踵至。

七年。既定明倫大典。帝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廟百神。咸欲斟酌古法。釐正舊章。九年五月。作四郊。分建岡丘方丘於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以春秋分祭。帝又議建雩壇。于孟夏行大雩禮。議太社太稷。以句龍后稷配。議祀帝社帝稷于西苑。議祀高禩之神于皇城東。雖皆命下禮官。多以獨斷決之。于時畿內河南湖廣山東山西悉災。歲大饑。方詔羣臣修省。而希旨者詭言祥瑞。廷臣稱賀。兵部主事趙時春上疏言。災變求言旬月。大小臣工。率浮詞面諂。蓋自靈寶知縣言河清受賞。都御史汪鋈繼進甘露。今副都御史徐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指揮張楫進嘉禾。鋈及御史楊東又進鹽華。禮部尙書李時再請表賀。仲斌等不足道。鋈瓚司風紀。時典三禮。乃罔上欺君。壞風傷政。帝責時春妄言。謂既責大臣

科道不言。彼必有讒言善策。令條具以聞。時春皇恐引咎未對。帝趣之。乃上言當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曰信號令。曰廣延訪。曰勵廉恥。最急者曰惜人才。曰固邊圉。曰正治教。其正治教爲請復古冠婚喪祭之禮。絕醜祭禱祈之術。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籙。依托經懺。幻化黃白。飛升遐景。以冒寵祿者。即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帝覽之愈怒。七月戊子朔。下時春詔獄掠治。黜爲民。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去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製木爲神主。其塑像卽令屏撤。敕天下學官別建啓聖公祠。春秋祭祀。與文廟同日。遂爲定制。

十四年二月。作九廟。初洪武八年。改建太廟。定爲同堂異室之制。成祖遷都。建廟如南京。帝更定廟祀。銳意復古。諭閣臣曰。宗廟之制。父子兄弟。同處一堂。于禮非宜。太宗以下。宜皆立專廟南向。諸臣上議。歷年未決。至是盡撤故廟改建之。諸廟合爲都宮。廟各有殿。有寢。太祖廟寢後有祧廟。奉祧主藏焉。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向。內門殿寢皆南向。二十年四月。九廟災。議重建久之。仍復同堂異室之舊。二十四年六月乃告成。

諸宮合爲都宮句。用紀事本末文。明史禮志誤合作各。以後各書皆誤。禮志上文明有中允廖道南言。太宗以下。宜各建特廟于兩廡之地。有都宮以統廟。不必各爲門垣。云云。則都宮乃九廟之外圍。太祖廟

正中南向。兩世室及三昭三穆。皆在兩廡。合之則稱都宮也。紀事本末不誤。

帝以養長生而奉道。然不信佛。故於銅殿中尙少一蔽。禁中有元時所造六善佛殿。藏金銀像及佛骨佛牙等物。十五年五月。議以其地建太后宮。夏言請敕有司。將佛骨等物瘞之中野。帝曰。朕思此類。智者以爲邪穢而不欲觀。愚民無知。必以奇異奉之。雖瘞中野。必有竊發以惑民者。其殿之通衢。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皆鑄象神鬼淫褻之狀。又金函玉匣。藏貯佛首佛牙之類。及支離傀儡。凡萬三千餘斤。

帝之排斥異端若此。可謂明且決矣。然沈溺於方士之說。則又大惑不解。然則此亦以異端攻異端。入主出奴之見。非得力於正學也。大抵方士挾障眼幻術。而假道教以爲名。帝時見其變幻形象。遂篤信之。而佛法則無當時之徵驗耳。

是年。以道士邵元節爲禮部尙書。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三年召入京。見於便殿。大加寵信。俾專司禱祠。封真人。總領道教。班二品。贈其父太常丞。並官其孫及曾孫。以皇嗣未建。數命元節建醮。以夏言爲監禮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及是皇子壘生。嘉其禱祀功。拜尙書。賜一品服。十七年十一月。以獻皇帝既稱宗配帝。躬詣南郊。上皇天上帝大號。恭進大號。此與宋徽宗政和六年上皇帝徽號。同其不經。

帝好神仙。以諫得罪者甚衆。十九年。八月。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

物供齋醮。神仙可致。帝立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太僕卿楊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盛。乃聖諭及此。不過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棲澗鍊者所爲。豈有高居黃屋紫閣。袞衣玉食。而能白日猗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亟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時日事齋醮。久不視朝。工作頗興。歲頻旱。二十年元日微雪。夏言駭嵩作頌稱賀。御史楊爵撫膺太息。上疏言失人心致危亂者五端。一言夏秋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正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方稱頌符瑞。欺天欺人。朔國公郭勛。中外皆知爲大姦大蠹。寵之使稔惡肆毒。羣狡趨附。善類退處。二言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糜民膏血而不知恤。三言陛下即位之初。齷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頌示天下。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未覩聖容。敷陳未聆天語。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四言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朝苑。金章紫綬。賞及方外。保傅之職。坐而論道。舉而畀之奇邪之徒。上之所好。下必有甚。妖盜繁興。誅之不息。五言往歲太僕卿楊最。出言而身殞。近言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德而興。拒諫而亡。忠盡杜口。則議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帝震怒。立下詔獄榜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司請送法

司問罪。帝不許。命嚴鎮之。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以救爵。先後塗死獄中。自是無敢救者。

雷壇者。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工部員外郎劉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前營大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尙未告竣。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匠作毘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于廷。錮之詔獄。

段朝用因郭獻所煉銀器。又獻萬金助雷壇工。授紫府宣忠高士。更請歲進數萬金。以資國用。帝益喜。已而術不驗。其徒王子殿攻發其詐。帝執子殿朝用付鎮撫拷訊。朝用所獻銀故出助資。事既敗。帝亦變疏助。二十年九月。助亦下獄。朝用乃脅助賄。捶死其家人。復上疏瀆奏。帝怒論死。助之其下獄也。以給敕令與兵部尙書王廷相等同清軍役。勅具。助久不領。言官劾之。助疏辨。有何必更勞賜救語。帝怒。責助悻慢無人臣禮。給事中高時。因盡發助貪縱不法十數事。乃下錦衣衛獄。夏言與助交惡。陰持助獄窮究之。帝念助曾贊大禮。諭勿加刑訊。所司奏上當助罪斬。帝令法司復勘。法司更當助不軌罪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寬助。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助。認爲不喻指者。更坐重辟。久之助竟死獄中。

邵元節死於嘉靖十八年。帝爲出涕。贈少師。賜祭十壇。遣中官錦衣護喪還。有司營葬用伯僎禮。禮官擬

諡榮靖。不稱旨再擬文康。帝兼用之曰文康榮靖。陶仲文亦由元節引薦。以遼東庫大使特授少保禮部尚書。尋加少傅仍兼少保。繼元節而恩寵過之。蓋位極人臣者二十年。然與元節尙均安靜少罪惡。世宗奉道事實。以仲文一傳爲特詳。以其歷年久也。略載如下。

佞倖陶仲文傳。初名典真。黃岡人。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與邵元節善。嘉靖中。由黃梅縣吏爲遼東庫大使。秩滿需次京師。寓元節邸舍。元節年老。宮中黑眚見。治不效。薦仲文。以符水喫劍。絕宮中妖。莊敬太子患痘。禱之而瘥。帝深寵異。十八年南巡。元節病。以仲文代。次衛輝。有旋風繞駕。帝問何祥。對曰主火。是夕行宮果火。宮人死者甚衆。帝益異之。授高士。尋封真人。明年八月。欲令太子監國。專事靜攝。太僕卿楊最疏諫杖死。廷臣震懾。大臣爭諂媚取容。禱祀日亟。以仲文子世同爲太常丞。子壻吳濬。從孫良輔。爲太常博士。亦有疾。旣而瘳。喜仲文祈禱功。特授少保禮部尚書。久之加少傅。仍兼少保。旣請建雷壇。又請建於其鄉縣以祝聖壽。黃州同知郭顯文監工。工稍稽。譴典史。遣工部郎何成代。督趣甚急。公私駭然。楊爵劉魁言及之。給事中周怡陳時事。有日事禱祀語。悉下詔獄。拷掠長繫。吏部尚書熊浹諫乩仙。卽命削籍。浹先以登大禮入。自是中外爭獻符瑞。焚修齋醮之事。無敢指及者。二十年。帝遭宮婢之變。二十一年十月。宮婢楊金英等。同帝燕寢。以組縊帝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仲文得時見。見輒賜坐。稱之爲師而不名。帝心知臣下必議

項。誤爲死結得不絕。陶傳作二十年。當脫一字。

大禮集議正取。

己。每下詔旨。多憤疾之辭。廷臣莫知所指。小人願可學，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緣以進。其後夏言以不冠香葉冠。積他憂至死。而嚴嵩以虔奉焚修。蒙異眷者二十年。大同獲謀者王三。帝歸功上玄。加仲文少師。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領三孤。終明世惟仲文而已。久之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文大學士。俸。廢子世恩爲尙寶丞。復以聖誕加恩給伯爵俸。授其徒郭弘經王永寧爲高士。時都御史胡纘宗下獄。

株連數十人。纘宗於十八年爲河南巡撫。帝幸初天。迎駕有詩。中有親王八駿望飛龍。湘竹英皇淚不乾之句。爲二十九年春。京師災異頻見。帝以忤仲文。對言虛有冤獄。得雨方解。俄法司上纘宗等爰書。帝悉從輕典。果得雨。乃

以平獄功。封仲文恭誠伯。歲祿千二百石。弘經永寧封真人。仇鸞之追戮也。諸請開馬市。請遂日苦僇暴。帝罷其戎政職。鸞恚恨疽死。先與嚴嵩相結。後相軋鸞怨。爲嵩搆其罪。追戮其屍。下詔稱仲文功。增祿百石。廢子世昌國子生。三十二年。仲文言齊河縣道士張演

昇。建大清橋。濬河得龍骨一。重千斤。又突出石沙一。脈長數丈。類有神相。帝即發帑銀助之。時建

元嶽洶廣太 and 山旣成。遣英國公張溶往行安神禮。仲文偕願可學建醮祈禱。明年聖誕。加恩廢子錦衣百

戶。帝益求長生。日夜禱詞。簡文武大臣及詞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詞。四方奸人段朝用，龔可佩，藍

道行，王金，胡大順，藍田玉，之屬。咸以燒煉符咒。奏惑天子。然不久皆敗。獨仲文恩寵日隆。久而

不替。士大夫或緣以進。又創二龍不相見之說。青宮虛位者二十年。十八年立載灃爲皇太子。二十八年年十四。行冠禮。後二日。載灃敬。遂不復立太子。

。三十五年。上皇考道號爲三天金闕無上玉皇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學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皇妣號爲三天

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

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恩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玄虛闕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

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孝。帝自加道號。并與及考妣。荒謬

傳一見。紀事本末徵明年。仲文有疾。乞還山。獻上歷年所賜蟒玉。金冠法寶。及白金萬兩。既歸。帝念之

有異同。別見後。不置。遣錦衣官存問。有司以時加禮。改其子尙寶少卿世恩爲太常丞。兼道錄司右演法。供事真人府。

仲文得寵二十年。位極人臣。然小心慎密。不敢恣肆。三十九年卒。年八十餘。帝聞痛悼。葬祭視邵元

節。特證榮康惠肅。統遠於隆慶初。與邵元節均追卹。世恩官至太常卿。亦坐與王金偽製藥物。於隆慶元年。下獄論死。

紀事本末。帝所上各道號。其皇如號三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止此而已。更

加孝烈皇后號九天金闕玉堂輔聖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后方氏。爲帝所更立之后。崩於二十六年。紀事本

末所叙爲得其實。可以訂史文之脫誤。

世宗於議禮之後。繼以奉道。議禮之摧折廷臣。以張瑰桂蓼尸其禍。而瑰蓼所未盡者。大抵由帝獨斷。而

嚴嵩輩成之。至奉道之禍毒正人。則尤遠過於議禮。蓋修道則務靜攝。靜攝則萬幾假手於閣臣。閣臣惟能

以力贊玄修者。爲所信任。嘉靖中葉以後。用事之臣。固無不以青詞邀眷。然用此以擅權固寵。以一念之

患失。不得不與全國之正士爲仇。此則以嚴嵩一人。關係嘉靖中葉以後之朝局。迨其敗而世宗亦將棄世

矣。即以嚴嵩一傳見二十餘年事變之緒。錄其略於左。

奸臣嚴嵩傳。嵩字惟中。分宜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移疾歸。讀書鈴山十年。爲詩

古文辭。頗著清譽。正德間嵩位不在朝。務餐。還朝久之。進侍講。歷祭酒。嘉靖七年。以禮部右侍郎奉命

祭告顯陵。即興獻王。還言臣恭上寶冊。及奉安神牀。皆應時雨霽。又石產棗陽。羣鶴繞集。碑入漢江。河

流驟漲。是時御製顯陵碑。請命輔臣撰文刻石。以紀天眷。帝大悅。從之。是爲希旨。廷議更修宋史。嵩以禮部

尚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及夏言入內閣。十五年閏十二月。夏言以禮部尚書入閣。命嵩還掌部事。祀獻皇帝明堂。已又稱宗入

太廟。嵩與羣臣議沮之。帝不悅。嵩惶恐盡改前說。自是益務爲佞悅。帝上皇上帝尊號寶冊。尋加上

高皇帝尊諡聖號以配。嵩乃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爲慶雲賦。大禮告成頌。奏之。帝悅。命付史

館。嵩科第先夏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謹。嘗置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啓

蹠讀。言謂嵩實下己。不疑也。帝以奉道。嘗御香葉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賜言等。言不奉詔。帝怒

甚。嵩因召對冠之。籠以輕紗。帝見益內親嵩。嵩遂傾言斥之。言去。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二

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時嵩年六十餘矣。精爽溢發。不異少壯。朝

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帝益謂嵩勤。久之請解部事。遂專直西苑。帝嘗賜嵩銀記。文曰忠勤敏

達。尋加太子太傅。翟鑾資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嵩諷言官論之。鑾得罪去。吏部尚書許讚。禮部

尚書張壁。同入閣。皆不預聞票擬事。嵩欲示厚同列。且塞言者意。因以顯夏言短。乃請凡有宣召。乞與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及讚壁偕入。如祖宗朝。遂夏三楊故事。帝不聽。然心益喜嵩。累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久之。帝微覺嵩橫。時讚老病罷。壁死。乃復用夏言。帝為加嵩少師以慰之。言至。復盛氣陵嵩。頗斥逐其黨。嵩不能救。子世蕃。方官尚寶少卿。橫行公卿間。言欲發其罪。嵩父子大懼。長跪榻下泣謝乃已。知陸柄與言惡。遂與比而傾言。柄亦在倭窺言失帝眷。用河套事搆言。及會銑俱棄市。銑主以兵復套。言欲併銑成大功。銑報破敵。帝亦憐之。延議皆右銑。時亦有言河套不可遠復。邊。歸罪復既傾殺言。益僞恭謹。言嘗加上柱國。帝亦欲加嵩。嵩乃辭曰。尊無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稱。乞免此官。著為令典。以昭臣節。帝大喜。允其辭。而以世蕃為大常卿。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謹己短。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張經李天寵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後劾嵩世蕃者。謝瑜。葉經。董漢臣。趙錦。王宗茂。何維柏。王學。陳瓚。厲汝進。沈鍊。徐學詩。楊繼盛。周鈇。吳時來。張溥。董傳策。皆被譴。經鍊用他過致之死。繼盛附張經疏尾殺之。致。經為嵩執。趙文華所搆。方則徐。劾經。經死。方疏上。經大捷。文華其功。謂已與胡宗憲督師所。致。繼盛以劾嵩繫獄已三年。嵩必欲殺之。以經為逆。遂併命。宗市。他。所不悅。假遷除考察以斥者甚衆。皆未嘗有跡也。俺答薄都城。慢書求貢。帝召嵩與李本。本亦言。及禮部尚書徐階。入對西苑。嵩無所規畫。委之禮部。帝悉用階言。稍輕嵩。嵩復以間激帝怒。杖司業趙貞吉。

而謫之。兵部尙書丁汝夔。受嵩指。不敢趣諸將戰。嵩謂汝夔。塞上敗。可掩也。失利禁下。上無不知。冠退。帝欲殺汝夔。嵩懼其引己。謂夔曰。我在。毋慮也。汝夔臨死。始知爲嵩紿。事在二十九年。是爲倭寇江南。用趙文華督察軍情。大納賄賂以遺嵩。致寇亂益甚。及胡宗憲誘降汪直徐海。文華乃言。臣與宗憲策。臣師嵩所授也。遂命嵩兼支尙書俸無謝。自是褒賜皆不謝。帝嘗以嵩直廬隘。撤小殿材爲營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賜御膳法酒。嵩年八十。聽以肩輿入禁苑。帝自十八年葬章聖太后後。即不視朝。自二十年宮婢之變。即移居西苑萬壽宮。不入大內。大臣希得謁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帝雖甚親禮嵩。亦不盡信其言。間一取獨裁。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嵩父子獨得帝寵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順帝意痛詆之。而婉曲解釋。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稱其微。而以微言中之。或觸帝所恥與諱。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士大夫輻輳附嵩。時稱文選郎中萬家。職方郎中方祥等。爲嵩文武管家。吳鵬。歐陽必進。高燿。許論輩。皆惴惴事嵩。嵩握權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浸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時來。張翀。董傳策。各疏論嵩。嵩因密請究主使者。下詔獄窮治無所引。帝乃不問而慰留嵩。然心不能無動。階因得間傾嵩。嵩雖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嵩請留侍京邸。帝許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稟擬。而日縱淫樂於家。嵩受詔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值其方

耽女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爲之。往往失旨。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

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火。嵩請覈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爲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徐階營萬

壽宮甚稱旨。帝從居玉熙殿。其甚。欲有所營。以開嵩。嵩請遷大內。帝不釋。問階。階請以三殿餘所。實清酌警之。可計月而就。帝悅。如書階請。命階子璠董其役。十旬而功成。帝即日徙居之。帝益親階。願問

多不及嵩。嵩懼。置酒要階。使家人羅拜。舉觴屬曰。嵩且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階謝不敢。未幾

。帝入方士藍道行言。有意去嵩。道行以扶出得幸。故惡嵩。帝問天下曰以不治。道行詐爲仙語。具道嵩父避雨內侍家。知其事。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曰臣言不實。乞斬臣首以謝嵩世蕃。帝降旨慰嵩。而以溺

愛負眷倚。令倚致仕。馳驛歸。有司歲給米百石。下無蕃於理。嵩爲世蕃請罪。且求解。帝不聽。法司奏

論世蕃及其子錦衣鶴。鴻。客羅龍文。戍邊遠。詔從之。特宥鴻爲民。使侍嵩。而錮其奴嚴年於獄。擢

應龍通政使參議。時四十一年五月也。龍文官中書。交關爲奸利。而年最黠惡。士大夫競稱夢山先生者

也。嵩既去。帝追念其贊玄功。意忽忽不樂。諭階。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極陳不可。帝

曰。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輔玄修。乃可。敢更言嵩世蕃者。並應龍俱斬。嵩知帝念己。乃賂帝左

右。發道行陰事。繫刑部俾引階。道行不承。坐論死。得釋。謂釋階不引。道。嵩初歸至南昌。值萬壽節。有則死獄中。

使道士藍田玉。建醮鐵柱宮。田玉善召鶴。嵩因取其符籙。并已祈禱文。上之。帝優詔褒答。嵩因言臣

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鶴。皆遠戍。乞移便地就養。終臣餘年。不許。世蕃被應龍劾戍雷州。

至而返。益大治園亭。其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不爲起。御史林潤。嘗劾嵩黨鄒懋卿。懼相報。因與諫臣謀發其罪。且及寃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法司黃光昇等以讞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僉曰。必欲死之。曰若是。適所以生之也。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款段出都門矣。

世蕃與其黨謀。題字非上所深惡。惟察衆通倭爲大恨。但揚言楊沈獄爲大罪。次受

助。徐若不足畏。則獄自解。光昇等附之以爲然。遂以之定爲讞詞。爲手削其草。獨按龍文與汪直姻舊爲交通。賄世蕃乞官。世蕃用彭孔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樞。陰伺非常。多聚亡命。龍文又招直餘黨五百人。謀爲世蕃外投日本。先所發遣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衛棄伍北走。誘致外兵。共相響應。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詫曰死矣。遂斬於市。籍其家。黜嵩及諸孫皆爲民。又二年。嵩老病。寄

食墓舍以死。嵩且夕直西內。諸司白事。輒曰以質東樓。世蕃別號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淡日不得見。或停至暮而遣之。

世蕃伏誅。時已四十四年。閱年餘。帝亦崩矣。終帝之世。奉道不懈。四十一年。嚴嵩已敗。而是年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書。時江西豐城縣方士熊顯。進法書六十六冊。詔留覽。賜顯冠帶。命御史姜儼王天任。微大任俱擢侍講學士。秩等賜第京師。時嚴嵩既罷。藍道行亦被讞。宮中數見妖孽。帝春秋高。意邑

邑不樂。中官因設詐以娛之。嘗夜坐庭中。縱一桃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

五日。明日。復獲一桃。是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謝玄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手詔褒答。事在四十三年。明年六月。睿宗原殿東柱。產金色芝一本。帝大悅。告於太廟。百官表賀。因建玉芝宮。十一月。奉安獻皇帝后神主於玉芝宮。

帝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揚僇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四十五年二月。戶部主事海瑞獨上疏言之。是爲嘉靖朝最後建言之名疏。讀之可以結嘉靖間士大夫敢言之局。疏略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捐納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嫌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作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矣。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

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爲無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惟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即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材三爲戶部尙書。第一次以妄去。在嘉靖十年。第二次忤郭勛。帝命致仕去。在十七年。第三次亦忤勛。屢爲所劾。然諸臣甯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即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敵精勞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無成也。此疏直攻帝失。尤切指妄修。中帝所最忌。爲自來所不敢言。竟未遭大譴。殆亦帝臨終有悔萌矣。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之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日。嘗曰。此人可方比干。但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慎。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

邪。遂逮捕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階力救。奏遂留中。是年十二月帝崩。穆宗即位。次日即釋出。

帝求仙而身日病。病久。忽欲南幸與都取藥。徐階力諫而止。四十五年十一月。服方士王金等所獻丹藥。病遂甚。時方士至者日衆。帝知其妄。無殊錫。王金思所以動帝。乃偽造諸品仙方。與所製金石藥同進。

其方詭秘。藥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病遂不能愈。十二月庚子。十四帝大漸。自西苑還乾清宮。是日崩。

自武宗大爲不道。而士大夫猶補苴其間。所受挫折未甚。世宗英斷。資質之可與爲善。自非武宗所及。然終身事鬼而不事人。早年亦有意圖治。明實錄萬曆初。張居正進講文華殿時。言世宗皇帝嘉靖初年。於西苑建無逸殿。省耕勸農。以知王業艱難。又命儒臣講周易書無逸篇。講畢。宴文武大臣於殿中。至其末年。崇尚焚修。聖駕不復臨御。殿中徒用以謄寫科書。表背玄像而已。昔時勤民務本氣象。不復再見。而治平之業。亦發不如初。此可見當時政治消長之狀。

帝又以堅僻怙過。拒諫立威。廷杖之事。習爲故常。小小舛誤。一申飭可了之事。亦用杖刑。摧辱言官。其忤意被杖者可想。三十二年元旦。以賀表語乖文體。逮禮科給事中楊思忠。於午門外杖之百。罷爲民。六科官各奪俸一月。以思忠初議孝烈皇后不祔廟。帝心銜之也。孝烈后方氏。崩於二十六年十一月。至二十九年。議后主祔廟。自始固未有帝在而后先祔廟者。帝以皇考睿宗入廟。恐後世譏訛。遂欲當己世預

祧仁宗。以孝烈祔廟。自爲一世。下禮部議。尙書徐階言后無先入廟者。思忠亦主階議。帝大怒。階惶恐不敢守前議。遂祧仁宗。升祔孝烈。此皆非禮之舉。而讎守禮之臣。又置怨而假他微罪發之。益非人君使臣以禮之道。然用刑手滑。至次年三十三年正旦。又以賀表中失撻萬字。詔錦衣衛逮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各廷杖四十。以此可知當時用威之濫矣。

明開國以來節儉愛養。藏富於民之意。久而不渝。至憲宗晚年漸不如昔。孝宗稍復前規。及武宗則不知祖訓爲何物。但祖宗所養之士。類以守法如事。武宗及其所曠之羣小。尙不能力破網紀。至宗因禱祀而土木。糜費無限。遂開危亡之漸。食貨志賦役門云。三十年。通計京邊歲用。至五百九十五萬。戶部尙書孫應奎蒿目無策。乃議於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餘萬。加派於是始。嗣後京邊歲用。多者過五百萬。少者亦三百餘萬。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度支爲一切之法。其箕歛財賄。題增派。括贓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輿焉。其初亦賴以濟匱。久之諸所灌輸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往爲其地奏留。或請免。浙直以備倭。川貴以採木。山陝宣大以兵荒。不惟停格軍興所徵發。即歲額二百萬。且虧其三之一。而內廷之賞給。齋殿之經營。宮中夜半出片紙。吏雖急。無敢延頃刻者。又云。武宗時。乾清宮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儉樸。改作雕峻。用銀至二十萬餘兩。明代幣費工銀。一殿用銀至二十萬餘兩。又有下同。如非字誤。夫祖宗宮殿機險。後界正當知役工匠三千餘人。歲支工食米萬三千餘石。權倖閹宦。莊園祠墓。香火更甚所賄。況太素命名。更何得以雕峻誇之。

寺觀。工部皆竊官銀以媚之。給事中張原言。匠夫養父母妻子。尺籍之兵禦外侮。京營之軍衛王室。今奈何令民無所賴。兵不麗伍。利歸私門。怨蒙公室乎。疏入。謫貴州新添驛丞。世宗營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爲汰省。而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後增十數倍。齋宮秘殿。並時而興。工塲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料直百餘萬。車脚僱運三四十萬。承天工役十餘處。費亦數百萬。其時宗廟萬壽宮災。帝不之省。營繕益亟。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

又倉庫門。嘉靖初。內府供應視弘治時。後乃倍之。初太倉中庫積銀八百餘萬。續收者貯之兩廡。以便支發。而中庫不動。謂之老庫。兩廡爲外庫。及是時。老庫所存僅百二十萬。二十二年。特令金花籽粒應解內府者。并送太倉備邊用。然其後復入內庫。金花銀始於正統初。歲折糧以百萬爲額。盡解內承運庫。其數偶有折漕俱送南京供武臣祿。各邊緩急亦取足焉。折色本色。均充國用。不生分別。正統改解以後。不送南京。至給武臣祿十餘萬外。徐普充御用。謂之金花銀。三十七年。令歲進內庫銀百萬外。加預備欵取銀。後又取沒官銀四十萬兩入內庫。

又採造門。世宗初。內府供用。減正德十九。中軍以後。營建齋醮。採木採香採珠玉寶石。吏民奔命不暇給。黃白蠟至三十餘萬斤。又有召買。有折色。視正數三倍。沈香降香海漆諸香。至十餘萬斤。又分道購龍涎香。十餘年未獲。使者因請海舶入澳。久乃得之。葡商牙估澳門。蓋始於此。方丘，朝日壇。僱用紅黃玉。求不得。

購之陝邊。遣使覓於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太倉之銀。頗取入承運庫。辦金寶珍珠。於是猶見購。祖母碌石。綠撒李尼石。紅刺石。北河洗石。金剛鑽。朱藍石。紫英石。黃甘石。無所不購。

以上就食貨志中世宗時用財浮濫之事。略舉之。蓋取民之制。至世宗而壞。一切句且。多取以濟急。而實齷齪而絀於永久。愈多取乃愈匿之。禱祀與土木相連。古來帝王之奉道奉佛皆然。逼取人民之膏血。以媚神佛。謂可求福。無不得禍。古云。四海困窮。天祿允終。理不可易。明祚中衰。以正德嘉靖爲顯著。當時尙無人民負擔加重。即事業開發加多之學說。其奢侈之爲得失。猶易考見。至新學說行。則當問取之於民。是否用之於民。民不拒官之取。是否能監視官之用於民事與否。則讀史者所應借鑒而知之也。

第四節 隆慶朝政治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世宗崩。壬子。六十穆宗即位。改明年爲隆慶元年。徐階時爲首輔。於即位詔。免明年天下田賦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逋賦。所草世宗遺詔。則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齊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時高拱郭朴。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朴曰。徐公謗先帝。兩人遂與階有隙。

穆宗承世宗之後。享國亦僅六年。其政事倚成於內閣。閣臣用事者。亦不得謂無才。然多挾意見。無和衷之美。所形成一朝之政治。卽諸閣臣意見之行事。當即位初世宗遺詔。已因忌徐階。而泯先朝悔過之美。

其後閣臣進退。由恩怨之推排。爲政令之反覆。明史徐階高拱張居正類爲一傳。頗足爲朝局樞紐。

明史稿 徐階與

楊廷和楊一清爲階在世宗朝。以嚴嵩能逆探帝指而肆其惡。即用其術以移帝意。拔大慈而去之。世服其智而不

一際。意不同。病其譎。階固撥除亂賊而引君當道也。迨章遺詔。夜召門人學士張居正與謀。質明裕王入臨。

世宗不立太子。但先遣景王

就國。以示裕王之節。卽爲儲武舉。以詔草上。令旨報可。朝野比之楊廷和所擬登極詔書。爲世宗始終盛事。高

拱郭朴。以階引門生謀。而同列反不與。遂忌嫉騰謗言。拱初侍穆宗裕邸。階引之輔政。然階獨柄國。拱

心不平。世宗不豫時。給事中胡應嘉嘗劾拱。拱疑階嫉之。隆慶救考察被黜者。朴言上甫即位。而應嘉敢

越法無人臣禮。宜削籍。階晚拱方怒。不得已從之。言者謂拱修舊郟。脅階斥應嘉。階又請筴應嘉罰。言

者又相繼劾拱。拱欲階擬杖。階從容譬解。拱益不悅。令御史齊康劾階。言其二子多干請。及家人橫里中

狀。階疏辨乞休。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舉階。拱遂引疾歸。康竟斥。朴亦以言者攻之。乞身去。給事御

史。多起廢籍。恃階而強。言輒過激。帝不能堪。諱階等處之。同列欲擬譴。階曰。上欲譴。我曹當力爭。

乃可尊之譴乎。請傳諭令省改。帝亦勿之罪。是年。詔翰林撰中秋宴致語。階言先帝未撤几筵。不可宴樂。

帝爲罷宴。帝命中官分督園營。階力陳不可而止。南京振武營兵屢譁。階欲汰之。慮其據孝陵。不可攻

也先令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督江防兵駐陵傍。而徐下兵部分散。事遂定。羣小璫歐御史於午門。都御史王

廷將劾之。階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慮彼先誣我。乃使人以好誘大璫。先錄其主名。廷疏上。乃分別

速治有差。階之持正應變。多此類。然階所持評。多宮禁事。伸者十八九。中官多側目。會帝幸南海子。階諫不從。方乞休。而給事中張齊。以私怨劾階。階因請歸。帝意亦漸移。許之。舉朝疏留。報聞而已。王廷復刺得張齊納賄事。劾戍之邊。階既行。春芳爲首輔。未幾而拱出。

拱與郭朴。皆階所薦入閣。拱驟負貴氣。頗忤階。穆宗即位。進少保兼太子少保。階雖爲首輔。而拱自以帝舊臣。數與之抗。朴復助之。階漸不能堪。而是時陳以勤張居正皆入閣。居正亦侍裕邸講。階草遺詔。獨與居正計。拱心彌不平。會議登極賞軍。及請上裁去留大臣事。階悉不從拱議。嫌益深。拱欲逐胡應嘉給事中歐陽一敬劾拱尤力。階於拱辨疏。擬旨畱留。而不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御史齊康。爲拱劾階。康坐黜。於是言路論拱者無虛日。南京科道至拾遺及之。拱不自安。乞歸。隆慶元年五月也。拱以舊學蒙眷注。性強直自遂。頗快恩怨。卒不安其位去。旣而階亦乞歸。則在二年七月。三年冬。帝召拱。以大學士兼掌吏部事。拱乃盡反階所爲。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恤者。一切報罷。且上疏極論之曰。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議事之臣假託詔旨。凡議禮得罪者。悉從復顯。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之靈。何所爲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亦何以對越二聖。帝深然之。法司坐王金等子弒父律。拱復上疏曰。人君隕於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不美。先帝臨御四十五載。得歲六十有餘。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令終。曾無暴遽。今謂先帝爲王金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先帝爲何如主。乞

下法司改議。帝復然拱言。命臧戍。拱之再出。專與階修葺。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賴帝仁柔。弗之竟也。階子弟頗橫鄉里。拱以前知府蔡國熙爲監司。簿錄其諸子。皆編成。所以扼階者無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拱練習政體。負經濟才。所建白皆可行。其在吏部。欲遍識人才。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誌爵里姓氏。月要而歲會之。倉卒舉用。皆得其人。又以時方憂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侍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材自裕。又以兵者專門之學。非素習不可應卒。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宜慎選司屬。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遷他曹。他日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更各取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曹分省故事。則題覆情形。可無扞格。并重其賞罰以鼓勵之。凡邊地有司。其責頗重。不宜付雜流及遷謫者。皆報可。著爲令。拱又奏請科貢與進士並用。勿循資格。其在部考察。多所參伍。不盡憑文書爲黜陟。亦不拘人數多寡。黜者必告以故。使衆咸服。古田盜賊亂。用殷正茂總督兩廣。曰。是雖貪。可以集事。貴州撫臣秦士司安國亭將叛。命阮文中代爲巡撫。臨行語之曰。國亭必不叛。若往。無激變也。既而如其言。以廣東有司多貪黷。特請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厲其餘。又言馬政鹽政之官。名爲卿爲使。而實以閉局視之。失人廢事。漸不可訓。惟教官驛遞諸司。職卑祿薄。遠道爲難。宜銓注近地。以恤其私。詔皆從之。拱所繪畫。皆此類也。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總督王崇古受之。請於朝。乞授以官。朝議多以爲不可。拱與居正力主之。遂排衆議請於上。而封貢以成。由是西塞諸

部。歲來貢市。自宣大至甘肅。邊陲晏然。不用兵革者二十餘載。拱以邊境稍寧。恐將士惰玩。復請救邊臣。及時閒暇。殿爲整頓。仍時遣大臣。帝皆從之。遼東奏捷。進柱國。中樞殿大學士。此屬梁建州女直事。故明史含糊其詞。蓋拱於

隆慶五年。特拔副使張學顏爲遼東巡撫。學顏與大將軍。尋考察察科道。拱請與都察院同事。時大學士趙貞吉掌都察院。成梁討敵有功。故云遂與奏捷也。事略具張學顏傳。

持議稍同異。給事中韓楫劾貞吉有所私庇。貞吉疑拱嗾之。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令貞吉致仕去。拱

嗣是專橫益著。言者皆謫外。拱初持清操。後其門生親串。頗以賄聞致物議。帝終眷拱不衰。始拱爲祭

酒。居正爲司業。相友善。拱亟稱居正才。及是李春陳以勤皆去。拱得首輔。居正肩隨之。拱性直而傲。

同官殷士詹輩不能堪。居正獨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六年春帝崩。拱卒爲居正所傾。別詳萬曆初政局。

高拱亦政事才。不失爲數時良相。惟以恩怨快意。至不惜屈抑忠正。寬庇佞邪。以修怨於故輔。並以先朝之過舉。劫持嗣君。以中傷元老。拱之才與居正相類。而氣質之偏各不同。亦各有大過當之處。隆慶朝之得失。即當時相業之優劣也。

穆宗中材之主。史稱「在位六載。端拱寡營。躬行儉約。尚食歲省巨萬。許俺答封貢。減賦息民。邊陲寧謐。繼體守文。可謂令主。弟柄臣相視。門戶漸開。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寬恕有餘。剛明不足」。以此論隆慶一朝。大略固如是。然謂柄臣相視。議帝未肅乾綱。則其得失亦參半。俺答封貢。減賦息

民。即柄臣用事之效。至躬行節儉。僅舉尙食歲省而言。則純爲當時頌聖門面語。參考事實。當分別觀之。

宦官傳。李芳。穆宗朝內官監太監也。帝初立。芳以能持正見信任。

明通鑑。芳侍上于瀋邸。卽位信任之。是信任由於舊侍。非以其持正也。其後獲譴。乃正以其持正耳。

初世宗時。匠役徐杲。以營造鹽官工部尙書。修廬溝橋。所盜萬計。其屬冒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隆慶元年二月。芳劾之。時杲已削官。乃下獄遣戍。詭汰其所冒冗員。又奏革上林苑監增設皂隸。減光祿歲增米鹽。及工部物料。以是大爲同類所嫉。而是時司禮諸閣膝禱。孟冲、陳洪、方有寵。爭

飾奇技淫巧以悅帝意。作熬山燈。導帝爲長夜飲。芳切諫。帝不悅。禛等復媒孽之。帝遂怒。勒芳閒住。

二年十一月。復杖芳八十。下刑部監禁待決。尙書毛體等言芳罪狀未明。臣等莫知所坐。帝曰。芳事朕無

禮。其錮之。芳錮。禛等益橫。前司禮太監黃錦已革廢。禛輒復予之。工部尙書雷禮。劾禛傳造採辦器物

。及修補壇廟樂器。多自加徵。糜費巨萬。工廠存留大木。斬截任意。臣禮力不能爭。乞早賜罷。帝不罪

禛。而令禮致仕。禮於史無傳。事蹟僅見此。今但存其筭述其多耳。冲傳旨下海戶王印於鎮撫司。論戍。法司不預聞。納蕭藩輔國將軍

縉饋賄。越制得嗣封肅王。洪尤貪肆。內閣大臣。亦有因之以進者。三人所糜國帑無算。帝享太廟。三人

皆冠進賢冠。服祭服。以從。樽賞辭謝。與六卿埒。廷臣論劾者。太常少卿周怡。以外補去。給事中石星。

李已。陳吾德。御史詹仰庇。尙寶丞鄧履淳。皆廷杖削籍。三人各陰錦衣官至二十人。而芳獨久繫獄。

四年四月。刑科都給事中舒化。以熟審屆期請有芳。乃得釋充南京淨軍。〔據此則穆宗之嗜好及惑溺。已可概見。惟歷年少。亦舉動不烈。不大震驚耳目而已。

食貨志。穆宗朝。光祿少卿李健奏十事。帝皆可之。頗有所減省。停止承天香米。外域珍禽奇獸。罷寶坻魚鮮。凡薦新之物。傾於光祿寺。勿遣中官。著爲令。又從太監李芳請。停徵加增細糧米。白青鹽。命一依成弘間例。御史王宗載。請停免加派。部議悉准原額。果品百七萬八千餘斤。牲口銀五萬六千餘兩。免加派銀二萬餘。未行而神宗立。詔免之。世宗末年。歲用止十七萬兩。穆宗裁原額二萬。止十五萬餘。蓋愈省約矣。萬曆初。張居正爲政。光祿寺經投益減此爲躬行節儉事實之可徵者。至三十四萬。中年漸增。幾三十萬。

又倉庫門。〔隆慶中。數取太倉銀入內庫。內承運庫中官。至以空額下戶部取之。廷臣疏諫皆不聽。又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尙書朱衡言。每年礦金稅金。皆收內庫。而其他羨餘。乾折。抄沒。孝順。之屬。其名甚衆。無不入內庫者。金花歲百萬。計三十年。當數千萬。況天產地生。匯而鬱於其中。內庫充牣若是。尙言不足耶。帝不聽。〕然則帝以內庫與國庫爭。並無損上益下之意。所省光祿寺微末之數。其意何爲。殆亦爲內庫增聚歛邪。即於民間有所輕減。直以毫末之惠。市史冊之名耳。人主節儉。若視爲美名。卽不可恃。儉在寡欲。有寡欲之質。不期儉而自儉。若太祖以來是也。穆宗史以節儉稱。今再徵之史實。

王詔傳。隆慶元年。上疏陳四事。其二爲「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人主深居禁掖。左右便倭。窺伺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散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亂所由起。比者人言籍籍。謂陛下燕間舉動。有非諒闇所宜者。臣竊爲陛下憂之。」此知穆宗非厚重守禮之君。宜有務求玩好之事。

綱目三編。二年正月。吏科給事中石星言。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日偷。臣竊見陛下入春以來。爲蔡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嫖。朝講久廢。章奏遏抑。一二內臣。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用是條上六事。一曰養聖躬。二曰講聖學。三曰勤視朝。四曰速俞允。五曰廣聽納。六曰察讒諂。疏入上怒。以爲惡言訕上。命廷杖六十。黜爲民。時中官驟辭。以造作奇巧得幸。會監杖。星大詬之。祥怒。予重杖。星絕而復甦。其妻鄧。誤聞星已死。遮觸柱死。聞者哀之。史無石星傳。惟本紀隆慶二年正月己卯。給事中石星疏陳六事。杖闕下。斥爲民。史稿有傳。載此文略同。

周弘祖傳。二年春。言近四方地震。土裂成渠。旗竿數火。天鼓再鳴。隕星旋風。天雨黑豆。此皆陰盛之徵也。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諮訪治道。邊患孔棘。備禦無方。時俺答尙事涉內廷。輒見撓沮。如未封賞。閱馬核庫。詔出復停。皇莊則親收子粒。大和則權取香錢。織造之使累遣。糾劾之疏留中。內臣爵賞。謝

辭溫旨。遠出六卿上。尤祖宗朝所無者。疏入不報。此可知主道之不隆。修政之無善狀。特不似世宗之

猛厲耳。

傳。仰庇傳。一隆慶初。穆宗詔戶部購寶珠。尙書馬森執奏。給事中魏時亮。御史賀一桂等。繼爭。皆不聽。仰庇疏言。頃言官諫購寶珠。反蒙詰讓。昔仲虺戒湯。不迺辟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之戒。絕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侈心一生。不可復遏。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玩好之端漸啓。弼違之諫照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皆有不勝言者。況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求之愈急。遊直愈多。奈何以有用財。耗之無用之物。今兩廣需餉。疏請再三。猶靳不予。何輕重倒置乎。不報。一穆宗一朝。以購珠寶拒諫罪言官者比比矣。其事沿世宗之奉道而來。奉道之用奢侈品。殆亦如佞佛之必資布施莊嚴乎。夫以布施莊嚴。被愚民之慳吝。未嘗非均貧富之一助。若有權力可剝奪於民者信之。此歷史中信佛信道之君。皆所以促敗亡者也。願世宗以奉道需珠寶。其惑溺之根。猶有所爲。欲祛其惑。當移其求長生之妄念而後可。穆宗則直以童心未化。爲左右近習所玩弄而已。美之曰恭儉。豈有當哉。

仰庇後又以帝比辟色。陳皇后徵諫。怒出之別宮。后寢疾危篤。上疏言之。帝批答但云。爾何知內庭事。願妄言。未予譴誥。感奮益思盡言。復以巡視十庫上疏言。內官監歲入租稅甚多。而歲出不置籍。按京城內外。園囿場地。禁本監者數十計。歲課皆屬官錢。而內臣假上供名。恣意漁獵。利填私家。過歸朝宁。

乞備嚴宜留宜革。并出入多寡數。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儉。四方保安危。陛下前取戶部銀。用備緩急。今如本監所稱。則盡以創鰲山。修宮苑。製鞦韆。造龍鳳艦。治金櫃玉盆。羣小因乾沒。累聖德。虧國計。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屏出罪之。宦官益恨。故事。諸司文移往還。及牧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書無此體。宦官因指再照人主語爲大不敬。帝怒。下詔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且狂肆屢不悛。遂廷杖百除名。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余嘉詒等。疏救。且言巡視官不當罷。不納。〔明代公文用照字。較近代爲多。其意則猶近代之查字。查本木名。其入公文作察字用。亦相沿爲之。非字之本義也。至言事疏中應用照字。乃另一事。其言可採與否。又是一事。況言及宦官。而由宦官挑剔。坐以大不敬。此卽昏庸之證。祖制以科道巡視各署。原以爲國家計。防蠹弊之由來。今因此而罷之。不知祖宗立法之意。而爲宦官挾網紀以快其私。上承嘉靖。下啓萬曆。爲亡國之醜釀而已。

劉體乾傳。馬森去。森爲戶部尙書。三年二月以終養去。召改北涖。由兩戶部尙書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體乾言太倉銀

亦緣力爭瑣費等事不見聽之故。

專改北。

所存者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時俺答未封貢。邊未解嚴。但封貢已後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亦有名無實。亦有名無實。亦見實錄。

萬。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乞不與焉。若復取以上供。經費安辦。帝不聽。體乾復奏。今國計絀乏。大小臣工所共知。卽存庫之數。乃近遣御史所搜括。明歲則無策矣。今盡以供無益費。萬一變起倉卒。如國計

何。於是給事中李己，楊一魁，龍光，御史劉思問，蘇士潤，賀士桂，傅孟春。交章乞如體乾言。閣臣李春芳等節上疏請。乃命止進十萬兩。又奏太和山香稅。宜如泰山例。有司董之。毋屬內臣。忤旨。奪俸半年。四年又。躡年四年。詔趣進金花銀。且購貓睛祖母綠諸異寶。已上書力諫。體乾請從己言。不納。內承運庫以白筍索部帑十萬。體乾執奏。給事中劉繼文亦言白筍非體。帝報有旨。竟取之。馬森傳。帝嘗命官體發戶部銀六萬。而黃金。森持不可。且言故事。御札皆由內閣下。無司禮徑傳者。事乃止。是前年。體乾又乞承運庫減稅額二十萬。爲中官所格。不得請。是時內供已多。數下部取大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清勁有執。每疏爭。積忤帝意。竟奪官。給事中光懋。御史凌瑄等。交章請留。不聽。凡此皆有常識之君，不待人言。自不欲以無益之物病國以自病者。穆宗終身溺其中。史猶據光祿減費一事。稱其節儉。可知其不足信矣。

體乾於嘉靖間爲給事中。帝以財用絀。詔廷臣集議。多請追宿逋。增賦額。體乾獨上奏曰。「蘇軾有言。豐財之道。惟在去其害財者。今之害。最大者有二。冗吏冗費是也。歷代官制。漢官七千五百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益十萬餘。今邊功陞授。勳貴傳請。曹局添設。大臣恩蔭。加以廠衛監局。勇士匠人之屬。歲增月益。不可悉舉。多一官則多一官之費。請嚴敕諸曹。清革冗濫。減俸將不貲。又聞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餘藏頓盡。進御果蔬。初無定額。止視內監片紙。如數供御。乾沒狼籍。輒轉

謂市人。其他諸曹。侵盜尤多。宜著爲令典。歲終令科道臣會計之。以清冗費。二冗既革。國計日裕。舍是而督運增賦。是揚湯止沸也。於是部議請汰各監局人匠。從之。此等奏議。皆不可改移之論。國之強。政之理。財之裕。皆始於官之不冗。國家至以官職爲安插不事事之人之用。則能事事者亦相率而怠廢。官愈多。事愈廢。俸愈無限制。豈徒財力有所不給。乃至無復政事可言。此治亂之總鑑也。

陳吾德傳。帝從中官崔政言。命市珍寶。戶部尙書劉體乾。戶科都給事中李己。執奏不從。此體乾吾德復傳中事。

偕已上疏此在體乾罷後。曰。伏觀登極詔書。罷採辦。蠲加派。且云。各監局以缺乏爲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

奉行者。言官即時論奏。治以重典。海內聞之。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駭。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邇時府庫久虛。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憂危。陛下奈何以玩好故。費數十萬貲乎。政等獻諂營私。罪不可宥。乞亟譴斥。以全詔書大信。帝震怒杖已百。錮刑部獄。斥吾德爲民。

劉喬庸傳。隆慶六年三月。上疏言五事。其三言「慎儉德。陛下嗣位以來。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紫山之燈。服御器用。悉鑲金雕玉。生財甚難。靡敝無紀。願察內帑之空處。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國用充羨。而民樂其生矣。」是時帝亦不久崩御。而所嗜好者不過如此。且一察

山之燈。歷年見之諫疏。可見董心永不能革。疏入帝但報聞。不怒也。而高拱以爲風刺及己。由尙賓卿請與國知州。奮庸與拱同爲裕邸講官。拱以奮庸爲首輔。奮庸久不調而持正論。遂遭拱忌。

隆慶六年閏二月丁卯。初十日御皇極殿門。疾作。遽還宮。五月己酉。二十日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

變願命。庚戌。二十日崩於乾清宮。穆宗願命之詞。史以高拱著有病榻遺言一書。自述其身受穆宗殊遇。而

違忌於居正。爲所傾。居正之傾拱自實。當叙入萬曆初朝局。至其述願命語及其時日。考之皆不甚可信。

今病榻遺言自有行世之本。明史稿頗采之。明史卽不用其語。

第五節 正嘉隆三朝之學術

明代學術。皆尊程朱。自正德間。王守仁始有直接孟子以學孔子之說。於宋儒則尊陸九淵之學。而不甚滿於朱子。嗣是以來。其說亦風靡天下。而尊之者。曰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毀之者曰。與朱子興趣頗流於禪。自此程朱與陸王。分爲道學中兩派。辨論相激。至詆守仁爲異端。同時有湛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學者稱甘泉先生。一時分王湛之學。承學之士。不歸王。則歸湛。若水爲增城人。與陳獻章均粵人。蓋傳獻章之學。亦與朱子之學不盡同。惟羅欽順呂柟二家。篤守程朱。欽順與守仁反復辨難。具載所著困知錄中。當嘉靖間。守仁之學。已爲廷臣所排斥。桂萼於守仁既卒。議言守仁事不師古。嘗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

互相唱和。才美樂其任意。或流於清談。庸鄙借其虛聲。遂至於縱肆。傳習轉訛。背謬日甚。討論叢賊。擒獲叛藩。據事論功。誠有足錄。陛下御極之初。即拜伯爵。宜免追奪以彰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恤典俱不行。給事中周延先爭之。被黜。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諡文成。萬曆十二年。乃從祀文廟。明世從祀者四人。薛瑄已從祀於隆慶間。守仁與陳獻章胡居仁同從祀。蓋守仁之事功。莫能訾議。而學術則爲守洛閩者所貶毀云。

程朱陸王之辨。明季最烈。沿至於清。顯分門戶。夫講學心得之不同。愈辨愈明。不害其各有論著。至就其人品而觀。非程朱之派。極多正入。不能不謂得力於講學。學程朱之學者。若不課其躬行。亦豈無託門戶以爭勝者。第存誠主敬。流弊終少。超越玄悟。一轉而入於禪。自陳白沙已不免。明一代士大夫之風尚最可佩。考其淵源。皆由講學而來。凡賢士大夫。無不有受學之淵源。其不肖之流。類皆不與於學派。不必大姦大惡也。卽以譏議守仁之桂萼言之。惡直醜正。以窺測世宗之私意。致身通顯。遂恃寵以傾陷異己。此豈學者所屑爲。考王宗義明儒學案。士大夫可爲盛矣。不分門戶。惟問實行如何。此研究明代學術之要義。當專力爲之。

第五章 萬曆之荒怠

明之衰衰於正嘉以後。至萬曆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萬曆在位四十八年。歷時最久。又

可分爲三期。前十年爲冲幼之期。有張居正當國。足守嘉隆之舊。而又或勝之。蓋居正總攬大柄。帝之私欲未能發露。故其幹濟可觀。倘倚亦可厭。而若穆宗之嗜慾善政。則尙無有。純乎閣臣爲政。與高拱之在穆宗朝。大略相等。至居正卒後。帝親操大柄。洩憤於居正之事。其後專用軟熟之人爲相。而怠於臨政。勇於歛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惟倚奄人四出聚歛。礦使稅使。毒遍天下。庸人柄政。百官多曠其職。夷狄內侵。邊患日亟。初無以爲意者。是爲醇夢之期。至四十六年。清太祖公然起兵。入佑邊藩。明始感覺。而徵兵徵餉。騷動天下。民窮財盡。鋌而走險。流寇起而外夷交乘。明事不可爲矣。是爲法裂之期。

第一節 冲幼之期

隆慶六年五月庚戌。二十穆宗崩。是日傳遺詔。以馮保爲司禮監。初保提督東廠。兼掌御馬監事。屬司禮六日掌印缺。保以次當得之。而閣臣高拱。獨薦陳洪。及洪罷。復薦孟冲。保以是怨拱。是時司禮之缺。猶懸於閣臣之推薦與否。隆慶時奄根已較重於嘉靖間。然用否繫於首輔之一言。相權固重於奄權也。自張居正欲傾拱而假奄爲用。由此奄更鴟張。保以怨拱之故。乃與次輔居正深相結。初拱與居正相友善。並先後入閣。拱方修故輔徐階鄰。嗾言路追論不已。階諸子多坐罪。居正從容爲拱言。拱稍心動。而拱客搆居正納階子三萬金。拱以請居正。居正色變。指天誓。詞甚苦。拱謝不審。兩人交遂離。會帝不豫。居正欲引保

。以爲內助。帝疾再作。居正處分十餘事。使小吏投保。拱知而跡之。吏已入。拱恚甚。面詰居正曰。密封謂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內豎。何也。居正面發赤。乾笑而已。帝崩於卯刻。忽已刻斥司禮監孟沖。而以保代之。禮科給事中陸樹德言。先帝甫崩。忽有此詔。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數日前。乃在彌留後。果陛下意。則哀痛方深。萬幾未御。何暇念中官。疏入不報。

六月甲子。初十日太子翊鈞卽位。以明年爲萬曆元年。詔祀建文朝蠶節諸臣於鄉。有苗裔卹錄。又建表忠祠於南京。祀徐輝祖方孝孺等。庚午。十六日高拱罷。馮保既掌司禮監。又督東廠。總理內外。勢益張。帝登極時。保升立御座旁不下。舉朝大駭。拱以主上幼沖。中官專政。條奏請緝司禮權。還之內閣。又命給事中雒遵程文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使人報張居正。居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保訴於太后。謂拱擅權度視幼君。太后頷之。至是。召羣臣入。宣兩宮及上詔。拱意必逐保也。亟趨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君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驪車出宣武門。居正乃與高傑請留拱。弗許。請得乘傳。許之。拱既去。於是居正遂爲首輔。七月。尊皇后爲仁聖皇太后。貴妃李氏爲慈聖皇太后。舊制。天子立。尊皇后爲皇太后。若有生母稱太后。則加徽號以別之。是時馮保媚帝生母。風居正以並尊。居正不能違。慈聖移居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而大柄悉委居正。萬曆元年正月。妖人王大臣之獄起。大臣者。浙中傭奴。以浮蕩入都。與宮中小豎交暱。竊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宮。爲守者所執。詔下東廠究問。馮保欲緣此陷

故輔高拱。令家人辛儻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陳洪謀大逆。遂發緹騎馳高氏奴。圍拱里第。居正亦請詣主使。舉朝洶洶。謂且逮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解。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邪。奮入內。取殿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守禮識居正手跡。密納議袖。居正登曰。彼法理不諳。我爲易數字耳。守禮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緩其獄。博陰囑錦衣懷大臣吐實。又以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也。會上命守禮。偕錦衣都督朱希孝會決。加刑。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撈掠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馮家僕教我。希孝不敢鞠而罷。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斬。拱獲免。由是舉朝多惡保。而不肯多因之以進。

高拱扼徐階。居正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權勢之間。相軋如此。惟徐階之傾嚴嵩。則爲世所美。而居正得志以後。則明於治國而昧於治身。其受報亦至酷。遂爲萬曆初期政局之綱領。

元年二月。從居正請。御經筵。一日講畢。上問建文果出亡否。居正曰。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披續雲遊。題詩於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句。上大息。命錄詩進。居正因曰。此亡國事。不足觀。請錄皇陵碑及高祖御製集以上。見創業之艱。聖謨之盛。先是隆慶六年帝登極後。居正於是冬進帝鑑圖說。太宴言前史所載興亡治亂之跡。如出一轍。大抵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無不治者。反之則亂。因屬譁官馬自強。稽古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

者三十六事。每事前繪一圖。取唐太宗以古爲鑑之意名之。帝命圖冊留覽。宣付史館。至萬曆元年三月。進講帝鑑圖說時。至漢文帝勞勞軍細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箝制弁負。不啻奴隸。夫平日既不能養其鋒銳之氣。臨敵何以責其折衝之勇。嗣後將帥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庶幾臨敵號令嚴整。士卒用命。于是乃詔內外官各舉將才。

隆萬間軍事頗振作。高拱張居正皆善馭將。居正雖傾拱。初不改其所拔之材。若張學顏之受知於拱。史有明文。讀之。想見宰相留意人材之美。學顏傳。「俺答封順義王。察罕土門汗語其下曰。俺答奴也。

而封王。吾願弗如。挾三衛窺遼。欲以求王。而海建諸部日強。皆建國稱汗。海西建州有種女直。時海西強者爲王台。建州強者爲王泉。其云遼國稱汗。當是當時事實。然則建大將王治道郎得功戰死。遼人大恐。隆慶五年二月。遼撫李秋免。大學士高

州國汗之稱蓋不始自清太祖矣。拱欲用學顏。或疑之。拱曰。張生卓犖倜儻。人未之識也。置諸縱錯。利器當見。侍郎魏學會後至。拱

迎問曰。遼撫誰可者。學會思良久曰。張學顏可。拱喜曰得之矣。時爲朔州道。兵備副使。遂以其名上。進右僉都御史

巡撫遼東。學顏在隆慶時與復遼鎮。禦破土蠻。入萬曆年。與李成梁築六堡。斥地數百里。誅建州王

杲。居正以倚任成大功。綜萬曆初。居正當國之日。薦方逢時總督宣大軍務。申明封賞約信。邊境以安

。用劉顯平四川都掌蠻。用戚繼光鎮薊門。擒秦寧會長長禿。遂服三衛。用凌雲翼平廣東羅旁叛寇。李

成梁又戡建州王兀堂。又用張佳允定浙亂。一時敢戰之將。應變之才。皆所物色。而又發縱指示。明闕萬

里。史稱居正當國。究心於軍謀邊瑣。書疏往復。洞屬機要。委任責成。使得展布。是以各盡其材。事

克有濟。

語見源翰，王崇古，方逢時，吳允，鄭裕，張學顏，張佳尤，居正茂，凌雲說，傳贊。

張居正以一身成萬曆初政。其相業爲明一代所僅有。而功罪之不相掩。亦爲政局反覆之由。讀居正傳。可以盡萬曆初期之政。特詳錄之。其逐高拱而代爲首輔。事已見前。爲首輔之後。具見一時相業。即萬曆初之所以強盛也。

帝虛己委居正。

其實帝幼冲。由太后主政。

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風采。居正勸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

更。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皆急務。帝稱善。大計廷臣。斥諸不職。及附麗拱者。復具詔。召羣臣廷劾之。百僚皆惕息。兩宮既並尊。慈聖徙乾清宮。擢視帝。大柄悉委居正。居正爲政。以尊主權。諫吏職。

信賞罰。一號令爲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當逮。朝議難之。居正擢用其子。

馳使縛之。不敢動。既至。請貸其死。錮之南京。漕河通。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

漕巨議。督艘卒以孟冬月發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可支十年。互市僦馬。乃歲大僕

種馬。而令民以償納。太僕金亦積四百餘萬。又爲考成法。以責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撫按勘者。嘗稽不

報。居正令以大小緩急爲限。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爲肅。南京小奄醉辱給事中。言者請究

治。居正譴其尤激者趙參魯於外。以悅保。而徐說保裁抑其黨。毋與六部事。其奉使者。時令提騎陰調

之。其黨以是怨居正。而心不附保。居正喜建豎。能以智數馭下。人多樂爲之盡。掩客欺塞。久不爲害。獨小王子部衆十餘萬。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居正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門。成梁力戰却敵。功多至封伯。而繼光守備甚設。居正皆右之。邊境晏然。兩廣督撫殷正茂凌雲翼等。亦數破賊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亂。用張佳允往撫即定。故世稱居正知人。然持法嚴。覈驛遞。省冗官。濬庠序。多所澄汰。公卿羣吏。不得乘傳。與商旅無別。郎署以缺少。需次者輒不得補。大邑士子額隘。艱於進取。亦多怨之者。時承平久。羣盜竄起。至入城市。劫府庫。有司恆諱之。居正嚴其禁。匪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遼海錢米盈數。例皆斬。然往往長繫或瘦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盜賊爲衰止。而奉行不便者。相率爲怨言。居正不恤也。帝漸備六宮。太倉銀錢多所宣進。居正乃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之。謂每歲入額不敵所出。請帝置坐隅。時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費。疏上留中。帝復令工部鑄錢給用。居正以利不勝費止之。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爲面請。得損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選官恩數。帝多曲從之。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因請振。復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剝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皇上加意撙節於宮中。一切用度服御。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有所獨貸。居正以江南貴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連賦。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國藏日益充。而豪猾率怨居正。帝初卽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

捷抱有力。小扞格即以罰慈聖。慈聖訓帝殿。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及帝漸長。心厭之。乾清小璫孫海。客用。等。導上游戲。皆愛幸。慈聖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復條其黨罪惡。請斥逐。而令司禮及諸內侍。自陳上裁去留。因勸帝。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帝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而心頗嫌保居正矣。帝初政。居正嘗纂古治亂事百餘條。繪圖。以俗語解之。使帝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太祖列聖實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法。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法。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戎狄。其辭多警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帝言動與朝內外事。日用翰林官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帝皆優詔報許。

居正傳中叙其相業如此。而傳文與居正之估權得禍相雜。當明末議論。於居正之有功國家。非士大夫切己之事。省記而持公議者較少。惟升沈進退之際。挾舊怨以圖報復者。爲數較多。故紀舊曆初事。可功可罪。以史傳論。明史稿早成。其居正傳即多挾詆毀成見。如戚繼光之治兵。居正之任將。古今豈可多

得。而當時繼光之倚居正。自不得不加密。因而有饋遺以爲好。亦出恆情。繼光名將。散財養士。士之依繼光者極盛。其不能以避嫌而獨遠首相。與居正之不能法古名賢操守。居相位而不以繼芥累人以自累。此皆以聖賢望人。求全責備之意。史本傳於張戚之間。削去譏謗之語。已見公道之久而益明。當作史稿時。猶多采當時毀張之說。其彼邊功云。「俺答欺塞。久不爲害。獨小王子部衆十餘萬。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然其人少弱。非久即退。而總兵李成梁悍勇善戰。數拒却之。又數掩殺秦鞏福餘諸屬國以爲功。居正張大其捷。帝數褒美。加恩輔臣。成梁至封伯。兩廣督撫殷正茂凌雲輩。亦以破賊功。爵賞亞遼左。戚繼光鎮薊門。多挾兩兵從。北人嫉之。繼光懼。因兵部尙書譚綸。購美姬進居正。他所募書亦多得居正指。以是畀之事權。諸督撫大臣。唯繼光所擇。欲不利繼光者即爲徙去之。而成梁正茂等。亦皆媚居正。然數人故善用兵。功多。帝謂居正運籌力。而世亦稱居正知人。」此段文筆甚佳。褒貶互用。其實所褒皆成貶矣。文士筆鋒。古云可畏。試取稿與正史兩相比對。可以瞭然。

居正銜數名實。不避嫌怨。於其爲國而不顧身家。祇應尊敬。不當與估權而得怨之說。混而爲一。茲分別言之。

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撫臣。痛欲折之。一事不合。詬責隨下。又敕其長加考察。給事中余懋學請行寬

大之政。居正以爲風已。削其職。御史樓應楨繼言之尤切。下詔獄杖戍。給事中徐貞明等。羣擁入獄視。具稟。亦逮謫外。御史劉臺按遼東。誤奏。居正方引故事繩督之。臺抗章論居正專恣不法。居正怒甚。帝爲下臺詔獄。命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之。僅奪其職。已卒戍臺。由是諸給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當是時。太后以帝冲年。尊禮居正甚至。同列品調陽。莫敢異同。及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入。恂恂若屬吏。不敢以僚自處。慈聖將還慈寧宮。諭居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先帝付託。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遇几之誼。因賜坐蟒白金綵幣。未幾丁父憂。帝遣司禮中官慰問。視粥藥。止哭。給繹道路。三宮賻贈甚厚。戶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倡奪情議。居正惑之。馮保亦固留居正。諸翰林王錫爵。張位。趙志臯。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爲不可。弗聽。吏部尙書張瀚。以持慰留旨。被逐去。御史會士楚。給事中陳三謨等。遂交章請留。中行。用賢。及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互繼爭之。皆坐廷杖謫斥有差。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亘天。人情洶洶。指目居正。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於是使居正子編修頤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司喪。禮部主事曹誥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諱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闕治政。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帝許之。及帝舉大婚禮。居正吉服從事。給事中李恊言其非禮。居正怒。出爲僉事。時帝願居正益重。常賜居正札。稱元輔張少師。

先生。待以師禮。居正乞歸葬父。帝使尙寶少卿鄭欽。錦衣指揮史繼書。護歸。期三月。葬畢即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璽書致諭。範帝賚忠良銀印以賜之。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戒次輔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居正請廣內閣員。詔即令居正推。居正因推禮部尙書馬自強。吏部右侍郎申時行。入閣。自強素迂居正。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而時行與四雜。皆自昵於居正。居正乃安意去。帝及兩宮。賜賚慰諭有加禮。遣司禮太監張宏供張。餽郊外。百僚班送。所過地。有司仿厨傳治道路。遼東奏大捷。帝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調陽益內慙。堅臥。累疏乞休不出。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清涼上道。於是內閣、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章。請趣正居還朝。帝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計日以俟。而令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爲前驅。道經襄陽。襄王出候。要居正宴。故事。雖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具賓主而出。過甯陽。唐王亦如之。抵郊外。詔遣司禮太監何進宴勞。兩宮又各遣大瑞李琦、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鉤川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入朝。帝慰勞懇篤。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彩幣寶鈔羊酒。因引見兩宮。及秋。魏朝奉居正母行。儀從煢赫。觀者如堵。比至。帝與兩宮復賜賚加等。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馮保客徐爵。擢用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蒼頭游七。入賞

爲官。勛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通姻好。七具衣冠報謁。列於士大夫。世以此益惡之。亡何居正病。帝頻頒敕諭問疾。大出金帛爲醫藥資。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爲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徧閱。然尙不使四維等參之。及病革乞歸。上復優詔慰留。稱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薦前禮部尙書潘晟。及尙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已復薦尙書徐學謨。會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爲黏御屏。晟。馮保所受書者也。強居正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自主矣。及卒。帝爲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居正先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樞殿大學士。以九載滿。加賜坐蟒衣。進左柱國。蔭一子尙寶丞。以大婚加歲祿百石。錄子錦衣千戶爲指揮僉事。以十二載滿。加太傅。以遼東大捷。進太師。益歲祿二百石。子由指揮僉事進同知。至是贈上柱國。謚文忠。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於是四維始爲政。而與居正所薦引王篆會省吾等交惡。初帝所幸中官張誠。見惡馮保。斥於外。帝使密洞保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人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寶藏踰天府。帝心動。左右亦浸言保過惡。而四維門人御史李植。極論徐爵與保挾詐通奸諸罪。帝執保禁中。逮爵詔獄。譎保奉御居南京。盡籍其家。金銀珠寶鉅萬計。帝疑居正多畜。心益黷之。言官劾篆省吾。并劾居正。篆省吾俱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居正諸所引用者。斥削殆盡。召還中行用贊等。遷官有差。劉臺贈官還其產。御史羊可立。復追論

居正罪。指居正搆遼庶人憲熿獄。庶人妃因上疏辨冤。且曰庶人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帝命司禮張誠。及侍郎邱樞。偕錦衣指揮。給事中。籍居正家。

神宗天性好貨。嗣此遂以聚斂造成亡國之釁。當時搆居正及馮保之罪。惟言其多藏爲最動帝聽。此即知其失君人之度矣。憲熿事在隆慶三年。時尚以在嘉靖中奉道被寵。賜真人號。有淫虐僭擬諸罪狀。憲熿樹白蠶曰訟冤之議。副使施篤臣遂以建議爲王反。居正亦憾憲熿。主篤臣說以重憲熿罪。遂錮之高墻。後雖訟冤。遼國亦未復也。

誠等將至荊州。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多遜避空室中。比門啓。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省吾家及傳作舟等。尋自縊死。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尙書潘季馴。疏尤激楚。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而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啓愚以舜禹命題。啓愚與南繼禪武。以爲居正策禪受。舜亦以命禹命題。尙書楊巍等與相駁。此品出外。啓愚削籍。明史楊本傳有云。壬夫初諫以伊周五臣。其後擬之舜禹。居正不爲怪。則竟以舜禹命題爲罪狀。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緝修嗣修。俱發戍煙瘴地。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天崇禎國事日棘。任事姦人。乃追思居正。累復官廕贈益。至敬修孫同敬。死節於南明。與鬼式相同烈。第五子允修亦之難。

綜萬曆初之政。皆出於居正之手。最犯清議者乃奪情一事。不恤與言路爲仇。而高不知危。滿不知溢。所謂明於治國而昧於治身。此之謂也。居正之卒在萬曆十年。明年追奪官階。又明年籍其家。子孫慘死狼籍。其時代明之清室。清太祖已於萬曆十一年。弄兵於塞外。蠶食坐大。遂移國祚。經過三十餘年。中朝始竟不知有此事。後漸聞其強而羈縻之。至萬曆四十餘年稍稍傳說。已立國僭號。亦不以爲意。直至入犯遼瀋。然後舉國震驚。廟堂若有留心邊事。如居正其人。何至憤憤若此。故居正沒而遂入醉夢期間矣。

第二節 醉夢之期

居正既沒。言官攻擊不已。吳中行起用賈等以論奪情被杖。清議予之。至是號召羣言。適中帝之積忌。而謗傷太過。適成順旨希榮之捷徑。閣臣許國憤而求去。疏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漸不可長。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

十四年二月。冊鄭氏爲皇貴妃。妃有殊寵。先於十年八月。王恭妃生皇子常洛。至是鄭妃生常洵。進封貴妃。而王妃不益封。中外謂帝將廢長而立愛矣。給事中姜應麟請立元嗣爲東宮。帝怒譴應麟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請立儲。謫行人司司正。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時以旱糶求直言。郎官劉復

初李懋楨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事達。帝甚悅之。於是言者益起。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帝概置不問。門戶之禍大起。

萬曆間言官封奏。抗直之聲滿天下。實則不達御前。矯激以取名者。於執政列卿。詆毀無所不至。而並不得禍。徒騰布於聽聞之間。使被論者愧憤求去。而無真是非可言。此醇莪之局所由成也。申時行當國。承張居正後。逆揣帝意。爲此以濟其怠荒。養成止有朋黨而無政府之狀。政事軍事。一切不可爲。其踏實啓於此。庸主濟以庸臣。所以合而釀亡國之禍也。但亦間有因言事而受處分者。無非好逸惡勞。好奢惡儉。好聚歛惡用財而致然耳。

是年十月。禮部主事盧洪春上言。陛下連日以疾免朝。享廟遣官恭代。若真疾耶。則當以宗社爲重。毋務爲逸豫以基禍。若非疾也。則當以詔旨爲重。毋務爲矯飾以起疑。疏入。帝大怒。傳諭內閣數百言。極明隨疾道官之故。責洪春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不從。廷杖六十斥爲民。給事御史先後申救。奪俸有差。

十六年十二月。杖給事中李沂于廷。斥爲民。中官張鯨掌東廠。橫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專擅威福。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尙智。尙智論死。守有除名。鯨被切讓。而任職如故。御史馬家乾復劾鯨。詆執政甚力。帝下象乾詔獄。申時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許國王錫爵復各申救。乃寢前命。而鯨

竟不罪。外議謂鯨以金寶獻帝獲免。沂拜官甫一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馮保。近日逐宋坤。鯨惡百保而萬坤。奈何獨滯忍不去。若謂其侍奉多年。則壞法亦多年。謂痛加省改。猶足供事。則未聞可馴虎狼。使守門戶也。流傳鯨廣獻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未忍斷決。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爲陛下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咸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外議藉藉。遂謂爲真。虧損聖德。夫豈淺鮮。且鯨奸謀既遂。而國家之禍。將從此始。臣所大懼也。是日。給事中唐堯欽亦具疏諫。帝獨手沂疏震怒。謂沂欲爲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鞫。時行乞宥不從。讞上。詔廷杖六十斤爲民。御批至內閣。時行等欲留御批。中使不可。持去。帝特遣司禮張誠出監杖。時行等上疏。俱詣會極門候進止。帝言沂置食吏不問。而獨謂朕貪。誘誣君父。罪不可宥。太常卿李尙智。給事中薛三才等。抗章論救。俱不報。國錫爵以言不見用。引罪乞歸。錫爵言廷杖非正刑。祖宗雖間一行之。亦未有詔獄廷杖。并加于一人者。故事惟盜賊大逆。則有打問之旨。今豈可加之言官。帝優詔慰錫爵。卒不聽其言。初馮保獲罪。實鯨爲之。故帝云然。

帝以好貨流聞。至要受奄人金寶而不能問其罪。言官直見之章疏。尙復成何君道。觀後來帝之舉措。惟利是圖。此流言固有徵也。

十七年正月己酉朔日食。免元旦朝賀。嗣後每元旦皆不視朝。三月。免陞授官面謝。自是臨御遂簡。四月

。召王家屏復入閣。

家屏於十二年二月入閣抵任三月未得見。家屏於十四年九月丁憂去。

屏疏謝。請帝視朝。居數日。帝爲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是年冬。大理評事繼子仁疏上酒色財氣

四箴。直攻帝失。疏言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

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此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

志。尙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畫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啓倖門。

于仁本傳。十俊。溺鄉妃靡言不聽。忠謀攢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案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閭

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費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榜宮女。明日

杖中官。罪狀未明。立槩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如范備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緇不申。賜環無日。此

其病在尙氣也。四者之病。膠纏身心。豈藥石所可治。陛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敢言

。則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之士

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即鼎鑄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雖死

猶生也。惟陛下垂察。疏入。帝震怒。會歲暮。留其疏十日。十八年元旦。召見閣臣申時行等於毓德宮。

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辨甚悉。將置之重典。時行等委曲懋解。見帝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發外。恐外人信以爲真。願陛下曲賜優容。臣等即傳諭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領之。居數日。于仁引疾。遂斥

爲民。自此章奏留中。遂成故事。二月。罷日講。帝每遇講期。多傳免。申時行請免講日仍進講章。以備觀覽。自後講筵遂永罷。三十一年三月。大學士沈一貫請發羣臣章疏。言各衙門本章。例應三月卽下。自有留中之事。有奏而不發覆者。有票上而不發行者。政務壅滯。且藉手者好。不報。

由維于仁疏。可見帝之昏惰。申時行遇事遷就。以成其過。留中之例開。言路無所施其匡救。於是廟堂爭議。與君國不生效力。惟在臣僚間自爲恩怨。朋黨分歧。言論龐雜。任事者無所措手。其始公卿仰臺諫之鼻息。其後清室日強。邊氛日棘。而封疆之將帥。亦顛躓於黨論之交轟。其習慣皆此時所釀成也。時行錫爵諸人。及身不見覆敗。坐享太平宰相之榮。此皆祖宗所貽之澤。而萬曆一朝之遺殃。則雖有賢子孫且不易振刷。况重以至愚極不肖。來承其後。猶必數十年而後亡。則明初之綱紀。毀壞亦正不易也。

當時政局。莫善於宋縉之論。明史縉傳。石星代縉爲戶部。事在萬曆十八年三月。語縉曰。某郡有美餘可濟國用。

縉曰。朝廷錢穀。甯積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羨。則修心生矣。星樵然。有郎言漕糧宜改折。縉曰。窳紅朽。不可匿糶。一旦不繼。何所措手。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輒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縉愀然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槩置勿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後果如其言。

帝既不視朝。不御講筵。不親郊廟。不批答章疏。中外缺官亦不補。二十四年七月。吏部尙書孫丕揚言。數月以來。廷推擱矣。行取停矣。年例廢矣。諸臣中或以功高優敘。或以資深量遷。或服闋罪除補。或覆

題而註授。其生平素履。原不在撥棄之列者。乞體因政設官之意。念國步多事之時。將近日推補官員章疏簡發。間有注擬未當。亦乞明示別推酌補。疏入不報。是時外官亦多缺不補。御史王以時奏言。地方缺官之害。藩司臬司等官。職掌各有攸司。每遇員缺。則撫按必擇近便者一人。使之攝理。贖錢穀而攝軍屯。職兵戎而攝鹽馬。夙昔未能嫻習。且夕豈能旁通。顧未暇究心。晷刻難于判發。聰明少有未遍。寧免乖違。才力稍有不同。輒形愆謬。舞文者乘此弄其機械。玩法者藉以恣其侵漁。文移之往來。獄訟之聽斷。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又遠者千有餘里。道路奔走。歲月牽纏。費用不支。勞苦勿恤。或鬻賈其妻子。而事尙未完。或轉死于溝洫。而冤莫可訴。司道缺官。廢事病民。其爲害既如此。至于郡縣守令。最爲親民。民之倚命于守令。不啻赤子于其乳母。使郡縣而可缺官。則是赤子而可斷乳也。使守令而規使常署攝。則是赤子而可終歲寄養也。蓋專官如柳覆之典守。故任勞怨而不辭。攝職若傳舍之經過。誰肯竭心力以從事。乞行推補。亦不報。

萬歷間官缺不補之事。略類叙之。則如三十年十二月。大學士沈一貫奏御史巡差缺員。時天下御史巡行諸差務。凡十有三處。至是缺其九。一貫等奏請遣御史分往受事。庶監察有所責成。而綱紀可振。不報。明年正月。復營乾清坤寧兩宮。二十四年三月輔臣入視工程。乃得見帝。因亟言巡漕巡倉二差。及河南陝西巡撫缺。應補授差遣。三月。吏部奏天下郡守缺員。不報。時郡守缺者幾十之五。是時兩北六卿正貳亦多缺不

補。三十二年三月。閣臣請補司道郡守及遺巡方御史。不報。沈一貫擬各御史數以上。不省。四月。一貫等上疏催補科道。行取考選吳道行等四員。熊鳴夏等三員。散館題授王元翰等八員。不報。三十四年。二月。大學士沈鯉朱虞請補六部大僚。言臣昨同文武百官齊赴文華門候駕。見二品班內。止戶部尚書趙世卿一員。其餘尚書左右侍郎。員缺甚多。官聯廢闕。一至於此。政務叢脞。誰爲修明。理亂所關。良非細故。乞於前後會推人數內。亟賜黜用。以慰中外之望。不省。四十五年二月。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言。今早入朝。有百餘人。羣聚長安門外。環跪號訴。詢爲鎮撫司監犯家屬。言本司理刑缺官。無人問斷。監禁日久。死亡相繼。是有罪者不得速正厥法。無辜者不得早雪其冤。乞卽簡補問官。以便審錄。不省。

官缺不補。而求去官者。亦無得請之路。三十五年正月。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解任宜俟命。不宜聽其自去。不報。據憲祥本傳。江西巡撫許弘綱以父憂徑歸。廣西巡撫楊芳亦以憂乞免代。憲祥極言非制。弘綱貶官。芳亦被責。據傳以證紕之言不報。亦非終不報。不候代者斯時尚有處分也。三十七年本紀書。九月癸卯。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九年又書。十月丁卯。戶部尚書趙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又書。九月癸未。吏部尚書孫丕揚拜疏自去。是年九月庚戌。大學士李廷機拜疏自去。四十一年又書。七月甲子。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孫璋拜疏自去。是年九月庚辰。吏部尚書趙煥拜疏自去。四十二年又書。八月甲

午。禮部右侍郎孫慎行拜疏自去。然則其先猶以巡撫不俟代而貶。與乞免代而被責。其繼則閣部大臣。相率拜疏自去矣。未去之先。章必數十上而不報。遂以拜疏自去了之。

帝既置朝事不問矣。謂即朝無一事乎。則又非也。行政之事可無。歛財之事。則無奇不有。帝之歛錢。皆用內監。而帝實非溺內監者。明史宦者陳矩傳。「自馮保張誠張鯉相繼獲罪。其黨有所懲不敢大肆。帝亦惡其黨盛。有缺多不補。迨晚年。用事者寥寥。東廠獄中。至生青草。帝常膳。舊以司禮瞻供。後司禮無人。乾清管事牌子常雲獨辦。以故偵卒稀簡。中外相安。惟四方採樵者。帝實縱之。故貪殘肆虐。民心憤怨。尋致禍亂。」觀此知祇宗之於內官。其員缺不補。亦與外廷之臣無異。外廷闕官爲失政。內官缺額則爲美德矣。而帝則用採樵之監。毒徧天下。此則惟知好貨。其內外缺官。實爲惜俸給。其採樵必遣內監。利其非士大夫。不知法紀。而可以盡搜括之能事。帝王之奇貪。從古無若帝者。

採樵之禍。詳於宦者陳增梁永兩傳。茲略舉之。陳增傳。礦稅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後言礦者爭走闕下。帝即命中官與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其最橫者增及陳奉高淮。是爲礦監。梁永傳。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陝西徵收名馬貨物稅監。嗣有楊榮。皆爲窮兇極惡。通都大邑。無不逼設。是爲稅監。又有兩淮鹽監。廣東珠監。或專道。或兼攝。大瑞小監。縱橫釋贖。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入公帑不及什一。而天下生靈塗炭。撮舉其最可駭異者言之。增在山東。劾福山知縣韋國賢。卽速問削職。益都知縣吳宗

堯。幾死詔獄。兼徵山東店稅。與臨清稅監馬堂相爭。帝爲和解。使堂稅臨清。增稅東昌。增益肆。其黨內閣中書程守訓。中軍官全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巡撫劉日梧以狀聞。鹽務少監魯保亦奏守訓阻塞鹽課。俱弗省。三十三年增死。肆惡山東已十年。陳奉以二十七年。命徵荊州店稅。兼採興國州礦洞丹砂。及錢廠鼓鑄事。奉兼領數使。每託巡歷。讒告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荊州。聚數千人譟於塗。競擲瓦石擊之。奉走免。遂誣襄陽黃州荊州荊門州數州府官煽亂。帝立爲逮謫有差。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許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騰驪衛百戶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撫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訐奏。語多不實。請罷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變。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奏言奉嚇詐官。僭稱千歲。其黨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士民公憤。萬餘人甘與同死。撫按三司護之數日。僅而得全。巡撫支可大曲爲蒙蔽。大學士沈一貫亦言。陳奉入楚。始而武昌。繼之漢口黃州襄陽寶慶德安湘潭等處。變經十起。幾成大亂。立乞撤回。帝皆置不問。奉復開穀城礦不獲。將其庫金。爲縣民所逐。僉事馮應京劾奉。降應京雜職。奉又開襄陽礦。知縣王之翰以顯陵近。執不可。奉劾之翰及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縱騎逮訊。并追逮應京。應京有惠政。民號哭送之。奉列應京罪

狀於通衢。民切齒復聚圍奉署。奉逃匿楚王府。衆投奉黨耿又登等十六人於江。以巡撫可大護奉。焚其轅門。事聞。內閣及言官請撤奉。不報。而內監李道方督理湖口船稅。亦奏奉水沮商舟。陸截販買。徵三解一。病國剝民。帝始召奉歸。奉去。挾金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懼爲民所掠。多與徒衛。導之出疆。以一賈請。始革可大職。而言官陳維春郭如星極言奉罪。帝不憚。降二人雜職。三十二年。始釋隨京歸。之翰卒瘐死。馬堂者。天津稅監。兼轄臨清。始至。諸亡命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鎗奪人產。抗者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界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遠近罷市。民萬餘人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歸臂諸偷也。事聞。詔捕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出口。首難者我。臨刑神色不變。知府李士登恤其母妻。民立祠以祀。廷臣自大學士而下。諫者不下百餘疏。悉不報。諸監有所糾劾。朝上夕下。輒加重譴。以高淮及梁永爲尤甚。淮采礦徵稅遼東。所委官激民變。淮誣繫諸生數十人。巡按楊宏科疏救。不報。參隨楊永恩焚隋事發。奉旨會勘。卒不問。又惡總兵馬林不爲己下。劾罷之。給事中侯先春疏救。遂戍林而竊先春雜職。巡按何爾健與淮互訐奏。淮遣人邀於路。錮其奏事人於獄。匿疏不以聞。三十一年夏。淮率家丁三百餘。張飛虎職。金鼓震天。聲言入內謁帝。潛住廣渠門外。吏部尙書李戴。刑部尙書蕭大亨。皆劾淮擅離信地。挾兵潛住京師。數百年未有之事。御史給事中連疏劾淮。皆不報。巡撫趙楫劾淮罪惡萬端。且無故打死指揮張汝立。亦不報。淮因上疏自稱鎮守關務。兵部奏其妄。帝護淮。謬曰朕固命之。淮

參募死士時時出塞射獵。發黃粟龍旗。走朝鮮索冠珠貂馬。數與邊將爭功。山海關內外咸被其毒。時清太祖日強。逼

近遼東。淮爲民阻。大有力於清。二十六年。四月。龍屯衛軍以淮奪餉。甲而譟。誓食淮肉。六月錦州松山軍復之。數敗。又以短期參價爲清口實。

趙。淮懼內奔。誣同知王邦才。參將李孟陽。孟陽實諱作獲陽。華陰微亦作獲陽。遂殺欽使。劫奪御用錢糧。二人皆逮問。邊民

益譁。總督塞達再疏暴淮罪。乃召歸。仍以通灣稅監張彙象領其事。孟陽竟死獄中。邦才至四十一年乃釋。

梁永爲陝西稅監。本不典兵。而畜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戶樂綱出入邊塞。富平知縣王正志發其奸。

并劾礦監趙欽。詔逮正志。瘦死詔獄中。渭南知縣徐斗牛。廉吏也。永賈賂。箠死縣吏卒。斗牛憤恨自縊。

死。巡撫賈待問奏之。帝使永會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賢。并劾待問有私。請皆勘。帝從之。而有待問。

永又請兼鎮守職銜。又請率兵巡花馬池。慶陽諸鹽池。徵其課。緣是帥諸亡命。具旌蓋鼓吹。巡行陝地。

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縣丞鄭思顏。指揮劉應聘。諸生李洪遠等。縱

樂網等肆爲淫掠。私宮良家子數十人。稅額外增耗數倍。復用奸人胡奉言。索成陽冰片五十斤。羊毛一萬

斤。麝香二十斤。知縣宋時際怒勿予。咸甯人道行遺盜。迹之。稅使役也。知縣蒲朝薦捕得之。永誣時際朝

薦劫稅銀。帝命逮時際。而以朝薦到官未久。鍰秩一級。巡撫顧其志盡發其奸。言秦民萬衆共圖殺永。大

學士沈鯉朱賡請赦永歸以安衆心。帝悉不報。而亦釋時際朝薦。御史余懋衡方按陝西。永懼。使網覓懋衡

殺死。詔於朝。言官攻永者數十疏。永部下諸亡命乃稍稍散。其渠魁王九功石君章等。齎重寶。輜盈駟路。詐爲上供物。持劍戟弓弩。結陣以行。而永所遣解馬匹者。已乘郵傳先發。九功等急馳。欲追及與同出關。朝薦疑其盜。九功等後至又無驗。邏兵與格鬪。殺數人盡奪其裝。御史懋衡以捕盜殺傷聞。永懼。使繫書髮中。入都訟朝薦劫上供物。殺數人投屍河中。帝震怒。曰。御史敢無恙。而朝薦代爲報復。立遣使達朝薦。時三十五年七月也。既至下詔獄撈掠。遂長繫。中外自大學士以下論救百十疏。最後四十一年秋萬壽節。用大學士葉向高請。乃與王邦才卞孔時並釋歸。而先一年三十四年。楊榮爲雲南人所殺。初。榮經知府熊鐸侵匿。下法司。又請詔麗江土知府木增。獻地聽開采。巡按御史宋興祖言。太祖令木氏世守茲土。限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土蕃。奈何自撤藩蔽。生遠人心。不報。榮愈怙寵。誣劾各府州官下獄。提問繫繫。百姓恨入骨。播稅廠。殺委官張安民。榮恣行威虐。杖斃數千人。至是撈掠指揮使樊高明。絕其筋。枷以示衆。又以求馬不獲。繫指揮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官。於是指揮賀世勳等率冤民萬人。焚榮第殺之。投火中。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爲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土官。沈鯉揭爭。且密屬太監陳矩劄示。乃止誅世勳等。當是時。帝所遣中官。無不播虐逞兇者。史傳所詳。不能盡載也。

帝以滿鄉貴妃故。礦稅諸監。率結鄭氏。以妃爲內主。既生常洵。外廷疑妃有立己子謀。羣臣爭言立儲

事。姜應麟等疏請被譴。李太后聞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問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怒曰。爾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內廷呼宮人爲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故云。皇長子由是不敢輕動。而請立儲之疏累數千百。皆指斥宮闈。攻摯執政。謂不能力定國本。帝以太后前語。槩置不問。由是門戶之禍大起。二十年。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借六科諸臣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一矣。豫教之典。當首春舉行。帝大怒。摘疏中誤字。責以違旨侮君。貶官奪俸有差。科道諸臣各具疏救。俱譴責。給事中孟養浩語尤切。略言一字之誤。本屬無心。遽蒙顯斥。臣愚以爲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請。爲宗社計。不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忍元子失學。而蔽帝宗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既曉然諒陛下之無他矣。上年廷臣爭請建儲。得旨於二十年春舉行。至九月。工部主事張有德。預以儀注請。帝又怒登其俸。閣臣中申時行在告。許陳子案屏處事有變。引前旨爭。首列時行名。時行聞帝怒。密疏言實不與知。言官力證時行。時行遂乞罷。國與衆屏又請立儲。然豫教冊立。本非兩事。今日既遲回於豫教。安知來歲不游移於冊立。是重啓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于天性。豫教有益元子。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魏文時。幸折檻漢成時。朱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最侔天地。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實天下臣民之公言。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帝愈怒。謂養浩欺君惑衆。命錦衣衛杖之百。削籍爲民。是時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歎。未幾。大學士王家屏。亦以救李獻可罷。

神宗以有所私於鄭貴妃。遂以請豫教元子爲罪。元子長而失學。後來溺愛後宮。不克負荷大業。亦神宗有以貽之。

二十一年正月。帝手詔王錫爵。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並封爲王。錫爵奉詔擬旨。舉朝大譁。事得寢。而錫爵名大損。二十二年二月。皇長子始出閣講學。二十八年十月。給事中王德完復以請立儲廷杖除名。至二十九年。皇長子年二十。冊立冠婚並行。臨時復令改期。閣臣封還諭旨力爭。以十月己卯。立皇長子常洛爲皇太子。而封鄭貴妃子常洵爲福王。婚費邸第。十倍常制。嗣是福王不之國。而奪嫡之疑時起。三十一年。有妖書之獄。

先是刑部侍郎呂坤。撰閹範圖說。太監陳矩購入禁中。帝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閹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竝議。其文託朱東吉爲問答。東吉者。東朝也。以呂坤曾有憂危一疏。因借以諷。言坤書首載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重妃。而妃之刊刻。實藉爲奪嫡地。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營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並糾貴妃。疑出二人手。言於帝。帝重誣二人。事遂寢。至三十一年冬十一月。復出續憂危竝議。朱庶子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爲問答。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略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庶爲內閣者。庶更回音。寓更易之意。詞極詭妄。時謂妖書。帝敕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與郭正域沈鯉相嫌。欲因是陷之。遂興大獄。東廠又捕獲妖人嫩生光。其他告訐紛起。

鍾鐺旁午。都城人人自危。一貫與其黨。欲自所滙諸人引正域以及鯉。卒不能得。而太子亦有言。謂何爲欲殺我好講官。正域爲太子諸人懼。乃歸獄噉生光。磔之。

出閣時講官

嗣是又十年。福王仍不之國。洛陽邸第以二十八萬造成。廷臣請王之國者數十百奏。不報。四十一年春。復交章請。葉向高孫慎行爭尤力。帝始以明春爲期。已復傳旨莊田非四萬頃不可。向高因言會典載親王祿。米萬石。養贍名目。已是添設。各直省田土。大郡方有四萬畝。少者止一二萬。祖宗以來。封國不少。使親王各割一大郡。天下田土已盡。非但百姓無田。朝廷亦無田矣。況聖子神孫。源源未已乎。列聖遵守家法。豈無愛子。祖制不敢踰越。必如是而後萬世可常行耳。福王所陳。不過引景府潞府事例。潞府就封時。廢府田地尙多。未嘗括及民間。今田地已盡。而租銀之入。已過潞府。何更求多。至景府久不之國。皇政在裕邸。常懷危疑。其後皇祖斷然遣之。人心始安。景府屢請楚地。幾至激變。當時皆議皇祖過寵。非以愛之。景王封四年而薨。無子國除。亦前事之鑒也。

景恭王載堉。世宗第四子。潞簡王翊鏐。穆宗第四子。即帝同母弟。初居京邸。王店王莊徧畿內。比之藩。悉以還官。遂以內臣司之。皇店皇莊。自此益修。嘉靖以後。天子與民爭利。皆亡國之象。潞王傳。明初親王歲祿外。量給草場牧地。間有以廢壞河灘請者。多不及千頃。部臣得執奏。不聽從也。景王就藩時。楚地曠。多閒田。詔悉十之。景藩除。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萬頃。部臣無以難。至福王之

國。版籍更定。民力益絀。尺寸皆奪之民間。海內騷然。論者推原事始。頗以翊饒爲口實。凡此即葉向高之所云也。祖宗時之閒田。本留以贍軍。實亦無所謂閒。但不直接奪之民耳。閒田既盡。乃復奪民。益思明祖創制之宏大。子孫日失其本意。猶久而後不支。國之興亡。要以民之有無生計爲斷。此萬世所可監也。

向高等又言。福王莊田必足四萬頃。則之國無日。王疏以祖制爲言。臣不知所引祖制何指。惟景府以寵愛隸分。致壞祖制。奈何尤而效之。今河南山東撫按官。搜括已盡。恐奸徒以投獻爲名。挾讎報怨。中州齊楚間。稍有土地者不安其生。天下從此多事矣。又言東宮鞞講八年。且不奉天顏者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會錦衣百戶王日乾與人相告訐。入皇城放礮上疏。訐鄭貴妃內傳姜殿山等。用厭勝術。詛皇太后皇太子。欲擁立福王。帝震怒。向高請別治奸人罪。而速定福王之國期。帝納其言。貴妃又請留福王慶太后壽。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來祝壽乎。妃乃不敢言。四十二年二月。福王之國。歷年稅使礦使所進珍羨。悉以資之。押運劬孝。自虞城至洛陽。到處挾案。橫逞殺人。撫按以聞。悉置不問。莊田則羣臣請減。帝諭以王意奏辭。減半給二萬頃。中州腴土不足。以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復乞故大學士張居正所沒產。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雜稅。並四川鹽井推茶銀以自益。伴讀承奉等官。假履畝爲名。乘傳出河南北齊楚間。所至騷動。山東河南湖廣撫按臣各疏言。王府賜地。照會典應令地方官每畝徵銀三分。王府遣人

關領，不便自行勘丈管業。并言中使諸人不法狀，俱不報。後湖廣田不足。又減一千頃。實給一萬九千頃。王又請淮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與民市。中使至淮揚支鹽。乾沒要求輒數倍。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揚鹽故。非王肆所出不得需。河東引過不行。邊餉由此絀。葉向高言以藩國之尊。下侵商賈之事。差官支取。滋夾帶之奸。定價貿易。無兩平之理。由是河東虧課。豫民食貧。公私交困。廷臣先後請停丈田開市二事俱不報。

龐王傳。帝深居久。羣臣章奏率不省。獨福藩使通籍中左門。一日數請。朝上夕報。四方姦人亡命。探風旨走利如竈。如是者終萬曆之世。常洵日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奏中流賊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間藉藉謂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於大內。援兵過洛者。喧言王府金錢百萬。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方家居。聞之懼。以利害告。常洵不爲意。李自成傳。十四年正月。攻河南。有營卒勾賊。城遂陷。常洵遇害。自成兵洩王血。雜鹿醢嘗之。名福祿酒一。多藏厚亡。適利生孽。此之謂也。

福王既之國而太子較定矣。未幾又有挺擊之案。是爲明代後三案之一。後三案之反覆、爲邪正朋爭。報復慘殺之樞紐。明於是以亡。事歷天崇兩朝。延及南渡以後。而在萬曆間。則先有此一案。亦鄭貴妃所啟孽嫡之嫌疑也。太子居慈慶宮。四十三年五月。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挺入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鑑。至

後前陛下被誅。皇太子奏聞，帝命法司案問，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鞠奏。犯氏張差，薊州井兒峪人。按其跡若涉風顛，稽其貌實係鴨滑。請下法司殿訊。昨東宮雖久定，帝待之籓。中外方疑貴妃與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駭駭。廷元既以風顛奏。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復訊。一如廷元始。按律當斬。加等立決。奏定未上。提牢主事王之案私結差。言由內侍引導。得口詞甚悉之案備揭其語。因侍郎張開達以聞。疏入未下。廷臣遠章趣之。而郎中陸大受疏。有奸賊字。帝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肺腑。宜即翦除。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斥之案言謬。請詳審。於是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致顛始末。符原勘。遂以風顛爲定案。越數日。問達以員外郎陸夢龍言。令十三司會鞠。衆咸囁囁。夢龍獨詐訊之。謂係龐保劉成主使。刑部乃行薊州道。提差所供馬三道等。差供詳王之案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質。保成皆貴妃內侍。中外藉藉。語侵國泰。國泰懼。出揭自白。給事中何士晉直攻國泰。且侵貴妃。疏入。上大怒。然不能無心動。蓋其初王日乾上變言巫蠱事。辭連劉成。至是復涉成也。乃諭貴妃善爲計。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毋株連。帝乃於慈甯宮召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及文武諸臣入見。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外臣何意輒以浮言。聞朕父子耶。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顛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言。

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復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申諫再三。諸臣始叩首出。帝不見羣臣已二十五年矣。帝尋諭三法司。張差以瘋癲姦徒。闖入東宮。持梃傷人。罪在不赦。因命決差於市。內官傭保劉成。帝以涉鄉氏。付外廷議益滋。潛斃之於內。言皆以創重身死。馬三道等五人。命予輕比。坐流配。時帝意在調護貴妃太子。念事似有跡。故於諸言者亦不遽罪。未幾。何士晉調外。王之案削籍。陸大受奪官。而陸夢熊以張問達力。獨免。

四十四年正月。清太祖建元天命。稱建州國汗。自承爲金後。亦稱後金。而明廷未深知也。憤憤如故。是年八月。太子復出閣講學。輟講已十二年。羣臣諫疏凡數百上。始命舉行。中外大悅。然一講而輟。後不復更舉矣。

第三節 決裂之期

萬曆四十六年。清兵克撫順。明人紀載。謂之東事起。清太祖名奴兒哈赤。自萬曆十一年其祖及父爲李成梁焚戮之後。起而訴其以忠獲禍。蓋太祖父祖實爲明嚮導。以破建州酋阿台。而致駢死也。明稍假借之。遂以所得之勅命。自立於諸夷間。漸以力吞并諸部。混一建州。旁及海西。李成梁始而狎之。繼而畏之。且欲倚以消弭邊釁。時猶稱建州。亦頗自暱於明。取其尊官厚賞。以自肥殖。兼并行之塞外。中朝不能顧內事。邊閭邊計。貢市頻繁。猶以屬夷馴伏視之。至撫順陷而顯然犯境。且有七大恨誓師之文。情實錄所

載。明人紀載亦言之。特明史以清代所修。叙事已不合以中馭外之體矣。今於清與明之接觸。本講義中不求其詳。別詳清史講義焉。

遼東三面受敵。無歲不用兵。自高淮爲稅使。廢削十餘年。軍民益困。而先後巡撫皆庸才。玩愒苟歲月。帝又置萬幾不理。邊臣呼籲。漠然不聞。邊事大壞。四十六年春。朝廷之上。方昏聩未覺禍至。二月。吏部尙書鄧繼之以累疏乞休不允。稽首闕下。出郊待命。帝聞。命馳傳歸。兵部尙書崔景榮又封印出城。御史王象恒言十三道御史在班行者止八人。六科給事中止五人。而冊封典試諸差。及巡方報滿。皆病求代者。踵至。當亟議變通之法。方從哲亦言考選諸臣。守候六載。艱苦備嘗。乞特允部推。令受命供職。皆不報。至四月甲辰。日五建州夷陷撫順。明史作大清兵克撫順。至明紀等書。竟作我太祖高皇帝起兵克撫順。在清代文義或如此。非故。若論史實。則其時建州未自有名爲清。并無滿洲之名。以歷史敘事通法。以當時實狀紀爲貶抑。游擊李永芳叛降。千總王命印死之。巡撫李維翰趣總兵官張承廕赴援。承廕急帥副將顏廷相。參將蒲世芳。游擊梁汝貴等。諸營並發。庚戌。二十次撫順。甫交鋒。建州兵蹙之。大潰。承廕世芳皆戰死。廷相汝貴已潰圍出。見失主將。亦陷陣死。將士死者萬人。生還者十無一二。撫安。三岔兒。白家衝。三堡繼失。事聞。詔逮維翰。中外戒嚴。羽書日數十至。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

閏月庚申。日二楊鎬爲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周永春代李維翰。李如柏代張承廕。劉綎，

柴國柱，官秉忠，並僉書都督府事。杜松馳援遼陽。馬林以故官從征。遼東兵事興。驟增餉三百萬。李汝華累請發內帑不得。時內帑充積。帝靳不肯發。汝華乃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庫藏餘積。徵宿逋。裁工食。開事例。會周永春請益兵加賦。八月。汝華再請發各省稅銀。不報。汝華乃議天下田賦。自貴州外。畝增銀三釐五毫。可得餉二百萬有奇。從之。九月辛亥。加天下田賦。是爲厲曆開永是年兵事。七月丙午。加之第一次。

二十。建州兵又克清河堡。副將鄒儲賢。參將張旆俱死。部將二十人。兵民萬餘殲焉。詔賜楊鎬尙方劍。得

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逃將陳大道，高炫，徇軍中。徵兵四方圖大舉。自九月以後。災異迭見。御史熊化劾方從哲。乞用災異策免。從哲方獨相。至是求罷。堅臥四十餘日。閣中虛無人。慰留再三仍視事。于是

以睡久餽繇。從哲及兵部尙書黃嘉善。發紅旆日趨楊鎬進兵。四十七年正月。鎬定議分四路出兵。號四十

七萬。以馬林由開原出三岔口合北關軍。北關即海西女真之葉赫部。時海西已由各衛并成四部之後。而爲清太祖滅其 爲北

路。杜松出撫順爲西路。李如柏出鴉鵲關趨清河。時清河已失。清河即本溪地。建爲南路。劉綎出寬甸合朝鮮軍爲 爲北

東南路。師期爲三月二日。鎬無方略。中樞非但不知敵情。并不自知其所命之將。軍事期會分布。先期盡

洩。劉綎杜松較勇銳。直入建州境。建州設伏以待。全軍盡沒。馬林亦敗。僅以身免。李如柏與建州有私

交。自其父成梁以來。常甥翼清太祖。又以李密遠成梁封家世。爲楊鎬所倚賴而暱之。故獨不出軍救應。

而稱鎬以令箭撤回。北關軍亦未出。朝鮮軍亦爲建州所擄。從此不敢盡忠於明。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

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言官連疏劾李如柏。如柏自殺。而朝廷又用如柏弟如植代鎮。楊鎬罪亦不問。馬林譎充爲事官。仍守開原。林特兀良哈會率襄慶冤等許助兵。不設備。六月丁卯。^{十六}建州又破開原。林及城守諸將副參游以下盡死。癸酉。^{二十}用熊廷弼代楊鎬經略遼東。帝忘事焚財如故。甲戌。^{三十}廷臣伏文華門。請發章奏及增兵發餉。又候旨思華門。皆不報。

李如植至遼。楊鎬使守鐵嶺。李氏故鐵嶺人。乃預令其族遷避。留一空城。又以鎬令還瀋陽。而令參將丁碧等防守。七月丙午。^{二十五}建州兵臨鐵嶺城。如植擁兵不救。游擊哈成名等俱陣沒。城又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熊廷弼之起用。朝廷倚望甚厚。廷弼受命於開原已陷之日。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河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東。開原必不可棄。虜未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足爲虜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虜既無腹背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士。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遣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悉報允。且賜尙方劍。以重其權。廷弼甫出山海關。聞鐵嶺陷。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以祭死節士。誅貪將陳倫。劾如植十不堪。罷之。以李懷信代。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爲守禦計。八月癸亥。^{十三}

逮楊錦下錦衣獄。論死。

遂左餉絕。廷臣數請發帑。不報。會廣東進金花銀。戶部主事鹿善繼。言於尙書李汝華曰。與其請不發之帑。何如留未准之金。汝華然之。帝怒。奪善繼俸一年。趙補進。善繼持不可。以死爭。乃奪汝華俸一月。降善繼一級調外。汝華懼。卒補銀進。九月戊子。吏部尙書趙煥。帥廷臣伏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方從哲叩首仁德門。跪俟俞旨。抵暮。帝遣中官諭之退。從哲復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煥疏云。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關。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謝卻之乎。帝終不報。自鐵嶺陷後。宰賽始以兵來戰。爲建州所擒。建州移兵攻北關。滅之。明所恃爲以夷制夷之計者。於是盡矣。

熊廷弼令嚴法行。守備大固。乃上方略。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饜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諸要口。首尾相應。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爲應援。更挑精悍者爲游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具使敵疲於奔命。然後相機進剿。從之。初廷弼抵遼。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痛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總兵官賀世賢以近敵沮之。廷弼曰。冰雪滿地。敵不料吾來。鼓吹入。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祭諸死事者而哭之。遂釐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由是人心復固。會帝從方從哲言。遣姚宗文閱視遼東軍馬。遂以意氣相失。回京與言路數人相結傾廷弼。

是年十二月。再加天下田賦。畝三釐五毫。是爲萬曆間二次加派。內庫之積如山。帝不肯稍出。而責責輸不已。明年四十八年三月。再議增賦。復畝增二厘。三歲三增。遂爲歲額。御史張銓疏言。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畝增銀三厘五釐。未幾至七厘。又未幾至九釐。譬之一身。遊東肩背。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遠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聯人心以固根本。豈可朘削無已。驅之使亂。且陛下內廷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糞土何異。乃發帑則叫閤不應。加派則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不省。

四十八年五月。建州兵略地花嶺。六月。略王大人屯。死亡將士四五百人。諸將賀世賢等亦有斬獲。是爲姚宗文等傾熊廷弼之口實。帝自四月癸丑皇后王氏崩。亦有疾。七月甲子大漸。召大臣入見宏德殿。丙申。

二十帝崩。諸臣出遺詔。有云。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親。朝講稀御。封章多滯。寮案半空。加以礦稅煩興。征調四出。民生日蹙。邊釁漸開。夙夜思惟。不勝追悔。方圖改轍。與天下更新。而避疾彌

留。殆不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後人。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又云。內閣輔臣。亟爲簡任。閣臣祗方從哲一人。已

三。卿貳大僚。盡行推補。兩咨考選。并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建言廢棄及礦稅誣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椎稅并新增織造燒造。悉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起送法司查審應釋者釋放。東師缺餉。多發內帑。

以助軍需。陣亡將士。速加卹錄。次日丁酉。皇太子即遵遺詔。發帑金百萬犒邊。盡罷天下礦稅。起建言

得罪諸臣。下前後考選之命。後二日己亥。再發帑金百萬充邊賞。

第四節 光宗一月之附贅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丙午朔。皇太子常洛即位。改明年爲泰昌元年。丙寅。二十帝不豫。戊辰。三十日召對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方從哲等十有三人於乾清宮。命皇長子出見。甲戌。二十九日。是月小大漸。復召從哲等受顧命。是日。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九日乙亥朔。崩於乾清宮。熹宗即位。從廷臣議。改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後爲泰昌元年。

光宗之在位也。於朝事無所補裨。而惑於女寵。促其大命。爲當時黨局。造成紅丸移宮兩案。作反覆禍闕之資。紅丸即李可灼所進。帝服而崩。移宮案者。光宗崩後。選侍李氏占居乾清宮。由楊漣左光斗建議。督促輔臣。力請選侍移居曦宮者也。光宗爲太子時。太子妃郭氏。先薨於萬曆四十一年。熹宗爲皇長孫。其生母王才人亦早薨。太子宮中有二李選侍。號東西李。西李最有寵。賞撫視皇長孫。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宮。及光宗嗣位猶未移。懼帝以福王事銜己。進珠玉及美姬八人啜帝。知帝寵李選侍。因請立爲皇后。選侍亦爲貴妃求封皇太后。乙卯。八月帝不豫。召醫官診視。丁巳。十一帝力疾御門。以神宗遺命。趣舉封后禮。方從哲即以命禮部。禮部侍郎孫如游疏言。以配而后者。乃敵禮之經。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於生前。而願遺詔於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耶。且王貴妃

誕育陛下。豈非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尙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雛裏者。得母其子。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中庸稱達孝爲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爲孝。義不可行。則以遵禮爲孝。臣不敢奉命。議乃寢。已未。十四內侍崔文昇進洩藥。一晝夜三四十起。都人紛言爲貴妃所使。帝由是委頓。羣情疑駭。外家王郭一戚晚。遍詣朝士。泣懇宮禁危急狀。言鄭李交固甚。包藏禍心。于是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昌言于朝。與吏部尙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即移居慈甯。養性亦請封還皇貴妃封后成命。從之。漣遂劾文昇用藥無狀。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上書方從哲。責以用藥乖方。請調護聖躬。速建儲貳。後哲候安。因言用藥宜慎。帝寢答之。戊辰召對大臣。楊漣亦與召。皇長子侍立。帝命羣臣前。漣諭之曰。朕見卿等甚慰。因諭冊封李選侍爲皇貴妃。選侍挽皇長子入。復推之出。告旨欲封后。羣臣愕然。旋叩首退。甲戌大漸。再召對諸臣。漣亦與。漣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矢報。是日。仍諭冊立皇貴妃。因顧皇太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上曰。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問有鴻臚寺官進藥者安在。先是有鴻臚寺丞李可灼來閣門。言有仙丹欲具本進。時輔臣方揭請慎藥。已諭之去。而可灼夙從諸御醫往來思善門。與中使熟。因以上聞。從哲等弗能禁。因奏言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輕信。帝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帝喜命進藥。諸臣出。乃令可灼與御醫及諸臣商榷未決。輔臣劉一燝。言其鄉兩

人同服。一益一損。非萬全藥。禮臣孫如游言此大關繫。未可輕投。時復有旨趣進。諸臣復入。可灼詞藥進。帝飲湯輒喘。藥進乃受。所謂紅丸者也。帝稱忠臣者再。日哺復進一丸出。夜寐爽帝崩。中外藉藉。以誤下切劑爲疑。而從哲擬旨賞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言先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宜清不宜助。紅鉛乃陰中之陽。純火之精。投于虛火燥熱之症。不速之逆乎。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鴆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而蒙殿下願以賞格。是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議論也。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譏起矣。時選侍據乾清宮。與心腹閣魏進忠。謀挾皇太子自重。羣臣入臨。爲羣閣所格。楊漣厲聲責之。得入臨如禮。劉一燝請皇長子珩在。羣閣不應。一燝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給曰。第出即返。遂挾皇長子趨出。及門。中宮數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退之。一燝與英國公惟賢。遂掖皇長子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慶宮。太子釋田登極。時選侍圖專大權。欲與皇長子同居。請大臣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甚。亦欲託之選侍。楊漣曰。天子豈可託婦人。選侍昨于先帝召對廷臣時。強皇長子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先是皇長子還居慈慶宮。而選侍仍居乾清宮。于是周嘉謨等合疏請選侍移居喊麟宮。爲宮妃妾老之處。左光斗生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惟皇上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嬪妃。雖以次進御。遇有事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大行皇上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

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尙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倘及今不早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於今。選侍大怒。召光斗將嚴譴。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使內豎召皇長子。遇楊漣於麟趾門。漣曰。殿下在東宮爲皇太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他日即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之。其人退。是日。初請移宮疏得皇長子俞旨。次日。選侍尙在乾清。聞欲緩其移宮之期。楊漣及諸大臣。集慈慶宮門外。漣語方從哲趣之。從哲曰。遲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願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廢。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弒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縷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居曦宮。皇長子復還乾清。是時官府危疑。漣與一嫖嘉謨議定大事。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一時論者稱楊左。又明日庚辰。初六。皇長子由棧即皇帝位。時廷議改元。或議削秦昌弗紀。或議去萬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爲泰昌。或議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啓元年。左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爲萬曆。以後爲泰昌。明年爲天啓。己丑十五下詔。如光斗議。

花領王大人屯兩役。皆守邊遇強虜。所不能免之事。宗文還朝。疏陳遼土日蹙。詆廷

覆。蓋與五六月間。花領王大人屯兩役。皆守邊遇強虜。所不能免之事。宗文還朝。疏陳遼土日蹙。詆廷

覆廣策。雖獨智。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復鼓其同類攻擊。于是御史顧隨。首劾廷

出關臨年。漫無定畫。蒲河失守。匿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濟。上方之劍。違志作威。御史馮三元。

劾廷無謀者八。欺君者三。下廷議。廷憤甚。抗疏極辨。且求罷。而御史張修德。給事中魏應嘉。復

劾之。廷再疏自明。繳上方劍。方求罷斥。朝議允廷去。是時應泰方代周永春巡撫遼東。遂擢經略。

廷乃上疏求勘。言遼帥覆沒。臣始驅胤卒數千。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又失。廷臣咸謂遼必亡。而今

且地方安堵。舉朝帖席。此非不操練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萬。不能塞旗決勝。誠臣之罪。然求

此于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軌。三元應嘉修德等。復連

章核論。廷即請三人往勘。從之。御史吳應奇給事中楊選等力言不可。乃改命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往。廷

復上疏曰。今廢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霜稍緩。闕然言師老財賈。馬上促戰。及軍敗始

愀然不敢復言。此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闕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臣。用文吏。何非臺省所

建白。何嘗有一效。驅擄事當聽疆場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及童蒙還

奏。備陳廷功狀。未言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輕議。獨

是廷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敵攻瀋陽。策馬趨救。何其壯也。及見官兵奮弱。遽爾乞骸以歸。將置君恩

失在東

建州、向有款

何地。廷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可逃。此則罪浮功功者矣。疏入。朝廷方知廷弼定用。而時袁應泰已受代矣。

應泰歷官。精敏強毅。用兵非其所長。既受事。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

武諸臣與臣相終始。優詔褒答。賜尙方劍。戮貪將何光先。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議

用兵十八萬人。廷弼交代疏中。有方略之交代。以取撫順為先務。用兵十八萬。亦廷弼原議。廷泰遂選其取撫順不知運用也。大將十人。上陳方略。初廷弼持法嚴。部伍整

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而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詔。歸者日衆。處之遼瀋

二城。優其月廩。與民雜居。于是敵間充塞。無守備可言矣。將領參佐。皆以為詞。應泰不聽。天啓元年

三月。建州入犯。應泰方議三路出師復清河撫順。未行而建州兵已薄瀋陽。總兵賀世賢出城逆戰。不利退

欲入城。降丁斷吊橋以叛。世賢戰死。總兵沈世功援世賢亦死。城外兵七萬人皆潰。建州遂拔瀋陽。圍攻

僅二日耳。建州兵又敗來援之兵。大將以下。死者甚衆。乘勝攻遼陽。五日而至。應泰方撤奉集威寧諸

軍。并力守禦。第一日戰城外而敗。應泰宿營中不入城。次日再戰又敗。應泰入城。與巡按御史張銓等。

分陴固守。諸監司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督餉郎中傅國。並踰城遁。又明日戰又敗。薄暮離樓火。城

陷。降人尊民家啓扉張炬以待。不及一旬。遼瀋皆陷。應泰自縊死。張銓被執不屈死最烈。銓以前論遼事

必用熊廷弼。並言加派之害。既按遼。力言納降之非。皆不見聽。文武死者甚衆。遼東之三河等五十寨。

及河東大小七十餘城皆望風降。距延弼之罷未半年也。

遼東既陷。沿海遼民皆航海走山東。不能達者棲止各島間。按遼都司毛文龍。率師至皮島。島在登萊大海。謂之東江。地廣衍。有險可恃。文龍乃招集遼民爲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爲倚角計。朝議是之。授文龍參將。是爲東江之師。其能聯絡朝鮮以牽制建州者。爲時甚久。應秦敗死。以巡撫薛國用代。經略而陞參議王化貞代巡撫。化貞以能得西部心。爲時所倚重。蓋始終挾以西虜制東夷。爲取巧之計。又信叛將李泳芳之誘。謂在建州軍中爲內應。己可以不慮兵事。而坐致奇功者也。

延弼後

熊廷弼既罷。人乃知其守遼功。瀋陽破。廷臣復思用廷弼。給事中郭鞏力詆之。及遼陽繼失。河西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開陽。二百餘里。煙火斷絕。京師大震。輔臣劉一燾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御史江秉謙追言廷弼守遼功。且以排擠勞臣爲鞏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貶馮三元。修德。魏。應。嘉。郭。鞏等秩。除姚宗文名。御史劉廷宣救之。亦被斥。乃訖起廷弼於家。六月。廷入朝。首請免言官貶謫。帝不可。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常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如天津。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遂命廷弼以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駐山海關。經略遼東軍務。賜上方劍。請調兵二十餘萬。以兵馬制器械之屬。責成戶兵工三部。廷弼因奏請復監軍道高。出。胡。嘉。棟。督餉郎中傅國等官。又議用遼人。故贊書主事劉國綰爲登萊招練副使。蘆州同知佟卜年爲登萊監軍僉事。故臨。洮。推官洪。敷。敦爲

張鶴鳴與
王化貞

職方主事。軍前贊畫。三次皆隨入。以收拾遼人心。並報允。七月廷弼行。特賜麒麟服一。彩幣四。宴之郊外。令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先是薛國用代應泰。病不任事。化貞自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將一。守備二。分守諸要害。各設成防。議既上。廷弼疏言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駢兵河上。兵分則力弱。倘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正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以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爲人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墩。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爲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于城外河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飛騎一日所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爲自弱之計。會御史方震孺亦言防河不足恃。化貞之議乃寢。化貞愠甚。盡委軍事於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事機。先是四方撥遼之師。化貞悉改爲平遼。遼人多不悅。廷弼言遼人未叛。乞改平遼名。以安其心。自是化貞與廷弼有隙。而經撫不和。而中朝固有之門戶。乃用祖經祖撫爲標幟。本兵及兵部用事之職方司。則皆祖撫。蓋廷弼爲經略。同時以張鶴鳴爲本兵。兵部職方司郎中耿如杞。主事鹿善繼。皆惡廷弼。自經撫兩歧之後。廷弼所請。遂無一得行者矣。

鶴鳴與廷弼論事多不合。因獨喜化貞。化貞庸才好大言。鶴鳴主之。令無受廷弼節制。中外皆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而鶴鳴信化貞愈篤。先是廷弼奏三万建置。須聯絡朝鮮。請遣使往勞。俾發兵連營鴨綠江上。

助我聲勢。再詔恤遠人之避難朝鮮者。招集團練。別爲一軍。與朝鮮軍合勢。使臣即權駐義州。控制聯絡。與登萊聲息相通。更發銀六萬兩。分犒朝鮮及遼人。乞給空名劄付百道。東山僮徒能結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備。一二萬勁兵可立致。因薦監軍副使梁之垣充命使。帝從之。方與所司議兵餉。而毛文龍適以烏兵襲取鎮江。鎮江今之安東。時建州盡佔遼東。以陳良策爲鎮江守將。良策潛通文龍。故文龍引兵取其城。化貞遽以大捷奏。舉朝皆喜。化貞遂請授文龍總兵官。設軍鎮皮島。廷議亟發天津登萊水師二萬援文龍。化貞督廣甯軍四萬進據河上。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鶴鳴奏言時不可失。促進師。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龍救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計。時朝士方以鎮江爲奇捷。聞其言多不服。廷弼又顯詆鶴鳴。謂臣任經略。四方援兵。宜痛臣調遣。鶴鳴竟自發戍。不令臣知。臣咨部問調軍之數。亦不答。臣有經略名而無其實。遼左事。聽樞臣撫臣共爲之。鶴鳴益恨。化貞又言西部兵四十萬且至。請速濟師。廷弼言撫臣恃西部。欲以不戰爲戰計。臣未敢以爲可。臣初三方布置。必兵馬器械舟車芻藁。無一不備。尅期齊舉。進足戰退亦足守。今臨事中亂。樞臣主謀於中。撫臣決策於外。臣猶有萬一不必然之慮。而化貞則務爲大言以罔中朝。謂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及期西兵不至。化貞雖渡河。亦不敢進而返。

化貞大言既一次不售。及冬河水合。廣甯人謂建州兵必渡河。競謀竄鳴。化貞鶴逸亦以廣甯可慮。請敕廷弼出

關策應。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饒人心。不知徒手之經略一出。其搖動人心更甚。臣駐廣寧。化貞駐何地。鶴鳴責經撫協心同力。而樞臣與經臣。獨不當協心同力乎。爲今日計。惟樞致俯同於臣。臣始得爲陛下任東方事也。於是廷弼復出關至右屯。蓋八月間化貞渡河。廷弼已一至右屯。即馳奏海州取易守難。不宜輕舉。及是出關部署扼守甫定。化貞又信謠者言。遣發兵襲海州。旋又引還。自此十日間。化貞三出師。三引還。李永芳不應。西兵不至。廷弼乞勅化貞慎重舉止。疏言撫臣之進。及今而五。八九月間。屢止屢止。猶未有疏請也。十月二十五日之役。拜疏輒行。臣疾趨出關而撫臣歸矣。西平之會。相與協心議守。犄角設營。而進兵之書又以晦日至矣。此即欲發海撫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鎮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軍馬又遣還矣。初五日。撫臣又欲以輕兵襲牛莊。奪馬圍守之。爲明年進兵門戶計。夫馬圈無一數兵。即得牛莊。我不能守。敵何損。我何益。牛莊仍即梅州。臨在河。會將吏力持不可。撫臣亦快快回矣。兵屢進屢退。敵已窺盡伎倆。而臣之虛名。亦以輕出而損。願陛下明諭撫臣。慎重舉止。毋爲敵人所笑。化貞上言。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因請便宜行事。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願右之。廷臣惟太僕少卿何喬遠。御史江秉謙周宗建等。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母受廷弼節制。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逢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特有言官。言官交攻。特有樞部。樞部佐關。特有閣臣。令無望矣。帝令

羣臣議兩人去留。張鶴鳴請撤廷弼。專任化貞。議上未發。時已入二年正月。是月丁巳。二十建州兵已渡河。取西平堡。羅一貫死之。化貞遣所信游擊孫得功。及參將祖大壽。令總兵郝永忠赴援。廷弼亦檄總兵劉渠會師前進。得功。化貞所恃以約李永芳爲內應。得功實與永芳暱。早與永芳約俱叛。得化貞倚爲腹心。欲生縛化貞以爲功者也。會戰。得功輒呼敗矣。與參將鮑承先奔。承先。皆爲清開途大敗。諸將盡沒。國功臣。後入武臣傳。大壽獨走登華島。建州兵頓沙嶺未進。得功奔還。揚言兵已薄城。居民驚竄。參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貞方圖署理軍書。不知也。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速去。化貞莫知所爲。朝棟掖之出上馬。僕二人徒步從。遂棄廣寧。踉蹌西走。得功糾諸將甘叛國者出降。遠近四十餘城守禦官皆降。廷弼離右屯次閭陽驛。聞敗。參議邢慎言誰馳救。爲僉事韓初命所阻。遂退還。化貞棄城走。唐弼遇之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何如。化貞慙。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高邦佐馳見廷弼。報廣寧空城。敵未敢入。勸急馳入守。不則假以數千人。用經略命自往守。廷弼不從。乃以己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爲殿。盡焚積聚。與副使高出胡嘉棟等先後入關。獨邦佐至杏山驛自經死。鶴鳴懼罪。務歸罪廷弼。惟恐人尙欲用其才。又假廷弼所用遊人佟卜年。爲叛投建州。修養性養貞之同族。欲以通敵陷之。獄株累甚久。至魏忠賢當道。卒斬廷弼。傳首九邊。時化貞尙未伏誅也。

廷弼再出爲經略。實處處失策。三方布置。已駐山海。而使廣寧前敵。委之廢妄之王化貞。登萊天津之

師。何嘗一用。而禦敵進止之權。反由化貞爲主。明代最重死節。反與化貞同以逃潰爲名。邢慎言請馳救被沮。高邦佐請還守不從。視生命太重。將無欲留其身以有待耶。抑亦明於料敵而黯於謀身矣。

建州陷廣寧。未敢深入。經撫偕逃。關外地盡爲西虜侵占。拾取官軍所遺餉械。與關上官軍爲市。久之以兵部侍郎王在晉爲經略。在晉議關外八里築重關。餘盡委西虜。恃以禦建州。嘗前兵備僉事袁崇煥。以爲非策。白之葉向高。向高不能決。孫承宗以熹宗舊講官入閣。請身往定之。乃紉在晉議。自任經略。而調在晉爲南京兵部尙書。承宗乃漸收河西地。建州亦退回河東。棄廣寧不守。承宗以帝舊學。時魏忠賢尙未大肆。帝心任承宗。在晉輩百端齟齬。未能遷動也。而關外之守。暫無破裂者數年。朝廷所爲門戶之反覆者。則以三案爲亟。

泰昌元年九月庚辰。初六熹宗即位。戊戌。二十御史賈繼春信諸奄蜚語。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因言新

君御極之初。不當導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先是楊漣已言。選侍既移宮。當有以安之。帝亦侍養甚備。繼春有此疏。左光斗上言。乞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御何方。不得惡中使傳

旨。帝是之。辛丑。二十傳諭內閣。朕幼冲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要封皇后。朕暫居慈慶。復遣李進忠劉遵等。命每日章奏。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今奉

養選侍于熾營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田詔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可傳示遵行。

盡詳山宮叔田詔劉。於移宮時盜內府秘藏。輔臣方從哲器具揭封進。言皇上既仰體先帝遺愛。不宜暴其過惡。傳之外廷。過乾清門。金寶墜地。帝怒下法司而起。

帝不允。南京御史王允成陳保治十事。中言張差闖宮。說者謂瘋癩。青宮豈發瘋之地。龐保劉成豈

瘋之人。今鄭氏四十年之恩威猶在。卵翼心腹。實繁有徒。陛下當思所以防之。比者聖諭多從中出。當則

開場竈之端。不當而臣下爭執。必成反汗之勢。執若事無大小。盡歸內閣。至元輔方從哲四劾不去。陛下

於選侍移宮後。發一敕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跡耳。從哲輒封還。夫封后之命。不聞封還。是司馬昭之

心。路人知之矣。十月丁卯四二十熾營災。先是帝以賈繼春誤聽疏。傳諭廷臣。於是給事中周朝瑞以繼春

前揭爲生事。繼春再揭復有入井雉經等語。楊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疏具陳移宮始末。帝優詔褒漣。復申

諭言選侍前因殿崩聖母。自度有罪。每使宮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舊侍言。有輒輔去。朕之苦衷。外廷豈

能盡悉。因責繼春妄生謗議。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

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帝將嚴譴繼春。劉一燎力救乃止。十二月。楊漣給假歸里。時繼春之黨。以帝褒漣

志安社稷。益忌之。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抗疏乞歸。天啓元年正月。削賈繼春籍。二年二月。

王之案上復讐疏。以三案爲說。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紅丸事。劾方從哲。庇李可灼。並論移宮時從哲

意在濡遲。下廷臣集議。都御史鄒元標以下百一十餘人。紛紛俱罪從哲。獨刑部尚書黃克績。及給事中汪

慶百等數人。右之。希內廷意也。慎行復疏折克續之謬。會王紀逮。克繼掌部事。復僭侍郎楊東明署議。言不逮可灼。無以服天下。不逮崔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祿蔭。無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光祿少卿高攀龍。亦乞亟正文昇典刑。並劾戚繼鄒養性。于是大學士韓爌述進藥始末。與尙書張問達等合奏。先帝服藥就寢。臣等所共見聞。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醫脈者。以藥賞試。龍馭即上升。從哲與臣等未能止之。均爲有罪。乃從哲反賫及可灼。及御史王安舜有言。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失之太輕。何以慰臯考。服中外。宜削從哲官階。爲法任咎。然可灼罪不容誅。而崔文昇當臯考哀感時。妄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戮。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置不問。以近習爲之地也。

是時外廷之門戶。漸移其柄於內廷。魏進忠時進忠實未敢名忌王安。有功於帝登極之始。既已殺之。於王安所贊助之移宮一案。在所必翻。帝一再諭選侍殿崩聖母之罪。並褒楊謹之功在社稷。後俱反之。何論挺擊和丸兩案。蓋自客魏擅權。以前之門戶。又不以舊日之黨派爲異同。惟有挾奄以求勝者。皆變爲奄黨。而爲奄所屠戮者。則以東林黨人爲多。凡終不媚奄而戮辱不悔者。自是講求正學之效。但東林之講學。以干預時政爲宗旨。其盛時絕有勢力於政局。即奔走東林者不能無奔競之徒。此爲晚明講學之風之一變。蓋以後不足復言門戶。但述魏奄之肆惡。足以概天啓一朝之失道矣。

第二節 天啓朝之奄禍

明中葉以後。朝廷大事。成敗得失。頗繫於奄人之贊否。與安之於于謙。張永之於王守仁。馮保之於張居正。事皆然矣。楊左移宮之案。為之內主者王安。在萬曆時。為皇長子伴讀。調謚皇長子。使鄭貴妃欲擁其過而無所得。既立為太子。榷繫事起。安為太子屬草。下令旨。釋羣臣疑以安貴妃。帝大悅。蓋當時光宗有得體之舉。即出王安之手。既即位。於踐祚一月之中。尙能發舒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皆安為主勳。安又用其客汪文言謀。此安之所以為士大夫稱賢。而文言之所以見重於正人君子。後來與於東林之黨禍者也。光宗崩而宮掖之穢惡。因李選侍之寵。又招引鄭貴妃之餘焰。幾於復然。熹宗嗣位之初。以移宮為一大節目。而熹宗生母王才人之為選侍所凌。內忿不平者實為安。其時為選侍心腹者實為李奄進忠。進忠後復姓魏。又賜名忠賢。殺安而代之。於是移宮之是非。選侍之恩怨。忽然盡反其態度。蓋熹宗為至愚至昧之童蒙。固不足預於是非恩怨之理解者也。國勢之危至此。而明之主器者如彼。此即天亡之兆矣。

忠賢為肅密無賴子。與奄強少博不勝。為所苦。患而自宮為奄。結安名下魏朝。朝舉之於安。安亦垂遇之。客氏為定興民侯二妻。選為熹宗乳媪。宮中私侍魏朝。所謂對食。及通忠賢。逾愛之而薄朝。安信忠賢。怒朝與忠賢爭客氏。遂勒朝退。熹宗立甫逾旬日。封客氏奉聖夫人。廢其子侯國與弟密光先及忠賢兒

後宋安魏得志大建
官安魏得志大建
官安魏得志大建

並為錦衣千戶。客魏得志。惟思安。天啓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禮監。安以故事辭。客氏勸帝從其請。與忠賢謀殺之。忠賢猶豫未忍。客氏曰。爾我孰若西李。而欲遺忠耶。忠賢乃賊給事中霍維華論安。是為奮黨第一功。安降充南海子淨軍。而劉朝為南海子提督。使殺安。劉朝故李選侍私閹。移宮盜庫。下獄宥出者。即至絕安食。安取籬落中蘆服陷之。三日猶不死。乃撲殺之。安死後三年。忠賢誣東林諸人與安交通。與大獄。清流之禍極烈。崇禎初。為

天啟元年三月
四月至張后
忠賢不識

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忠賢不識字
忠賢不識字

不得為司禮。以客氏故。遂為秉筆。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忠賢不識字
忠賢不識字

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忠賢不識字
忠賢不識字

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忠賢不識字
忠賢不識字

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忠賢不識字
忠賢不識字

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忠賢不識字
忠賢不識字

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忠賢不識字
忠賢不識字

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忠賢不識字
忠賢不識字

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忠賢不識字
忠賢不識字

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忠賢不識字
忠賢不識字

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忠賢不識字
忠賢不識字

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忠賢不識字
忠賢不識字

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忠賢不識字
忠賢不識字

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忠賢不識字
忠賢不識字

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忠賢不識字
忠賢不識字

史五行志。忠賢名進忠直東宮時。有道士歌於市曰。委

明 清 史

論客氏被殺一事

明 清 史

思輝朱欽相繼疏劾。並貶三官。大學士劉一燾等先後論救。不報。同官馬鳴起復抗疏諫。言客氏六不可留。帝譴加重罰。以一燾等言奪俸。御史王心一復疏論之。遂與思輝欽相等並貶。廷臣請召還者十餘疏。俱不行。十月御史周宗建論客氏。言天子成言。有向兒戲。法宮禁地。僅賴民家。聖朝舉動有乖。內外防閑盡廢。此輩一叨隆恩。便思離分。狎瀆無配。漸成驕恣。肆孽日萌。後患難杜。忤旨切責。十二月。吏部尚書周嘉謨。以惡霍維華復役。出之外。忠賢賜給事中孫杰劾嘉謨。受劉一燾屬。為王安報仇。嘉謨乞罷。忠賢矯詔許之。時藥向高復入為首輔。諷留嘉謨成大計事。不報。遂罷歸。

二年三月。劉一燾罷。初陵工成。忠賢欲以為功。一燾援故事。內臣非司禮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濫廢。止擬加恩。諸言官論客氏被謫者。一燾皆疏救。又請出客氏於外。及言官交章論沈瀧。瀧疑一燾主之。與忠賢比而辭一燾。孫杰攻周嘉謨。亦力攻一燾。皆受忠賢指。一燾求去。帝稍慰留即允之。藥向高言客氏既出復入。一燾願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於奧窔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不聽。沈瀧之入閣。在元年七月。故事。詞臣教習內書堂。所教內監。執弟子禮。忠賢與劉朝。皆瀧弟子。瀧既任。密結二人。乃奏言遊左用兵亟。臣謹於東陽義烏諸邑。及揚州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給錦衣衛。量授材官職。忠賢聞方舉內操。選武闕。練火器。得奏大喜。詔錦衣官訓練募士。授材官任應斗等遊擊以下官有差。於是禁中內操日盛。又日引帝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駙馬都尉王昆。亦奉詔募兵。願得帷幄重臣

belong to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黨之徒

主其事。廷臣皆言准與朝陰相結。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秉謙等劾沈惟交通閩人。弄兵大內。中旨切責。候震陽黃尊素等先後疏諫。皆不聽。刑部尚書王紀。再疏劾准比之蔡京。准亦劾紀保護熊廷弼修卜年等。紀尋以下年獄削籍。議者益側目准。閣臣向高與朱國祚請留紀。國祚至以去就爭。皆不聽。准自安。乃力求去。時內閣言路。尚多正人。萬曆末三黨黨徒。屏黜殆盡。至是方漸附忠賢求進。而清議尙有力。未遽逞也。

奄黨之別

萬曆末之三黨。曰齊楚浙。各為門戶。以爭擾權位。劉一燾周嘉謨等任國事。於廢籍起用正人。盡黜各黨之魁。至是凡宵小謀再起者。皆知帝為重昏。惟客魏足倚以取富貴。於是盡混諸黨。而集為奄黨。其不能附奄者。亦不問其向近何黨。皆為奄黨之敵。於是君子小人。判然分矣。神宗時廟堂無主。黨同伐異。以微利而為之。至是以奄為主。趨利者歸於一途。故祇有奄黨非奄黨之別。欲知當時之君子。大率為奄所戮辱之人。欲知當時之小人。但觀崇禎初所定附奄之逆案。而君子又多在講學之列。奄黨則無不與講學為讎。

附奄者

此一時期朝士邪正之驗也。神宗時。鄒元標馮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回官都察院。元標為左都御史。從吾為副都御史。共建首善書院於京師。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為之記。朝暇。與同志高攀龍等講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語不附東林者咸忌之。會明年當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虛為元標所讎。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為門戶。元標疏辨去。帝已慰

附奄者

此一時期朝士邪正之驗也。神宗時。鄒元標馮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回官都察院。元標為左都御史。從吾為副都御史。共建首善書院於京師。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為之記。朝暇。與同志高攀龍等講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語不附東林者咸忌之。會明年當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虛為元標所讎。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為門戶。元標疏辨去。帝已慰

附奄者

此一時期朝士邪正之驗也。神宗時。鄒元標馮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回官都察院。元標為左都御史。從吾為副都御史。共建首善書院於京師。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為之記。朝暇。與同志高攀龍等講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語不附東林者咸忌之。會明年當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虛為元標所讎。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為門戶。元標疏辨去。帝已慰

南齊書

此一時期朝士邪正之驗也。神宗時。鄒元標馮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回官都察院。元標為左都御史。從吾為副都御史。共建首善書院於京師。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為之記。朝暇。與同志高攀龍等講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語不附東林者咸忌之。會明年當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虛為元標所讎。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為門戶。元標疏辨去。帝已慰

留。允厚復繼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政。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葉向高亦力為解。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而興治復力攻。比元標于山東妖賊。元標從吾遂並引歸。先是書院力建。御史黃尊素謂元標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議於前矣。謂徐階也。元標不能用。至是羣小擊碎其碑。暴于門外。先師木主。委棄路隅。經史典籍焚燬。獨存院宇。崇禎中。徐光啓率西洋人湯若望等。僭號修曆。設曰曆局。今宣武門內重城橫法文學棧也。

三年正月。顧秉謙魏廣微入閣。忠賢為言官周宗建等所劾。乃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廣微。率先諂附。霍維華孫杰之徒和之。時廷推閣臣。首列孫慎行盛以宏。皆不用。忠賢援秉謙廣微借朱延禧朱國禎入閣。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秉謙廣微。庸劣無恥。忠賢得為羽翼。勢益張。而二人曲奉忠賢儼如奴役。是為忠賢收攬政柄之始。

第一步。

忠賢謂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三年三月。更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齎甲仗弓矢。白金文綺。先後至山海關。願誓將士。實覘軍也。督師孫承宗方出關巡審遠。聞之立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溫旨報之。而不用其言。自永樂以後。願任中官監軍。至嘉靖時盡罷不設。忠賢將盡收軍政。先設內操使奄人習武事。至是漸以行邊先之。又非但向時鎮守太監之體制矣。

是秋。客氏忠賢矯旨賜光宗選侍趙氏自盡。選侍出光宗賜物列於庭。西向禮佛。痛哭自經。幽裕妃別宮。

北京大學叢書 文六三 F 出版組印 張校

又據新紀

絕其飲食。天雨。妃匍匐承椀溜飲之而死。皇后張氏有娠。客氏密布心腹宮人。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

后父國紀。封太康伯。后性嚴正。數為帝言客魏過惡。嘗召客氏至。欲繩以法。客魏交恨。遂誣后非國紀

女。有死因孫二。自言張后。寔惡帝聽。而帝不問。及是竟損元子。又于帝郊祀日。掩殺帝所寵馮貴妃。左右無

敢言者。范滂妃以讒失寵。李成妃為之乞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別宮。成妃故監裕妃。飢死。預備食物壁

間。半月不死。斥為宮人。帝於父之妾。己之妻妾。生命皆操之客魏。此豈復有人理可言。天啓朝之奄

禍。非奄之惡。而明之氣運將盡。產此至愚極不肖之子孫也。帝之生死未嘗不操於奄。猶憚天下之臣民。

不能不假以鎮壓耳。

十二月。忠賢提督東廠。用田爾耕掌錦衣衛事。許顯純為鎮撫理刑。是時東林勢尚盛。在朝多有正人。忠

賢於外事未敢大肆。至是乃為羅織鑿鍊計矣。

是年九月。增州縣兵。計畝加餉。從御史馮英請。十二月。括天下庫藏輸京師。葉向高言郡邑庫藏已竭。

藩庫稍餘。倘盡括之。猝有如山東白蓮教之亂。將何以應。帝不納。

四年六月。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中旨切責漣。漣自泰昌元年。以移宮事定乞歸。天啓二年。起為禮科

都給事中。至是為左副都御史。以忠賢肆惡日甚。抗疏略言。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資入內地。初

猶認爲小忠小信以市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而忠賢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

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

明 清 史

三四五

遂去。顧命大臣劉一燾周蓋讓。大臣孫慎行鄒元標王紀鐘羽正。羣臣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陽等。於救卜則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於廷推則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所陷害則上自裕妃。下及內臣王安等。擅殺擅逐。不知凡幾。甚至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忽焉皆殞。又創用立枷法。威曉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其餘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煤窰。王思敬等以牧地。並致之死。經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投匭設阱。日行傾陷。片語稍違。駕帖立下。鎮撫劉橋。不肯殺人媚人。則削其籍。而奸細韓宗功。宗功爲遼東武員。潛入長安。實主其司房之邸。又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蔽匿奸宄。安部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匿其中。其濫恩僭擬。則中書錦衣。襲廢日衆。獎賞祠額。要挾無窮。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于雲插漢。所營塋地。亦僭擬陵寢。其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壘道。及歸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旣旋。詔旨始下。甚至走馬御前。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間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陛下春秋鼎盛。生殺子奪。豈不可以自主。何有受制於磨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保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會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疏上。忠賢懼甚。趨

帝前泣訴。且辭東廠。帝令王體乾誦漣疏。體乾置疏中切要語不讀。客氏又從旁爲剖拆。帝愴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次日下漣疏。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於是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等。郎中鄒維璉等。太常寺卿胡世賞等。撫憲侯朱國弼等。兵部尚書趙彥等。七十餘人。交章論忠賢不法。皆不納。漣既被責。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諷知。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閣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言不得奏事。漣乃止。當時中書舍人吳懷賢。讀漣疏。舉節稱歎。注其旁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卽時遣戍。其奴告之。忠賢卽逮懷賢。下獄拷掠死。籍其家。夫忠賢處舉節漣疏者已如是。而處漣則猶遲遲。未敢卽肆。豈有畏於帝。畏廷臣知綱紀者尙多耳。首輔葉向高尙謂繆昌期曰。楊君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是疏若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及廷臣相繼抗章。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至有誦諄向高者。向高愠甚。朱國禎請容之。向高念忠賢未易除。閣臣從中挽回。猶冀無大禍。具奏稱忠賢勤勞。朝廷寵待甚厚。盛滿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禮部尚書翁正春亦以爲請。忠賢矯帝旨叙己功勳。累百餘言。向高駭曰。此非奄人之所能。必有代爲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向高乃決計去。謂國禎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敵。公亦宜早歸。蒲州謂韓廣也。忠賢欲盡殺異己者。而畏外廷勢盛。其黨因導以興大獄。體乾復導以用廷杖威脅廷臣。忠賢意遂決。

未幾工部郎中萬傑劾忠賢。疏入得旨。傑廷杖一百斥爲民。內閣科道論救。皆不聽。忠賢借傑立威。命羣奄至傑邸捽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絀而復蘇。羣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黃尊素李應昇迭疏申理。忠賢益忿。羅織僚罪。誣以賂賄三百。傑世廉吏。破產乃竣。傑恭之孫。恭以僉都御史總理河道。仕於嘉隆之間。

向高乞歸未允。其甥林汝翁爲御史巡城。杖犯法內豎。忠賢傳旨廷杖。言官詣內閣爭其事。小璫數百。擁入閣中。攘臂肆罵。黃尊素厲聲曰。內閣經綸地。即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安得無禮。羣奄索汝翁。汝翁逃城外。遂圍向高邸大譟。都御史孫瑋。御史潘雲翼。交章論救。不聽。汝翁尋出受杖。不死。削籍歸。向高言國家二百年來。無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帝優旨慰留。向高請益力。命行人護歸。韓賡朱國禎相繼爲首輔。不數月皆罷。五年正月廟秉謙爲首輔。奄黨內閣成。批答無須中旨矣。向高去在四年七月。是月。封光宗選侍李氏爲康妃。初上暴選侍罪狀。命停其封號。前諭出王安。後旨出忠賢。帝實懵然。而移宮之案翻。挺鑿案自亦與聯繫。崔文昇復用事。紅丸之案亦翻。此後凡爭三案者皆罪人矣。是年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陳子延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籍。其先於十月中。吏部尙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先後並罷。時東林勢尙盛。南星長吏部。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攀龍主考察。發御史崔呈秀貪污狀。南星議成之。呈秀大窘。夜走忠賢所。扣頭乞哀。言攀龍南星皆東林。挾私排陷。

忠賢傳記
李德裕

宗

摺

復涕泣願爲養子。忠賢憤廷臣交攻。方思得外廷爲助。涿州人馮銓。少年官侍從。家居。與熊廷弼有隙。遣書忠賢。姪良卿。勸與大獄。忠賢於廷弼獄事本無預。廷弼亦讎東林。然東林中重廷弼。邊才者頗右之。羣小欲藉忠賢力。傾諸正人。相率歸忠賢稱義兒。且云東林將害翁。故忠賢欲甘焉心。得是秀恨相見晚。呈秀又言不去南星。攀龍等。吾輩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爲然。遂與定謀。會南星以山西巡撫缺。以太常卿謝應祥首列以請。魏廣微以父執事南星。商星嘗喟然曰。見泉無子。見泉。廣微父允貞也。廣微知之恨次骨。蹶御史陳九疇。論南星舉應祥。爲與魏大中夏嘉遇等朋謀。忠賢矯旨黜大中嘉遇。而責南星。南星遂引罪去。復切責放之歸。攀龍亦引去。

忠賢自杖殺萬燦。逐諸正人。用崔呈秀馮銓輩。方力排東林。督師輔臣孫承宗請入朝賀聖壽。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忠賢罪。帝蓋以十一月十四日爲萬壽節也。廣微奔告忠賢。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主。忠賢恚甚。繞御牀哭。帝令閣臣擬旨。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夜啓禁門。召兵部尙書入。令三道飛騎止之。又矯旨諭九門守閘。承宗若至齊化門。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遣人偵之。一檄被置輿中。後車鹿善繼而已。意少解。而其黨李蕃崔呈秀徐大化。連疏詆之。比之王敦李懷光。承宗乃杜門求罷。不允。自王化真棄廣微後。承宗守關圍恢復。縉王在晉八里築重關之策。旣城寧遠工竣。關外守具畢備。奏言前哨已置連山大凌河。遠界臣餉二十四萬。功可

立奏。帝以命所司。兵工二部。文移往復。許而不與。師不果出。然支邊務歷五防。未有挫失。中朝得以乘暇。為奄黨日增其餒。忠賢亦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遣中官劉應坤等齎帑金十萬犒將士。而賜承宗坐蟒膝褥金幣。并為忠賢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始恨之。至是益不能安其任矣。

顧秉謙魏廣徵撰給紳便覽一冊。若葉向高韓爌等百津人。自為邪黨。而以黃克績王永光徐大化等六十餘人為正人。進之忠賢。俾用是為黜陟。忠賢得內閣為助。勢始張。屢逐正人。即代以其黨。代左光斗為僉都御史者王紹徽。又倣民間水滸傳。編東林一百八人為點將錄。獻之。以此益為忠賢所善。自是好黨日盛。後進者求速化。悉附奄黨進用。天下大權悉歸忠賢。時崔呈秀又造天鑿同志諸錄。皆以不附忠賢者為東林黨人。而爭三案。及辛亥癸亥兩京察。與熊廷弼獄事。皆歸忠賢。為排斥東林之具。十二月。復逮汪文言。下鎮撫司獄。而東林之禍作。

五年三月。獻汪文言獄。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先是許顯純為北鎮撫司。撈掠文言。詞連趙南星李三才及漣光斗等二十餘人。顯

純欲坐漣等以移宮罪。大理丞徐大化獻策于忠賢曰。但坐移宮。則無職可指。若坐納楊漣熊廷弼賄。則封

疆事重。殺之更有名。忠賢然之。熊廷弼傳。論死後常行刑。令汪文言賄內廷四萬。乃令顯純復鞫文言。五毒備至。使金。斬漣。既而背之。魏忠賢大恨。發連斬廷弼。引漣納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賊之楊大洪哉。大洪。漣別字也。漣字屬及光斗等。文言厥

納錢廷弼賄賂。

然起曰。以此醜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復張目曰。任汝巧爲之。吾當與面質。遂即日斃之。而其獄辭以上。于是漣光斗坐^獄二萬。大中三千。化中六千。朝瑞一萬。大章四萬。大中於孫承宗請緩廷^獄時。尙持不可。至是乃坐納其賄。大章則於張鶴鳴以修下年陷廷^時。持下年非通敵甚力。故定其賄額有輕重也。其他所牽引。則趙南星始十五人。中旨逮漣光斗等六人下詔獄。南星等十五人除削籍外。仍行撫按提問追贓。

四方。詔重修光宗實錄。先是御史楊維垣言張差風顛之真。即碎王之宋之骨。不足贖其罪。時之^宋方授刑部侍郎。不數月削籍。至是給事中霍維華^論三案。乞嚴諭^修諸臣。以存信史。故有是命。遂削大學士劉一燝籍。以維華論三案首^詆之也。又以南京侍郎徐應秋爲刑部^添注尙書。忠賢門下有十狗。應秋其首。時忠賢以顯爵樹私人。故兩京大僚多添注。方治楊左獄。故有是命。五月。以給事中楊所修霍維華言。集挺擊移宮^{紅丸}三案章疏。仿明倫大典例。編輯爲書。頒示天下。六月。中旨令閣票擬。稱忠賢爲元臣。朱延濟執不可。御史田新劾之。遂罷。

楊漣等六人下鎮撫司獄。奉旨嚴刑追比。五日一回奏。俟臚完日。送刑部擬罪。七月。漣光斗大中三人另發大監。一夕斃之。漣之死。土甕壓身。鐵釘貫耳。最爲慘毒。光斗大中。亦皆體無完膚。越數日始報。三人屍俱已潰敗。不可識矣。漣被逮時。士民數萬。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生還。既死。

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謹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臧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至賈榮備亦爲輸助。光斗與興幾輔水利。並督學政。士民德之。容城孫奇逢。與定興鹿正。倡義贖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獄。而光斗已前斃。其贓未竟。撫按嚴追。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家族盡破。後定三朝要案。楊左爲移宮罪魁。議開棺戮屍。未果。大中長子學洵。以父被逮。號慟隨行。大中止之。乃微服間行。探刺起居。既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蓋伏夜出。稱貸完贓。未竟而大中斃。學洵慟哭幾絕。扶柩歸。晨夕號泣。水漿不入口。遂死。崇禎初。贈恤大中。詔旌學洵爲孝子。

魏廣徵竭力事奄。每以私通忠賢。簽曰內閣家報。時稱外魏公。其爲清流所鄙也。趙南星慨見臬之無子。李應昇劾詞則云。乞陛下戒諭廣徵。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他日庶可見巧父於地下。廣徵父允貞。萬曆中。糾輔臣其人已極不堪矣。然楊左之獄。爲吏部尙書崔景榮函勸。乃具疏言縱使。抗稅使。有發七大夫問。賊私果真。亦當轉付法司。按律論罪。豈可逐日嚴刑。令鎮撫追比。以理刑之職。使之追賊。勿論傷好生之仁。抑且違祖宗之制。將朝政日亂。與古之帝王。大不相侔矣。疏入。遂忤忠賢懼而急出景榮手書自明。景榮削籍去。廣徵寡可戀棧。而忠賢稱詔切責廷臣。中言朕方率循舊章。而日朝政日亂。朕方亂述堯舜。而日大不相侔。廣徵益懼。三疏乞休。遂去。蓋忠賢之門甚廣。已成仕宦之中心。名爲奄黨而

派別紛歧。彼此相軋。視爲一朝堂矣。其後崔阜秀傾馮銓。顧秉謙亦不自安乞罷。忠賢高高在上。無復有思域之者。惟有造生祠。稱功德。猜思極想。以作配孔子爲獻媚之極端而已。

漣光斗大中後。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先後掠斃獄中。熊廷弼亦斬決。傳首九邊。奄黨以求索廷弼侵盜軍餉。指山海關起解廣寧款十七萬。廣寧陷後無銷據。追賊不得。逼其子至自刎。廷弼妻稱冤。去其兩婢衣搯之。遠近嗟憤。士有作詩諫廷弼者。斬孫文秀顧同寅兩人。連及孫顧等同郡編修陳仁錫。修撰文震孟。俱削籍。孫承宗亦以所用總兵官馬世龍。誤信建州降人劉伯濇言。襲取耀州。敗于柳河。失副參兩將及兵之數百。遂於是年十月罷督師職。代以奄黨高第。其他追賊掠斃。親故坐死者不勝舉。皆所謂東林黨人也。御史盧欽程求媚忠賢。又於點將等錄外。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子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煊。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請人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忠賢大善。敕所司刊籍。凡黨人已罪未罪者。悉籍名其中。是榜遂與宋之黨人碑並傳。而慘烈尤過之。六年正月。以編輯三案章疏爲書。正名爲三朝要典。開館設正副總裁。六月告成。而其間以關門易帥。清太祖又動兵。窺遼奇功。爲畿輔延數年之命。

孫承宗繙王在晉關外八里梁重關。專守關門之說。先築掩遠。漸圖東進。已進守錦州右屯大凌河。謂之關

高第既代承宗。又申王在晉之說。謂關

外三城。開屯田至五千頃。以袁崇煥為審前道。守前屯衛及審遠。高第既代承宗。又申王在晉之說。謂關

外必不可守。令盡撤移關內。承宗所用督屯通判金啓傑。上書崇煥。謂三城前鋒要地。已得之封疆。再歸

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崇煥亦力爭。謂錦右動搖。則審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第意實并撤審前。且

甚決。崇煥曰。我審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

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粟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先以父憂奪情。友

是遂乞終制。帝不許。進按察使。視事如故。時在五年十二月。清太祖知新經略易興。舉大軍西渡遼河。

清太祖於天啓元年得遼瀋。二年即掠遼陽為都。因遼東都司衛治所在也。五年三月。又以濟陽西關門。北控遼陽。為形勝地。已自設移都。 袁煥聞。即僭總兵滿桂。副將左輔朱梅。參將祖

大壽。守備何可剛等。集眾誓死守。刺血為書。激以忠義。為之下拜。眾咸請効死。乃轟焚城外民居。携

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栻。通判金啓傑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將趙率激。山海守將楊

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六年正月丁卯。二十建州兵至。圍攻之。戴楮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

令闖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卻。圍遂解。啓傑亦以然斃死。崇煥傳言。我大清舉

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清太祖實錄。天命十一年。天啓二年壬午。初。上至瀋

陽。諭諸員勸曰。朕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獨審遠一城不能下耶。不俾累日。是

年八月十一日。清實錄書上崩。朝鮮紀載謂奴兒哈亦憤恚而死。明人紀載謂奴痘發背死。要之崇煥此捷

之。清實錄書上崩。朝鮮紀載謂奴兒哈亦憤恚而死。明人紀載謂奴痘發背死。要之崇煥此捷

桂趙率教

滿桂趙率教

滿桂趙率教

滿桂趙率教

滿桂趙率教

滿桂趙率教

滿桂趙率教

滿桂趙率教

滿桂趙率教

爲東事以來所未有。高第任箠遠被圍。擁兵不救。事後疏言因關門兵少。祇存五萬之故。奄黨大喜。將罪承宗虛報冒餉。王在晉尤鼓動是言。冀甘心於承宗。承宗告戶部。第在關已月給十一萬七千人餉。今但給五萬人足矣。第乃以妄言引罪。朝議免第職。以奄黨王之臣代。陞崇煥爲巡撫。建州汗即清太祖死。崇煥託進弔往覘。嗣國汗即清太宗。報使議和。之臣故忌崇煥。而以崇煥新有功。不敢發。及是訐崇煥辱國通敵。朝命調之臣內任本兵。專備崇煥。既而建州兵又至。攻錦州。滿桂趙率教却之。忠賢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爲褻氣。遂罷崇煥。再任之臣爲繆賚。時已七年七月。距帝崩祇月餘矣。

明清史

即取削蔗刀割片肉而去。遣從騎逮捕諸忠。在六年二月戊戌。二十蘇州民變。在三月庚申。十七常州事在稍後。亦三月間事。

忠賢之爵上公。在六年十月戊申。以殿工成。太監李永貞歸功忠賢。尚書周應秋繼之。遂有是封。其姪魏良卿先已由肅甯伯晉侯。至是再晉甯國公。自是諸邊築隘口成。南京孝陵工竣。甘肅奏捷。法司捕盜。並言忠賢區畫方略。詔許褒美。閣臣皆擬九錫文。半歲中。廢錦衣指揮使十七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擢其族孫希孟希孔等世襲都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俱都督僉事。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稱廠臣不名。山東奏產麒麟。太學士黃立極等稟告。言廠臣修德故仁獸至。故事。內官爲司禮秉筆。非公事不得出。忠賢每歲必數歷畿甸。坐文軒。駕四馬。笙鼓鏡吹之屬。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鞞袴而握刀者。夾車左右而馳。自厨傳優伶蹴與皂。隨者動以萬數。嘗自琉璃河祭水還。歷西山碧雲寺士大夫皆遮道拜伏。凡有章奏。其黨造急足馳請然後下。客氏既朝夕侍上所。而每數日必出至私第。與過乾清宮前竟不下。盛服倩妝。儼同后妃。侍衛赫奕。照耀衢路。至宅則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呼震地。犒賚銀幣無算。凡忠賢濁亂朝政。毒痛海內。皆客氏爲內主。七年七月乙丑朔。錦州以捷聞。上不豫。遣魏良卿告南北郊及太廟。代行禮。八月己卯。叙錦州功。封忠賢從孫鵬翼爲安平伯。一時文武冒濫增秩賜蔭者數百人。八月戊戌。再叙三大武功。封忠賢從子良棟爲東安侯。加良卿太師。鵬翼少師。良棟太子太保。鵬翼良棟皆在襪襟

中。未能行步也。後十餘日而帝崩。崩前數日。猶召見閣部科道于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禮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內閣黃立極等對曰。皇上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上悅。

忠賢之建生祠。始自六年閏六月朔辛丑。浙江巡撫潘汝楨倡議。奏請祀於西湖。織造太監李實。請令杭州

衛百戶守祠。詔賜祠額曰普德。勒石紀功德。嗣是諸方效尤。幾徧天下。薊邊總督閻鳴泰請于部內建祠至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僕如王者。

巡撫郭增光巡按趙奇傑所建 巡撫朱童蒙建祠延綏。用琉璃瓦。劉詔建祠薊州。金像晁旒。其諸祠工作之巧。像皆以沈香木

爲之。眼耳口鼻。宛然生人。腹中腸肺。皆以金玉珠寶爲之。髻空穴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小豎抱頭慟哭責匠人。凡疏辭掄揚。一如頌聖。稱以

堯天舜德。至聖至神。閣臣輒用駢語褒答。督餉尚書黃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五稽首。稱九千歲。都城內外。

祠宇相望。有建于東華門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曰。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士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即削

其籍。初汝楨請建祠。巡按御史劉之待會稿遲一日。即削籍。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

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自督撫巡按而外。宗室若楚王華燿。勳戚若武清侯李誠銘。保定侯梁世勳等。

廷臣若尚書邵輔忠。詞臣若庶吉士李若琳。部郎若郎中魯國楨。諸司若通政司經歷孫如列。上林監丞張永祚

等。下至武夫賈豎。誰無賴子。莫不攘臂爭先。洵洵若不及。最後巡撫楊邦憲建祠南昌。至毀周程三賢祠

益其地。鬻濟臺滅明祠。與其像碎之。比疏至則上已崩矣。當生祠盛行時。監生陸萬齡。於五月己巳。作疏詣司業請代奏。以魏忠賢配孔子。其父配啓聖公。疏言孔子作春秋。廠臣作稟典。孔子誅少正卯。廠臣誅東林黨人。禮宜並尊。司業林銜。援筆塗抹。即夕挂冠櫜星門去。朱之俊爲司業。遂爲奏請。從之。銜坐削籍。綱目三綱言同時又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遂引。明通鑑據錄之。此當亦據天啓時紀載。但張生之疏。自與陸萬齡同調。而退死則偶然。遂防曾爲子路所擊。聖賢果有獄。正當以此存世變。以後其法戒之用。豈有所怒而殺其人哉。本無此事而造。亦孰聖賢而實侮之耳。會帝崩。並配事未及行而罷。烈皇即位。朱之俊乃糾萬齡等借影射利。亦不敢侵及忠賢。林銜則于崇禎九年入閣。

帝崩無子。信王嗣立。事由張后主持。方是時。后父國紀。爲忠賢所撼甚危。帝嘗至后宮。后方讀書。帝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帝嘿然而出。忠賢聞其事。會有張陞名榜於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爲之。奄黨邵輔忠孫杰。欲因此與大獄。借國紀以播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敢承。順天府丞劉志選。年老嗜進無厭。惑家人言。謂己老。必先忠賢死也。

六年十月己未。應募上老。疏中極論國紀罪。未言令人營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蓋仍理忠賢誣后非國紀女語。疏上事巨測。帝無所問。但令國紀自新。忠賢意大沮。而銜國紀不已。七年二月。梁夢環理志選前疏。故諱丹山藍田二語。忠賢從中究其事。大學士李國楨及王體乾交沮之。事乃止。而國紀竟勒歸故郡。

未幾帝大漸。折忠賢逆謀。傳位信王者。后力也。七年七月乙丑朔。帝不豫。八月乙巳。召見閣部科道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忠貞可計大事。甲寅二十大漸。乙卯二十崩。遺詔以皇五信弟王由檢嗣皇帝位。

第三節 崇禎致亡之癥結

天啓七年八月乙卯帝崩。是爲二十二日。丁巳。二十信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爲崇禎元年。熹宗崩之日。信王奉遺詔。卽夕入臨。居宮中。比明。羣臣始至。時崔呈秀方改兵部尙書。奮情視事。比入臨。內使十餘傳呼呈秀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秘莫得聞。或云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帝既即位於八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乃罷崔呈秀。時奄黨自危。楊所修。楊維垣賈繼春。先後劾呈秀以管帝。呈秀遂罷。又削浙江巡撫潘汝禎籍。以其建祠作俑。而奄黨布在朝列。竟相持莫敢動。楊邦憲建祠疏至。帝閱而笑。忠賢辭建祠輒允。乃僅於部屬中。得主事錢元璽陸澄源各一疏。又嘉興貢生錢嘉徵一疏。論劾忠賢。帝召忠賢。使內侍讀疏。忠賢震恐喪魄。急以重資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帝斥應元。以十一月甲子朔。命忠賢鳳陽安置。戊辰。初罷各邊鎮守太監。己巳。忠賢與其黨李朝欽行至阜城自縊。崔呈秀聞之亦自縊。十二月。客氏及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與魏良卿皆伏誅。客氏詔赴浣衣局擦死。籍其家。良卿與光先皆棄市。家屬無少長皆斬。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宮女姪身者八人。蓋將教呂不韋所

為。帝大怒。命悉管殺之。詔天下所建逆祠。悉拆毀。遷陸萬齡于獄。監候處決。崇禎元年正月。詔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門。僂忠賢尸。寸磔懸首河間。僂梟秀尸。懸首衛門。

崇禎之慮忠賢當矣。罷各邊鎮守。禁中官出禁門。創鉅痛深。宜有此明斷。乃未幾又悉用奄。至開門納賊之曹化淳。正為帝之所尊信者。帝猶自謂非亡國之君。此讀史者所可論定也。

元年正月。大討天下吏。楊維垣以御史佐計。以東林與崔魏並貳。並堅持三案。是時柄國者皆忠賢遺黨。無敢頌言東林者。編修倪元璐自上疏一再駁正維垣。當局以互相詆毀兩解之。而公論乃漸明矣。嗣是閣中

奄黨黃立極張璠圖施鳳來陸續罷立極先以山陰監生胡繼斌劾之。不自安求去。楊維垣猶論。五月。從倪元璐言。毀三朝要典。焚其板。奄黨侍講孫之獬聞之。詣閣大哭。天下笑之。之獬後降清。入武臣傳。於是權忠賢之禍者多贈官賜諡。

東林始不負罪於世。而奄黨猶持朝局。動以計陷右東林者。二年三月。始定逆案。分別磔斬秋後處斬及充軍坐徒軍職開任各等罪名。共二百餘人。諸奸亦多漏網者。維垣名在充軍之列。

維垣於仇東林。翻逆案。最力。為活流所深惡。然南都破後。能以一死了之。東林後輩。亦有污於闖賊。列於清廷者。鼎革之際。事多難言。以馬阮之姦。而幸不在朝。未與於北都之禍。遂於南都顯翻逆

案。且立順案之名以相抵制。謂自北來南之清流。有順賊之嫌疑也。反覆不已。國亡乃止。清流與逆黨。效用於清初者均不少。惟噉然不污者終以正人為多。

崇禎元年正月。詔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門。僂忠賢尸。寸磔懸首河間。僂梟秀尸。懸首衛門。崇禎元年正月。大討天下吏。楊維垣以御史佐計。以東林與崔魏並貳。並堅持三案。是時柄國者皆忠賢遺黨。無敢頌言東林者。編修倪元璐自上疏一再駁正維垣。當局以互相詆毀兩解之。而公論乃漸明矣。嗣是閣中奄黨黃立極張璠圖施鳳來陸續罷立極先以山陰監生胡繼斌劾之。不自安求去。楊維垣猶論。五月。從倪元璐言。毀三朝要典。焚其板。奄黨侍講孫之獬聞之。詣閣大哭。天下笑之。於是權忠賢之禍者多贈官賜諡。東林始不負罪於世。而奄黨猶持朝局。動以計陷右東林者。二年三月。始定逆案。分別磔斬秋後處斬及充軍坐徒軍職開任各等罪名。共二百餘人。諸奸亦多漏網者。維垣名在充軍之列。

元年四月。起袁崇煥爲兵部尙書。督師薊遼。崇煥以忤忠賢去。忠賢誅。王之臣被劾罷。廷臣爭請召崇煥。詔所司敦趣上道。七月至京師。召對平臺。自任五年可復全遼。請勿令在朝諸臣。以權力掣臣肘。以意見亂臣謀。帝悉從之。並假便宜賜上方劍。崇煥又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擯。不竟其志。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任而勿貳。信而勿疑。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惡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是以爲邊臣甚難。拒非過慮。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帝優詔答之。八月抵關。適鞏遠兵缺餉四月譁變。先靖其亂。即裁併諸鎮。關內外止設二大將。祖大壽駐錦州。趙率教駐關門。身自居中駐鞏遠。請罷鞏遠及登萊巡撫不設。亦報可。二年六月。崇煥殺毛文龍。文龍鎮東江。朝廷視爲意外之兵。不能時給餉。文龍因得以自籌之說。假通商名。往來海上。多販違禁物規利。建州所資於中國者。得之東江。而文龍亦多得建州所產貂。賂遣朝貢。恒爲奄黨所樂袒庇。旣擁厚利。所集刁健不逞之徒極衆。建州亦頗有顧忌。而朝鮮亦賴以聯中朝之聲氣。崇煥泣鎮。疏請遣部臣理東江餉。文龍惡文臣監制。抗疏駁之。崇煥不悅。尋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讓。崇煥謀益決。至是以關兵爲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相與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佛然。崇煥以歸擲勦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

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滋不懼。朝鮮最忠於明。明廷亦每謀廢朝鮮之意。而至宋代之軍人。則多以此爲厚自封殖之計。李成梁有此計。故金欲廢朝鮮。清太祖。毛體亦然。皆以糾集徒黨大衆。思開一新國土。以自雄於法外耳。遂以是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帳山上。伏甲士帳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

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龍畢登山。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聲叱之。命去冠帶繫縛。文龍猶倔強。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妄。殺瀕海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稱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海外諸國。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筭付千。走卒與夫盡金緋。六當斬。自竊遠剿掠商船。自爲盜賊。七當斬。強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幽之島上。僵臥死者。白骨如莽。九當斬。薙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塑菟旒像于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爲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擁兵觀望。不能恢復寸土。十二當斬。數舉。文龍喋不能置辨。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諫其從官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退之。乃頓首請旨出尙方劍。斬文龍于帳下。然後出諭其部卒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皆不敢動。分其兵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及副將陳繼盛等領之。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上聞。末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

誅。黽席發待罪。上驟聞意殊駭。既念文龍已死。方任崇煥。乃優旨褒答。崇煥又上言。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爲亂也。其衆合老稚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今不宜更置帥。即以副將陳繼盛攝之。于計便。又慮部下爲變。請增餉銀至十八萬。皆報可。

崇煥誅文龍一事。流傳失實之紀載。不可勝舉。至今人有爲文龍抱屈。稱崇煥忌才者。然史文明白。合之實錄所見。於文龍之罪狀無疑也。但史又言文龍專圖海外。有跋扈聲。崇煥一旦除之。自謂可弭後患。然東江屹然巨鎮。文龍死勢日衰弱。且烏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此爲後來詆譏誅毛爲失計。其說之所由來。然此皆崇煥冤死後。烏兵變化之事實。若使崇煥久任以處其責。何至視劉興祚兄弟與陳繼盛相屠殺。而卒令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輩遂爲清廷佐命哉。誅毛部畧不過三閱月。崇煥已中清太宗反間。明廷自壞長城。反信高捷袁弘勳史肇輩。爲奄黨報讎。與大獄。以妄殺文龍陷輔臣錢龍錫。易代以後。流聞語尙不實。則審慎讀史者之少矣。

十月。建州兵毀遼陽入犯。崇煥入援。諒者以崇煥先有與建通和之意。謂其招虜脅和。將爲城下之盟。清太宗又授計叛將高鴻中。于軍中所獲宦官二人前。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妾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繼宦官歸。以聞于帝。遂再召見于平臺。請殺文龍事。縛付詔獄。祖大壽駭而毀關東奔。猶於獄中取崇煥手書召大壽。得無叛去。時閣臣錢龍錫持正。不悅奄黨。奄黨王永光復用。爲吏部尚書。引同黨御史高捷

史。爲龍錫所扼。遂以龍錫與崇煥屢通書。訐議和殺文龍爲龍錫主使。并罷龍錫。時起用孫承宗。禦建州兵。兵退。遂於三年八月。燻崇煥。九月。逮龍錫。十二月。下龍錫獄。奄黨借議和誅毛。指崇煥爲逆首。龍錫等爲逆黨。謀更立一逆案。與前案相抵。內閣溫體仁。吏部王永光主其事。欲發自兵部。而兵部尙書梁國棟。不敢任而止。僅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帝不信龍錫逆謀。龍錫亦悉封上崇煥原書及所答書。帝令長繫。明年。中允黃道周申救誦外。而帝亦詔所司再讞。減龍錫死。戍定海衛。在戍十二年。兩赦不原。其子請輸粟贖罪。周延儒當國。尼不行。南渡後始復官歸里卒。崇煥宰相五十人。龍錫尙爲賢者。崇煥初與劉鴻訓協心輔政。朝政稍清。兩人皆得罪去。崇煥則以邊事爲己任。既被燻。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無餘貲。天下寬之。帝茫無主宰。而奸佞聰明。果於誅殺。使正人無一能任事。惟姦人能阿帝意而日促其一線僅存之命。所謂君非亡國之君者如此。二年之役。遂東大將留率改諸。建州兵。先後皆斃死。

第四節 專辨正袁崇煥之誣枉

袁崇煥之獄。已叙於上節。然三百年來。公論不定。一縉明末人當時之紀載。愈墮入五里霧中。論史者將謂今日之人。固不應妄斷古人之獄。惟有求之故紙。憑耳目相及者之言以爲斷耳。豈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爲糾葛。而崇煥之被謗。則於溫錢相傾之門戶舊套以外。又多一虛構愛國者之興債。爲清太宗反間叻中。久而不悟。雖有正人。祇能保錢龍錫之無逆謀。不敢信袁崇煥之不通敵。北都既

覆之後。弘光朝尙持此論。且出於正人君子之言。如南都吏部尙書徐石麒。專論歷來跋扈事一疏。錄之可以備見明人對建州之認識不真。對力能抗虜之疆臣。猜疑太過。皆爲促亡之道。

徐石麒疏。見談遷棗林雜俎。遷之錄此。固亦援石麒之言。爲足以存信史也。石麒在天啓時。抗魏忠賢。勒完職而削籍。當時已著清望。崇禎中歷官卿貳。長刑部時。以申救熊開元姜燊落職。南都再起。爲馬士英輩所扼而去。去後南都亡。朝服自縊。其正義大節。無愧完人矣。史本傳言。福王監國。召拜右都御史。未任。改吏部尙書。奏陳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七事。時方考選。與都御史劉宗周。矢公甄別。以年例出御史黃耳鼎給事中陸朗於外。朗賄奄人得留用。石麒發其罪。朗詆石麒。石麒稱疾乞休。耳鼎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辨。求去益力。馬士英擬嚴旨。福王不許。命馳驛歸。云云。此疏即爲耳鼎所劾自辨之詞也。其疏云。

奏爲矯誣先帝者待之極。欺罔聖明者奸之盛。事關封疆股鑿。信史紀傳。不得不據事驗明。以存實錄事。臣於十五日崇禎十七年九月崇禎十七年九月伏枕次。見黃耳鼎翻出陳新甲一案。謂臣殺新甲以敗賊局。此似耳鼎捨馬紹愉之邪睡。將以顛倒成案。獻媚朝廷。以爲後日賣國之地。不獄欲爲新甲報仇起大獄已也。事關宗社封疆。臣何敢嘿嘿處此。臣請與皇上先言款事終始。我國家自有虜患以來。其講款非一矣。天啓二年。穢樞惑於王化真之說。俾違督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爲市。得功突發犯順。城陷身逃。而款議敗。王化真雖極愚。然非款虜。乃欲借孫得

功際李永芳為問以圖虜耳。第一段已失實。可見當時史論。頗難已哉。

意在滅虜。召崇煥授兵柄。崇煥陽主戰而陰實主款也。甚至殺江東毛文龍以示信。以殺文龍為示信於嗣建州。周內極矣。

先帝不之許。進嗾虜闖入脅款。仍戒以勿得過門一步。崇煥先頓兵以待。是夕敵至。牛酒相犒勞。夜

未央。敵忽渝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師反殿其後。建州兵由略勒沁蒙古多標等。入遼化遷安之洪山潘家大安等口。及龍井關。崇煥自遂標歸。自然出建州兵後。疏意謂標勞建兵。自向

未嘗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獨得以餘威振於邊。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款者。第歲久我叛帥輩崇家遼西。益

相狎習。邊將益約節士卒。復與北購。偷旦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至楊嗣昌為樞密。

廉得狀。時虜亦適內寇。於是再以款市聞。先帝命偵實情。竟得嫚書。大怒格之。而款議復敗。此事詳兩

昇傳。嗣是即新甲主款矣。新甲令石鳳臺與北通。而惡洪承疇撓其事。因虜困錦州。急遣張若麒往催戰。昌及虞象

欲乘間殺承疇脅款。此即向者崇煥殺文龍故智也。再提崇煥殺文龍為脅款之罪。此不惟崇煥非此意不虞承疇先覺。即謂陳新甲欲殺洪承疇。亦恐非新甲本意也。

獨入松杏城死守。若麒計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師。舊輔臣謝陞。見邊事大壞。憶督臣傅宗龍臨行。

有樞臣計專主款之語。發聞。先帝遂召新甲陛見。切責良久。徧詢諸輔。獨陞對曰。彼若果許款。款亦

可恃。議遂安。時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瞽者。一黠生。與馬紹愉偕。往義州議款。廣卜瞽者周

昌議款所用。至四月歸。虜不具表謝。而復得嫚語。先帝知為所結。大恨。而款事又敗。建州復書。見東華錄。元忠。楊嗣

昌議款所用。至四月歸。虜不具表謝。而復得嫚語。先帝知為所結。大恨。而款事又敗。建州復書。見東華錄。元忠。楊嗣昌。想仿蘇之。

禁款之敗。非以書故。因新甲爲家選付郎許汝海也。蓋自辛巳張若麒倡逃後。舉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盡掃。老成謀國之

臣。無不私視。望款事之成。庶幾稍有意息。至天子親發覆書。下明詔。首臣屬草。次輔書真。誠樞臣。

撫使者而遣之。爲使者飾冠劍。連車駟。至塞外。我邊臣椎牛醢酒。張筵十六席燕虜使。此事可補史虜之文所略。

酋長造網紀。一美少年。一麗眉皓首之老。來會。絕不語及開市事。問之。則云待老慈命。慈爲汗之對音論明人多

作慈及慈至義州。首請諸酋長私與中國通。擬殺我使人。譯事者爲之祈請。叩頭乞哀。馬紹愉等抱頭匍

匍窺歸。恐彼尙未見慈面。今反飾稱親到瀋陽。不幾夢中談語耶。証以東華錄。絕不如是。愛國斥和考矣視之語。國亡而唐猶自在。以下論新

甲他罪從略。

東華錄。天聰三年即明崇禎二年。十二月辛丑。大兵徧北京。上營於城北土地關之東。兩翼兵營於東北。

偵知滿桂侯世祿等集德勝門。上率右翼諸貝勒前進。又聞瞭見東南隅。有寧遠巡撫袁崇煥。錦州總兵祖大

壽等。以兵來援。傳令左翼諸貝勒迎擊。癸卯。遣歸順王太監齋和書致明主。上率諸貝勒環閱北京城。

乙巳。屯南灣子。丁未。進兵距關廂二里。戊申。聞袁崇煥祖大壽營於城東南隅。豎立柵木。令我兵徧之

而營。上率輕騎往視進攻之處。諭曰。路隘且險。若傷我軍士。雖勝不足多也。遂回營。先是獲明大監二

人。付與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鞫完我。榜式達海監收。至是回兵。高鴻中鮑承先還上所授密計。坐近

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伴臥竊聽。悉記其言。庚戌。縱

楊太監歸。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執袁崇煥下獄。祖大壽大驚。率所部奔錦州。毀山海關而出。云云。此清太宗實錄所書。以示太宗之善用兵。其方法乃襲小說中之蔣幹中計。清太祖時譯三國演義以爲兵書。此時尙得其用。而明帝之不知士大夫心跡。竟墮此等下劣詭道。自毀萬里長城。并不言其蜚語之所由來。自矜燭照神秘。虛譎之正人。既不憚於前時遣弔。又不審毛文龍之當誅罪惡。捏其情事爲一串。竟稱崇煥逆敵督欸。至國亡後尙嘵嘵欲傳爲信史。明史出而稍據清實錄。反於煥崇傳雪此誣構。近又好據同時人之褒貶。以爲可信。如崇煥傳。則不可挾此成見也。

毛文龍東江之兵。始以明廷無餉而藉口通商。以違禁與敵爲市。鐵乃大得其助。至煥崇治兵。請築東江之餉。而文龍拒之。以與敵通市爲利。又不欲以領餉而暴露其兵額也。煥崇斬文龍。編制其兵。覈實其餉。東江正可有爲。乃身既被戮。毛兵亦無所依賴。自相屠殺。相率降清。論者又以此爲煥崇之罪。不以爲殺煥崇者之罪。至今尙糾紛不已。是用揭之。

第五節 崇禎朝之用人

崇禎十七年中。用宰相至五十人。宋開國至元祐初。百三十年。至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爲相時。始爲五十一人。明盛時本無宰相。至中葉以後有相矣。而崇禎中則置相如奕棋。十七年恰得五十人。再論其人格。早年爲天啟所遺之奄黨。後來親擢之中。入姦臣傳者有溫體仁周延儒二人。明史姦臣傳除馬士英之

竊。在北都亡後。其餘祇有胡惟庸陳鍾嚴嵩三人。占二百數十年。十七年獨得姦臣二人。亦極見促亡之效。番承宗亦有閹臣之名。而從未任閹事。其他未有一控荷國事者。帝之不任大臣。惟圖自用。姑舉一事爲例。劉鴻訓於崇禎元年入關。本傳言帝初甚向之。關門兵以缺餉鼓譟。帝意責戶部。而鴻訓請發帑三十萬示不測恩。由是失帝指。又云鴻訓居政府。銳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畢竟是沖主。帝聞深銜之。欲寘之死。賴諸大臣力救。乃得稍寬。以改赦書事成代州。卒戍所。夫勸發帑示恩。損上益下。不失爲君子之事君。縱未能從。何此遂以此失指。則帝之吝財。猶有萬曆遺風。聞言已爲沖主。卽深銜而欲寘之死。自非至此。又好詆毀大臣。艱危之日。欲以救亡。何可得也。人主虛中求善。來者尙多面諛。示以氣矜。正直之士。自知無幸。後來入關紛紛。以卑劣之徒爲多。而所謂姦臣。則溫體仁久任至歷八年。周延爵亦前後兩任。爲其較隆重者。帝謂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孰用此亡國之臣者。即鑿然亡國之君也。賢士大夫。受杖獲譴相繼。不於其中物色一二以自輔。惟姦庸者登進不已。此用相之大槩也。崇禎宰相。被戮者薛國觀周延儒。遣戍者劉鴻訓錢龍錫。劉錢尤非其罪。自有閹輔以來。戮死者惟一夏言。崇禎間則再見。豈復有敬大臣之意。

又喬允升傳言。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尙書十七人。薛貞以在獄抵死。蘇茂相半歲而罷。王在晉未任改兵部去。允升遣戍。韓縉思坐繫獄除名。胡應台獨得善去。馮英初劾遣戍。鄭三俊坐議獄逮繫。劉之鳳坐議

獄論絞。庾死獄中。甄淑坐納賄下詔獄。改下刑部庾死。李登斯坐議獄削籍去。劉澤深卒於位。鄭三俊再爲尙書。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議獄落職閒住。胡應台再召不赴。繼其後者張忻。賊陷京師。與子庶吉士端並降。此文又見於劉之鳳傳。即所謂明史裏書之處。一部如此。他部略可想見。昔之列卿。稍有名者。必叙其政績。恩遇。崇禎時之大臣。救過不遑。爲國之意蓋渺。如之何撥亂而反之正也。

兵部尙書之死於法者。王洽以建州兵始薄京城。下獄庾死。史稱洽清修伉直。雅負時望。遭化陷。再日始得報。帝怒其偵探不明。用重典不少貸。厥後都城復三被兵。樞臣咸獲免。人多爲洽惜之。則死固未當其罪也。陳新甲之死。以洩漏款議。對建州有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心理。而所據以爲罪者。則曰戮辱我親藩七。罪又甚於薄城。流賊所過。屠陷藩國。毆民爲盜。已非兵部專責。不過借此以掩其議款之恥。尤爲失刑。

督撫爲地方大吏。總督則見鄭崇儉傳。帝自即位以來。誅總督七人。崇儉及袁崇煥劉策揚一鵬熊文燦范志完趙光忬也。崇儉本討賊有功。以楊嗣昌言其撤兵太早。致賊猖獗。不俟秋決。以五月棄市。嗣王時。給事中李清言崇儉未失一城。喪一旅。他人巧卸。遂服上刑。崇儉冤始白。趙光忬之戮。世亦以爲冤。袁崇煥之中建州反間。已見上。古有謗書盈篋。待功成而後留示其人者。絲毫無知人之明。而視任事之臣如草芥。當被時會。烏得不亡。巡撫則見顏繼祖傳。終崇禎世。巡撫被戮者十有一人。薊鎮王應豸。山西耿

如杞。宣府李襄沖。登萊孫元化。大同張翼明。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而河南李仙鳳。被逮自縊不與焉。國事已非。喪師失律。不盡爲所犯之罪。爲中樞調度不當。所陷者亦多。事各具本傳。弔之爲人不自保而已。

第六 流賊及建州兵事

民流爲賊。前亦有之。旋起旋滅。至崇禎朝之賊。遂以亡明。蓋由外困於建州。內益驅民以從賊。萬曆之末。東事既起。餉不足而加賦無已。民失其樂生之心。兵弊於軍制廢弛。班軍困於占役。而京營不足用。衛所之軍。亦爲豪家供奔走。雖一諸生可役使之。重以隱占虛冒。舉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戰守。而召募之說興。於是聚游手好閒。無尺籍可稽之民。假以器械。教之技擊。赴警則脫逃譁潰。既籍且悍之衆。徧於閭里。皆爲流賊養哺聚之資。而以延綏一寇尸其名。事起於天啓六年八月。本紹魯陝西流賊起。由保寧犯廣元。是時奄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虐民。民起爲盜置不問。反脅官吏賣重賂。盜以此日橫。連歲又大饑。崇禎元年十一月。有白水男子王二。通於縣役。糾衆墨其面。掠蒲城之孝童。韓城之淄川鎮。由是府谷賊王嘉胤。宜川賊王左掛。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賊高迎祥。漢南賊王梁。復糾衆應之。迎祥自稱闖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迎祥李自成舅也。其闖王之號。後遂爲自成所移襲。三年春。詔以楊鶴爲三邊總督捕賊。參政劉應遇擊斬王二王大梁。參議洪承疇擊破王左掛。會建州兵薄京

師。山西巡撫耿如把勤王兵。諱而西。延綏總兵吳自勉。甘肅巡撫梅之煥勤王兵。亦潰。與羣盜合。勢益熾。鶴畏之。乃主撫。剽掠之賊匿不奏。有自稱降者。給免死牒。賊淫掠如故。特總督牒。有司不敢問。鶴官以撫賊誤國。其子嗣昌。乃更以撫賊亡國矣。三月。賊由陝渡河犯山西。山西各縣大擾。六月。賊王嘉胤陷府谷。米脂賊張獻忠應之。獻忠。延安衛柳樹洲人。隸延綏鎮爲軍。犯法當斬。主將陳洪範奇其狀貌。請於總兵官王威。鞭一百釋之。乃逃去。從叛兵神一元。領紅旗爲先鋒。及是據米脂諸寨。自稱八大王。是爲張獻忠著於賊中之始。犯山西賊首王嘉胤。於崇禎四年六月。爲其黨所殺。更推賊號紫金梁即王自用者爲魁。與迎祥獻忠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皆聚山西。於是迎祥朝李自成。與其兄子過。往從迎祥。自成時未有名。但號闖將。本米脂人。世居懷遠堡李繼遷寨。父守忠。無子禱於華山。夢神告曰。以破軍星爲若子。已生自成。幼牧羊於邑大姓艾氏。及長充銀川驛卒。善騎射。鬪狠無賴。數犯法。知縣晏子賓捕之。將置諸死。脫去爲屠。至是入闖黨。是爲李自成作賊之始。自成作賊在獻忠後。獻忠已爲盜魁。自成方始附賊也。

邑大姓艾氏家牧羊。史言自成之託始如此。入海記錄策林雜俎云。「惠世揚。米脂人。萬曆甲辰進士。歷刑部侍郎。李自成故牧卒也。嘗給事世揚之家。及僭號。語人曰。得惠先生來則甚幸。因致書。世揚卽至。拜右平章。時左平章則牛金星也。自成敗。從本朝兵入燕。三年不見用。後放歸。綏德副總兵王

永強作亂。劫世揚從軍。敗於朱原鎮。永強自縊。世揚不知所終。據此則邑大姓爲惠氏。所牧者馬也。世揚名在東林。天啓五年楊左之獄。與趙南星等皆在削籍追賊之列。後乃牽染如此。亂世士大夫之不易保始終也。甚哉。

三邊總督楊鶴。以撫賊不效遣戍。洪承疇代之。督諸將曹文詔楊嘉謨勦賊。所向克捷。賊大困。其所畏文詔。及在籍故錦衣事張道濟等。道濟澤州沁水人。張錦子。以難廢。先後爲言官論列得罪及他調去。賊復詭降突渡河。入河

南湖廣逼四川。七年春。以陳奇瑜爲山西陝西河南湖廣四川總督。募辦賊。以盧象昇爲朝陽撫治。共禦賊。擊奪賊於車箱峽。賊將聚殲。圍賊部李自成。以計賄奇瑜左右詐降。奇瑜輕賊遂許之。檄諸將按兵毋殺。所過州縣爲其親傳送。賊甫渡棧即大噪。盡屠所過七州縣。而略陽大賊數萬亦來會。在在告警。奇瑜坐削籍。而李自成在賊中露頭角。與張獻忠著名相埒矣。奇瑜以撫縱賊。賊不可制。遂以亡明。楊鶴一攝。奇瑜再攝。鶴子嗣昌用熊文燦而三攝。都城拱手與賊矣。

奇瑜削籍。洪承疇代。甫受命而東。西寧兵變不得下。迎祥自成遂蹂鞏昌平涼臨洮鳳翔諸府數十州縣。敗官軍。戕道員。圍隴州四十餘日。承疇遣將擊破之。賊東竄河南。承疇奉詔出關追勦。八年春正月。羣賊大會於滎陽。自成倡議。分賊衆抗各路官軍。迎祥獻忠及自成等東出。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珍。遂陷鳳陽。焚皇陵。勢大熾。所繕職大書古元冥龍皇帝。大飲合樂。聲勢益張。自此諸賊屢分屢合。時敗時振。官

兵迭有傷亡。卒不能靖。九年七月。陝西巡撫秦傳庭。擊迎祥盤屋。俘獻闕下。磔死。賊黨乃共推自成爲
闕王。十一年春。承疇傳庭合擊賊。大破之。自成盡亡其卒。獨與劉宗敏等十八騎。竄伏商洛山中爲小
盜。不敢出。其年獻忠降。自成勢益衰。而遼事亟。承疇改蒞遼總督。傳庭改保定總督。皆不能任平賊
事。而傳庭復以疾辭。逮下獄。傳庭以積勞患失聰。而楊嗣昌劾其託疾故也。自是勦匪委之嗣昌。而嗣昌
委之熊文燦。流賊亡明之禍遂成。

嗣昌湖南武陵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父鶴三十二年進士。父子皆有清望。天啓間。鶴爲奄黨除名。嗣昌
亦引疾。崇禎初起。鶴以撫賊誤三邊。被逮。嗣昌三疏請代。得減死。既嗣昌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永平
山海諸處。復陞兵部侍郎。總督宣天山西軍務。疏陳邊事。帝異其才。以父憂去。復遭繼母喪。崇禎九
年。奪情起兵部尙書。三疏辭不許。十年三月。抵京召對。嗣昌博涉文籍。多識先朝故事。工筆札。有
口辨。帝大信愛之。前尙書張鳳翼柔靡無所規畫。嗣昌銳意振刷。帝益以爲能。所謂無不聽。曰恨用卿
晚。嗣昌議大舉平賊。請以陝西河南湖廣江爲四正。四巡撫分疆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甯江西四川爲
六隅。亦巡撫外防而協剿。是謂十面之網。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總督者。總督山西陝西河南
湖廣四川軍務洪承疇。總理者。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王家禎。嗣昌握兵柄。承帝眷。以帝
急平賊。冀得一人自助。乃物色得大言憤事。以親養寇之熊文燦。而嗣昌挾帝所信任以爲之主。

文燦貴州永寧衛人。徙家薪水。由進士歷官至布政司。崇禎元年。以福建布政司就遷巡撫。福建瀕海多盜。鄒芝龍爲盜魁。頗願受撫。當事諭降之。文燦至。善遇芝龍。使爲己用。芝龍屢敗他盜。文燦以功擢總督兩廣軍務。仍藉芝龍力。最後擊瀕海盜劉香死盜盡平。時崇禎八年。文燦官閩廣久。積貲無算。厚以珍寶結樞要。謀久鎮嶺南。會帝疑劉香未死。且不識文燦爲人。遣中使假廣西采辦名。往覘之。文燦盛有所贈遺。留飲十日。中使喜。語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隨令鼠輩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采辦也。街上命覘公。公當世才。非公不足辦賊。文燦悔失言。隨言五難四不可以自遁。中使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吝。即公不得辭矣。文燦辭窮應曰諾。中使果還言之帝。文燦居薪水。與邑人姚明恭爲姻媿。明恭官詹事。又與嗣昌善。知中使舉言。因薦之嗣昌曰。此有內援可引也。嗣昌薦之。十年四月。拜文燦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禎爲總理。文燦拜命。即請以左良玉軍屬己。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器者一二千人自護。弓刀甲冑甚整。次廬山。謂所善僧空隱。僧曰公誤矣。文燦屏人問故。僧曰。公自度能制賊死命乎。曰不能。諸將有可屬大事。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未知如何也。曰上特以名使公。厚望。一不效。誅矣。文燦却立良久曰。撫之何如。僧曰。吾料公必撫。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是爲文燦受任辦賊之原委。

嗣昌設十面之網。志在剿賊。與文燦挾撫賊成見。本不相中。文燦既至。良至桀驁。不受節制。其下又與

但使文燦得用

粵軍不和。大詬。不得已遣還前軍。然良玉實不爲用。嗣昌言於帝。乃以邊將馮舉苗有才五千人隸焉。時嗣昌建四正六隅策。增兵餉期滅賊。賊頗懼。京營將黃得功連破賊。兵威甚振。賊尤懼。文燦願決計招降。初抵安慶。即遣人招張獻忠劉國能。二賊聽命。乃益刊招降檄布通都。又請盡遷民與粟閉城中。賊無所掠當自退。帝怒。誰讓文燦。嗣昌以既已任之。則曲爲之解。仍上疏尅期三月滅賊。以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爲限。當時任辦賊事者。尙有總督洪承疇。嗣昌言於帝。熊文燦任事僅三月。承疇七年不效。論者繩文燦急。而承疇縱寇莫爲言。帝知嗣昌有意左右。變色曰。督理二臣但責及時平賊。奈何以久近藉之口。嗣昌乃不敢言。嗣昌建合剿之策。謂賊必可平。專任文燦。文燦則專主撫。所加餉天子特遣一侍郎督之。本用以勦賊。文燦悉以資撫。嗣昌竟不守前說。帝不復詰。亦無言者。劉國能即賊號爲闔場天。與張獻忠有郤。指文燦降。獻忠爲左良玉軍所敗。中箭創甚不能戰。十一年春。偵知陳洪範禁文燦麾下。爲總兵。因遣間齎重幣獻洪範曰。獻忠蒙公大恩得不死。公豈忘之耶。願率所部降以自效。洪範告文燦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分巡道王瑞柎。與良玉謀。俟獻忠至執之。文燦不可。獻忠遂據殺城。請十萬人餉。文燦又招十三家賊馬進忠羅汝才等降。下令殺賊者償死。賊不肯從。則齎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賊。十三家賊遂先後降。嗣昌方以滅賊逾期。疏引罪乞代。帝不許。命察行間功罪。乃盛稱文燦功而罪承疇。承疇方與陝撫孫傳庭大破李自成。自成竄略函山中。獻忠則在穀城治甲仗。言者知其必反。而帝信嗣昌尙文

燦。不爲憂。五月獻忠合十三家降賊。一時並叛。我官墮城。設伏敗左良玉兵。帝聞變大驚。削文燦官戴罪視事。嗣昌於六月甫用兵部尙書改禮部。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掌兵部事。變既聞。上疏請斥不許。帝以既擢羣議用嗣昌。悟其不足倚。而猶冀其一出平賊謝天下。遂命以輔臣督師。再疏辭不允。以九月杪抵襄陽入文燦軍。聽文燦自訴。且檄召文燦所用知府萬年策。僉事孔貞會。効用軍前。而河南巡按高名衡既劾文燦。又劾二人以撫愚文燦不可用。嗣昌發憤疏辨。謂廷臣以文燦不能勦賊。誣其無才。不能用兵。誣其無算。文燦特遇持重耳。流寇數十百萬。不可勝誅。必撫勸並施。方可解散。文燦收拾兩年。功已十成六七。獨獻忠再叛。八營動搖。今以一省廢置。并所用之人善之。非公論。此語見明史 以此曲庇文燦。而帝卒重罪之。文燦以十三年十月棄市。

文燦參縱荆襄之寇。其時關中尙倚督撫洪承疇孫傳庭屢破賊。而十一年九月。建州又入邊。以宣大山兩總督盧象昇督師禦之。象昇亦以與嗣昌議不合。遂以監軍中官高起潛分其兵。又扼其餉。陷象昇陣亡。又與起潛比。謂象昇不死。有詔驗視。贊畫楊廷麟得其屍。嗣昌故斬之。遣三選卒察其死狀。其一人僞振謂者。歸言象昇實死。嗣昌怒。鞭之三百。暴屍八十日而後殮。終嗣未死之日。不得議卹。具象以累破流賊知名。當建州敵較勁。而嗣昌在本兵。因言語不合陷之。并欲沒其死事之烈。此文嗣昌一大罪狀。方是時。正文燦撫賊當嗣昌意。嗣昌歸功文燦而欲傾承疇。帝以東事亟。召承疇傳庭入援。嗣昌議移承疇督勦遼。且

盡留承疇所率入援之秦兵。屬承疇東守。傳庭謂嗣昌。秦中賊未滅。不可代賊撤兵。況秦兵妻子在秦。久留於邊。必諱而歸。即合於賊。是驍官軍使從賊。安危之幾。不可不察。嗣昌不聽。傳庭疏爭之。帝不能用。不勝鬱鬱。耳忽聾。初傳庭入衛。象昇方戰歿。命代統諸鎮援軍。請召對決大計。嗣昌以傳庭先議剿流賊方略。多不同己。高起潛亦與傳庭不協。合而沮之。竟不得入朝。十二年春。承疇與傳庭並受命。承疇督薊遼。傳庭督保定山東北軍務。復疏請陞見。嗣昌大驚。謂傳庭將傾己。飭來復賚疏還之。傳庭憤甚耳益聾。不能聽機事。遂乞休。嗣昌又劾其託疾。帝大怒。斥為民。下巡撫楊一鶴覈真偽。一鶴奏言非儼。並下一備獄。傳庭長繫待決。舉朝知其冤。莫敢言。繫獄三年。至嗣昌敗後。朝士乃交薦起督陝。嗣昌主兵柄時。大將任職者。僅盧象昇孫傳庭洪承疇為最著。盧孫尤以大節致命。而嗣昌陷盧死。并讎其死後。陷孫幾死。排洪使不盡剿賊之長。所倚所庇惟有求賊縱之熊文燦。此其任本兵時之所為也。而其時於顛倒命將是非之外。又有殘民以絕國脈之大罪。當萬曆末。以清犯遼東。三次加派。已驅民為盜而致流賊之禍。崇禎間。一再加派。日勦餉。日練餉。合前萬曆末所加名遼餉。共謂之三餉。勦餉練餉。皆嗣昌主議而帝用之。摧餉餉而不勦。摧練餉而無可練。為賊毆民。至清入關而首除三餉。遂取中國而民已多數安之。是尤為新朝造取代之資矣。謂兵事正殷。非餉不濟。清方以兵取天下。較之明以兵守天下者。豈不更費武力。然以首革三餉而興。求之宮廷節約。以養戰士。自有其道。明君臣當危亡之時。竭力極喪。不

(5) 此固亡國之臣所爲。亦豈非亡國之君所信用乎。

十年三月。嗣昌始厭本兵任。議設十面之網。并薦熊文燦為總理。即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其

指餉之策四。一因糧。二溢地。三事例。四驛傳。因舊額之糧。量為加派。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

錢。傷殘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間土田溢原額外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

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資為監生。一歲而止。驛傳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崇祯三年。以給事中劉繼

。裁定驛站給郵修有額。而河北游兵。向籍食驛。戶部不敢違。議上。帝傳諭。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餉無以餉兵。

初名劉所得食。散兵始之為陝西流賊。盛之始。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改因糧為均輸。布告天下。使知為民去害之意。是為剿餉。而文燦用以參寇資

撫。帝言累民一年。本以一年為限。而遂為久計矣。

十二年。清兵入邊。破濟甯始返。未解嚴時。廷臣請練邊兵。嗣昌議各鎮練兵數至七十餘萬。帝又探副將

楊德政議。練民兵捍鄉土。不他調。天下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汰府通判。州判官。縣主簿。所改設練

備。秩序守備。州縣改設練總。秩次把總。嗣昌以勢有緩急。請先行畿輔山東河南山西。於是練餉之

議。

則餉在嗣昌原議。一年即止。餉盡而賊未平。詔增其半。至行練餉時。反并剿餉皆全徵。帝慮失信。大學

士薛國親程國祥以為可行。嗣昌復言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行三四錢。稍抑兼弁耳。貧

者何害。帝意遂決。共產之說。已無所利而專爲利貧法。以持其聲說。猶未可以歲月程效。若中國持貧。由是剿餉之外。復

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富之說。董仲舒以來皆是也。嗣昌所說。以濟一時餉之私。則所謂亡國之言矣。計遼餉在神宗末。爲五百三十萬。崇禎初已增百四十萬。後再增剿餉練餉。計千

萬。事例所入無定。其數不計入。先後增賦一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爲盜。迨帝知悔前失。用大學士蔣德瑛言。

詔罷練餉。賊兵已逼城下。有詔而不復能行。新朝罷之。且盡罷三餉。民始戴新朝之德矣。夫古禮家之

說。年不順成。天地祖宗。可以殺禮。社稷神祇。可以變置。古者神權最重。而救國祇有喪典禮。而不聞

可以剝民生。臥薪嘗膽。乃有國者自處於極苦。與軍民同其生活。自能儘全國之人力物力。以度此難而挽

回之。若曰暫累吾民。君與相以其有祿之士大夫。則不受其累。是薪膽之苦。祇有人民臥且嘗也。崇禎間

最用事且最專久之楊嗣昌。獨爲帝能特簡。謂非亡國之君而何。

則餉之用途。熊文燦用以賄賊養賊。賊力既充。而後破軍殺將篡君滅國。無能抗者。史已明明載之矣。若

夫練餉之用途。尤爲可笑。各鎮就舊兵而抽練之。當時論者即論九邊自有額餉。概予新餉。則舊餉安歸。

邊兵多虛額。今指爲實數。餉益虛糜而練數仍不足。且抽練而其餘遂不問。則舊餉之兵。公然不練。而練

者又仍虛文。加練餉而邊防愈弱矣。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徒糜厚餉。凡此皆以嗣昌主之。且事巨莫敢難也。

此皆嗣昌居中用事之亡國成蹟也。其督師以後則又有可言矣。

嗣昌入熊文燦軍受代。以十月朔崇禎十
二年
大饗三軍。以左良玉有將才。請拜爲平賊將軍。報可。良玉既佩將

軍印。志驕。遣使以書謝。嗣昌不悅。會賀人龍大破賊興安。請進秩賜獎。欲漸貴之。以抗良玉。良玉知之甚愠。恩威不足以相服。而用術數交門於將帥之間。武夫無肝膽可共。危急時孰能用命。當是時官軍新勝。賊又聞幸相親出督師。大軍並集。頗懼。乘此聲勢。諸將推鋒急擊。宜可滅賊。嗣昌中養銳之戒。諸將遂無鬥志。雖遣將但遙相遇。未令合擊。代嗣昌為本兵者傅宗龍。刻十二月平賊。又數趣分道進兵。嗣昌遷延至歲暮未一戰。張琮賀人龍之捷。本非嗣昌功。其所檄湖廣巡撫方孔炤。遣楊世恩羅安邦兩將。勦羅汝才惠登相者。則全軍覆於黃草坪。孔炤勦賊本屢勝。至是所部一敗。嗣昌以孔炤先條上熊文燾主撫之誤。策賊降必叛。心銜之。又忤其言中。遂獨劾孔炤逮下獄。孔炤子簡討以智。伏門訟父冤。滕紅沙堰中兩年。帝心動。始議前功。減死遣戍。則遇敗巧中他疆臣以自免之一事也。嗣昌受代督師時。賊方由蜀出擾楚。蜀撫邵捷春有逐賊功。嗣昌既節制各路軍。乃以楚地廣衍。賊難制。驅使入蜀。冀因地險蹙之可全勝。慮蜀兵扼險。賊不得入。遂調蜀銳萬餘為己用。使蜀中罷弱不足支。捷春憤曰。督師殺我。爭之不能得。於是獻忠遂西。其時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為鄧崇儉。由本兵令兼督蜀軍。嗣昌亦檄秦軍入蜀。崇儉遂以十三年二月。率副將賀人龍李國奇會左良玉。大敗賊於瑪璠山。山在達州。由楚入蜀之路。獲首級千三百三十三。降賊將二十五。獲馬廩甲仗無算。崇儉身在行間。嗣昌遠處襄陽。而帝以嗣昌一出即奏捷。大悅。賞功高師。悉歸功嗣昌。既而捷春以嗣昌弱其兵。秦師入蜀者。又以崇儉奉命遠關中。亦讓而西歸。蜀無禦賊之力。

明 清 史

又捷春亦被。

賊盡萃蜀中。楚將秦嗣昌令追賊入蜀者。敗於土地嶺。賊突蜀各郡縣。嗣昌果委罪蜀軍。斬蜀將邵仲光。而劫捷奔逃下獄論死。捷奉仰藥死獄中。捷奉清謹有專政。被逮日。士民哭送。賊遂散來逮官旗。蜀王亦疏救。不聽。則嗣昌不在棄蜀之罪而巧陷他疆臣之又一事也。蜀既陷。嗣昌爲自免計。已陷捷奉。又奏崇儉撤兵太早。削其籍。迨嗣昌敗死。帝尙恨崇儉不與嗣昌犄角共平賊。逮下獄。不俟秋後。以五月棄市。南都時。給事中李清始訟其有勝無敗。而爲他人巧卸。遂服上刑之冤。則嗣昌既陷蜀而凡稍能軍之疆臣。皆爲卸罪之故。運陷以死之又一事也。

帝於嗣昌。始終眷注。懃勞賜救。犒師發帑。一再相望。嗣昌以賊盡入蜀。身率師尾之。檄諸將遊擊。令俱不行。下令賊降者授官。惟獻忠不赦。擒斬者賚萬金爵侯。朔日。軍府自堂皇至庖湑。題斬嗣昌獻者。賚白金三錢。嗣昌駭愕。意左右皆賊。嗣昌小有才。躬親簿書。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常失機會。那陽撫治王燾永嘗諫之不納。旋奏罷燾永而代以袁繼成。燾永上書於朝曰。嗣昌用師一年。蕩平未奏。非謀慮之不長。緣操心之太苦。天下事。總掣太綱則易。獨周萬目甚難。況賊情瞬息更變。舉數千里征伐機宜。盡出一人。文牒往返。動躡旬月。坐失事機。無怪乎經年不戰也。其間瑯瑤一捷。督輔本號令良玉。退守興安。若必遵之。無此捷矣。陛下任嗣昌。不必令與諸將同功罪。但責其提衡諸將之功罪。嗣昌既諸將。不必人人授以機宜。但嚴其機宜之當否。則嗣昌心有餘閒。自能決奇制勝。何至久延歲月。老師

糜餉哉。黎永所陳。頗中嗣昌之病。帝令中樞飭嗣昌。嗣昌性所偏。不能從也。黎永國亡後降。賊徧躡蜀中。請入武臣。由蜀南而復西。十四年正月。嗣昌統舟師下雲陽。檄諸軍陸行追賊。諸軍惟猛如虎。賊後。與賊戰黃陵城。大敗。賊遂入楚。嗣昌檄良玉兵不應。賊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抵嗣昌。誘啓城門。執襄王。獻忠坐王堂下。予之酒曰。吾欲楊嗣昌頭。嗣昌在遠。今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王。襄陽故熊文燦所駐。嗣昌來代。以其地爲重鎮。設守甚備。賊出不意破之。嗣昌在夷陵。驚悸。上疏請死。下至沙市。又洛陽已陷。福王亦遇害。益憂懼遂不食。以三月朔日死。廷臣交章論列。嗣昌已由鄭撫袁繼咸。河南巡按高名衡。以自裁聞。而其子則以病卒報。莫能明矣。廷臣論嗣昌罪。帝終念之。賜祭。令有司護柩還籍。且論前平盜功。進太子太傅。後獻忠陷武陵。發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婦柩。其子孫獲半改葬焉。

嗣昌在中樞。在內閣。於邊事寇事。貽誤甚大。所倚者熊文燦。所忌而陷之者盧象昇孫傳庭諸忠。其才苟在平世。未嘗不可供籙書文墨之用。要其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尤根本誤在柄國而不知恤民。與帝同一受病。謂其甘心禍國。有何等賤污顯職。則非也。帝固以此信之。嗣昌亦以此自信。其子山松。後作孤兒額天錄。到處爲乃父辨誣。言其有勞無過。當清修明史之日。冀以此塗飾史館諸人耳目。爲作佳傳。館臣未受其誤。然當時固有受誤者矣。潘來遠初堂集有閩孤兒額天錄詩云。是父有是子。忠

381

孝聲不墜。信史垂千秋。公論未宜廢等句。明事兵事之大敗決裂。實由嗣昌一人尸之。何可顛倒黑白至此。

清太宗... 非蓄銳持重本意。自袁崇煥遣使通弔以後。任事者亦非無欲和之意。在明欲休民整軍。實宜許和而修內政。乃力已不競。必爭虛憍之氣。欲建州屈身歸罪。而後宜赦受降。其勢不能。於是君臣間務為掩耳盜鈴之計。意實願和。而有人揭明和字。必引為大恥。譴責任事之臣。朝野議論。亦以言和者為賣國大罪。却持君相。君相又無知己知彼之定力。始用反間而殺袁煥崇。使天下誤信為以言和受戮。既而陳新甲在兵部。已能... 等巧卸謬見。一聞新甲揚言主和已得帝允。則發怒殺之。天下亦多以為主和當殺。危急時一聽不負責任者之意氣用事。又敢於敲剝國中。驅民為盜。以自勦絕其命。此所以童昏之武宗素宗不亡國。時未至也。思宗而欲免於亡。非於任人恤民兩事加意不可。乃俱反之。獨自謂非亡國之君。此其所以死而不悟其非也。若自知所為足以亡國。或尚有一線之望耳。乃至殉國之日。猶曰朕非亡國之君。可謂至死不悟矣。至後人亦諒其非亡國之君。則美其能殉社稷。固應善善從長也。

建州之為明患。清太宗之繼承太祖。由天命改稱天聰。乃在崇禎改元之先一年。其對明屢言願和。亦未必非蓄銳持重本意。自袁崇煥遣使通弔以後。任事者亦非無欲和之意。在明欲休民整軍。實宜許和而修內政。乃力已不競。必爭虛憍之氣。欲建州屈身歸罪。而後宜赦受降。其勢不能。於是君臣間務為掩耳盜鈴之計。意實願和。而有人揭明和字。必引為大恥。譴責任事之臣。朝野議論。亦以言和者為賣國大罪。却持君相。君相又無知己知彼之定力。始用反間而殺袁煥崇。使天下誤信為以言和受戮。既而陳新甲在兵部。已能... 等巧卸謬見。一聞新甲揚言主和已得帝允。則發怒殺之。天下亦多以為主和當殺。危急時一聽不負責任者之意氣用事。又敢於敲剝國中。驅民為盜。以自勦絕其命。此所以童昏之武宗素宗不亡國。時未至也。思宗而欲免於亡。非於任人恤民兩事加意不可。乃俱反之。獨自謂非亡國之君。此其所以死而不悟其非也。若自知所為足以亡國。或尚有一線之望耳。乃至殉國之日。猶曰朕非亡國之君。可謂至死不悟矣。至後人亦諒其非亡國之君。則美其能殉社稷。固應善善從長也。

自熊文燦以撫參賊。楊嗣昌受代督師。皆與賊張獻忠為相涉。李自成作賊在獻忠後。闖王之號。本襲高迎

和之明。元軍討
民。還軍討
民。殺於在

群舊稱。迎祥與獻忠爲同起。至自成於賊中露頭角。在車箱峽一役。用計誤陳奇瑜而得出險。其積事與文燦穀城之誤略同。事在崇禎七年六月。八年正月。羣賊陷鳳陽。燂皇陵。自成從獻忠求皇陵監小閹善鼓歌者不得。怒偕迎祥輩入陝。而與獻忠分途。獻忠獨東下。自成在陝。與洪承疇軍久周旋。自成兄子過。與高傑。皆爲所部悍酋善戰。屢敗官軍。旣而傑通自成妻邢氏。挾之降承疇。九月。承疇與賊大戰渭南臨潼。破自成。逐之東竄。復偕迎祥出朱陽關。與獻忠合。陷陝州。攻洛陽。蹂躪豫皖之間。而是時盧象昇新授總理江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討流賊。賊於九年春。方南犯已臨江。犯江浦六合不得逞。西攻滁州。象昇自鳳陽會諸路師來援。大破賊。自滁城東五里橋逐北三十里至朱橋龍。賊屍填委。除水爲之不流。時官軍屢鉗。諸將畏懼不前。象昇激以忠義。軍中嘗絕餉三日。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功。賊再入豫楚秦蜀之交。象昇屢破賊。而湖廣巡撫汪夢尹。鄖陽撫治宋祖舜。不能應象昇期約邀擊。賊紛竄山谷。迄不能平。高迎祥與自成乃由鄖襄山谷再分道入陝。迎祥趨與安漢中。自成走延綏犯鞏昌。一再敗官軍。自成勢復振。會廷議推孫傳庭爲陝撫。乃遣將擊斬商維賊整齊王。躬督軍破迎祥。擒獻闕下。磔之。關中稍定。時九年七月。而賊中復推自成爲闕王。李闖之稱。實始於是。流賊乃以張李爲兩大悍酋。各相雄長矣。

嘗傳庭破寇關中之日。正清太宗。大舉入塞之時。清兵由喜峰口入。蹂躪畿輔。京師戒嚴。盧象昇入援北

去。改任宣大總督。推承疇傳庭爲討賊大帥。屢破賊。而荆襄改任熊文燦爲總理。與楊嗣昌相倚。招撫縱賊。獻忠以受撫藉餉養銳。自成尙爲孫孫兩帥所迫。潰竄商洛山中。賊饑浸衰。十一月九日。清兵再入邊。嗣昌在本兵。既陷盧象昇致戰死。又忌孫傳庭速之下獄。而調洪承疇督薊遼。討賊之事。一委熊文燦。於是自成猖獗。獻忠復叛。至文燦罪狀昭著。嗣昌自出督師。入蜀多與獻忠接餉。而自成獨收羣賊走河南。得閻黨尙書李精白子信。以曾發粟活饑民。爲民所德。歸賊爲之號召。又有盧氏舉人牛金星。卜者宋獻策。皆歸賊。改李信名屢。聽其言。滅屠戮以結民。又散所掠財物振饑民。且爲之造謠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以相煽。從自成者日衆。福王常洵封於洛陽。擁厚費不恤士。自成云。營卒勾賊陷其城。洵王血雜鹿醢嘗之。名福祿酒。爲神宗爲子厚藏之報。賊因其資釀結饑民。一再圍開封不克。會楊嗣昌已累敗而死。復起孫傳庭於獄中。時在十五年正月。方日夜治軍於關中。爲平賊計。賊三犯開封。監軍御史蘇京趣傳庭出關。傳庭上兵新募不堪用。帝不聽。不得已出。九月抵澠關。開封已陷。自成西行進秦師。傳庭軍先勝後敗。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青柿以食。凍且飢。故敗。謂之柿關之役。傳庭敗歸陝西。許守澠關。扼京師上游。且我軍新集。不利速戰。益募勇士。開屯田。繕器械粟。督工嚴急。秦民苦之。秦士大夫乃相與譁於朝。言秦督玩寇。十六年五月。朝命兼督河南四川軍務。又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賜劍趣戰益急。傳庭不得已。歎曰。往不返矣。然丈夫豈能再對獄吏。訣妻子再出師。時自成方據襄陽。號襄京。署

起傳庭於獄中
使孫傳庭於獄中
傳庭上兵新募不堪用
帝不聽
不得已出
九月抵澠關
開封已陷
自成西行進秦師
傳庭軍先勝後敗
天大雨
糧不至
士卒採青柿以食
凍且飢
故敗
謂之柿關之役
傳庭敗歸陝西
許守澠關
扼京師上游
且我軍新集
不利速戰
益募勇士
開屯田
繕器械粟
督工嚴急
秦民苦之
秦士大夫乃相與譁於朝
言秦督玩寇
十六年五月
朝命兼督河南四川軍務
又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
賜劍趣戰益急
傳庭不得已
歎曰
往不返矣
然丈夫豈能再對獄吏
訣妻子再出師
時自成方據襄陽
號襄京
署

置官屬。自稱新順王。集其黨議所向。牛金星勸走京師。楊永齡請下金陵。斷北方糧道。顧君恩獨曰。金陵居下流。失之緩。直走京師。不勝退安所歸。失之急。關中尋梓地。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先取之立基業。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江。後向京師。庶進戰退守。萬全無失。自成從之。蓋自是流寇爲不流計。傳庭若不出關。賊不得逞。既迫於朝議出師。敗賊蒲池。拔寶豐。復大破賊於郟。幾禽自成。會天大雨道濘。糧車不進。自成以輕騎出汝州截糧道。傳庭分軍分營。自率軍迎糧。守營軍於傳庭既行。亦爭發。賊遂躡其後。官軍大敗。傳庭至潼關。不復振。十月自成陷潼關。傳庭死之。遂成賊入關之謀。而傳庭兩出師。皆爲雨所敗。天時人事。相會而祐賊。遂使賊竟亡明。或言傳庭不死。帝疑之。不予贈瘞。不半載。京師亦不守矣。

自成入潼關。列城不攻。遂攻西安。守將關門納賊。執秦王存樞。以爲樞將軍。餘宗藩及文武大吏死或降相繼。乘勝取寧夏。屠慶陽。執韓王稟墻。攻蘭州。甘肅巡撫林曰疇死之。進陷西寧。於是肅州山丹永昌鎮番莊浪皆降。秦陝皆沒。十七年正月庚寅朔。僧國號大順。改元永昌。先得西安及屬城時。已改其故鄉延安府曰天保。米脂曰天保縣。洛澗曰天波府。至是改己名曰自晟。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謚號。以李繼遷爲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授牛金星。置六政府尙書。設弘文館。文諭院。諫議。直指使。從政統會尙契司。驗馬寺。知政使。書寫房等官。復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劉宗敏以下九人。伯劉體純以下七十二人。

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軍制有一馬僂行列者斬之。馬騰入田苗者斬之。籍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兵政侍郎楊王休爲都肄。出橫門至渭橋。命鼓動地。令弘文館學士李化鱗等。草檄馳諭遠近。指斥乘輿。先是賊下全隄後。遣賊渡河陷平陽。殺宗室三百餘人。進陷各縣。至是多望風送款。二月。自成自渡河。破汾州。徇河曲靜樂。攻太原。執晉王求桂。巡撫蔡懋德死之。北徇忻代。寧武總兵周遇吉戰死。並邊東陷大同。殺代王傅濟。代藩宗室殆盡。犯宣府。總兵姜瓖降。巡撫朱之馮死之。遂犯陽和。由柳溝逼居庸。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三月十三日焚昌平。賊先遣輦重貨或賈販都市。或充部院掾吏。刺探機密。朝廷有謀議。數千里立馳報。而兵部發騎探賊。賊輒勾之降。無一還者。游騎至平則門。京師猶不知。十七日。環攻九門。門外先設三大營悉降賊。京師久乏餉。乘障者少。益以內侍。內侍專守城事。百司不敢問。十八日。賊攻益倉。降賊之大同監視太監杜勳。自成遣鮑入見帝。帝怒叱之。下詔親征。日曛。帝所尊信之太監曹化淳。啟彰義門。賊盡入。帝出宮登煤山。望烽火徹天。嘆曰。苦我民耳。歸乾清宮。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於戚臣周奎田弘遇第。劍擊長公主。趣皇后自盡。十九日天未明。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復登煤山。書衣襟爲遺詔。以帛自縊於山亭。帝遂崩。明亡。賊據京師勸進登極。至敗遁伏誅。乃清代開國之資。非明帝室事矣。獻忠自成及其黨結束。入清初及南明分見。綜帝之世。廟堂所任。以秦諛檢諛爲多且久。文武忠幹之臣。務摧折戮辱。或調度失宜。輒易趨戰。追使陣亡。或爲敵禽。而成清室之休命。至不

信外廷。崇倫內侍。卒非以陳門納賊之權。當可以恤民以消殺賊勢時。君臣氣意刻紉。爲賊駭除。至臨殉之日。乃歎曰苦我民。使早在此一念。以爲辨別用人之導。則殺亡猶有可望。乃有齋徽大槓在手。即不肯發是心。猶不自承爲亡國之君。何可得也。

第七章 南明之顛沛

明史成於清。清入北都。早正位號。取不以明後爲有國家之傳統。自古征誅得國。如漢之於秦。明之於元。爲民除暴。無須假借於所勝之朝。元之於宋。與清相類。其於宋後。猶列二王於瀛國公之次。附本紀之末。明乎其爲宋之君也。清歷世爲明厲夷。受官藉勢。並於急難時。賜居邊內以保存之。得明恩養。已較元之於宋有間。至入關時尤以爲明討賊復仇爲號召。述其修史。乃深沒附明。頗爲人憐所不順。當明史稿成時。南明三主。已拔元修宋史例。止稱三王。然不次於本紀之後。而特於諸王傳之外。特闢三王傳。自爲一卷。猶見其與尋常諸王不同。至正史成而三王各附入其始封之王後。爲其嗣王。倘置與他嗣王等。則更掩其保明遺統之跡矣。今特矯而正之。叙事雖不能詳。名義要不可終晦也。

第一節 弘光朝事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賊陷北都。帝后殉國。四月十二日己巳。凶問至南京。時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督師勤王在浦口。諸大臣會議立君。倉猝未定。親藩中。福王潯王避兵在淮上。前侍郎錢謙益郎中周

鐵。兵部食事雷頴祚。入說兵部侍郎呂大器。言福王立。慮修葺三案。大器遂與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移牒可法。言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曰貪曰淫曰酗酒曰不孝曰虐下曰不讀書。曰干預有司。潞王賢明當立。可法亦以爲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鍼計。議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於是可法等迎王。王名由松。父常洵。以宗廟愛子始封福王。

此爲南都定策時。已開衆正被摺之際。三案之聲。皆涉鄭貴妃及福王。今之嗣福王立。將爲東林患。固微屬東林私意。但積久之國聲。亦自以消弭爲宜。且其七不可之說。實有所見。觀後來弘光不道。盡應其語。以倫序言。福王爲神宗孫。乃烈皇從弟。潞王爲神宗姪。乃烈皇從叔。其可嫌者甚微。而潞王兩世皆以輕財急公聞。詳具本傳。所謂賢明者不妄。明祚危懸絲髮。擇君宜急。不得謂盡緣東林黨見也。故主立潞王者。多爲殉國正人。馬阮成心翻覆。挾福王爲奇貨。并以七不可之議告王。使與諸正人構怨。罪以二心。由是諸忠盡斥外。馬阮當權。德惠弘光爲祖母復讎。盡翻逆案。促使南都一年而覆。若擁立稍得其人。當時明室氣脈相續。人望尙歸一。號令易行。卽清人亦有顧忌。未嘗不以南北分疆爲伴。何敢遽期統一哉。南都一下。情勢大變。既立福王。必至於此。一廢一興。天實爲之。論明事者不能不歎息痛恨於馬阮矣。

五月戊子朔。王入南京。謁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謁奉先殿。以西華門外內守備府爲行宮。百官進見。王毅然欲避。史可法陳戰守大計。常素服郊次。發師討罪。示天下以必報讎之義。王唯唯不能答。庚寅。初三。王就監國位。發大行皇帝喪。大赦。免新加練餉及崇禎十二年以後一切雜派。並十四年以前各項錢糧實欠在民者。旋以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入關。士英仍督鳳陽。方廷推閣臣。誠意伯劉孔昭以附和士英。有擁立功。擁臂欲並列。衆以本朝無勛臣入閣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鄧三俊劉宗周徐石麟。孔昭獨舉阮大鍼。可法以先帝欽定逆案沮之。士英聞以閣臣仍督師之命。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而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丙申。初九。士英入朝。戊戌。十一。羣臣勸進。先是。張愼言主即正位。可法以太子存否未的知。或南下。姑徐之。至是急勸進。遂定十五日壬寅。即皇帝位。以明年爲弘光元年。於是劉孔昭訐奏張愼言定策時有二心。高弘圖姜曰廣皆乞退。太常少卿李沾又劾呂大器二心。初可法弘圖曰廣愼言等。皆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圖治。而士英結操江劉孔昭。總兵高傑劉澤清劉良佐黃得功等。趣可法督師。留已輔政。以定策時有異議爲二心。使諸宿德皆不安。而極力引大鍼。大鍼名在逆案。士英特言其山中致書。與定策謀。又令孔昭及侯湯國祚伯趙之龍等。攻愼言而薦大鍼知兵。大鍼復結太監韓贊周。因以徧結羣奄。備言東林與鄭貴妃福王之相昵。以傾可法等。而盛稱大鍼才。遂命大鍼冠帶陞見。旋以中旨起爲兵部添注右侍郎。都御史劉宗周力爭。乞寢成命。有旨

切責。未幾。大鍼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不數月而陞尙書。悉引逆案中人。徧布言路。結勦臣劉孔昭輩。盡罷呂大器姜曰廣劉宗周高弘圖徐石麟諸大臣。士英獨握大柄。一聽大鍼。日以勦正人引兇黨爲務。清兵南下。可法以聞。士英大笑不止。人問其故。士英曰。此史公妙用也。歲將暮。將吏應敝功。軍資應稽算。此特爲之地耳。侍講衛胤文窺士英指。論可督師爲贅。即擢胤文兵部侍郎。督高傑所部兵以分督師之權。可法益不得調遣諸鎮。束手於北兵之來矣。

其生覈於內。以撓邊備者。左良玉擁兵鎮武昌。上之立。馬士英結高傑等江北四鎮居爲功。良玉不預聞。旣而監國詔至。諸將或勸帥兵東下。不奉詔。良玉雖不從。而遲遲不遵拜詔。九江總督袁繼咸書至。言福王倫序之正。邀同入朝。乃開讀如禮。馬阮以繼咸疏論老成當用。舉劉宗周黃道周等名。士英恨其刺己。繼咸又爲姜曰廣辨誣。湖廣巡按御監良玉軍之黃澍。劾士英。士英遣羅疇述之。繼咸爲澍申理。士英積怒。遇所陳奏及題用監司郡縣官悉停廢。而大鍼在兵部。於繼咸奏調部將。給敕時索賄愈苛。馬阮黨屢劾繼咸。有御史黃耳鼎者。劾繼咸誣以勸良玉之他宗。良玉不從。冀構繼咸良玉之隙。而良玉常以不拜監國詔自疑。聞疏語益懼。弘光元年三月。有稱崇禎太子者至南都。朝廷指爲僞。錮之獄中。士民積不滿弘光之政。藉之謂士英等朋奸導王。謀害故太子。黃澍又在良玉軍中。日夜言太子寃狀。請引兵除君側惡。士英又以憾繼咸。裁上游諸軍餉。良玉大憾。上疏請全太子。斥士英等爲奸臣。並移檄遠近。聲士英罪。士

英懼。乃悉遣阮大鍼朱大典黃得功劉孔昭等率兵禦之。又倣江北劉良佐等兵。從以西上。時清兵日南下。廷臣有言詎守淮揚者。士英厲聲叱言。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縱左逆入犯。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死耳。力排備禦淮揚之議。會良玉死。其子夢庚真反。連陷郡縣。至采石。得功與相持。大鍼孔昭方虛張捷音。以邀爵賞。而清兵已被揚州。史可法殉。直逼都城。上出走太平。奔得功軍。士民破獄出所謂故太子者立之。數日而清兵至。勳戚及大臣挾以出降。劉良佐在降將中。請於清帥豫親王多鐸。追擒弘光自劾。及之蕪湖。得功自刎。良佐挾上歸。南都亡。隆武時。上尊號白聖安皇帝。明年五月。被害於北京。永曆時。上諡曰安宗簡皇帝。上在位。政由馬阮。其所自爲之事。惟亟選淑女。思聽梨園新聲。自崇禎十七年五月即位。八月間以母妃命大選淑女。羣奄借端肆擾。隱匿者至鄰里連坐。兵科給事中言中使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以去。閭井駭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御史朱國昌亦以爲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使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采訪。民間嫁娶一空。是年除夕。御輿寧宮。愜然不怡。侍臣請故。上曰。後宮寥落。且新春南部無新聲。內監韓贊周泣曰。臣以陛下令節思皇考先帝耳。不作此想耶。又元夕上自張燈。贊周曰。天下事正難措手。臥薪嘗膽。猶恐不勝。躬此瑣屑胡爲。上曰。天下事有老馬在。汝不必多言。清兵至。各城閉門。上集內官問計。韓贊周勸以親征。上不聽。集梨園子弟雜坐酣飲。漏二鼓。內官數十人。跨馬出通濟門而去。

故太子之獄。當時譁然謂太子爲眞。以今考之。前年多。太子已見於北都。清廷亦以爲僞而殺之。有太子外祖周奎一家先與相認。并長公主亦在奎家。兄妹相見大哭。則此爲眞太子也。後周奎出首。清使明故妃嬪宮監雜辨。凡言眞者殺之。自無敢辨其非僞者。且清實錄於順治元年五月。攝政王入北京時。書改葬明帝后及袁貴妃。後又書明熹宗妃任氏等發見。給予收養。並無袁妃其人。乃於辨識故太子時。又忽書袁妃與其事。蓋以袁妃爲太子庶母。自應能識太子。不比天啓任妃之疏遠。任妃乃客氏養女。所以盡惡熹宗者。其人流落民間。旋自出乞恩。且曾冒充天啓皇后。爲內監高永壽識破。此人求媚於清。而以太子爲僞。自在意中。清乃又僞託爲袁妃。致實錄前後矛盾。蓋北都所殺太子爲眞。南都太子實僞。但南中士民痛恨弘光。益盼太子爲眞而堅信之耳。逮劉良佐挾弘光回。南都市民至夾路唾罵。投以瓦石。以此爲救亡圖存之主。宜其難矣。故無論北向中原。即欲僅成偏安之局。亦不可得。不能不深恨馬阮之擁立。爲速斬明祀之因也。南都僞太子一案外。又有僞妃童氏。弘光之所不認。士民則皆以爲帝之薨倫失道。事不甚係與亡。欲詳當讀兩明專書。馬阮之歸結。或言降清後有通福京女據被誅。或言馬自走死。而阮則尙有導清兵破攻金華。以報私憾之事。亡國大罪人。即一死亦不足蔽辜。傳聞縱有異詞。於罪惡無所輕減也。

第二節 隆武朝事 附紹武建號

隆武帝諱聿鍵。爲明疏屬。原嗣封唐王。太祖第二十三子唐定王礽之後。父器城爲唐世子。祖端王碩橫。

惑於嬖妾。欲立其愛子。囚世子十餘年。五年十二從囚。世子爲其弟毒死。地方守道知府忱端王以事露獲罪。懼而請立王爲世孫。王年二十八矣。逾三年。崇禎五年。端王薨。王嗣位。九年八月。京師戒嚴。王率護軍勤王。又殺其兩叔。事聞。下旨切責。部議以贖出境罪。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牆。鳳陽陵奄索賄不釋。用祖制墩鎖法以困苦之。有司糜祿不時。資用乏絕。王病幾殆。妃曾氏剖股療之始愈。南都立大赦出高牆。禮部請復故爵不許。命徙居廣西之平樂府。乙酉五月。行抵杭州。南都已覆。王勸盪王監國。不聽。時鎮江總兵鄧鴻逵鄭彩自京口。戶部郎中蘇觀生自南都。胥僉於杭。達彩與王語及國難。沾泣襟袂。奇之。使所部衛王入闕。旣而杭州文武大吏以瑤王降清。二鄭全師回闕。與巡撫張肯堂等議奉王監國。弘光元年六月甲戌。二十次浦城。閏六月癸未。初各官迎謁於水口驛。耐安伯鄭芝龍。禮部尙書黃道周。及肯堂。三上箋勸進。丁亥。監國羈州。鴻逵又議不正位無以厭衆心。杜後起。丁未。二十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隆武。以輔建爲羈京。羈州爲天興府。上少遭患難。慨然以復讐雪恥爲務。布衣蔬食。不御酒肉。敕司禮監。行宮不得以金玉玩好陳設。器用錫錫。履屨衾褥皆布帛。後宮無嬪御。執事三十人而已。鄭芝龍進美女十人。留之而絕不御。中宮懿旨選女厨十人。上以爲擾民不許。素好讀書。博通典故。手撰三詔。詔位與魯監國誓。羈臣皆莫能及。在鳳陽幽禁時。遭吏虐殘殆。淮撫路振飛疏請加恩罪宗。置吏無狀者石應詔於法。登極後減霍恩。募能致振飛者。賞千金。秩五品。振飛至。拜太子太保。吏兵二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開

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黨觀生領之。愛鄧子龍子鄧森才。賜國姓。改名成功。命提督禁旅。卽延平王也。是時宗室諸王流竄南方。臣民奉之建義者。如雲而起。其不忘民則同。而屬望不一。無統攝號令可行。已與南都初建時物情迥異。義師前仆後繼。徒爲忠臣義士。以死殉國之歸宿。其稍能支持者。則以浙東張國維朱大典孫嘉績等奉魯王以海監國於紹興。賴海上風濤。能限戎馬。入舟山自保甚久。此外則倏起倏仆。亦有甫謀起事而已敗死者。從前流寇。李自成已一陷京師而敗。張獻忠乃獨橫於川中。時川中尙未入於清。官民尙爲明起義拒賊。賊先以崇禎十七年之冬。十一月庚子。十六據成都僭號。稱大西國王。大順元年。屠戮蜀中各府州縣。將卒以殺人多少叙功。遂報殺死男女至六萬萬有奇。至是義兵紛起。誅殺益毒。川中人跡殆絕。自成爲清兵追敗竄死。其衆推其兄子錦爲主。同自成妻高氏。乞降於湖廣督師何騰蛟。一時增兵十餘萬。降將皆授總兵官。賜錦名赤心。高氏第一功名必正。號其營爲忠貞營。此軍遂爲南明之主方矣。

南明用闖寇餘孽爲軍。後更益以獻賊之餘孽。清除八旗軍外。所用漢軍。肇自皮島降人尙耿孔三家之天祐天助兵。亦軍籍以外之游手無賴所集合而成。是知額軍經承平時之占役廢弛。已忘其所以爲兵。而習鬪敢死者轉爲盜賊長技。明之支持殘局。清之開國從龍。所用漢人爲軍。皆明末之盜賊。可知明初之軍政。爲守文之世。敗壞淨盡。其跳梁之技。讓之間布之姦。此所以國祚遂傾於盜手也。

隆武之爲君。勝於弘光者不可以道里計。而事勢之不及弘光時亦不可以道里計。東南財賦之地。無一足資統攝之人。起義者數十百起。散漫徒供清人荼毒。稍能自立之魯監國。即與福京勢不相下。何以奪國勢而禦外侮。此不能盡責兩方之不顧大局。其威信不素立。名分不前定。同時起事。擁戴者各認所主。無天然折服之道也。弘光時則惟定一君。又惟以南都爲應建國之地。故使得南都建號者早爲隆武。至少可偏安暫定。以後各視機會爲進退。天生馬阮以破壞之。使明臣無擇君之餘地。則其不欲一姓再興。若冥冥中有主之者矣。魯與福京之齟齬。別見第四節魯監國事。

隆武帝之恭儉。承弘光之後。亦若崇禎之承天啓。而其見短之處。亦正與烈皇相類。明史路振飛傳。王每責廷臣怠玩。王即謂隆武帝振飛因進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皆臣所甚愛也。其言曲中王短去。此可知帝君人之度矣。帝始爲鄭氏所擁戴。閩中兵事。惟鄭氏擅之。芝龍以海盜受巡撫熊文燦之撫。至是撫衆在閩。兄弟進侯封。子姪居顯職。自負勤望。與輔臣黃道周爭班列。欲占其上。不得則與廷臣不睦。又張賊守兵數。餉不能給。則設助餉事例。大鬻官爵。趣使出兵。則以餉絀爲辭。黃道周以武臣無出兵意。自請以師相募兵江西。爲進取計。既行。帝決意親戎。而兵事皆掌於鄭氏。帝將行推轂禮。芝龍乃以弟鴻逵爲師。從子彩爲副。分

向浙贛。出關未越五百里。疏報餉竭而還。何騰蛟納闖賊餘黨降。兵勢既盛。乃遣人迎帝入楚。楊廷麟方以兵部尙書。領忠誠社兵駐贛州。迎帝入江西。各爲恢復計。原任知州金傑陞見。言騰蛟可恃。帝決出贛州後幸楚。隆武元年十一月。下詔親征。十二月甲申。初六發臨京。壬寅。十九。督師黃道周敗績於婺源。被執。請兵克撫州。漸追贛南。

二年。即治順。正月己酉朔。帝在建甯。以三大罪自責。不受朝賀。江楚迎駕疏相繼至。帝決出汀入贛。與

治三年

湖南爲聲援。鄭芝龍使軍民數萬人。遮道號呼。擁駕不得前。表請回天興。帝不得已駐延平。芝龍有異心。

其子成功不附。對帝言受恩義無反顧。願效死。帝嘉之。封爲忠孝伯。挂招討大將軍印。時三月戊申朔也。

是日。黃道周殉節于江寧。報至。慟哭輟朝。道周與弘武朝史可法。皆純忠大節。爲萬世欽仰。道周學問

尤高。學者稱石齋先生。遂於易。箸述極盛。世稱其能前知云。帝趣出師。鄭氏不應。吏部尙書疏請北

征。乃加少保。兼戶工二部尙書。總制北征軍。實無一卒。肯堂孫茂滋。家居華亭。起義而敗。亡命入闖。言

吳淞敗卒猶相保聚。招之可集。肯堂請帝由浙東親征。己以舟師抵吳淞。招諸軍爲犄角。芝龍復尼之。不克

行。五月丙午朔。清兵逼贛州。楊廷麟萬元吉固守。是月。浙東江上兵潰。清兵以六月一日渡錢塘江。魯監國

航海去。浙之陸地。紹興金華衢州嚴州皆陷。張國維朱大典等皆死。鄭鴻達聞警遁入關。芝龍即通款於清

降臣洪承疇。託言海寇至。撤兵回安海。守關將士皆隨去。仙霞嶺空無一人。帝猶擇日赴贛州。清兵過衢

州。帝於甲午_{二十}出延平。宮眷皆騎。猶載書十餘篋以從。次日乙未。清兵入仙霞關。丁酉_{二十}取延平。守士之臣多死之。清統兵貝勒。詢知帝由汀州趨江右。自取福京。而遣降將李成棟追帝。庚子_{二十}抵汀州。明日五鼓。有數十騎稱扈蹕者。突入行宮。從官福清伯周之藩。給事中熊緯。皆闕死。帝后皆遺害。或曰清兵挾帝后歸福州。后至九瀧投水死。帝死於福州。十月。贛城聞汀州之計。全城氣索。丙子_初城破。楊廷麟萬元吉郭維經楊文薦等皆死之。永曆帝立。遙上尊號曰思文皇帝。丁酉春。上諡曰紹宗襄皇帝。

紹武諱聿錡。隆武帝第四弟。隆武改元。封唐王以主唐祀。閩事敗。浮海至廣州。鎮將林察迎之。時兩廣總督丁魁楚。已奉永曆帝監國肇慶。故大學士蘇觀生。先由隆武帝遣募兵南安。爲入贛地。自南安遣主事陳邦彥奉表勸進。貽書魁楚。欲與共推戴事。魁楚拒之。乃自南韶旋師廣州。與舊輔何吾騶等。以十一月癸卯朔。擁兵監國。丁未_初立爲皇帝。稱號紹武。以都司署爲行宮。封拜擁立諸人。觀生獨掌軍國事。按日舉行幸學大出郊天祭地諸鉅典。一月覃恩數次。舉朝無三品以下官。凡宮室服御鹵簿。倉卒不辦。通國奔走。夜中如晝。至有假冠服於僣伶者。永曆帝聞王建號。遣給事中彭燿。主事陳嘉謨。至廣州諭止。復召見觀生所遣勸進之陳邦彥。齎敕總行。燿嘉謨備陳天潢倫序及監國先後。並責觀生諸人甚切。觀生怒。執殺二人。邦彥聞之不敢入。遣人以敕授觀生。觀生遣師拒桂兵於三水。爲桂總督林佳鼎所敗。佳鼎乘勝東

下。廣州總兵林察招海盜數萬人戰海口。佳鼎敗死。肇慶大震。觀生意得。遂務粉飾爲太平。降將李成棟率清兵自閩入廣。下惠州。即用兩府印移牒廣州報平安。觀生信之不爲備。十二月丁亥十五王方視學。百僚咸集。俄報清兵逼。觀生叱之曰。昨潮州尙有報。安得惑衆妄言。斬報者。已兵自東門入。始召兵不能集。城陷。王被獲。安置東察院。饋之含不食。曰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人於地下。遂投環死。觀生亦自縊。官屬從死者數人。而何吾驪率衆降。

第三節 永曆朝事

永曆帝。神宗孫。桂端王常瀛少子。諱由榔。端王於天啓七年就國衡州。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衡州。走廣西。居梧州。南都亡。廣東在籍尙書陳子壯。將奉端王監國。會隆武帝立。議遂廢。端王薨於梧。長子安仁王由棖襲封。居肇慶。未幾亦薨。隆武帝以由棖弟永明王襲。即帝也。帝蓋於崇禎九先封永明。至是襲封唐。詔中有天下王之天下語。又嘗語羣臣。永明王神宗嫡孫。統系最正。朕無子。後當屬之。隆武二年八月。汀州變聞。總督丁魁楚。巡撫翟式耜。與巡按御史王化澄等議監國。舊臣呂大器等先後至。僉謂王統系正。賢而當立。乃以十月十四日丙戌。監國肇慶。頒詔楚滇黔蜀。魁楚式耜大器皆爲大學士。化澄以下進爵有差。壬辰。二十湖廣督撫何騰蛟培胤錫奉表勸進。以馬吉翔郭承昊嚴雲從吳繼嗣爲錦衣衛使。以前太監王坤爲司禮監秉筆大監。坤肆惡崇禎時。弘光時亦任事。入閩不用。至是復見任。官宦衛使。有

承平時宿弊。是月。清兵取興化漳州。守臣皆死之。十一月癸卯朔。贛州敗報至。魁楚玉坤奉玉奔梧州。式耜不能止。丁未。初開蘇觀生以唐王稱帝於廣州。魁楚奉王以甲寅日十二還肇慶。十八日庚申。即皇帝位。仍稱隆武二年。改明年爲永曆元年。十二月癸酉朔。鄭成功以父芝龍降清。勸止不聽。走海上起兵。鴻遠義而從之。甲戌。初林佳鼎爲廣州兵所敗。內批以王化澄代佳鼎督師。王坤復疏薦人望數十。給事中劉竊疏論坤。奪竊官。御史童琳言事。下廷杖。式耜力持之得寢。蓋奄人用事。內批廷杖等舊習。寢之欲行之。旋廣州敗報至。式耜請守峽口。不從。丁酉。二十王坤又趣帝奔梧州。是月。清兵在蜀。誅張獻忠於鳳凰山。餘黨孫可望等陷重慶之佛圖關。漸入黔。

永曆元年。清順治正月癸卯朔。帝在梧州。十六日戊午。李成棟以清兵取肇慶。帝奔平樂。罷式耜從。諸臣

多乘上去。丁魁楚降于成棟。旅爲成棟所殺。式耜奉帝由平樂如桂林。成棟盡取廣東屬郡。又取梧州平

樂潯州。王坤又請帝入楚。式耜止之不得。請暫駐全州。疏言半年之內。三四播遷。兵心民心。無不惶

惑。我進一步。敵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敵來亦速一日。若去而不守。即拱手送敵。請得以身留桂。乃

進式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留守桂林。以焦璉兵隸之。二月丙戌。十五帝幸全州。時定蠻侯

劉承胤自武岡以兵入衛。駐全州。清兵取長沙。何騰蛟退衡州。孫可望速陷貴州列郡。三月乙卯。十四清

兵攻桂林。式耜率璉拒戰。破之。清兵既退。承胤援兵至。反與璉兵主客不和。相擊鬪。夫搶而去。承胤

逐王坤。名尊朝廷。劫駕幸武岡。改其州爲奉天府。政事皆決焉。跋扈遂不可制。李成棟聞桂林有主客變。再來犯。焦璉復大破之。桂林獲全。成棟不復來窺。八月。璉復收陽朔平樂。陳邦傳復梧州。全桂稍定。方擇日迎駕返桂林。而降將孔有德耿仲明等。以清兵又由湖南克寶慶。逼奉天。劉承胤降。帝走靖州。又如柳州。復奔象州。式耜連疏請還蹕桂林。清兵又連克永州辰州。逼全州。何騰蛟禦之。復逼梧州。帝欲走甯寧。道阻。乃還桂林。

二年順治五年正月丁酉朔。帝在桂林。是日。降將金聲桓。偕其黨王得仁。以南昌叛清來歸。得仁又克九江。

尋引還。會聲桓攻贛州。而桂林有郝永忠敗兵入掠之亂。式耜被劫出城。帝走甯寧。何騰蛟入援。清乘之取全州。式耜騰蛟復入桂林。清兵直抵桂林北門。騰蛟督焦璉等大破之。閏三月。清臣作李成棟又以廣東

叛清。劫總督佟養甲來歸。乃迎駕還肇慶。騰蛟亦復取全州永州衡州。諸軍更連復寶慶常德。旣而軍帥內闕。蓋本闕寇僑部。爭駐軍地不相下。盡棄湖南新復州縣。楚事遂不可爲矣。

三年。順治六年正月庚申朔。帝在肇慶。戊寅。十九清克南昌。殺金聲桓王得仁。江西復陷。又陷湘潭。騰蛟死

之。二月甲寅。五日長沙復陷。乙卯。六日李成棟兵潰於信豐。溺死。初。江廣反正。楚軍奏捷。中外謂興復可期。一朝崩潰。舉朝大駭。是時滇中賊多可望已由巡撫楊畏知招使歸款。滇境尙爲明有。四年。順治七年正月

乙卯朔。帝尙在肇慶。清兵於陷南雄。帝出奔。清兵至韶州。南潯總兵吳六奇降。進逼廣州。帝至梧州。

十一月。清克廣州。遂入桂林。瞿式耜張同儻死之。大臣之忠正者盡矣。帝奔潯州。五年。順治二年。帝

在南寧。孫可望遣兵至。殺大學士嚴起恆等。挾封秦王。并殺大學士楊畏知。自是政在可望。九月。陳邦傳

誘殺宣國公焦璉。率潯州數叛將降清。帝聞報。發兩寧。十月。次新寧。十二月。清取兩寧。帝走土司中。

孫可望遣兵迎扈。請移蹕安隆。六年。順治二年。帝至安隆所。改名安龍府。可望奏遣所部李定國拒清將

孔有德。劉文秀拒吳三桂。七月。定國復資慶全州。有德走桂林。定國攻拔之。有德自殺。執叛將陳邦

傳父子。送貴陽。可望所謀之。文秀亦取叙州。三桂走歸州。進拔重慶。賞恢復川林之功。封定國文秀皆爲

王。而可望駸駸有篡國意。帝在安龍。日益窮促。將吏舉人臣禮。馬青翔發戎政。宦官龐天壽督勇衛營。

謀逼上禪位可望。可望又自設內閣六部官。盡易舊印。立太廟。享太祖高皇帝主於中。張獻忠主於左。右

則可望祖父。擬函號曰後明。帝聞之憂懼。遣人密敕定國。謀出險。可望亦忌定國。襲之而敗。相持不發。

自六年。順治九年。至十年。帝皆在安龍。時清已爲順治十三年矣。其間於八年二月。可望聞密敕事。遣人至安

龍。脅帝索主謀者。帝謂必外人假勅寶所爲。可望殺大學士吳貞毓等多人。帝在安龍。塗草薄以處。日食

脫粟。守將承可望意。更相凌逼。挾彈乘馬。直入宮門。文吏乘輿過殿。呵之不下。九年冬。仍改安龍爲

安隆。廢造開銷銀米冊報可望。稱皇帝一員。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帝亦隱忍之。苟延殘喘而

已。

十年。順治十年三月。可望復遣兵襲定國於南寧，爲所敗。降其衆三千人。遂進趨安龍。可望知定國既決裂，必至安龍衛帝。三月，遣所部白文選將兵迎帝入貴州。太后聞之哭。從官皆哭。文選心動。故緩行俟定國至。與連和奉帝走雲南。抵曲靖。守滇者劉文秀，亦怨可望。因偕扈入省垣。沐天波迎駕。帝即居可望第。沐氏世鎮雲南。當北都既陷。所在蠢動。雲南元謀土司吾必奎反。連陷郡縣。天波檄各土司討之。既定而後至之阿迷土司沙定洲。聽奸民讒稱沐氏世守之富。於隆武元年十二月朔。入城辭行。呼噪焚劫。天波逸而家屬盡死。貨產盡被劫。省城爲所踞。僞疏達福京。行鎮守府事。悉兵追天波。陷列城。時揚畏知爲金滄副使。以好語紿定洲。又爲天波籌策。得保楚雄永昌兩地。與賊相持。石屏人龍在田爲副將。退竄大理。始嘗從熊文燦軍。文燦受張獻忠降於殺城時。與獻賊部下多相識。獻賊爲清肅親王豪格所誅。可望竄入黔。逼滇境。在田使人告急乞援。可望乃入滇。定洲久圍楚雄。畏知堅守不下。可望來圍解。與可望戰大敗。遁歸阿迷。可望遂據雲南。故省城有其第。阿迷地險。可望遣劉文秀攻不下。乃盡殲沙氏逆屬。故定國兵強。遂非可望所能制。定國亦歸心於帝。可望篡奪之謀。憚不敢發。及是定國合文秀文選與天波同奉帝都於滇。改雲南府爲滇都。可望雖怒。而以家口在滇。未敢反。明年夏。永曆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帝歸可望妻子。七月可望反。定國文秀禦之。文選先歸黔。至是糾可望部下馬進忠等悉反正。可望狼狽歸黔。挈妻子奔長沙降清。帝自入滇。稍具國體。追上弘光隆武兩朝尊諡等事。皆十一年四月朔事也。自此

至十二年順治十五年之冬。帝皆在滇都。清於十二年二月。命貝子洛託。都統卓布泰。僉降臣洪承疇吳三桂。繞國安。分楚蜀粵三路取雲貴。會永昌有反者。定國討平之。清兵入黔不及救。遂失貴州地。至十月。清三路師皆會平越。勢不可敵。定國部分諸將力抗。十二月。定國戰敗。清兵直抵曲靖。定國奔還滇都。請上出幸。時劉文秀已前死。遣表請帝入蜀。定國主入湖南蠻中。天波主走騰越入緬甸。衆多是天波。定國逆請留太子慈烜督師。以牽制緬甸。帝猶豫不忍別幼子。乃盡發滇都。定國以太兵殿後。國勢既搖。人心思叛。可望餘黨糾衆謀劫定國。定國嚴備之。百官屢從男婦馬步數十萬人。日行不過三十里。兵士乏食。取之民間。所在逃避。御前供頓缺。庶僚貧病。雖次不前。乘輿奔播之艱。不可言矣。

十三年。順治十六年正月癸巳朔。帝次永平。乙未。初三日清兵入滇都。丙申。帝駐永昌。下詔罪己。定國還前

所賜督師黃鉞。請削秩。不許。清兵益逼。定國遣兵屬上入騰越。身率大軍繼。渡潞江。相視磨盤山之險。後三伏以待追兵。三桂乘入伏。忽大理寺卿盧桂生來降泄其計。三桂大驚。以礮發其伏。所設之伏遂失序。清兵不盡覆。猶張都統以下十餘將。精卒數千。定國亦損兵而奔。諸軍在滇境踞險設守者。聞定國去皆遁。帝先自騰越出奔。行二日。聞磨盤山之敗。定國遠逃。踉蹌連夜猶行。迷路大谷中。羣臣妻子不相顧。亂兵劫掠。火光燭天。驚擾奔馳。及三桂仍在故處。而貴人宮女已失去過半。乃決意入緬。而清兵亦徵於磨盤山之役。憚險不敢躡追。留三桂鎮雲南班師。帝至緬境囊木河。天波諭緬人奉迎其表如常儀。既居

緬。天渡謀擁太子返入鐵壁關。調度各營爲聲援。王后不可不果行。定國以帝入緬甸。君臣俱因異域。日益爲夷所輕無益。聞白文選在木邦。就之謀再舉。文選意在衛帝。意不合。自率所部入緬。人人以兵來拒之。文選與戰不勝。亦不得入。定國在孟定集潰兵。勢稍振。從臣役至者。與帝相失。帝向駐井梗。諸臣徑抵緬都阿瓦城。緬人以文選之兵亦前抵阿瓦阻還。疑來者復有異圖。發兵圍之。有被殺者。有自縊者。亦有降緬者。有流入暹羅國者。有被安置遠方者。久之無存焉。三桂兵至姚安。文武往往出降。天渡在內謀奉帝出緬。輒爲馬吉翔等所沮。定國文選及諸遺臣在外。屢以兵迎帝出緬。緬人不允。從臣亦多不願行。輒爲緬人所使。以帝命止兵。帝於永曆十三年四月。緬人備龍舟鼓樂。迎於井梗。移蹕阿瓦。至則於城外五六里者梗地。有草廬十餘間。奉帝居之。編竹爲城。守兵百餘人。從臣自備竹木。結宇聚處。久而與夷習。短衣跣足。與緬婦之來貿易者雜戲。踞地喧笑。呼盧縱酒。緬人益輕之。其冬十月戊子朔。尙嬪歷於緬。十四年。順治十七年正月丁巳朔。帝在者梗。其秋。文選舉兵迎帝。帝居者梗。爲阿瓦之舊城。緬會居新城。文選抵阿瓦。隔新城不得達者梗。急攻新城垂克。緬人給緩師送帝師。稍撤退。緬復固備。再攻反爲所敗。望城痛哭而去。而帝左右招權納賄。以官爲市。馬翔用事。醉夢如故。庶僚貪者。饑寒藍縷。大臣有三日不居火者。吉翔輩以語激帝。帝擲皇帝之寶。令碎之以給從臣。典璽太監李國用叩頭不奉詔。吉翔與李國泰。意誓以分餉。擁贊自贖不願也。有蒲纓者。大開賭肆。晝夜呼盧。帝焚其居。纓賭如故。華亭侯汪

維恭。與楊太監拳殿喧譁。聲徹內外。俱爲緬人所哂。是年。清議省雲南俸餉。撤旗兵鑼。載綠營額。三桂乃請索帝於緬。絕後患。清帝重其事。戒勿輕舉。而三桂爲擁兵計。力持之。十五年。順治十_{八年}正月辛亥朔。帝在者樞。丁巳。初七。清世祖崩。己未。初九。聖祖即位。以明年爲康熙元年。定國文選方連兵迎蹕。緬人阻之。與戰大破緬兵。斬其邊牙保。臨金沙江。緬人盡燒其江船。據險設礮以守。定國等糧少氣沮。退駐海濱。三桂檄緬人獻帝自效。緬酋不允。酋弟弒其兄自立。來索賀禮。且言供給之勞。以七月十六日。邀當事大臣渡河與盟。辭不赴。踰二日再至。請盟後得貿易自便。毋使我國久奉芻粟。盟後飲咒水爲信。故請大臣盡往。乃行。緬人縛而駢殺之。自沐國公天波以下四十二人皆遇害。存者惟帝與太后以下二十五人。其餘宮眷及諸臣妻。縊死者纍纍。從官未遇害者亦多自縊。凡自縊有名氏可紀男女二十二人。八月。定國文選次相塢。以十六舟攻緬。緬人鑿沈其五。文選爲部將所挾先引還。定國不得已。亦退還孟良。九月。三桂以清兵追帝於緬甸。困降將馬寶單騎說文選降。十二月丙午朔。三桂駐兵緬境舊晚坡。帝以書責之。詞甚哀切。越二日戊申。緬人昇上暨太后中宮以獻。見三桂。責問之。三桂不覺屈膝愧汗。自是不復見。總兵鄧凱。前以疾不與咒水之禍。至是從帝被執歸。勅帝自決。帝未允。明年。清康熙元年三月十三日丙戌。三桂以帝還雲南。四月十五日戊午。鞏帝及太子出。以弓絃絞於市。太子時年十二。死時亦能罵賊。定國聞滇訃。躡踊號哭。表上帝祈死。於六月十一日生辰病作。謂其子嗣興及部將靳統武。毋

降清。越數日卒。統武亦卒。嗣興竟以所部降。而定國遂爲永曆朝最後之忠臣。鄧凱入昆陽普照寺爲僧。帝在緬未薨之事。多其所述。

第四節 魯監國事

魯王諱以海。太祖第十子荒王檀之後。兄以派。崇禎九年嗣封。十二年。清兵入邊。破兗州。以派被執死。十七年十二月。乃以王嗣封。京師陷。諸王皆南下。弘光元年四月。命移駐台州。五月南都不守。六月浙中潞王亦降。閏六月。九江道僉事孫嘉績。吏科都給事中熊汝霖。起兵餘姚。兵部尙書張國維。起兵東陽。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起兵於鄞。鄞首道舉人張煌言奉箋赴台。請王監國。同時寧波各縣。以兵以餉來歸者數起。旬日復上箋。而國維等表亦至。迎王即日移駐紹興。部署卿貳庶官。列兵江上。盡地戍守。總兵方國安自浙西來。王之仁故爲定海總兵。由定海會兵者。與浙東義師。屢戰清兵皆捷。浙西義師亦蜂起。然不能進取杭州。已失機會。未幾。分地分餉之議起。地丁正餉。盡予方正兵。義兵取給我餉。待富戶樂輸。交爭不平。而國安尤橫暴。并取義餉。時隆武帝立於閩。願詔至。將更懼惑。謠稱將避返台州。國維亟馳還令勿宣詔。與汝霖議。以唐魯均宗室。無親疏之別。義兵同舉。無先後之分。一稱臣則江上諸將須聽命於國。無號令可行。肅樂大典則謂大敵在前。未可先自相讎。宜權稱皇太姪報命。議大不合。卒如國維指以報。而閩浙水災。煌言受官爲行人。自請充使赴閩釋嫌。用內臣安鳳儀李國輔兼制軍餉。餉更不

可問。十一月。監國勞軍江上。駐西興。築壇拜方國安爲帥。各營僉聽節制。國安遂檄初派支應義餉之鄧縣奉化。不得應給。義軍餉絕。肅樂以忠義相激。尙不敢叛。而馬士英阮大鍼先後竄入國安軍中。請朝見不許。十二月。監國回紹興。以謝三賓爲禮部尙書。入閩辦事。三賓鄞人。故官太僕。家極富。清兵下浙西。往納款歸。至肅樂起義於鄞。三賓密書貽王之仁曰。翁翁訛說。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穉紳和之。將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則事定矣。其當奉千金爲壽。穉紳謂肅樂年未四十。六狂生則諸生董志寧，陸宇燦，張夢錫，華夏，王家勤，毛聚奎。首倡義邀肅樂集紳議事。而拒已受清命之降官者也。肅樂亦遣人勸之仁來歸。之仁兩答之。約期至。至則會鄉老出三賓書。數其罪。三賓叩首乞命。願出萬金助餉。至是賄監國妃父張國俊。入政地。外倚方王勢。內通客李二奄。與馬阮相呼應。遂表裏作奸。方王中。之仁非國安比。見江上事聞訖。疏言義師初起。人人有直下黃龍之志。一敗後遂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尙何忍言。臣願率所部沈船決一戰。今日欲死。猶及於戰。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不報。肅樂疏陳利害。言國有十亡無一存。民有十死無一生。監國亦深然之而無如何。但加肅樂以慰之。力辭不許。餘姚知縣王正中進縣人黃宗羲監國魯允年丙戌大統曆。命頒行民間。鑄大明通寶錢。

監國之立。由浙東文士。不習兵事。而擁兵者爲方國安王之仁。之仁雖忠烈卒能殉國。然其爭餉自擅。固武夫恒態。義師爲所窘而潰。數月間事耳。其間已用奄人。徇外戚。無大志可知。頒曆鑄錢等事。行

之井井。固女人之所爲也。

監國元年。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正月。遣使奉書入閩。三月。諜言粵兵由海道來。移肅樂守海口。久之無所得餉。

乃與孫嘉績合疏。請以兵歸武臣。身並從軍自效。溫旨慰留。而神嫉甚。誣其貳於閩。遣客刺之。肅樂乃棄軍拜表行。監國駭歎。今往海上。偕石浦舟山鎮將張名振黃_斌、卿等。作窺吳計。清兵入錢塘。國維之仁拒之獲勝。遂圍杭州。不克而還。隆武帝亦遣使來犒師。爲方_國安部兵所殺。或曰馬既曠國安爲之。構閩浙之隙。乃命國維分兵備閩。四月。清兵隔江礮擊國安營。破其廚竈。國安以爲天奪其食。遽拔營走紹興。劫王兩行。將投閩。而馬阮銜弗納之怒。勸獻監國降清。遣人守監國。守者病。監國得脫。趨海門航海去。國維退守東陽。江上師盡潰。時新義者紛集。亦皆散去。清兵取紹興。士大夫抗節死者甚衆。義烏亦破。國維死之。王之仁入海沈其妻孥。由松江至南京。抗言於洪承疇而死。朱大典守金華不下。國安馬阮降清。爲清兵攻金華。大賊先在金華被逐。知其城有不固處。導國安礮攻之遂陷。大典發火藥全家自焚死。監國出海時。石浦守將張名振以舟師扈行。至舟山。黃斌卿不納。乃入閩。時福京已陷。隆武帝已殂。鄭彩以軍入海。十一月。監國至廈門。鄭芝龍已投清。令彩執監國歸順。彩不可。旣而成功起兵海上。亦駐廈門。意不欲奉監國。仍用隆武年號。鄭彩乃奉監國改次長垣。是爲江上潰後第一次監國入閩。

監國二年

永曆元年。順治四年。

清正月癸卯朔。監國在長垣。海上諸軍及閩陷後遁入海之遺臣。皆來會。二月誓師。攻

敢國濱沿海郡縣。時有得失。而占地較廣。軍聲頗振。其冬。頒監國三年曆。而成功亦頒隆武四年曆。於

是年海上爲有二朔。三年。永曆二年。順治五年。清監國在閩安鎮。鄭彩專政。監國無如何。三月。清調兩廣江浙之兵

進追。盡陷諸城。僅存甯德福安兩邑。義師中士大夫多殉節者。六月兵部尙書大學士錢肅樂卒。四年。

永曆三年。順治六年。清正月。監國以沙埕。三月甯德破。四月福安破。閩地悉陷。六月。張名振復健跳所。遣使奉迎。

七月監國復入浙。次健跳所。鄭彩棄監國去。九月名振等討黃斌卿誅之。十月。監國駐舟山。是冬。遣使

乞師日本。不得請而返。五年。永曆四年。順治七年。清正月。監國在舟山。至明年秋。清大舉攻舟山。名振奉監國搗

吳淞。以牽制清閩督陳錦之兵。以大學士張肯堂留守。九月舟山陷。肯堂以下死義者烈且衆。清兵相謂。

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耳。名振還救不及。與大學士沈宸荃。兵部侍郎張煌言。扈王再入

閩。次廈門。鄭成功以禮待監國頗厚。旣而稍衰。依成功者累年。成功猶敬煌言。煌言亦極推其忠。七

年。永曆六年。順治十年。清煌言間行入吳淞。尋招軍天台。明年。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掠丹徒。登金山。望金

陵。遙祭孝陵。以救永曆帝之急。烽火連江。江南震動。約上江相應。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是年。去

監國號。明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清煌言名振再入江。掠瓜洲儀真。燕子磯。上流終不應。仍東返。是年名振

卒。遺言令部下屬煌言。煌言始有軍。監國旣去號稱魯王。移南澳。至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清徙舟山之

民。煌言復以軍居之。上年三月。永曆帝由安龍入滇都。以李定國劉文秀力。脫孫可望之厄。稍自振。魯王去號後通表入滇。永曆十二年。順治十年。順治十一年。帝遣使進鄧成功延平王。并加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成功隆武永曆兩朝舊臣。煌言則從魯監國歸命。其時存魯王爲明一統之傳於海上者。成功實據澎湖廈門金門等島。爲之地主。而以寓公禮奉魯王。其始終從監國。由勸進而亡。由籌策而督軍。爲魯延命脈於海上者。煌言一人而已。清兩江總督卞廷佐以書招之。煌言復書。反以廷佐爲明勳舊之裔。勸令反正。其書尙傳於世。

是秋。永曆十一年。永曆十二年。成功與師北伐。煌言以師留。而以監軍爲稱號。抵浙境。陷樂清甯海等邑。比次羊山。颶風

碎巨艦百餘。義陽王者亦溺焉。成功廢然返。其冬。清兵迫滇都。永曆帝奔永昌。明年。永曆十三年。清帝順治十六年。

自永昌入騰越。遂入緬甸。李定國與吳三桂。有磨盤山之惡戰。雖未爲獲勝。又却清兵不出邊者兩年。而

成功煌言大舉救滇。於是年五月入江。抵京口。奪瓜洲。圍鎮江。與清軍大戰。金鼓與江聲相沸騰。士卒

皆殊死鬪。潞江列城。震懼走降相繼。是爲鎮江之捷。煌言以偏師先下儀真。且與成功部將勸據鎮江斷南

北之衝。使南都坐困。成功不從。煌言遂掠上游。取江浦。受蕪湖降。成功以大軍攻南都。煌言相度形

勢。分軍一出塗陽。窺廣德。一守池州截上流。一拔和州以固采石。一入寧國以逼徽州。傳檄郡縣。大江南

北。相率效款。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太平旌德涇縣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

石埭含山巢縣舒城廬江建平高淳溧陽。州則和州廣德無爲。凡得四府三州二十二縣。煌言考察官吏。黜涉

鳳明。江江_北魯衛人士。多諂軍門受約束。成功薄金陵觀音門。清兵得黔中凱旋之師濟之。守益國。成功輕

敵。縱酒弛備。煌言與甘輝苦諫。以嚴城師老。待不得拔。必生中變。令改圖。復不納。七月壬午。二十

清兵由儀鳳門穴城出。銜杖疾走。直搗中堅。別以騎兵數萬繞山後夾攻之。成功軍大敗。甘輝馬蹶被擒死。

成功退攻崇明不下。棄而歸。煌言亦棄蕪湖。轉轅行皖南山中。由徽州達嚴州台州。招集散亡。駐閩境

之沙關。告敗於行在。永曆帝專敕慰問。進煌言兵部尙書。並以遜居國外。手敕命魯王仍監國。成功意不

欲。未行。自江南敗歸。成功以海上勢日蹙。乃謀拓地海外。臺灣爲從古未入版圖。時爲荷蘭國人所占。

以明年。永曆十四年。清三月。順治十七年。由澎湖渡臺。取赤嵌城。攻荷蘭所踞之王城。久不下。煌言屢勸成功爭內地爲

恢復計。成功不從。久攻荷蘭王城。至歲杪乃下。又明年。永曆十五年。清正月。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清世祖崩。聖祖繼

立後。煌言尙亟勸成功出師。以臺灣新定。未能應。煌言乃遣人入陽山中糾故十三家軍。使之撥楚救

滇。十三家亦已衰。無能爲用。是年十二月。緬人生獻永曆於三桂軍。明年。清康熙元年。五月。成功亦卒於

臺。煌言大哭曰。吾無望矣。會閩南諸遺老以成功卒。謀復奉王監國。煌言喜。勸成功子經繼父之志。

經不能復振。明統已不存。煌言乃散軍居甯田之縣鼻。從。祇數人。清猶購緝之。不能得。繫累其妻子族

屬以待。旋募得其故校。使投舟山爲僧。以伺煌言。甯田無糧。蓄一舟出糴米。故校誑其舟子。偵得煌言

明 清 史

四一四

跡。蓋舟子以故校本隸煌言。文已爲僧。意其爲世外故人而不避之也。遂爲所劫而吐實。以七月十七日。潛入煌言所居。盡劫諸人去。清帥禮待勸降不從。九月初。於市。從者皆殉。故校得官巡海。爲義士所刺死。明乃無人。十一月辛卯。十六魯王殂於臺灣。而亡。

